

大天二之死（民初俠情技擊倫理故事）馬騰・著

鄧焯大難不死，當了海盜，野心暗萌，爲遂其獨霸海上的野心，逞勇悍，討歡心，令到碧波染血，而他的野心也逐步得已實現……正當他意得志滿之時，那知道却功虧一簣……

$4.00

第27年

32

編者話 第二十九期刋出的∟大天二˥故事餘情未了，今期續刋之∟大天二之死˥，是銜接上篇情節發展，哀艷感人，值得一讀。敍述鄧焯在怒海中竭盡所能掙扎一番後，吉人天相，大難不死，夤緣結識女盜頭子阿金母女，當了海盜，後來且得女盜掌珠阿娣對他情有獨鍾，入贅爲婿，自此平步青雲，可惜他暗萌歹志，狼子野心，爲遂其獨霸海上威信，不惜逞盡陰謀，心狠手辣。結果，在他意得志滿之時，竟然發覺自己功虧一簣……過程相當曲折，難以蠡測，請參閱內文第3頁。

☆ ☆ ☆

今期除了刋出馬雲的千門奇俠故事∟機密˥外，還有黃鷹新作∟天劍˥同期刋出，是篇爲黃君繼∟魔界˥後最新作品，希望各位滿意，並請捧場。

☆ ☆ ☆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睽別讀者已久的滄海客作品，∟紅粉恩仇˥是一部似幻疑眞，亦人亦鬼亦疑仙的紅粉報恩的故事，文中主角人物是一個美若仙姬，溫婉如閨秀，亦是一個俊美風姿的少年郎，雋智奇謀，獨擅勝場。眞正身世，竟是一個……？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大天二之死（俠情技擊倫理故事）
他大難不死，野心復萌，冀圖獨霸海上威信，詎料在他狠子野心美夢逐步得以實現時，死神突降……馬 騰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鬼 影（攝影記者奇遇記）
肩頭血印 觸目驚心
疑團冰釋 不值一哂……李 斯 34

蘇 護（封神榜故事之十二）◀三▶……關 趙 于 41

法網難逃（民初∟追捕˥故事）◀下▶
悍匪無道 法網難逃……雲 劍 飛 45

人死但如活（奇情短篇）……刀 戈 12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 劍（俠義傳奇故事）◀一▶
七絕劍法 威震武林……黃 鷹 61

劍影迷踪（俠情中篇故事）
被囚如上賓 審問似閒談……陳 瑜 67

九 龍 刀（歷史宮幃故事）
閹賊如虎狠 追殺禿少年……歐陽雲飛 75

金縷甲．秋水寒（俠情中篇故事）
闖入絕塵莊 拜見老山主……東 方 玉 83

魔域赤子（俠情傳奇故事）
念舊報恩典 寧作階下囚……西 門 丁 91

易 水 寒（四大名捕故事）
瞞騙秦王 逃犯逞兇……溫 凉 玉 99

機 密（千門奇俠故事）◀一▶
華裔科學家 酒店內失踪……馬 雲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鳳遊龍（新派武俠長篇）
看接引神功 奮戰難尅敵……金 童 111

珠緣佛劫龍鳳配（新派武俠長篇）
策略有偏差 主兇謀滅口……武 陵 客 11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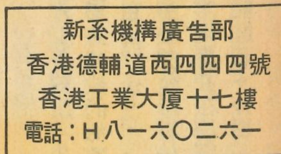
第27年

第32期

（總號13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俠情技擊倫理故事

大天二之死

馬騰·文
可飛·圖

大難倖不死 被逼當海盜

碧波無涯，海天一色。

陽光下，閃漾的海水泛射起一片眩人眼目的金碧耀芒，一片風平浪靜。

一艘貨船就像從水底下冒出來般，忽然從極遠的海面隱現出來，快速地向這面滑行前來。

貨船在海上隱現的時候，只是一小點，但眨眼間，已輪廓呈現，是一艘三百担以上的大眼鷄（一種尖頭龍骨深，船頭左右兩邊有一個錨孔的海船）輕快地劃破水面，船上那兩面褚紅色的布帆鼓滿了風，在碧藍的天空中，份外觸目！

跟着，便可以看到船頭有兩個人站着，瞇着眼，往前面的海面張望着。

這一處的海面，離岸邊少說點也有十多里，離最近的礁島，也有一里過外，而從貨船駛來的方向，應該是從香港駛來的，照說，很少貨船會繞個大彎，遠遠地駛出海面外，遠離慣常的航道行駛的，這艘船不知要到什麼地方，船上載的，也不知是什麼貨，令人感到奇怪。

這一處是大小鏟（兩個小島的名稱，若是從太平乘船到香港，那是必須經過的，大約在沙井對開的海面上，扼守住那條航道）對開的海面，浩瀚無邊，甚少船隻行駛，偶爾會有一艘外國的大輪船經過。

貨船船頭上的兩個人之一，拿起掛在胸前的一副望遠鏡，在海面上掃望着，但除了浩瀚閃漾着金芒的碧波外，就只有碧藍如洗的天空，以及潔白如雪般的雲絮，輕快地飄掠過。

「阿水，這條水道果然風平浪靜，這一水船若是平安到埗，有你的好處！」那人放下望遠鏡，滿臉是笑地拍一下身邊那個年約四十多歲，皮膚晒成黝黑色，頭上戴了頂圓頭帽（那是東莞寶安沿海一帶的漁民及鄉民愛戴的一種竹帽，帽頂圓圓的有如鵝髻，帽沿向下曲垂，形狀頗為特別），身上穿着一件發黃的短袖汗衫，下身穿一條褲脚寬寬，只到膝部的唐裝褲，身體粗壯得有如一頭牛的中年人。

那一身漁民裝束的中年人──阿水，裂開嘴戇笑着。「潘老闆，一定會平安到埗的！」

那位潘老闆的年紀大約三十上下，上身穿一件白竹紗唐裝，下面穿一條西褲，頭上戴一頂飄壳帽，膚色白白淨淨的，十足那些三世祖之流，絕不像一個在海上「撈」的人。

「阿水，這一水船，全靠你了！」潘老闆說着，又拿起望遠鏡，朝海面上掃視起來。

阿水也不說什麼，眯着雙眼，向海面上望去。

海面上一片平靜，連海鷗也不見一隻，今日的天氣實在好，連風也是柔柔的，潘老闆發現不到海面上有其它的船隻出現，既滿意又放心地將望遠鏡拿下來，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的空氣，朝阿水道：「阿水，你在這裏守望，我去躺一下。」

阿水忙道：「潘老闆，你放心睡一會吧，我担保沒有事發生的。」

潘老闆笑着拍拍阿水的肩頭，向後艙那邊走去。

× × ×

貨船輕快地在柔滑的海面上滑行着，眨眼間，已來到一塊突出水面一大截的海礁前。

說得正確一點，那塊海礁是在貨船的左前方，相距貨船起碼有半里過外。

遠看那海礁有如一支斜指向天的長劍，但駛近了，形狀却變了──有如一塊碩大的魚鰭般，彷彿海水下，正浮沉着一條巨鯨。

阿水似乎對這一帶的海面很熟悉，只是看了那魚鰭般的海礁一眼，沒有加以特別的留意。

那海礁確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孤零零地聳立在海面上，雖然很寬大，但絕不能藏着一條船，舢舨之類的小艇還可以。

在這種一望無涯的大海上，只有傻子才敢坐舢舨行走，因為大海是變幻無常的，就像一個神經質的婦人，說翻臉便翻臉，只要掀起一個大浪，便可以將之吞噬。

所以，阿水非常之放心，不再看一眼那塊海礁。

但就在貨船行駛至與那塊礁石平行時，突地，從礁石後面，飛一樣射出一艘舢舨來！

那條舢舨上有四個人，一前一後兩個划槳，中間站了兩名漢子，手上赫然握着兩挺在陽光下閃泛起烏光的機關鎗。

阿水驚覺時，那艘舢舨已像箭一樣，貼着海面，一下子便射出二三十丈，距貨船不到三十丈！

阿水大驚失色，瞪大一雙眼，就像看到海面上突然出現了一隻海怪一般，駭住了。

神情猛地一震，阿水終於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居然有人胆敢在這海面上，利用一艘舢舨來截劫這艘貨船，這簡直是跡近瘋狂的行動，令人難以置信！

因為，他知道貨船上連潘老闆及水手伙計在內，足有十五個人，而且配備了充足的火力，除了他之外，每一個人都有一支鎗，還有一挺機關鎗。

還有，貨船此刻雖然是揚帆鼓風前進，但却是裝了一台機器的，開動起來，快如奔馬，不要說與舢舨上的海盜開火了，就是撞，也可以輕易地將它撞沉。

本來，潘老闆這一水船請他到船上作「帶水」（領航的意思），就是想避開經常有海盜出沒的那一帶水域，而他以前曾

在這海面上行走過幾次，幹的是替人偷運私貨，從來沒有出過事，也沒有遇上海盜，這一次卻——！

他雖然不知道船上運載的是什麼貨物（在貨船開行前的一刻鐘，他才被請上船的），但從潘老闆重金禮聘他走這一水船及船上配備的鎗械看來，那批貨一定異常貴重，否則，何需如此小心翼翼，並繞道而行。

× × ×

「海盜，有海盜呀！」阿水終於扯開喉嚨大叫。

貨船上的人立刻驚動，一下子從船上的各處撲竄出來，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拿着鎗！

就在阿水大叫時，那艘舢舨又滑射近十丈，站在中間那兩個雙手握着機鎗的漢子，一抬手，「嗟嗟嗟……」鎗聲叫响，鎗口閃吐出赤紅色的光來，朝着船上那些竄撲出來的人猛烈掃射！

而阿水早已仆伏在船頭的甲板上，一個勁祈求海神爺爺保佑他逃過這次大難！

那些竄撲出來的漢子大多還未弄清楚海盜出現在那一邊的海面上，便已紛紛中鎗倒下，其餘的慌忙仆伏下去，盲目地朝鎗响處開鎗射擊。

潘老闆才躺下不久，還未闔上眼，正想像着這水船若是平安到埗，能夠得到多少好處，不禁無聲地笑起來，乍然聽到阿水大叫，驚得他一挺腰，彈跳起來，却忘了船艙上有半人高，「砰」地一聲，一頭撞在艙頂上，撞得他眼前一花，腦袋一陣暈眩，差一點沒有昏過去，也顧不了疼痛，吸口氣，忙將身上的左輪拔出來，一頭衝出了艙外！

還未弄清楚海盜在那裏，他已嘶聲喝叫：「快，開鎗擊退那些海盜，開動機器，全速行駛！」

但他的話還未說完，從左邊的船舷外，忽然拋上三四個土製炸彈來，「轟轟轟轟……」一連串爆炸聲，聲勢駭人，硝烟瀰漫，船身也劇晃了一下，潘老闆一個站不住脚，斜撲在甲板上！

船上的水手伙計被那幾聲爆炸震得失魂落魄，沒有被炸死炸傷的，一時間也被震得陷入昏惘之中。

原來，那幾個土製炸彈的威力不很大，但爆炸聲却很猛烈，硝烟也非常濃密，所以，除了首當其衝的人被炸死炸傷外，對於船上的損壞不太大。

在拋上幾個土炸彈的同時，從船舷下也同時飛拋上一根綁着一個鐵鈎的鈎繩，一下子鈎搭住舷板，一名漢子捷如猿猴般，抓着那根鈎繩，飛快地攀了上去，一個翻身，便翻落在甲板上。

身形一個翻滾，那漢子順勢將揹在背上的機關鎗取下來，也不管看不看到人，硝烟在船面上仍然瀰漫着，還未消散，食指一扣，「砰砰砰……」鎗聲狂叫，向艙面一陣掃射！

另一名漢子也緊接着抓着鈎繩攀上船，就趴在舷板上，一卸肩，將背上的機關鎗卸下來，一陣狂掃。

機器開動聲也在這時响起，與鎗聲混在一起，震耳欲聾，好不熱鬧。

原來，那艘舢舨在一輪掃射之下，便接近了貨船，坐在船頭划槳的漢子忽然停槳起身，左手在衣袋中飛快地掏出四個土製炸彈來，揚手扔上了船上，緊接着，他彎腰抄起一根鈎繩，以熟練的手法，飛拋上貨船上，準確地搭鈎着貨船的舷板，那兩個手持機關鎗的漢子立刻抓住鈎繩，攀上貨船。

那舢舨上的四個人皆合作無間，動作靈敏俐落，顯然是老搭檔，這一下閃電攻擊，令到船上的人措手不及，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那條舢舨上的四名漢子，與貨船上的人比較起來，幾乎是四與一之比，也只有用這種閃電般的攻擊法，才能一擊奏功，否則，只怕要浮屍怒海了！

這四名海盜的行動不但瘋狂，而且胆色過人，悍勇萬分！

× × ×

潘老闆才爬起身來，腮邊嘯地一下掠响聲，一涼一痛，彷彿被烙鐵炙了一下般，灼得直吸冷氣，慌忙伏回地上。

而鎗聲狂叫着，他根本就看不到他的人，滿眼只是硝烟，他雖然被那從腮邊掠過的流彈嚇得三魂皆冒，但當他想到，若是船上那批貨被刦走的話，那他如何向上頭那位大老闆交待，只怕賠上他那條命也不夠，想到這裏，他可急壞了，不顧生死地扯開喉嚨吼叫：「他媽的，你們這些飯桶，死清光了麼？怎麼不開鎗射擊啊！阿强，快開鎗掃射啊！」

吼喝聲中，他首先胡亂地開了兩鎗。

刹時間，乒乒乓乓的，他那些未死及還能夠動的手下，皆盲目地開鎗射擊起來了！

但一輪「砰砰砰……」的機鎗聲急如驟雨般掃射過來，只聽「篤篤篤」一陣急响，夾雜着一聲聲慘叫痛嚎，鎗彈射在甲板上與艙壁上，擊得木屑四濺，現出一個個彈孔來。

潘老闆那些手下魄散魂飛，未死及受傷的，慌忙緊緊地匍伏在甲板上或是躲在艙壁後，嚇得不敢再開鎗。

潘老板却似乎已經豁出去了，抱着頭，趴在甲板上，一個勁地怒叫：「阿强，你死了麼，快開鎗掃射，將那些海盜統統殺死啊。」

其實，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兩個業已攀上船的海盜在那裏。

「咯咯咯……」這是日本製的歪把子機鎗的叫聲，那個阿强顯然還未死，而且已遵命開鎗掃射。

伏在靠船頭那邊舷邊甲板上的那個海盜咬着牙，朝像母鷄叫般發出鎗聲的地方，來回掃了一轉。

「咯咯咯」的機鎗聲立刻停止，同時也响起「呃」的一聲短促的叫聲，接下來，便只有另一名趴在船舷上，緊接着開鎗掃射的「嗟嗟嗟」急促叫响的鎗聲！

鎗聲中，那趴着的海盜厲聲吼喝：「要命的立刻將鎗扔出來，否則，在你們每個人的身上開幾個血洞！」

隨着喝聲，他又示威地掃射了一串子彈！

那些水手與伙計早已嚇破了胆，聞喝之下，慌忙將手上的鎗向前扔去，一時之間，「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而這時，瀰漫的硝烟經已差不多消散掉了，那些驚恐駭怕得胆顫心驚的水手及伙計，看到兩個兇神惡煞的漢子，手持機關鎗，就站在靠着船頭那邊的舷邊甲板上，烏黑的鎗咀，彷彿指向每一個人。

潘老闆全身哆嗦着，睜着一雙驚怒的眼睛，趴在甲板上，動也不敢動一下，而他的左輪手鎗，亦扔了出去。

「嘿嘿，你們的頭兒死了沒有？」那名年紀只有二十多歲，身體精壯得有如一頭豹子般，臉上長滿了鬍茬子的年青漢子狠狠地掃視着躺在甲板上的水手與伙計，那兩道目光兇厲得叫人胆寒。

沒有人出聲，一個個趴在甲板上，抖索着。

「你！」那年青漢子伸手指着最近的那個漢子，厲聲道：「站起來，看一下你們的頭兒是死是活。」

那個漢子身上沾了不少血漬，在他的身旁，就躺着一個被炸死的同伴，旁邊的甲板上，也被炸出一個破洞來。他震抖了一下，慌忙爬起來，轉着身子，目光四下掃視着，終於發現了趴在後艙門口前面甲板上的潘老闆，遲疑着，不知是說還是不說好，却聽那年青漢子陡地厲喝一聲：「快說！你是不是想死！」

那漢子被喝得渾身劇震了一下，慌不迭指着潘老闆道：「他……就是……我們的老闆！」

話未說完，他已雙腿一軟，跌坐在甲板上。

潘老闆在那名手下將他指出來後，他反而靜定下來。不等那年青漢子喝叫他起來，已一骨碌爬起身來，伸手用衣袖抹一下一腮一頸的血漬，走前兩步，强壓下心中的驚恐，强硬地道：「朋友，你們好大胆啊！你知道咱們這條艇運的貨，是誰的麼？」

那年青漢子雙眼一睜，獰厲地叱喝道：「住口！我才不管那樣多，我也不想知道，你還充什麼好漢，惹得我火起，一鎗將你送到極樂世界。」

潘老闆被那年青漢子這一陣叱喝，立時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再也硬不起來，但他亦吶吶地哀求道：「朋友，求你高抬貴手，放過我們這一次，我一定會報答你們的！」

「我不要你的報答！」那年青漢子哈哈笑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殺你們，所以，你們也不用報答我！」

潘老闆以及那些未死的手下一聽，一顆心頓時定了下來，但他知道那年青漢子會錯意了，急急解說道：「朋友，我是——說，求你不要將船上的貨——搶……走，失了那批貨，我就算賠上這條命也不夠的啊！」

年青漢子冷然道：「他媽的，你是我老子麼，你眞是個白痴，我們拚生冒死，爲的就是那批貨，你叫我們不要拿走那批貨，那簡直是荒謬透頂！」

潘老闆還想開口哀求，那年青漢子已一擺手，兇狠地道：「別再向我乞求，否則我用他們脚上的臭襪，將你的臭嘴塞起來！」

這一句話的阻嚇力眞大，潘老闆立時緊緊地閉上了嘴巴！

「未死的統統站起來！」那年青漢子鎗咀一擺，朝趴在甲板上的那些人喝叫。

那些未死及受了傷的，馬上爬起來，沒有受傷的扶起了受傷的。

那個一直趴在船頭上的阿水，也爬起身來。

點算一下，還能夠站起來的有十一個，那即是說，死了四個！

被人扶着的也有五個。

年青漢子朝那些站起來的人道：「沒有受傷的，去將死了的扔下海中！」

那些人不敢不從，只好放開受傷的同伴，在那名手持機關鎗的漢子的監視下，將甲板上那四個死去的人，抬到船邊，扔下海去。

而那兩個負責划艇的海盜，亦早已攀上船來。其中一個走下船尾艙底，將機器關掉，另一名則在那些船艙內搜查。

扔掉了四具屍體之後，那名年青漢子又喝道：「通通走到船尾去，跳下那隻舢舨！」

那些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急急向船尾走去，只有潘老闆發急地道：「這……怎載得下那麼多人……」

那年青漢子冷冷道：「載不下那是你們的事，我不殺死你們，已經大發慈悲，你要是覺得載不下你，大可以跳下海中，游回岸上的呀！」

說着，拿鎗咀戮在潘老闆的腰眼上，痛得他失聲叫出來，不敢再說什麼，急忙走向船尾。

沒有受傷的先跳下舢舨，然後將受傷的一個個接下去，十一個人全下去後，將那隻舢舨塞得滿滿的，幸好沒有沉下去。

那年青漢子看到那些人全下了舢舨，才笑笑道：「你們若想活命，便拚命往東南面划，要是運氣好的話，你們都不會成爲鯊魚的食物，多謝你們替我們送來那批貨，再見了，好好保重！」

說完，連開了兩鎗，却不是射在舢舨上的人，而是將繫着舢舨的那條繩索射斷了！

舢舨上的人却嚇得胆破魂喪。

繩索一斷，舢舨便向後漂流去，潘老闆驚魂稍定，大聲叫道：「朋友，可否賜告你們是那一路人馬？」

那年青漢子哈哈笑道：「死了那條心吧，還是將心神放在怎樣才能划到岸邊保住命上面吧！」

潘老闆頹然地將頭垂下，忽然哭了起來。

舢舨上的人沒有一個理會他，他們這時候關心的，是怎樣才不會葬身魚腹！

同時，他們也極之希望，有奇跡出現，附近的海面上忽然出現一艘船，將他們救起來。

就這眨眼的功夫，那艘原本是屬於他們的貨船，將他們拋得遠遠的，飛快地折回東面，破浪而去！

因爲那四個海盜已將貨船上的機器重新開動。

× × ×

「阿焯，快來瞧瞧，我們這一次發達了！」貨船上，那個在船艙內查看的海盜，忽然從艙口下探出頭來，朝站在船頭，放眼向海面上掃視着的那名年青漢子歡聲

大叫。

那名年青漢子扭頭道：「都是些什麼貨？」

「黃金，大洋，還有一箱衝鋒鎗！」

那名海盜大叫。

站在船尾監視後面海面的另一名手持機鎗的海盜一聽，歡呼一聲，大叫道：「阿焯，這一次你立了大功，老大一定會對你另眼相看的！」

讀者們，若諸位看過拙作「大天二」故事，那一定已知道，那名年青的海盜——阿焯，就是鄧焯，他居然沒有死！

阿焯朝艙下那人叫道：「有多少黃金白銀？」

那名海盜又從艙口下探上頭來，打着手勢道：「三箱黃金，五箱大洋。嘖嘖，我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黃金，阿焯，這一次的收獲，比我們以前搶刧到的所有貨物還值錢！」

阿焯却忽然說道：「接應我們的船來了。」

說着，雙眼直望着忽然從前面的海面上出現，輕快地直向他們這艘貨船駛來的快船！

那艘快船是用一艘漁船改裝的，船身修長，船頭的兩邊還裝上兩塊鐵板，船中那根桅杆上，掛着一件女人的花衣衫，在風中飄揚着，倒也頗為特別，大概，那就是那些海盜的「旗幟」了！

若是，相信歷來的各股海盜，從沒有人用女人的花布衫來做旗幟的。

站在船後那名海盜亦看到那艘直駛過來的快船，舉起雙手揮舞着，朝在機艙中開動機器的那名同伴叫道：「快將機器停下來，老大來接應咱們了！」

下面那名同伴聽聞之下，馬上將機器關掉，跑上來，一眼看到那艘駛近來的快船，也高興得直揮手。

那艘快船越來越接近，船頭上站滿了人，站在最前的那一個，居然是個女的，左右兩邊的腰上，插了兩支駁壳鎗，年紀大約四十上下，眉粗眼大的，乍看之下，一點也不像一個女人。

在她的身旁，居然還站着一個女子，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子，雖然膚色黑黑的，模樣却透着幾分嬌俏，身手矯健，腰上也插着一支鎗。

而站在這兩個女人身後的七八人，都是男人，有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也有五十出頭的老漢，年紀雖然差異很大，但有一點却是相同的，神態慓悍。

那年輕的少女一眼看到那邊貨船」的鄧焯，那一雙俏眼剎時間現出異樣的光芒來。

鄧焯却沒有看那少女一眼，他只是定定地望着站在後面船邊上，朝他直揮手的一名年青人——他的好友，也是大難不死的好朋友阿金，大叫道：「阿金！」

阿金也在那邊向他揮手，興奮地大叫：「焯哥，好高興見到你啊？」

鄧焯心頭一陣激動，雙眼竟然濕起來。剎時間，他跌落那永遠磨滅不掉的回憶中……

× × ×

那一聲巨大的爆炸，將他拋下萬丈深淵中，他在失去知覺的剎那，仍然緊緊地抱住阿金。

而在他沉下海底，失去知覺前的一剎那，他以為會沉屍海底，成了那些魚類的美食，那知道，也不知過了多久，總之，他又醒過來了。

在醒過來的剎那，他還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但他第一眼看到映現在他眼前的一張臉面時，他才警覺到，自己沒有死。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那張臉面不是他熟悉的阿金，或是黎二叔以及船上的伙計阿帶阿伙他的顏面，而是一張陌生的臉龐，而且，還是一張少女的臉龐。

一時之間，他幾乎以為自己在發夢，眨眨眼，看眞了，那張臉龐眞眞確確地存在，而且，還朝他淺淺一笑，跟着，高興地大叫：「媽，他醒過來了。」

鄧焯可是聽得清清楚楚，雖然腦袋還是有點渾渾噩噩的，手脚也酸軟無力，他掙扎着，想坐起來，但搖晃了一下，無力地躺回下去。

而他亦知道，他是躺在一條船上，他是從他撐起身時，搖晃了一下而知道的。

只有在船上，動一動才會產生搖晃，以前他或許不由此而知道是在船上，但自從他上船幹活後，走了兩水船，對於船上的一切，他已完全熟悉並習慣了。

當然，那不是因為他欲撐起身來以致令到船身搖晃的，而是有人走動，才令到船身搖晃的。

果然，有一人走入艙中來，是一個中年婦人，但却打扮長相有如一個男人的婦人。

「媽，他終於醒過來了。」那少女對那婦人再說一遍，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來。

鄧焯雖然虛弱到起不了身，但神態已完全清醒過來，他從那少女的稱呼，已聽出，那中年婦人與少女，是兩母女。

那婦人蹲下來，看一眼他，說道：「算他命大，亞娣，去看看有什麼吃的，拿些來給他。」

少女亞娣答應一聲，走出去時，還閃了他一眼。

鄧焯望着那婦人，嗡動着咀唇，說道：「阿姑，多……謝你……」語聲澀澀的，幾乎說不出聲來。

那婦人粗聲說道：「你還是別說話，省回口氣暖肚吧，你要謝，以後有的是機會。」

鄧焯忽然省起，怎麼只得他一個人，還有阿金呢？他立刻緊張地問：「阿姑……還有……一個人呢？」

那婦人先是愕了一下，繼之恍然地道：「你是不是說，與你一同掉下海的那個人？」

鄧焯忙點點頭：「阿姑……他……怎樣了？」一顆心崩崩直跳着。

「他與你一齊被救起來，不過，他到現在還未醒。」婦人說着便欲走出去。

「他在那裏？」鄧焯使勁地擺動着腦袋，四下張望着。

「他不在這條船上，在後面那條船上。」婦人朝船後擺擺頭。「你放心吧，你既然死不了，他也不會死的。」

說完，他便走了出去。

鄧焯一眼看到，那婦人的腰上，赫然插着兩把鎗，他不由驚怔得睜大雙眼，呆住了。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鄧焯怔怔地在思忖着。「怎麼會有鎗的？而且還是女人！」

直到那少女端着一碗不知是飯還是粥的東西走入來，「喂」地叫了他一聲，他才從怔忡中回過神來。

跟着，他又發覺，那少女的身上也插着一把鎗。

這一來，他的思疑更大了，忍不住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少女笑笑道：「有什麼話，等吃了這碗粥後才說吧，你知道麼，咱們為了救你，幾乎連你的黃胆水也擠了出來，你現在肚內可是空空如也的，再不吃東西，我怕你會又暈過去。」

鄧焯被那少女亞娣這樣一說，才發覺自己的肚子內，果然空洞洞的，空虛得難受，腦袋也感到一陣昏眩，忙吸口氣，掙扎着坐起來，那知道一動，眼前金星亂冒，又是一陣昏眩，「噗」地一聲，跌回艙板上。

亞娣一見，慌忙道：「你就別起來吧，躺着吃也是一樣啊。」

鄧焯正想說話，亞娣已坐下來，移到他的身邊，舀了一瓦匙連水帶飯的粥，餵他吃。

鄧焯雖然不是沒有近過女色（在南頭鄉下時，他曾與他堂三叔的小老婆通姦），但這麼樣被一個少女餵他吃東西，還是第一次，心中那份感受可想而知，自己是一個大男人，怎好意思被人餵，他掙扎着正欲說話，亞娣已將那瓦匙遞到他的嘴邊，他只好張開嘴巴，吞下那一瓦匙粥。

就這樣，他根本就沒有開口的機會，被亞娣一匙接一匙地餵他吃，很快，他便將那碗粥吃光。

亞娣的嘴角邊終於泛出一抹笑意來，說道：「好了。不要吃得太多，好好地躺着吧。」

鄧焯吃下那碗粥後，頓感精神大振，心中也踏實多了，感激地看一眼亞娣，那知道亞娣也正直着眼看他，不過，看的是他的胸膛，鄧焯那一望，她馬上警覺到自己失態，忙將目光垂下，臉上露出靦覥的神色來。

鄧焯這才發覺，自己原來赤着上身的，下面只穿一條內褲，他的臉也不由熱起來。

「亞娣，好多謝妳……」鄧焯尷尬地開口說，忽然，他想起還未知道亞娣母女到底是什麼人，忙問道：「妳們……是什麼人？」

亞娣顯然被鄧焯那壯實的胸膛吸引了，不自覺又偷眼看了一眼，才微帶赧然地道：「你很想知道麼？」

鄧焯笑笑道：「自然哪，若是我連你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以後怎麼來報答你們？」

亞娣眨下眼，忽然俏皮地道：「你不是知道我叫亞娣了麼？」

鄧焯搖搖頭道：「我想知道……」

亞娣忽然道：「你想知道，那等你可以走動後，一看便自然知道清清楚楚。」

說完，扭轉身，便向艙外走去。

那剎那，她又偷看了那鄧焯赤裸的胸膛一眼。

鄧焯對於亞娣不肯說出她們是什麼人，更感懷疑，他看着亞娣那嬌健的身影消失在艙口外，心中說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兩母女的身上都帶着鎗，亞娣又不肯答我……」

忽然，他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他們母女是海盜？」

想及這一點，他驚駭得不由自主一撐臂，半挺起身來。

但隨即他又無力地躺回下去，嘴裏喃喃一聲：「管他的，海盜又怎樣？」

但隨即又緊張恐駭地想道：「他們會不會殺死我們？」

想到這裏，他不由側轉頭朝艙口那邊看一眼，就像眞的會有人在這時走入艙來，下手殺他。

艙外那有人走進來，倒是在船面上，有幾個人在走動及站着。

鄧焯鬆口氣，他隨即失笑起來。「船上的人若是要殺他，那幹麼要將兩人救起來，那不是多此一舉？」想到這裏，他一顆心完全放下來。

……待到他再次醒來時，恰好亞娣走入艙中，對他道：「船靠岸了，快起來到岸上吧！」

鄧焯一聽，趕忙坐起身來，問道：「岸上是什麼地方？」

「待會上岸後，不就知道了麼！」亞娣神秘地笑笑。

「但……我這樣子怎樣……」鄧焯看一下自己的身上，尷尬地說。

亞娣看一眼鄧焯那精壯的身體，幾乎是赤裸的，要不是下面還穿着一條短褲，忽然間臉上微紅起來，含羞帶臊地，將頭偏向一邊。

鄧焯看到亞娣那樣子，先還莫明其妙的，隨即，他便慌忙將雙腿縮起來，遮掩自己的醜態，臉上訕訕的，一陣發臊。

原來，不知怎的，他下面那條薄薄的短褲正面之處，隆然聳起來，這就難怪亞娣忽然間會羞臊得不敢看他了。

而他隨即感到一陣內急。

亞娣看來是一個非常之野性及不大怕羞的少女，很快，她便顯得沒有什麼似的，回眸閃了鄧焯一眼，起身道：「我去找一套衣衫來給你穿。」便彎着腰，走了出去。

鄧焯看着亞娣那微微翹起，圓實有緻的臀部，丹田下陡地一熱，下面隆起得更高。

很快，亞娣便走回來，手上拿着一套半新不舊的布衫褲，走入來，扔在鄧焯的身邊，說道：「喂，要上岸了。你快穿上吧。」

鄧焯忙拿起那套衫褲，遲疑着，看亞娣一眼，亞娣却一點也沒有離開的意思，鄧焯無可奈何，只好背轉身，將那套衫褲穿上。

扣着衫鈕，他猛地想起亞金，忙問道：「亞娣，我那個朋友怎樣了，醒了麼？」目光一抬，碰上亞娣那射在他壯實的胸膛上的兩道目光，他忙側側身，快手快脚地將衣鈕扣上，一顆心也劇跳起來。

憑他的經驗與感覺，他看出亞娣似乎對他有點意思。

亞娣這一次居然若無其事的，也不將目光移開了，笑笑道：「早已醒了，這時只怕已上了岸。」

忽然，她定定地看着鄧焯。「差點忘了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是那裏人？」

鄧焯可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答道：「我叫鄧焯，是寶安南頭人。」

「鄧焯。」亞娣輕聲叨唸一遍，忽然道：「快出來下船上岸吧。」說着，轉身走出去。

鄧焯應了一聲，跟着走出去。

走出船艙，他才發覺，船已泊了岸，而且，岸邊泊了大大小小不下十隻船，有大有小，岸上站着不少人，居然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但他却看不到亞金。

「是怎麼哪，還不上岸。」亞娣在跳板上忽然扭轉身來，看到鄧焯站在船頭，看着岸上的人在發呆，不由得睜眼向他吓叫。

鄧焯忙移步走上跳板，三步兩脚地走上岸。

而這時，他也發覺到，這裏似乎是一條漁村，因爲他看到，那一邊的岸邊，那個用石砌出來的簡陋碼頭附近，停泊着十數條漁船。

而碼頭對上的山脚下，有一排參差不齊的房屋，大多是石屋，也有泥屋，却沒有一間磚屋！

「喂，快跟我走。」亞娣扯一把正自到處張望的鄧焯，往那條小漁村走去。

鄧焯只好跟着她走。

岸上那些人紛紛向亞娣招呼，有人叫她亞娣的，大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也有人叫她黑牡丹的——大都是年青力壯的年輕人，還有人叫她亞娣姐——有婦女，也有年輕的姑娘。

鄧焯聽着，心忖：「怎麼她這樣多稱呼的？」

亞娣邊走邊應着，還與一個年輕人親暱地笑鬧了兩句，走過那些人後，亞娣扭頭瞟一眼鄧焯，說道：「喂，你在想些什麼？」

鄧焯確是在想着，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因爲他認不出這裏是什麼地方，聞言之下，他才醒覺地道：「我在想……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妳們是什麼人。」

亞娣又扭頭望他一眼，說道：「你眞的很想知道？」

鄧焯點點頭。

亞娣沒有說話，直向前走，鄧焯張口欲說什麼，但還是閉上了咀巴，悶着頭跟她走。

快到那條小漁村時，亞娣忽然停下來，定定地望着他，異常嚴肅地說道：「你以爲我們是什麼人呢？」

鄧焯被她那野性的目光望得不敢與她對視，遲疑地道：「我……就是想不出，才問你。」

「我說我是個賊，你相信麼？」亞娣那雙目光，肆無忌憚地看着鄧焯。

鄧焯吶吶地道：「……相信……但你……怎會……」

「你以爲女人便不能做賊麼？」亞娣理直氣壯地說。「所以，你不大相信？」

不等鄧焯說話，他又說道：「實對你說，我們是賊！你怕麼？」

鄧焯雖然已猜想到，但如今聽她親口說出來，仍不免目瞪口呆，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只是看着亞娣。

亞娣也定定地看着他，忽然冷笑道：「你是怕了？因爲我們是賊！」一頓，語聲稍緩。「不過，你放心，我們不會殺你的。」

鄧焯吶吶地道：「亞娣……妳們會放我們走麼？」

亞娣的神色忽然變動了一下，疾聲道：「你想我們放了你……」

鄧焯點點頭。

亞娣又定定地看了鄧焯一會，忽然又往前走，不說話了。

「亞娣，妳怎麼不說話？」鄧焯心頭忐忑地跟着走。

亞娣仍然悶聲不响地往前走，鄧焯見她那樣子，只好閉上咀巴，不敢再說話。

走上小漁村口，亞娣忽然又說話了。「喂，放不放你們走，等一會，我亞媽會對你說的！」說着話，她却不走入村子中，從村口走過，一直向山脚上走去。

鄧焯望一眼那條村子，與他以前曾到過的小漁村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村中有鷄有狗，那些鷄隻悠閒地在地上啄食着，那些狗大多蹲伏在那些人家的門前，一副懶洋洋的樣子，只有一條狗正在追逐着一片被風吹得在地上一飄一落的鷄毛，有幾個小孩光着屁股，在追逐着，自然，也少不了在家門前織補漁網的老婦及背上揹着小孩的婦人。

這是一條寧靜的小漁村。

要不是他一直看到亞娣揷在腰旁的那支左輪鎗，他眞不相信亞娣所說的話是眞的。

走上了山脚，亞娣一直向一個山坳口走去。

鄧焯心中又嘀咕起來。「她不帶我進村，却走上山，是什麼意思？」他向山上望，山上那有屋子人家？

他想問，但是却忍住了，納悶地跟着走。

那個山坳口在村屋那邊的山脚上，亞娣一直走着，沒有再說話。

走到山坳口前，亞娣忽然停下來，轉頭望着鄧焯。「喂，你怎麼不說話了？

她雖然已知道鄧焯的姓名，但一直只叫他「喂」，不叫他的名字。

鄧焯被她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先是愕了愕，繼之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那可是她先不說話的啊，他想說也不敢說了，現在却質問他爲何不說話，那眞是……「說什麼話啊？」他不由失聲問。

「我這樣帶你走上山來，你難道不覺得奇怪的麼？」亞娣沒好氣地說。

「我……怎會不覺得奇怪，」鄧焯只好道：「我想問，但又怕妳不答我，只好不問了。」

「哼，瞧你的樣子，不像是個膽小的人啊！」亞娣伸手朝他的鼻尖指一指。「現在你想不想知道？」

「想！」鄧焯忽然挺了挺寬壯的胸膛，他不想在亞娣的面前示弱，他又恢復了

那股慓悍之氣。

亞娣的目光閃動了一下，變得熾熱起來。「我不是說過，帶你到我亞媽那裏麼？我這就帶你去。」

一頓，又說道：「我亞媽就在山坳下面。」

說着，不再說話，向坳口走入去。

走下山坳口，下面竟然是一片不大開闊平坦的谷地，谷地的中部，建了一列屋子，沒有十間，也有七八間，都是石砌的，其中一間特別高大。

那一列石屋的前面，居然種了一片花樹，有幾條帶鎗的漢子在屋前或坐或站，看到亞娣走來，都將目光落在亞娣的身上，紛紛向她招呼。

亞娣向那些人笑着點點頭，帶着鄧焯一直向那間高大的石屋走去。

「亞娣，怎麼這時候才回來。」一個年約三十七八的漢子，正從屋內走出來，看到亞娣，站下來問。

「四叔，你們不也是剛回來麼？」亞娣朝那漢子扮了個鬼臉。「我亞媽呢？」

「在裏面等着你。」那被亞娣稱爲四叔的漢子朝屋內擺擺頭。「快將他帶進去吧。」說時拿眼瞧着鄧焯。

鄧焯才這知道，那叫四叔的漢子，確是亞娣的親叔叔。

「四叔，你去那裏？」亞娣古怪地朝四叔笑着。「是不是趕着去看四嬸？」

四叔揚手作勢欲打，笑罵道：「亂說！還不快進去！」

後來，鄧焯弄明白了亞娣取笑她四叔的原因，原來，她四叔雖然已快近四十了，但還是在最近才娶了個從別處買回來的女子做妻子，新婚夫妻，那自然是要多多親熱了，他知道之後，想到亞娣取笑他四叔的那句話，不禁莞爾。

亞娣慌忙縮縮腦袋，伸伸舌頭，急急進入屋內。

鄧焯跟着走進去。

屋內正中的廳堂內，有三個人在坐着，當中坐着的是那個中年婦人——亞娣的母親，一邊坐着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滿臉鬍鬚，雙眼不停地眨着，左邊，坐着的赫然是阿金。

亞娣先叫了一聲：「亞媽。」然後又對那中年漢子叫了一聲：「二叔。」

原來這漢子是亞娣的親二叔。

鄧焯一眼看到亞金，激動得撲上去，緊緊執住亞金的兩條臂膀，興奮地激聲叫道：「亞金！」

亞金也一下子從椅子上跳起來，抱住鄧焯。「焯哥！」

兩人激動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種刧後重逢的喜悅，正是筆墨所難於形容的。

待兩人的情緒慢慢地平復下來之後，那中年婦人才向鄧焯說道：「你是叫鄧焯嗎？」

鄧焯放開亞金，朝中年婦人點頭道：「是。」

中年婦人朝亞金一指，說道：「他什麼也對我說了。你們那隻船被炸沉，船上的貨也沉下了海底，聽說是一批很值錢的私貨，你們兩個命大，恰好被我們救起來，你們就算返回太平，那位黎老板也不會再僱用你們的了，他還可以回家，你呢？你是無處棲身，這樣吧，我們救了你，那就好事做到底，你們留下來，帮我手，只要你們好好幹，我是不會虧待你們的，說不定三五年後，你們就發達了。」

鄧焯聽着，心中可在轉着念頭思量着，一時之間，他可是難下决定，誠如亞娣的母親所說，他就算返回太平，這一次船沉貨毀，令到黎老板損失慘重，而且，就只有他兩人生還，就算黎老板不思疑他們，只怕在心痛之下，也不會再收留他倆了。他眞的是無處可棲，如今既然有人肯收留他，那確是求之不得的，但他隨即又想到，若是留下來，那便休想再離開了，就算有大把錢，在這小地方，又有什麼用？亞娣的母親及手下那些海盜，肯定不會放倆離開，恐怕他倆會將他們這裏的秘密說出去，那他們便不能再在這裏待下去了。

「怎樣？」亞娣見鄧焯與亞金不說話，有點不耐煩了，目光也嚴厲起來。

亞娣一直緊張地看着鄧焯，看她那種神態，鄧焯可能猜中了——亞娣確是對他有意。

那二叔也開口了。「我們肯收留你倆，你們眞是執到寶了，不怕對你說，我們從來不收留外人的，雖說我們幹的是見不得光的勾當，但你們幹的也不見得是光明正大的啊，我們雖然出海搶刧，但從不搶刧漁船及一般的運貨船隻，我們只搶刧那偷運私貨的船隻，所以，我們不是經常出海搶刧的，平時，我們都是漁民，出海捕魚。」

鄧焯一時間很難决定，只好向那中年婦人道：「阿姑，可否讓我與亞金商量一下？」

中年婦人絕無疑問，乃是首領人物，看了鄧焯和亞金兩眼，點點頭道：「好吧，不過不准商量得太久，我抽完一支烟，你們就要答覆我！」

鄧焯又問道：「我們可不可以出去商量？」

中年婦人遲疑了一下，才對亞娣說道：「亞娣，妳帶他兩個出去，不要走得太遠。」

亞娣應了一聲，朝兩人道：「跟我來吧。」

「多謝。」鄧焯朝那婦人道。「阿姑，你怎樣稱呼？」他忽然問。

中年婦人目光閃了一下，失笑道：「你不是叫我阿姑了麼？還問？」

鄧焯張口欲說，那中年婦人擺擺手道：「你就叫我阿姑吧。」

鄧焯聽她那樣說，便與亞金跟着亞娣走出去。

「你倆個別打算逃走，這是一個島，沒有船，是無法到別的地方的！」那中年人在兩人背後說。

鄧焯亞金兩人一聽，心頭一沉，默然對看了一眼，跟着亞娣走出屋外。

亞娣一直將兩人帶到屋子對面的山脚下，看了兩人一眼，低聲道：「我二叔所說的話是眞的，這是一個島，四面是海，你們根本無法逃走的。」

見兩人不出聲，她又急急說道：「你們還是答應留下來吧，不然，我媽會叫人用船送你們離開……」

「亞娣，你們肯讓我們離開？」鄧焯疾聲道，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

亞金也高興得脫口想說什麼，却給亞娣着急地擺擺手阻止了。「你們聽我說下去啊！我媽會吩咐載你們離開的人在望不到岸的海面上，將你們拋下海，讓你們游到岸邊！」

兩人一聽，馬上涼了半截，這不是硬生生將他們淹死，試問，兩頭不到岸的大海中，就算是梁山泊那位浪裏白條再生，也沒有可能游得到岸邊，何況，大海中還有那極多兇猛嗜血動物——鯊魚！

表面說來，那位亞姑——亞娣的母親，並沒有因爲他們不肯留下而殺死他們，但實際上，是間接殺害他們。

因爲，被拋下茫茫的大海中，那是必死無疑的，除非有奇跡出現。

亞娣說完，便匆匆走開，還拋下一句話：「快些商量啊。」

待亞娣走開後，鄧焯亞金兩人你望我我望你，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焯哥，你意思怎樣？」亞金沒有主意地搓着手。「留下來，便永世不能離開了，不答應的話，準死無疑，怎麼辦？怎麼辦？」

鄧焯看到亞金那種慌惶無措的樣子，忙伸手按住他的肩頭，輕拍兩下，安慰他道：「亞金，別慌，你讓我想想。」

亞金點點頭，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鄧焯望着山腳邊一棵吐出紅艷艷的小花朵的野山花，彷彿被吸引住了，目光定定的，實則，他正是在轉着念頭，動着心思。

亞金看到鄧焯眼定定在發呆的樣子，不由心急地道：「焯哥，時間不多了，你想到了什麼主意？」

鄧焯吐出一口氣來，眼珠轉動了一下，攤攤手道：「亞金，除了留下，或是被他們載到大海扔下去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路可走。」

亞金發急地道：「那麼，是留下來還是被拋下海？總該有個決定啊！」

「亞金，你想不想死？」鄧焯望着亞金。

亞金想也不想便說：「不想！」

「我也不想死！」鄧焯緊握着拳道：「你知道麼？我在離開鄉下時，曾暗中發誓，一定要在外面發奮做人，發財致富，終有一天，要體體面面地返回鄉下，讓鄉下那些人不敢再小看我！」

亞金頗有同感地道：「焯哥，我跟你上船做，就是想賺多些錢，有一日成爲像黎老闆那樣的有錢人。」

一頓又道：「我不想一世種田，沒出息。」

鄧焯拍拍亞金的肩頭：「有志氣，那位亞姑不是說過，我們留下來，會發達的麼？我們既然不想死，又想發財，那只有留下來！」

「焯哥……」亞金猶疑地道：「但……那是做賊，被捉到是會砍頭的，我亞爸說，好仔不當兵，好人不作賊……若是我亞爸知道我做賊，一定……」

鄧焯忙開解他道：「亞金，洪伯說得對，但我們現在是爲勢所迫，再說，只要你以後不說，洪伯又怎會知道？這只是權宜之計，你明白麼？」

亞金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們留下來，雖然可以發財，但不能離開這裏，有錢也沒有用！」

「亞金，只要我們活着，總有辦法可以離開這裏的，目前，最緊要的是保住一條命，我不信沒有辦法離開這裏！」鄧焯目光閃閃地：「百密也有一疏，是麼？」

亞金終於被他說動了，點點頭道：「焯哥，你說得對，但你要答應我，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若是有機會離開這裏，不會扔下我獨自一個人離開！」

鄧焯認眞地道：「亞金，我們是好兄弟，是麼？」

亞金用力地點點頭。

「你說，我是不是一個不顧兄弟情的人？」

亞金想到要不是鄧焯在貨船爆炸下沉的刹那，緊抱着他不放，一同被震拋下海，只怕他早已浮屍海上，當下感動地道：「焯哥，要不是你，我早已經死了！」

「亞金，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鄧焯用力拍拍他的肩頭。

亞金用力地點點頭。

就這樣，兩人「落草」做了賊——海盜。

慢慢地，兩人終於知道，那位女海盜頭子阿姑沒有騙他們，這確是一個海島，名叫鐵鑊島，據說因爲形狀很像一個翻轉的大鐵鑊，因而得名的。

他們還弄清楚了位置——是在沙井對開大約二十多里外的海面上一個海島，若是搖船的話，大約要搖上大半天，才能搖到沙井。

而他們也知道，阿姑的名字叫林帶金，丈夫叫陳水勝，原本，他的丈夫也是一個漁民，但因爲不憤被那些出沒在那一帶海面的海盜刦掠，本是滿載而歸的，却是白辛苦了一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海上發現了一艘半沉的貨船，他們本來是想搖船過去，看一下還有沒有活人，順便看看貨船上是否還有貨物，若是檢到值錢的，那就可以帮補一下家計，有活人，也自然救起來，像他們這種終年在海上討生活的，說不定會在那一日被風浪打翻了船，所以，他們對於在海上出了事的船隻，總是會盡量打救的，因爲說不定，有一日他們也須要別人打救。

結果，他們只發現了幾具死人——沉在貨船附近的屍體，令他們奇怪的是，那艘貨船怎會不完全沉下海底的，後來弄清楚了，原來貨船之所以沒有完全沉沒，是因爲船尾部份，被一塊在海水下的海礁擱住了。

他們在那艘貨船上發現了一批鴉片，還有一批槍械彈藥及小量的洋貨。

當時，陳水勝兄弟三人同在一條漁船上出海捕魚的，也只有他娶了老婆林帶金，也在漁船上，因爲她幹起活來，還勝過一個男人。

結果，他們沒有要那批鴉片，只拿走了船上的那些洋貨及一箱槍械子彈。

看着那箱槍械，亞娣的父親忽然靈機一觸，別人可以做海盜，我們爲何不能？我們也可以幹無本買賣的啊，同時，又不用再受那些海盜的刦掠，又可以保護一起

討生活的兄弟，那何樂不爲？

他將自己的主意說給兩個兄弟聽（就是亞娣稱呼的二叔與四叔），兩個兄弟滿口讚成，連亞娣的母親也不反對。

就這樣，亞娣的一家成了海盜，那條小漁村的一部份青壯年人，成了手下，自然的，亞娣的父親便成了老大。

從此，他們便開始了半是海盜半是漁民的生涯。

因爲他們在漁汛時，也會與別的漁船去捕魚，順便負起保護之責。

而亞娣的父親由於曾遭受過海盜的刦掠，有感於切膚之痛，立下了一條規矩，凡漁船或是普通的貨船不刦，只刦專門運載私貨的船隻。

這條規矩，就是在亞娣的父親死後，也一直保留下來，沒有破例。

亞娣的父親是在五年前，與一艘私梟船上的人開火激戰，不幸中槍身亡的。

而他們也終於成功地刦掠了那艘私梟船。

本來，亞娣的父親在臨咽氣時，吩咐由亞娣的二叔接任老大的，但亞娣的二叔與四叔都覺得，自己比不上大嫂——阿娣的母親那樣能幹，又有主意，硬是要亞娣的母親接任老大，亞娣的母親苦辭不掉，只好坐上老大這個位置。

相信，亞娣的母親乃是近百年來，第一個女海盜頭子。

亞娣的二叔與四叔沒看錯人，亞娣的母親果然能幹，及有主意，自她繼任之後，他們的實力更强，從沒有出過一次岔子，也所以，他們的生活是越過越好了，而漁村內的大人小孩，都對亞娣的母親又敬又愛，上下一心。

不經不覺，鄧焯與亞金在鐵鑊島上，呆了個多月，其間，只隨亞娣的四叔出海刦掠過一艘載運私貨的船隻，可惜那一次的收獲不大，但鄧焯却表現得勇悍，而且鎗法又準，甚得四叔的讚賞。

而亞娣的母親——林帶金，却似乎對鄧焯、亞金兩人不大放心，總是將兩人設法分開來，若是出海，那必定將兩人分派在兩條船上，那樣，就不怕兩人有機會乘機作反了，畢竟孤掌難鳴。

自從他那一次表現過人後，亞娣的母親頗爲看重他，但却沒有因此而放輕了對他倆的戒心。

亞娣的母親倒不是懼他兩人會鵲巢鳩佔，他們在這島上可說是根深蒂固，外人根本不可能在島上做些什麼手脚，他提防的是，兩人會想辦法逃走。

亞娣的母親所猜極對，鄧焯兩人果然不停地動着腦筋，想辦法逃走，而逃走唯一的工具就是船隻，兩人曾暗中觀察過幾晚，發覺碼頭那一帶，無論是停泊漁船的地方，還是停泊海盜那些用以出海刦掠的船隻的地方，都有人看守着，根本就不可能接近過去，偷取船隻。

兩人也曾翻上後山，看看那邊的情形，是否有辦法可想，但當看清楚山後島的另一邊的情形時，兩人登時涼了半截。

島的另一面，全是聳立的削壁，削壁下是佈滿礁石的海面，海浪一個接一個地衝擊着那些礁石，浪花激濺，然後重重地撞擊在削壁上，發出「轟」的爆響，激濺起一天水花，看得人魄動心驚，但也頗爲壯觀。

從這裏，根本不可能逃走，就算你是銅皮鐵骨，若是跳下去，也會粉碎，更別說是血肉之軀了。

就算是這樣險惡地方，亞娣的母親也沒有掉以輕心，派出人手日夜防守監視。

鄧焯猜想，亞娣的母親這樣做，倒不是防有人能夠從那裏逃走，而是恐防有什麼人冒着奇險，從那裏登上島來，襲擊他們。

他不由得不佩服亞娣母親的細心、謹愼。

既然連那麼險惡的地方也有人把守監視，島的兩頭也一定有人把守放哨，鄧焯爲免引起懷疑，沒有到島的兩頭去察看。

既然不可能逃走（偷船），那就要另想辦法了。

而鄧焯腦裏忽然變得特別靈活起來，讓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既然暫時是逃不了，那何不有所表現，盡量取得他們的信任，只要他們不再思疑他倆，不再將他兩當成外人，那就有機可乘了。

他將他的意思對亞金說出來，亞金拍手叫好。

其間，亞娣可能是喜歡上他了，不時借故纏着他，令到他幾乎把持不住。

亞娣雖然是個漁家女，皮膚晒得黑黑的，但模樣却絕不像她的母親，雖然說不上美，但却有幾分嬌俏，加上少女的那種青春活潑，倒也討人喜歡，惟是性子野了點，而且天不怕地不怕，連她母親也不大怕。

鄧焯可不是一個不解風情的人，對着這麼一個不難看的少女，而他又正是血氣旺盛之年，正似一把烈血，很容易便會狂燒起來，但有兩樣事情，令到他不敢「惹火焚身」。

第一，他顧慮到，若是惹上了亞娣，而且娶了她做老婆，那自然取得他們的信任，但他也別想離開了，亞娣定不肯讓他離開，這是絕無疑問的。

第二，亞娣被島上的青年戲呼爲黑牡丹，那倒確是很合適，因爲亞娣確是島上最好模樣的少女，而且由於她的身份關係，令到那些年輕人雖然對她有心，但又不敢放胆表露，但當他們發覺到，亞娣時不時與鄧焯在一起，那可引起了那些年輕人的妒忌，不少人對他抱有敵視的態度。

這可不太妙，他不想在這個時候惹起島上的人對他的不滿，那樣，只怕他再也無法在島上立足（無法立足便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只好設法盡量避開亞娣的親近。

說起來，也難怪島上那些年青人對他那樣的，要知道，亞娣既然是島上的「公主」，那誰不想「鰲頭獨佔」抬高自己的身份，再加上島上男丁多女子少，不少年輕人正爲娶妻而發愁，因爲他們不能像別的地方那樣，可以到別的地方去說親娶老婆回來，以恐娶回來的女子，偶爾回娘家時，洩漏了島上是海盜窩的秘密，所以，島上的人甚少在外面娶老婆回來，都是娶本地的女子爲妻，只有那些六親死絕，或是從另外什麼地方逃荒下來的女子，他們

才會娶回來或是買回來做老婆，但這畢竟不多，所以，島上有不少已過了而立之年的男人，仍是光棍一條。

所以，難怪島上的年輕人，將島上那些未婚女子，視爲禁臠的！

爲了取得亞娣母親他們的信任，那便必需有所表現，終於，讓鄧焯等到了。

這一次，他們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人，打聽到有一艘貨船，可能運載了一批價值甚鉅的私貨，避開慣常行駛的水道，繞出大海那面，企圖避過海盜的刦掠，而這個消息，正是那位帶水阿水透露的，因爲阿水與島上的一戶人家是親戚，而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恰好就是阿水的一名遠房姪子，這眞是巧！

得到消息後，他們馬上商量怎樣下手，但他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對於那一帶海面，他們非常熟悉的，那一帶海面上，一望無涯，附近連一座島也沒有，那便不能預先埋伏，出其不意襲擊，若是硬來，只怕他們的船還未接近，那艘貨船已發現他們，開動機器，拚命向大海外面逃遁，而他們只有三艘船裝了機器，但也無法追上貨船，何況，貨船上的人還有鎗。

而船上裝有機器，及押運貨物的人配備有鎗械的消息，亦是那位亞水透露給那位打探消息的人的。

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他們正在一籌莫展時，鄧焯却自告奮勇，願意帶領三個人，乘一艘舢舨，預先匿伏在那一帶海面上，唯一露出海面，狀似魚鰭的海礁後，出奇制勝，冒險攻擊那艘貨船。

而唯一的條件就是，跟他去的三個人，必須聽他指揮，而且，還要身手敏捷，鎗法準確，胆量粗豪。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等人商量過後，答應了鄧焯的自荐與條件，選了三個人，由他指揮。

結果，鄧焯的冒險行動果然成功了，只憑四個人，便將那條貨船刦奪過來。

並且，所獲之鉅，大出他們的想像之外。

× × ×

「喂，你怎麼哪？就像呆子一樣！」一聲嬌呼，將鄧焯從回憶中驚醒過來，抬眼一看，原來亞娣已從那條船上跳了過來，正含笑走前來。

原來，那條快船已靠泊在貨船的旁邊，那邊船上的人，正紛紛跳過來，看一下那些擄獲物。

站在船頭上的那名中年婦人，正是亞娣的母親，海盜頭子林帶金，她也跳了過來。

因爲那名在船艙下的漢子，已竄了上來，朝跳過來的伙伴大叫：「快來看啊，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黃金！」

亞娣的母親自然也想看一下，到底怎麼個多法。

沒有人再理會鄧焯，都一窩蜂地去看那一箱箱的黃金與大洋，還有不知那一國出產的衝鋒鎗。

鄧焯扭頭看一眼亞娣，愛理不理地道：「妳不去看一下那些黃金？」

亞娣嘛嘛咀。「我才不稀罕！」接讚賞地望着鄧焯。「阿焯，你眞了不起！」

說着，走近鄧焯的身邊，並且將身子偎上去，輕聲道：「這一段時間你怎麼老是避開我？」

鄧焯的手肘碰觸到亞娣那滑膩的手臂，那霎間有如被火灼了一下般，心頭劇跳了一下，慌忙移開一些，咀裏含糊地道：「我……沒有啊……」

豈料亞娣又偎過去，嗔道：「還說沒有？你是不是討厭我？」語聲居然一下子高起來。

鄧焯被她毫沒顧忌的說話，嚇了一大跳，慌忙向船角那邊看一眼，幸好，那些人正興高彩烈地，圍着那些經已搬上甲板上的幾箱黃金與白銀（大洋），迷醉地看着，沒有人向這邊望一眼。

噓口氣，他忽然看到亞金站在那艘快船的舷邊，看着他直笑。

「刷」地一下子他的臉臊熱得有如火燒般，而他也靈機一觸，不再理會亞娣，朝亞金叫道：「亞金，怎麼不過來看一下那些黃金？」

說着，他離開船頭，快步走向亞金。

亞娣那刹那一張臉變得漲紅（由於她的皮膚晒得紅黑一片，所以，很難看出她的臉色起了變化，但若是細心一點，不難發現，她的臉色紅多於黑），用力咬着下唇，怒瞪着鄧焯的背影，低低地罵了一句不知什麼話。

對她來說，遭到年輕男子的冷淡，這還是第一次，在島上，那些年輕人那一個不將她視作公主，奉承巴結爲恐不及，那一個不想討她歡心，鄧焯這樣對她，未免令她太難堪了。

但這也激起了她的好勝心，而她實在也喜歡鄧焯，因爲，鄧焯比島上的任何一個男子都特別及强壯，她一定要將鄧焯俘擄。

氣恨恨地，她只好走向那些圍觀黃金的那些人那邊。

「亞金，怎麼不過來啊。」鄧焯走到船邊，朝阿金道。

亞金苦笑一下。「看不看也是一個樣。」隨即又欽佩地道：「焯哥，你眞夠胆，這一次，阿姑他們一定會對你另眼相看的！」

鄧焯朝亞金眨眨眼，壓着聲道：「亞金，這只是第一步，要取得他們的信任，還要繼續有表現。」

亞金點點頭。「焯哥，你也要小心啊，我可是全指望你的了。」

一頓，忽然朝鄧焯曖昧地一笑。「看樣子，亞娣似乎對你有……」下面的話忽然噎住了，朝鄧焯眨眨眼，望着鄧焯的身後。

鄧焯馬上便意會到後面一定有人走過來了，當下轉身一看，果然，亞娣的母親走了過來，臉上露出讚賞的神色，望着鄧焯。

「阿焯，你果然是個人材！」亞娣的母親走到鄧焯的面前，就像一個男子漢般，伸手在他的肩上用力拍了一下。「這一次，你的功勞最大，回去後，我會好好地賞你的。」

鄧焯忙道：「阿姑，只是我一個人也成不了事，金水金發他們也很搏命啊。」

亞娣的母親見他居然不居功自傲，心中更高興。「但要不是你自告奮勇，冒險動手，我們還不是只有眼瞪瞪看着，就像老鼠拉龜，無從下手，見到寶也執不到的麼？」

「阿焯，你這一次出馬，便大有所獲，那批金子怕不值十萬大洋以上，還有那一箱火力犀利的衝鋒鎗，你眞是福星，大嫂沒救錯你，這一次，你的功勞最大。」

亞娣的二叔也走上來，含笑對鄧焯說道。

鄧焯忙謙遜地道：「二叔，你太誇獎我了。」

「這絕不是誇獎，要不是你，我們怎能有這麼大的收獲？」二叔說着轉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回去後，一定要重重地賞他。」

鄧焯却道：「阿姑，二叔，我在你們這裏有吃有穿的，我已很滿足……」

阿娣的母親却正色道：「阿焯，這是我們的規矩，每一次有收獲，都是按人分給一份的，自然，也是論功獎賞的，要不，那豈不是沒有人肯動手了麼？」

鄧焯聽她那樣說，只好不再說話。

忽然，四叔走上前來，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應該回去了，怎樣處置這艘船？」

亞娣的母親想了一下，便卽說道：「先將那些箱子搬過船去，然後將這條船弄沉。」

「是，大嫂！」四叔馬上轉身向圍在那些箱子前的人呼叫：「快動手將箱子搬過船，阿勝阿根，待會到艙底下，扔個炸彈，將船弄沉。」

那些人歡聲呼應一聲，抬起那些箱子，搬上快船上。

鄧焯也想過去帮手搬箱子，亞娣的母親却說道：「阿焯，不用你搬了，快過船吧。」

亞金却跳過來，去帮手搬箱子。

二叔忽然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這條船很不錯啊，聽亞水說，那副機器馬力很强，比我們這條快船還犀利，我們何不將它拖回去……」

亞娣的母親搓搓手，打斷了二叔的說話：「二叔，那條船雖然好，但却很碍眼，你知道麼，私運這麼大批黃金及白銀，還有那一箱最新式的衝鋒槍的那位後台老闆，必定是一位有頭有面有勢力的人物，失去這批貨，必然會大爲震怒，全力追查，那條船就變成了禍根，我們不能因一時之貪，留下這條禍根，所以，非要做得乾手淨脚不可，那就不會因此而追查到我們的頭上……」

一頓，指一下那些正在將那幾箱黃金白銀搬上快船的手下道：「那些黃金，足夠我們買好多條那樣的船！」

二叔被亞娣的母親那樣一說，頓時閉上咀巴，連連點頭，臉上沒有一絲不豫之色。

鄧焯在旁聽着，也大大地佩服亞娣母親的見解與心思之細密。

「怪不得亞娣的二叔甘心情願地退位讓賢了。」他在心中暗道，一眼看到亞娣正含情看着他，他急忙轉回身向快船上走去。

暗萌狼子心　勇運搏信任

回到島上後，當島上的人知道這一次出海，收獲巨大，都高興得不得了，而所有的人，都視鄧焯四人爲英雄，將他們四人高高地抬起來，一直抬上岸。

而對於鄧焯，也另眼相看了。

晚上，在山後那片谷地的屋子前擺下慶功宴，大吃一頓後，便是最高潮，按人分賞大洋。

當然，那不是絕對平均的，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幾個身份較高的，還有鄧焯與三個衝鋒陷陣、冒着生死將貨船刦掠到手的人，分賞也多些。

一般的人是二十個大洋，鄧焯等四人是五十個，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等人也是，剩下的，就留作修補船隻，買辦槍械彈藥及日用品的費用，至於那批黃金，暫時存放起來，待事過情遷之後，想辦法將之賣出去，換回大洋後，再拿出一半來分賞，其餘的，留作貯備，以備不時之需。

對於亞娣母親的安排及分配，沒有一個人不服，因爲亞娣的母親作事大公無私，並經常派人乘船到沙井一帶利用那些貯備金，買辦回來大批衣布貨品，分給村子內的每一戶人家，而那些漁船，亦是用那些錢購買回來的。

× × ×

酒醉飯飽，大部份的人都散去了，亞娣這一晚不知怎的，居然喝醉了。

鄧焯與亞金相偕走到屋子對面的山脚下，坐下來，輕聲說話，這樣，不但不會被別人懷疑他們有什麼古怪，而若是有人走近時，兩人一眼便可以看到，那就不怕被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了。

玩弄着衣袋中那些大洋，亞金一點也沒有喜悅的意思，壓着聲對鄧焯說：「焯哥，分到二十個大洋又怎樣？既不能拿來買東西，也不能揹回家中……」

鄧焯很了解亞金的心情，拍拍他的手臂道：「亞金，別這樣，唉聲嘆氣是沒有用的，必須打起精神，我們若不想一世留在這島上，就只有靠自己，知道麼？」

亞金却仍是苦着臉。「提起精神又怎樣，本來這一次我是想跟你去的，但想想他們一定不會答應，只好不做聲，是了，焯哥，你本來有機會制服那幾個人，奪取那條貨船逃走啊，爲什麼不那樣做？」

鄧焯搖搖頭道：「一來我不能丟下你，我曾發過誓，要走，咱們一起走，我一定會將你帶回去，否則，我怎對得起洪伯？二來，那根本就沒有把握，你也知道，我們只有一次機會，所以，沒有絕對的把握，我不會貿貿然去做。」

亞金聽得異常感動：「焯哥，你對我眞好！」

鄧焯笑笑道：「又說這種話了。」

亞金振作一下，瞥一眼屋子那邊，說道：「焯哥，這一次你自告奮勇，冒險犯難，擄獲了那麼大批財物，他們不但對你另眼相看，而且很看重，看樣子，不難取得他們的信任。」

「但願一切順利。」鄧焯吸口氣道：「亞金，我們若是有機會逃走，我一定不會空手逃回去的！」

亞金目光一亮，眨眨眼道：「你想打那批黃金的主意？」

鄧焯用力地點點頭：「但願那批黃金在我們找到機會逃走時，仍然沒有脫手變賣。」

亞金的神色也變得興奮起來。「焯哥，若是能夠帶走那批黃金，那我們就發財了。」

鄧焯憧憬地道：「有了那批黃金，我們可以做老闆，像黎老闆那樣開船廠，要不，可以到香港做生意，你還可以在鄉下買田起屋，哈哈，我也可以回南頭，讓那些叔伯兄弟，不敢再輕視我，搶着來奉承我！」

亞金忽然眨眨眼道：「焯哥，我看出亞娣對你很有意思，你覺得麼？」

鄧焯怔了一下，苦笑着搖搖頭道：「亞金，我自然看出來，不過，她是沾不得的，你想一下，她是阿姑的獨生女，就算與她成親，亞姑也不肯讓我們離開的，那時，只怕要一世留在這孤島上了。」

亞金却不以為然地道：「焯哥，我却不是這樣想，你想一下，你若是娶了亞娣，便成了阿姑的女婿，在這島上，就等於被招做駙馬一樣，身份頓然提高，阿姑他們也因此而不再思疑，大加信任，那時，豈不是有機會逃走麼？到時要是你捨不得亞娣，可以帶她一齊走，她那樣喜歡你，一定不會阻攔你離開的，說不定，她還會加以帮忙。焯哥，你想想吧，這是個辦法，而且是最好的辦法！」

亞金越說越興奮，語聲也不由大起來，幸好，離屋子那邊很遠，不會被別人聽到。

但鄧焯却警覺地示意他壓低語聲，亞金不由伸伸舌頭，馬上閉上了咀巴。

鄧焯細想了一下，覺得亞金所說的很有道理，而且行得通，於是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亞金……話是這樣說，怎知道亞娣是不是眞的喜歡我？」

亞金朝鄧焯古怪地笑笑：「焯哥，你可以試一下的啊，那不就知道了麼？」

鄧焯傻頭傻腦地問：「怎樣試？」

亞金失笑道：「焯哥，你是怎麼了？不是喜歡得傻了吧？居然問我怎樣試？」

鄧焯難為情地笑笑，拍拍腦袋道：「我好像忽然間變傻了。」

一句話，逗得亞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鄧焯也放聲笑起來。

× × ×

鄧焯在第二日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對亞娣道：「亞娣，昨晚你怎麼喝醉了？頭還痛麼？」

亞娣却唔了一聲，腰肢一扭，別過臉，仍然有點生氣地道：「我喝醉了關你什麼事，要你來獻殷勤？」

鄧焯碰了個釘子，不由自主有點氣餒，訕訕地道：「亞娣，妳還生我的氣？」

亞娣又哼了一聲，氣鼓鼓地道：「你說什麼？我為什麼要生你的氣！」

鄧焯又碰了個釘子，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搓着手，好一會，才吶吶地道：「亞娣，妳……我……算了，我怎麼會自討沒趣的……」一摔手，掉頭便走！

亞娣雖然心中仍有氣，但那只是裝出來的，那是出於一種少女的矜持，以及報復的心理，故意煞煞鄧焯的興頭，好讓他知道，她是得罪不得的。

而她在鄧焯向她陪不是時，本已心花怒放的了，如今見到鄧焯揮手就走，她可是慌了，跺跺脚，慌忙叫道：「喂，你別走！」

鄧焯被她一叫，只好站下來，扭頭道：「亞娣，你既然不喜歡與我說話，妳又叫我幹麼？」

亞娣確是很喜歡鄧焯的，那張繃起來的臉再也裝不下去了，臉色一緩，嗔道：「我幾時說過不喜歡與你說話？」

一句話，說得鄧焯愣了一下，繼之心中大喜，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仍然傻傻地道：「那妳先前……為何……對我那樣說話？」

亞娣忸怩地看了鄧焯一眼，細聲細氣地道：「你……那個叫你……那天那樣對我！」

鄧焯苦笑笑道：「亞娣，昨天那樣多人，我怕……被人看到……不好意思，……會對妳說閒話。」

亞娣一聽，什麼氣也消了，嫣然一笑，說道：「現在就不怕人說閒話，被人看到……」

鄧焯裝出難為情的樣子，四下看了一眼，說道：「這裏沒有人啊。」

這附近確是沒有人，兩人這時站在山脚下的那片花樹下，對面屋子內的人——亞娣的母親及四叔等人，一早便到了前面山脚上的漁村，而亞娣由於昨晚喝醉了，今早很遲才起身，鄧焯是有心試一下亞娣，所以雖然醒過來了，却不起來，在床上等着，聽到亞娣起床後，才翻身落床，走出來向亞娣搭訕。

亞娣瞧到他那種傻頭傻腦的樣子，不禁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你……你就是會找話說。」

鄧焯上前一步，放輕了語聲道：「亞娣……其實……我很……喜歡……妳的……但又怕……」

「又怕什麼？」亞娣被鄧焯說得心頭甜甜的，恍似喝了蜜糖水般，不由自主着急地問。

鄧焯從她的神態，已看出，亞娣是眞的喜歡他的，心中狂喜不已，但表面上却絲毫也不露出來，吶吶地道：「亞娣，妳……眞要我……說出來？」

亞娣緊張地說道：「你怕什麼？快說啊。」

鄧焯四下看了一眼，才鼓起勇氣道：「我怕……阿姑不喜歡我……與妳……」

「傻瓜，亞媽最疼我，只要我喜歡，亞媽也會喜歡的，……」忽然，她羞得一下子窒住了，臉上紅彤彤的，不敢看鄧焯一眼。

她這衝口而出的說話，無異向鄧焯表白了，她喜歡他！

鄧焯一副欣喜若狂，受寵若驚的樣子，幾乎忘形地一把將亞娣摟住，大聲道：「亞娣，妳……妳眞的喜歡我麼？」

亞娣害羞得直想找個洞鑽下去，垂着頭，咬着咀唇，好一會，才吐出一句話來。「你……你聽不到的麼？」

鄧焯再也忍不住，一把抓起亞娣的雙

手，摩挲着，喃喃道：「亞娣，妳喜歡我……我高興得要死了……」

亞娣畢竟是個不大怕羞的女孩子，很快地，她便不再難為情了，雙手被鄧焯摩挲得舒服中又有一種痳痹的感覺，心頭也像起了一股難言的異樣感覺，身子一軟，不由自主地便靠向鄧焯的身上。

鄧焯正想伸手將她摟住，忽然一陣語聲與脚步驀然傳來，嚇得兩人，一下子從情意綿綿中驚醒過來。

鄧焯慌忙放開執住亞娣的雙手，退開一步，扭頭向山坳口那邊走過去。

亞娣也驚得一時間慌措不已，慌忙轉過身，蹲下來，假裝在整理那些花樹，一顆心却「噗噗」直跳，幾乎從心腔內跳了出來。

只見從山坳口那邊走來的幾個人，為首之人，正是亞娣母親，還有二叔以及三名小頭目。

亞娣的母親邊走邊大聲說道：「二叔，阿水怎會淹死的，我們不是安排了一隻船，假裝從那裏經過，將他們救起來，送到岸上的麼？」

二叔邊走邊道：「我是派阿石去的，但他說，他看不到載着阿水他們的那隻舢舨，他在附近找了一會，終於發現了那隻舢舨，不過已經翻轉了，附近的海面上浮了近十條屍，阿石遂一用竹竿將那些屍體翻轉過來，發現其中一條是阿水的屍體，屍體上有一個槍洞，還有幾具也是。」

「這麼說來，是有人將阿水那條舢舨弄翻，並開槍射殺他們了？」亞娣的母親顯得很氣怒。

一行人很快便走到屋子前，也才發現鄧焯與亞娣兩人。

那是他們只顧說話，才沒有發現兩人。否則，只怕離遠便看到兩人。

這時，鄧焯亞娣兩人已鎮定下來，裝得很自然，而且亞娣故意弄得滿手泥土，還拔了幾根草，弄成自己在整弄花樹的樣子，鄧焯則早巳從花樹後走出去，迎上亞娣的母親等一行人。

鄧焯正想開口招呼他們，亞娣已搶先叫道：「媽，發生了什麼事？」

本來，她是聽到的，但她却故意問。

亞娣的母親一眼看到鄧焯，繼之聽到女兒的叫聲，先是怔了一下，續之看了鄧焯一眼，問道：「亞焯，你與亞娣在這裏做什麼？」

鄧焯張口欲說，亞娣已嬌嗔地搶先說道：「媽，他在看我整理花樹，不成麼？」說着，撥開花枝，走了出來，分別向二叔及四叔叫了一聲。

亞娣的母親在看着鄧焯時，本來是有點嚴厲的，但當她聽到女兒那樣說，再看到女兒手上沾滿了泥土，還拿着幾棵野草，那眼色才緩和了，慈愛地道：「亞娣，妳幾時起來的？昨晚妳喝醉了，頭還痛不痛？」

亞娣輕輕扔掉手上那幾棵野草，搖搖頭道：「要是頭還痛，我才不會起來。娘，剛才妳在說什麼阿水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亞娣的母親這才省起地哦了一聲，語聲又沉了下來。「方才妳二叔接到派去接妳阿水叔的阿石回報，阿水叔被人殺死了，並且見那條舢舨上的人也死了。」

「媽，怎會這樣的？」亞娣驚詫地叫起來。

「媽要是知道，也不會與妳二叔四叔他們回來這裏商量了。」做母親的邊說邊向屋子走去。「我一定要查出，是什麼人殺死阿水的，亞水這一次這樣為我們，在情在理，也不能不替他報仇，何況，亞水一直是我們打聽消息的主要來源，如今他死了，我們的消息來源便少了很多！」

「大嫂，亞水死了，我們等於失去了一隻耳目。」四叔插口說。

說着，一行人已走入屋內，亞娣也跟了進去。

鄧焯不敢擅自走進去，他正想去找亞金傾談一下，忽然亞娣在門內扭轉身，探出頭來朝他眨眨眼，叫道：「喂，我媽叫你進來。」

鄧焯一聽，先是愕了一下，繼之心中暗喜，心中暗忖：「看樣子昨天的表現，已令到他們開始信任我了，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令到他們完全信任我。」

亞娣見他一副錯愕的樣子，不禁生氣地叫道：「喂，你是不是聾了？」

鄧焯這才猛地醒覺過來，急忙道：「亞娣，阿姑叫我進去？」

亞娣跺跺脚說道：「是啊，還不快進來？」

鄧焯這才急步向屋子走去。

× × ×

進入屋子後，鄧焯看到亞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他們已坐下來，都在看着他，衆目睽睽之下，他有點無所適從，看了衆人一眼，吶吶地道：「阿姑，叫我進來，有什麼吩咐？」

亞娣的母親看着他，一會才說道：「我們在商量有關阿水被殺的事，你也坐下來聽一下吧，等會你有什麼話要說，只管說。」

鄧焯裝出誠惶誠恐的樣子，感激地道：「阿姑，我很感激妳們這樣信任我，不過，我……」

亞娣的母親不等他再說下去，搖搖手說道：「阿焯，來，別說了，你快坐下來吧！」

鄧焯連忙受寵若驚地點點頭，應了聲：「是，阿姑！」目光左右一看，却不知坐在那一邊好。

亞娣看到他那無所適從的樣子，笑着朝他招招手：「喂，過來這邊坐吧。」

鄧焯馬上走過去，在亞娣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透了口大氣。

亞娣朝他眨眨眼，輕聲道：「喂，你是怎麼哪？忽然變得像個傻子般……」

「二叔，四叔，關於阿水被殺的事，你們有什麼主意？」亞娣的母親開口說話，同時掃了各人一眼。

亞娣一聽她母親說正經事，忙閉上咀巴，不敢再說話。

二叔咳了一聲，說道：「大嫂，正如妳方才所說，亞水這一次被殺，雖然不是因為昨天那件事而被殺的，但認眞說起來，還是因此而死的，所以，說什麼，我們也要為他報仇！」

「這是一定的！」四叔接口道：「目前最緊要的是，查出那是什麼人幹的。」

「依我猜測，極可能是另一帮人馬做的。」亞娣的母親說：「我們可以先從這個方面下手查。」

二叔，四叔等人無不點頭，鄧焯也覺得亞娣的母親所說極有可能。

「阿焯，說說你的見解。」亞娣的母親忽然看着鄧焯說。

鄧焯冷不防阿娣的母親忽然問他，愕了一下，隨即道：「阿姑，妳剛才說的，我也是那樣認爲。」他之所以這樣說，是不想太露鋒芒，以免招人疑妒，反之，若是衝鋒陷陣的事情，他會自告奮勇，那只會讓人家以爲他只有匹夫之勇，而不太防着他，那麼，他就不難令到他們完全信任他了。

說起來好奇怪，本來，他不是一個很會用心機的人，但自從沉船墮海，死過翻生，及一心只想逃離這個海島後，他忽然間好像成熟了，而心思也特別靈活起來，與以前恍似變了一個人般。

對於鄧焯的說話，阿娣的母親是很受用，因爲鄧焯那樣說，即表示她的見解不錯，天下間，相信沒有多少人是不愛奉承的，阿娣的母親也不例外。

「二叔，除了立刻派人去查是那些人殺死亞水的外，還要派人帶五百個光頭（大洋）交給他的老婆，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亞娣的母親戚然道：「還要問一下他老婆，有什麼需要我們帮忙的。」

二叔馬上起身道：「大嫂，我這就去叫人去查。」

亞娣的母親點了點頭道：「嗯，你去吧。」

二叔急急走了出去。

× × ×

五日之後，派出去探查的人終於回來了。

仍是在那間高大的屋子內，亞娣的母親召集了二叔四叔等六名主要的頭目，在商量如何替亞水報仇。

派出去探查的人，已查到是什麼人殺死亞水以及潘老闆那些手下。

鄧焯這一次仍被叫入屋中，「列席」參與。

亞娣的母親掃了各人一眼，沉聲道：「二叔派出去的人已查到，殺死亞水的，是何老鴨那帮人幹的！」

各人一聽，一個個神色變動了一下，發出一陣低哄聲。

鄧焯不知何老鴨是何許人也，便低聲問亞娣：「何老鴨是什麼人？」

亞娣也低聲地回答道：「還不是與我們一樣的人，不過，他們那帮人很兇惡的，動不動就殺人，而且經常四出刦掠漁船，有時……還……强姦船上的婦女，……他們那帮人聽說有四五十人，是最大帮人馬……」

亞娣還想說下去，她的母親又開口說話了，她只好打住，聽她母親說些什麼。

「你們有些什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吧。」

二叔四叔等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叫道：「管他是何老鴨還是何老鵝，這一次一定要宰了他！」

有一個叫帶水的漢子還咬着牙道：「大嫂，（在這個島上，不管是男人女人，是年輕還是比她還要老的，都尊稱她爲大嫂），妳還記得，我們以前沒有鎗時，曾幾次被何老鴨他們刦掠過，如今他又殺死了亞水，正所謂新仇舊恨，這一次正好算一算了。」

四叔接口道：「仇一定要報，而且，也正好趁機除掉這一股人馬，少了一個威脅，你們還記得嗎，老大在生時，有一次曾經被他們倚着人多，硬是從我們的手上，將一批貨物搶走，那時我們人少，鎗又不多，只好忍着，但我一直記着，這一次，說什麼也要報仇的了！」

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却謹慎地說道：「仇是要報，但也別忘了，我們的實力不及他們，若是硬碰，可能碰不過他們，就算碰掉他們，我們自己也一定傷亡慘重……」

「阿樹，你顧慮得對。」亞娣的母親插口道：「對付何老鴨這班人，必須要動動腦筋，切不可與之硬碰。」

「但他們這樣多人，有什麼辦法不與他們硬碰？」一個叫阿牛的漢子說。

「我們可以將他們引出來，先吃掉他們一部份，然後再幹掉剩下來的。」二叔說。

「但萬一他們剩下來的警覺之下，找上我們，那怎辦？」阿樹問。

二叔搔搔頭，答不出話。

亞娣的母親忽然問鄧焯：「阿焯，你爲什麼一聲不出，我知道你可能已想到什麼好主意，何不說出來聽聽。」

鄧焯本來想敷衍兩句便算的，但他確是想到一個好主意，有一股不說不快的感覺，畢竟，他還年輕，不像那些心機深沉的老狐狸那樣，什麼也能裝載在心中，年輕人大多有一種表現慾，鄧焯也不例外，這一刻並且非常之强烈，他幾乎已將「不可鋒芒太露」這句話，忘記了。

特別是亞娣悄聲對他道：「阿焯，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出來啊！」眼中露出鼓勵的目光，殷切地看着他。

鄧焯心頭一陣衝動，衝口而出說道：「阿姑，我們人數比他們少，但像二叔他們所說，可以將他們引出來，分散他們的人手，然後，我們可以作全力一擊，先消除他們一部份人手，再乘勝追擊，將他們徹底消滅掉。」

「嗯，這個主意很好。」亞娣的母親點點頭。「我們在實力上不及他們，只有這個主意行得通，也對我們最有利。」

「阿姑，我認爲，若是對他們下手，最好是乘他們出海刦掠時，我們全力攻擊他們的老巢，然後，在他們的老巢等他們回來，出其不意，攻擊他們，這樣，成功的機會比較大，不知阿姑與二叔四叔認爲如何。」鄧焯將他心中所想到的主意一口氣說出來，心中覺得很舒暢。

阿姑聽完鄧焯的「主意」後，想也不想就說：「阿焯，你這個主意與我想的一樣。」接對二叔四叔他們道：「你們認爲如何？」

二叔四叔他想了一下，都先後表示：「這個主意不錯。」

亞娣的母親見各人都同意，便道：「既然大家都同意，便決定那樣行動，現在商量一下，行動時的各種細節。」

「阿姑，我認爲，我們這次行動是只准成功，不許失敗，那麼，這一次應該動用那批衝鋒鎗了。」鄧焯又提出他的主意來。

四叔首先讚成道：「大嫂，阿焯說得對，這一次的行動非同小可，一失敗，我們不但會完蛋，還會連累到村子內的人，所以，必須傾全力一擊，那批衝鋒鎗正好派上用塲，相信憑那批火力威猛的衝鋒鎗，成功的機會大很多。」

帶水也附和道：「我也認爲應該使用那批衝鋒鎗。」

亞娣見鄧焯提出來的主意，都得到母親等人的讚同，她可高興了，含笑看了鄧焯一眼，低聲道：「怎麼你想出來的主意，亞媽二叔他們都說好的？」

鄧焯正想說話，只聽阿娣的母親說道：「我也有意思使用那批衝鋒鎗，看看它們的火力如何威猛，這一次，正好派上用塲。」

鄧焯又開口道：「阿姑，若是你們信得過我，我請求派我去打頭陣。」

亞娣的母親看着鄧焯，一會才說道：「我們若是不信任你，又怎會叫你來坐在這裏商量？上一次你不但沒有將事情弄砸，而且全憑你，才將那艘貨船截了下來，這一次你肯自願打頭陣，我正是求之不得哩！」

二叔也說道：「阿焯驍勇善戰，那是有目共睹的，這一次由他來打頭陣，那肯定可以將何老鴨他們那伙人打個你落花流水的。」

× × ×

「焯哥，你眞的要去打頭陣？」阿金有點担憂地望着鄧焯。

鄧焯點點頭。

「這是很危險的啊！」阿金道：「萬一你有什麼……我……」

「阿金，你不用担心，我會小心的了。」鄧焯安慰阿金。「這是一個博取他們更大信任的機會，所以，雖然危險，我也要去打頭陣，你明白麼？」

阿金點點頭。

「還有。」鄧焯忽然神秘地附在阿金的耳邊，神情異常興奮地低聲道：「我這幾日思前想後，覺得大可以利用他們，闖出一番事業來……那時，我們不但可以隨便到任何地方，而且，有錢有勢，那時，可風光了。」

阿金聽着，眼中漸漸發出光來，連連點着頭，鄧焯才住口，他已壓抑不下心中的那股興奮，急切地道：「焯哥，你眞行，想出這麼妙的好主意，嘻嘻，那時我們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

「阿金，你同意我這個主意了？」鄧焯也興奮地拍拍阿金的肩頭。

阿金用力地點點頭。「焯哥，這麼好的主意，我怎會不同意。」但隨即又有點担憂地道：「但我們只有兩個人……勢孤力單，我恐怕……」

「阿金，做大事就不要船頭怕鬼，船尾怕賊！」鄧焯沉着地道：「只要我們齊心合力，一切小心謹愼，再加上憑着亞娣的關係，一定會成功的！」

一頓，又道：「阿金，你也不想一輩子碌碌無爲地過一生，再回鄉下耕一輩子田吧？你想一下，若是事成，我們不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兼且還光宗耀祖，就算我們不再幹這種强盜勾當，大可以到香港去做生意，做老闆，一樣快活地自由自在。」

一席話，說得阿金頓時又意氣豪壯起來，「焯哥，你說得對，大丈夫生在世上，若不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還不如死了算了，焯哥，這一輩子我也跟定你的了。」

「阿金，別這樣說。」鄧焯伸手拍着阿金的肩頭。「我一直當你是兄弟，我有的，亦即是你有。」

亞金聽着，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

「焯哥，你對我這樣好，我……」

「別說傻話了。」鄧焯又拍拍阿金的肩頭。「希望去打探何老鴨那帮人的動靜的人，很快就有消息回來。」

× × ×

打聽何老鴨動靜的人果然有消息帶回來。

兩日後，會有一條貨船從順德縣那邊開往香港，走的水道恰好是在何老鴨的勢力範圍之內，何老鴨必然不會放過這個發財機會的。

接到這個消息後，亞娣的母親立刻召開「會議」，商量怎樣行動。

眨眼間，便是第三日。

一大早，亞娣的母親便將所有的手下召集齊，在碼頭上將今日行動的計劃向各人說明，並分配人手到各條船上，只留下數人留守在島上。

而那一箱十支衝鋒槍，亦分配妥當，因鄧焯那三條船負責打頭陣的關係，分了六支衝鋒槍，其餘的，分配給四條負責接應的船上。

這一次，由於事關重大，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全部出動，親自指揮。

以往，一般都留下一個人來坐鎭在島上的。

阿金仍然不准與鄧焯一道打頭陣，留在亞娣母親那條快船上。

鄧焯表面上沒有什麼，但心中却知道，亞娣的母親他們，仍然不是完全信任他，否則，就不會將他與阿金分開來。

他暗中感到很好笑，也覺得阿娣的母親他們頭腦有點簡單，他們竟然以爲將他與亞金分開來，他便不會有異動或是有異心，那實在太幼稚了，他與阿金非親非故，只是朋友，又不是親兄弟，他若是有心逃走，大可以不顧阿金的，他笑他們怎會想不到這一點，而天眞到以爲，將阿金留在身邊，便可以要脅他，不敢逃走了。

不過，有一點是令他暗中感到不高興的，那就是亞娣的母親將那三條船交給他指揮，這證明，亞娣的母親他們雖然不是完全信任他，但也不是完全不信任他，否則，絕不會將三條船交他指揮，也證明亞娣的母親他們對他頗爲重視。

只要這一次表現出色，他相信，必能博得亞娣的母親大大的信任。

那麼，對於他那野心勃勃的計劃，極之有利，同時也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

在「船隊」未出發前，亞娣的母親已派出兩條快艇（不是現在那樣裝了摩打的機動快艇，而是一種艇身窄長，頭尾尖翹

，吃水很淺，若是由一兩個熟練而又身壯力强的漢子用力划槳，去勢如箭的那種小艇），在何老鴨的老巢附近的海面上監視着，一發現何老鴨的船離開老巢，便馬上「飛」艇趕到停留在後面海面上的「船隊」，負責打頭陣的鄧焯他們那三條船，便馬上趕去何老鴨的老巢，全力攻擊，而亞娣母親他們那條船，則分開兩撥，兩條船負責左右包抄側攻，兩條負責接應。

分配之後，亞娣母親立刻吩咐所有人手上船，一個也不准離開。

這是鄧焯的主意，他對亞娣的母親說，這樣做，可免消息被洩漏出去，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本來，亞娣的母親是不同意的，她認爲那些手下，全是島上的人，說起上來，每一戶人家或親或疏，都有親戚關係，可以說是一家人般，沒有人會出賣自己人的，但她聽了鄧焯所說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及利慾薰心這兩句話便不再反對了。

因爲她知道，這一次的行動對他們的生死存亡之重要，萬一眞的有人將消息洩漏出去（自然是洩漏給何老鴨聽了），那麼，不但會招致何老鴨那帮人的報復，勢必也連累到島上的那條村子內的人遭殃，想到這一點，亞娣的母親不由在心中暗讚一聲鄧焯的心思夠細微。

× × ×

大小一共七條船在早上八時左右，開出了碼頭，一直向預先選定的那一處海面駛去。

而所有的人都在登船出發前，飽餐了一頓。

因爲他們不知道何老鴨那帮人會不會出動，在什麼時候出動，他們要等，不知會等多久，所以，除了帶備乾糧外，還預早吃飽肚子，那便不會捱餓了。

掛在當中天上的日頭，難以察覺地向緩慢地移動着，照時間計算，鄧焯他們那七條船的人，已在距何老鴨那帮人的老巢附近約五里外的海面上，等了有兩三個小時了。

而負責監視何老鴨老巢動靜的人，却還不見趕來，每一個人都暗中焦急不已，但每一個人都沒有說出來，只是巴巴地向着何老鴨老巢那個方向的海面眺望着，希望一下子發現負責報訊的快艇出現在視綫之內。

鄧焯也暗中焦急不已，對付何老鴨，那是他進行他那野心勃勃的計劃的第一步，他不希望第一步的行動遭受到挫折，以致影响到他的整個計劃。

「快看，有一條快艇划來了！」鄧焯那條船上，不知誰忽然衝口大叫一聲。

所有人剎那精神一振，齊皆向着遠處的海面，睜大眼望去。

果然，在他們的綫視內，有一條快艇箭也似地向他們這邊划來。

而他們一眼就認出，那正是他們的快艇。

其他船上的人亦發現了，立刻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

眨眼間，那條快艇如飛而至，艇上划槳的兩名漢子，正是派出去監視何老鴨老巢動靜的兩條快艇上的其中兩人。

那條快艇直划向亞娣母親所在的那條快船，輕捷地將艇身一橫，靠上了亞娣母親那條快船船邊，亞娣的母親與亞娣早巳走到船邊等着，那兩個漢子其中一個馬上站起身來，向亞娣的母親說：「大嫂，何老鴨的人手在我們趕來回報前，已從老巢出動了。」

「他們一共出動了多少條船？」亞娣的母親緊接上問。

「三條船！」

亞娣的母親臉上露出一抹喜色，色然喜道：「這麼說，何老鴨這次出動了三分二的人手，留在老巢的人手只有二十人左右，嗯，這可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說完，朝那漢子道：「阿木，快趕去繼續監視何老鴨那三艘快船的動靜，記着，若是何老鴨的船忽然折返回來，馬上發出訊號通知我們！」

那個叫阿木的漢子答應一聲，招呼坐在艇尾的那個漢子一聲，拿木槳在快船的船身上一撐，快艇便離開了快船，兩人槳落如飛，眨眼間，便消失在前面的海面遠處。

亞娣的母親待那艘快艇划走後，才向鄧焯那條船打手勢，命令鄧焯率領二條船，立刻趕去何老鴨的老巢。

鄧焯一直注意着亞娣母親的那條船上的動靜，一眼看到亞娣母親的手勢，馬上喝道：「開船。」

喝聲起，他那條船一馬當先，箭一樣向前滑去，後面左右兩條船跟着開動，三條船成品字形，飛一樣在海面上無聲地向前滑行着。

亞娣的母親與另三條船待前面那三條船幾乎在他們的視綫之中消失的剎那，亞娣的母親才揮動手臂，疾喝一聲道：「開船！」

於是，四條船兩前兩後，揚帆破浪，遠遠地尾隨着鄧焯那三條船，輕快地向前滑行。

只不過，他們各人的心情可一點也不輕鬆。

× × ×

何老鴨的老巢與鐵鑊島一樣，是個孤另另的海島，只不過，其附近有不少星羅棋佈的礁石小島，就像守衛一樣，拱衛着何老鴨老巢所在的那個形狀有如一隻香蕉般的小島。

若要正面接近何老鴨的老巢，那只有一條水路是最安全的，但若是從那條水路進去，那肯定還未接近那座島子，便會被何老鴨留守在島上的手下發覺，根本接近不了。

但捨此一途之外，雖然還有不少水路可以接近何老鴨的老巢，但却非常之危險，因爲那一帶的海面上，除了可以看到的星羅棋佈般露出海面的礁石之外，海水下面也是暗礁密佈，一個不小心便會撞上暗礁，將船撞破，故此，何老鴨的老巢可以說得上是固若金湯，只要派入封鎖並監視那條唯一的水路，那麼，便可以高枕無憂了。

而何老鴨選擇了這麼一個地方作爲他的老巢，可謂聰明極了。

鄧焯那條船就像一把剪子一樣，這時巳「插」入了那條通向何老鴨的老巢水路口內，直「指」何老鴨的老巢。



船上各人剎那間精神爲之一振，
都望着遠處的海面。

後面，三條船一左一右，緊隨而進！

他們實行强闖硬衝，因爲捨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接近何老鴨的老巢。

而在進入那條水路前，鄧焯巳命令船上的人手，作好了「衝殺」的準備。

三條船沒有因爲進入了水道而將速度放慢下來，反而加快了，去勢有如箭矢一樣，便要向前「射」去。

既然採取强闖硬衝，那便要打他一個措手不及，所以，速度一定要快，令到何老鴨的手下不及應變。

自進入水路之後，鄧焯就一直站在船頭上，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面水道的情形。

而船上的那些漢子，則緊張地戒備着，只要鄧焯一發出命令，他們便會開火攻擊。

而單是鄧焯這條船上，便配備了六支衝鋒鎗，二枝機關鎗，還有自製的手榴彈及燃燒彈，火力强大。

因爲他們那艘船是負責主攻的，所以，配備的火力特別强！

忽然，鄧焯朝後一揮手，疾喝一聲：「準備動手！」

那些在船上隱伏着的手下一聽，馬上做好準備，隨時開火。

就在鄧焯喝出口的剎那，前面大約十多丈外的一塊大海礁後，一下子滑出一條快艇來，攔住了去路，而另一邊一塊較細小的海礁石後，也隱約露出了一艘快艇的頭來。

鄧焯就是發現了那艘快艇從那塊大礁石後面射滑出來，才喝令手下準備隨時動手的。

而他們這條快船的速度却沒有因爲那艘快艇的攔截而將速度慢下來，依然飛快地向前「衝」去。

「喂，快停船。」那條攔在前面水道中的快艇上，有一個持鎗漢子朝鄧焯他們那條快船揮手大喝。「你們是什麼人，胆敢亂闖進來，還不停下來？」

喝聲中，那快艇上的漢子見快船不但沒有停下來，却氣勢洶洶地直撞過來，他速忙舉起手中的鎗，作勢欲射！

而艇上的其他漢子（約有四五個），亦驚疑不置地作出射擊的勢子。

鄧焯沒有答那漢子的話，一眼看到那漢子舉鎗欲射，他可是手急眼快，先發制人，「砰」地朝那漢子開了一鎗。

就這剎那間，快船巳飛滑前五六丈，雙方的距離不到十丈。

鎗响人倒，站在那艘快艇艇頭的漢子發出一聲叫，身子猛地向後一仰，倒栽下去，舉起的鎗亦鬆脫墮落在艇頭板上，艇身猛烈地搖晃了起來。

快艇上那四五個漢子眼見伙伴被快船上的人（他們不知是鄧焯開鎗的）開鎗射殺，剎時慌亂起來，艇尾的一個漢子急不迭向天上發射了一顆訊號彈，其餘的正欲開鎗向快船射擊，一陣又急又密的鎗彈，已向他們罩射過來。

他們根本連開鎗的機會也沒有，便被那一陣急驟密集的鎗彈擊斃了。

而在鎗聲响起的同時，快船上有人向隱匿在另一邊一塊海礁石後的快艇接連擲出了三個裝滿了煤油的瓶子，雖然擲不中那艘快艇，但却擲在海礁石沿的海面上，同時間，快船上有人緊接着掃射了一梭子彈！

「轟」地一聲，其中一顆鎗彈將一個煤油瓶射爆了，「哄」地一聲，濺射的煤油着火燃燒起來，緊接着另兩個煤油瓶子亦受熱爆裂起來，剎時間，那塊海礁石附近的水面，熊熊地猛烈燃燒起來，頓時變成一片火海，不但將那塊海礁石吞沒了，也將那隻快艇吞噬！

那隻快艇上的漢子頓時慌惶失措驚呼怪叫着，急忙划動木槳，企圖衝出那片火海，但却給快船上的鄧焯及其手下一陣掃射，頓時死傷殆盡，艇子在那片火海中打着轉，眨眼之間，便讓那熊熊的火勢吞噬了。

鄧焯見這樣順利便解決了那兩條快艇上的人手，已方一點損傷也沒有，心中可

高興了，但却沒有得意忘形，喝令快船加速向業已在望的何老鴨的老巢——那座海島衝過去。

所謂一鼓作氣，乘勝追擊，他雖然不懂兵法，但這個道理，他是明白的。

就這一霎間，三艘快船一前二後，已越過那一段海面，將那兩艘快艇抛在後面，直撲向何老鴨的老巢。

× × ×

鎗聲已驚動了留守在島上的十幾名何老鴨的手下，他們雖然還未弄清楚出了什麼事，但都猜到，極可能是有外人侵入了，否則，怎會有鎗聲響起，最糟的是，由於一向皆平安無事，從沒有發生過有外人入侵的事情，而他們一向又很倚賴及信任派出去監視及把守水道的伙伴。認爲縱使有什麼事發生，那些監視把守水道的伙伴，足以應付任何事故，所以，不論是誰留在島上，皆是高枕無憂，不是去睡覺，便是喝酒，或是去尋樂子，沒有一個是留守在崗位上的。

是以，留守在島上的人手雖然聞聲知警，但却未能一下子便扼守着島前的險要以應付變故，待到那十多名傢伙倉惶從各處趕往島前各處的險要處時，鄧焯他們那三艘快船就像從天而降般，一下子出現在他們的眼前——出現在島前！

那些傢伙立時三魂皆冒，有人盲目地開鎗射擊，以壯胆色，焦急萬分地向島前的險要之處奔去。

但鄧焯他們豈容那些傢伙據險扼守抵抗，在鄧焯的一聲喝令下，三條船上的手下馬上集中火力，向島上射擊！

同時，三艘快船上分別有人跳下拖在船後的舢舨，在火力掩護下向島上划去。

島上那十多名傢伙在猛烈的火力掃射下，有一大半還未撲到島前的險扼處，便已死傷倒下，剩下的五六名傢伙那裏還敢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慌恐不迭地仆倒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起來，但却胡亂地開鎗射擊。

這自然對三條快船上的鄧焯他們一點威脅也沒有，也阻止不了那三條舢舨向岸邊划來，而三條快船上的火力絲毫也沒有減弱，鎗聲驚心動魄地，一個勁猛吼着。

鎗聲中，快船上有人接二連三地朝島上猛擲手榴彈，鎗聲夾着手榴彈的爆炸聲響個不停，那種聲勢，就是嚇也能將人的胆嚇破。

那五六名傢伙果然被嚇破了胆，一個個緊緊地匍伏在地上，連鎗也不敢亂放，抱着腦袋直發抖！

三條舢舨在猛烈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很快便划到岸邊，當中的那條舢舨最先划到岸邊，舢舨上的五名漢子馬上跳上岸，當先一人，正是鄧焯。

快船上的人眼見鄧焯他們三條舢舨經已靠岸，並已跳上岸，疾竄向島上，爲免誤傷了自己人，將火力減弱了，只是集中射擊那五六名匍伏在地上，不敢抬頭的傢伙，好讓鄧焯他們順利地衝上島上，將那幾名傢伙也解決了。

鄧焯可說是勇不可擋，身先士卒，那倒不是他不怕死，而是他想在亞娣母親的那些手下眼前，盡量表現自己，好令到那些人對他敬服，那是有助他實現那個野心勃勃的計劃的。

而他也不是暗自逞英雄的，他眼見島上留守的傢伙死傷了大半，餘下的也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根本無法還擊，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大危險的，他才自告奮勇，率領三條舢舨，向島上進攻。

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

他跳上岸後，便一直勇悍地向島上衝去，看得跟在他後面的手下對他欽佩不已，同時也激發起心中那股英雄氣概，跟着他一個勁地衝向島上。

島上那幾個傢伙還不知道敵人已衝上島上，待到他們發覺鎗聲忽然稀疏，抬起頭來看看究竟怎麼回事時，却看得他們目瞪口呆，渾身猛地打了個哆嗦，駭住了。

原來，鄧焯他們已衝到那幾個傢伙的身前，那烏黑的鎗咀已對準了他們！

他們總算明白了，鎗聲爲什麼忽然稀疏起來。

那是因爲快船上的人已不用以猛烈的鎗火掩護鄧焯他們了。

「放下鎗，慢慢爬起來！」鄧焯喝令伏在地上的那幾個傢伙。

那幾個傢伙在鎗咀的指嚇下，顫抖着，一個個放下手中的鎗，從地上爬起身來，不等鄧焯喝叫，已自動將雙手舉起來。

鄧焯看一眼站在最前面的那個傢伙一眼，厲聲道：「島上還有別的人麼？」

那傢伙是個大塊頭，但看樣子胆量却不大，聞聲渾身震抖了一下，急急說道：「有……有……」

鄧焯看着那傢伙那種窩囊相，不耐煩地道：「到底有什麼，快說啊！」

那傢伙這才吐出下面的話來。「有……有幾個女人在屋子中……」

「除了那幾個女人，島上還有別的人麼？」

鄧焯雖然鬆了口氣，但隨即又問。

「沒……沒有了……」那個大個子惶恐地回答。

鄧焯盯着那大個子，緊迫地問道：「眞的沒有了？」

那大個子慌不迭地搖手擰頭道：「沒……有……眞的……沒有了！」

鄧焯掉首對身邊的一名手下道：「帶根，你與阿廣幾個在這裏看着他們，我帶人到那些屋子去看一下。」

那叫帶根的漢子答應一聲，鄧焯便招呼其他的人手，向島上那一所屋子走去。

而這時，那三艘快船見鄧焯他們已解決了島上何老鴨那些手下，馬上一面向天上發射出訊號，通知接應的其他船隻趕來，一面將船隻駛向島上唯一的碼頭。

鄧焯帶着七八名手下，不但將那幾間屋子搜查過，也在島上的其他地方搜查了一遍，除了屋子內有幾個驚慌得縮成一堆的女人外，確是不見有別的人，那大個子沒有騙他。

原本，他們想像中，是有一番激烈的交戰的，那知道却是幾乎「兵不血刃」，便攻佔了何老鴨的老巢，這令到鄧焯與那些打頭陣的漢子感到開心不已。

本來，依他們的意思，都想將那幾個女人强姦的，但鄧焯却勸阻了那些人，對他們說，若是亞娣的母親他們趕到來，撞上了，那不大好看，那些人才作罷。

這倒不是鄧焯好心，不要看到那幾個

女人被强暴，而是他還未習慣這種沒有人性的行爲。

待他們走回島前去時，遠遠的，已望到亞娣的母親所乘的那條船，領先直駛過來。

× × ×

亞娣的母親對鄧焯及打頭陣的那些手下，大大地稱讚了一番，每一個人皆顯得很興奮。

因爲第一步已輕易便成功了，那麼，下一步應該也會順順利利的。

亞娣抽個空，將鄧焯扯到一邊，悄聲對他道：「阿焯，你眞厲害，你知道麼，我媽與二叔四叔他們看到訊號了。知道你們成功地攻佔了何老鴨的老巢，都對你讚不絕口，我聽着，心中可高興了。」一頓，忽然語氣一變，關切地說道：「你知道麼，自你們那三條船駛入水道，响起鎗聲，我担心死了，不知你有沒有事，我一直求觀音菩薩保佑你，看到你安然無恙，我才放下心來，阿焯，等一會，你可不要太冒險啊！」

鄧焯伸手執住阿娣一隻手，感動地道：「阿娣，妳對我這樣好，我很高興，妳放心吧，爲了妳，我不會盲目冒險的。」

亞娣聽他那樣說，心中甜甜的，正想說話，那邊有人向鄧焯招呼道：「阿焯，快過來啊，大嫂有話對你說！」

鄧焯與亞娣急忙扭頭望去，原來是二叔，亞娣倒是大大方方的，但鄧焯却臉上微熱，慌忙放開執住亞娣的那隻手，應了一聲，急急向那邊走去。

亞娣毫不避忌地緊跟着他，向二叔那邊走去。

亞娣的母親對鄧焯道：「阿焯，事不宜遲，這個時候你還跑開了，萬一何老鴨他們忽然趕回來，那怎麼辦？所有的人手已按預先計劃好的步驟行動了，就只等你一個人上船。」

亞娣的母親說話時，瞪了女兒一眼。

鄧焯知道是自己的錯，這一次的行動，關係到他們的生死存亡，難怪亞娣的母親這樣緊張的，當下忙道：「阿姑，我馬上上船，一切按照計劃行事。」

亞娣的母親聽他那樣說，語氣變得溫和起來。「阿焯，你別怪我剛才口氣那樣重，我是一時心急……這一次若是消滅了何老鴨，你的功勞最大！」

鄧焯忙道：「阿姑，我明白的。」說着，瞥了亞娣一眼，便匆匆向泊在碼頭兩岸的快船走去。

亞娣的母親待鄧焯走出老遠，才對鼓着腮的女兒道：「亞娣，你是個女仔啊，不害臊的麼？也不理有人沒人，拉着他說話。」

亞娣氣鼓鼓地道：「媽，有什麼好害臊的，我和他又不是做出見不得人的事情，說兩句話也不行麼？」說着，負氣地別轉了頭。

亞娣的母親只得這麼一個女兒，平日對她嬌寵慣了，見女兒氣鼓鼓的，心中早已軟化了。「亞娣，亞媽不是不准你與他說話，只是要妳檢點一下……好了，你眞的很喜歡阿焯？」

亞娣可是毫不害羞，坦然點頭道：「媽，我好喜歡他，他也喜歡我。」但畢竟是女兒家，一句話說完，還是有點害臊地低下頭。

亞娣的母親吸了口氣。「亞娣，你想清楚了？」

亞娣抬起頭，毫不後悔地道：「媽，除了他，我什麼人也不嫁，你不是不喜歡我與他在一起吧？」

亞娣的母親慈愛地伸手撫着女兒的肩頭，說道：「怎會呢，你是亞媽的命根子，只要你喜歡的，亞媽也喜歡，說眞的，阿焯這個小伙子比島上的那些後生仔能幹得多了，人品也好，亞媽也很喜歡他……只是，他是外人，亞媽不知道他是不是眞心喜歡你，又是否眞的肯留在島上，亞媽只有你一個女兒，那自然要更加小心一點了。」

亞娣感動地叫了一聲：「媽——」一頭撲入母親的懷中，好一會，才抬頭道：「媽，他不是身先士卒，不怕危險，替我們冒險拚命麼，他要不是眞心留下來的話，他怎會那樣做，還不想辦法逃走麼？我看得出來，他是眞心喜歡我的，媽，這一點你不用担心。」

亞娣的母親聽女兒那樣說，想想也是，但心中仍有一點疑慮，却沒有說出來，吁口氣，撫着女兒的頭髮，道：「亞娣，但願妳沒有揀錯人。」

說着，她的目光不由一移，望向碼頭那邊。

碼頭那邊，已有四艘船離開了碼頭，向水道輕快地滑去，當先那條船上，鄧焯已站在船頭，定眼向前望着。

另一艘船這時也離開了碼頭，遠遠地跟在那四條船後面，那是負責接應前面四條船的。

而鄧焯他們那四條船，負責伏擊返回老巢的何老鴨以及他那些手下。

「但願阿焯他們像攻佔這島那樣順利地消滅何老鴨與他的手下就好了。」看着那四前一後，駛入水道的五條船，亞娣的母親忍不住嘟喃出聲。

「媽，他一定能夠順利消滅何老鴨他們的！」亞娣充滿信心地說：「何老鴨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在他們的老巢前面，隱藏着等他們回來的！」

「嗯，但願如此。」亞娣的母親說着不由又放眼望向水道那邊。「阿焯確是一個人材，我們若是早有幾個像阿焯這樣的人材，早已稱雄海上了。」

亞娣聽母親稱讚自己的心上人，不由心中甜甜的。「媽，那妳是不反對我喜歡阿焯了？」

亞娣的母親搖搖頭，慈愛地看着女兒。「亞娣，媽只有你一個女兒，媽什麼時候不是任由你愛什麼便什麼的！」

亞娣欣喜地道：「媽，你眞好。」

亞娣的母親摸摸女兒的臉，笑道：「媽養你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你說媽好的。瞧你那種高興的樣子，別有了他，便忘了媽啊！」

亞娣急得紅着臉道：「媽，我怎會忘了你呢，我不是那樣的人。」

「別當眞，媽只是跟你說笑一句。」做母親的看到女兒那種情急的樣子，頓覺安慰。「不過，聽你這樣說，媽也就放心了。」

說完，望一眼碼頭那邊，拍拍女兒的肩頭，說道：「我們快上船吧，以免來不及接應阿焯他們。」

亞娣一聽，馬上急不及待地拉着她母親向碼頭走去。

× × ×

一條快艇飛也似地從水道入口那頭划來，匿藏在一塊大海礁後面那條船上的人馬上發覺了，立刻緊張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條快艇的動靜。

由於距離太遠，艇上的人都看不清楚快艇上的人是什麼人（是自己人還是何老鴨的人），所以難免會緊張。

鄧焯就在那條船上，他也緊張地望着那條箭也似「射」來的快艇，終於，可以辨認出艇上的人的樣貌了。

「是阿狗與帶根。」有人一眼便認出快艇上的那兩個漢子。

鄧焯及別的人這時也認出是自己人來，俱不由鬆了口氣。「但願他們帶來的是好消息。」鄧焯嘟喃一句。

眨眼間，那條快艇已划到那塊大海礁的前面，鄧焯忙吩咐一個漢子到船頭招呼快艇上的阿狗兩人！

那漢子兩步奔到船頭，朝外面大聲叫道：「阿狗，有什麼消息啊？」

快艇上的兩人聞聲抬頭朝礁石望了一眼，坐在艇中的一個漢子大聲道：「你是阿全麼？」

快艇上的那漢子應道：「是啊，快划到礁後來吧。」

快艇上那叫阿狗的漢子答應一聲，便將艇首一掉，划向那塊大海礁後面，一眼便看到藏在大海盜後面的那條快船上的鄧焯阿全等人。不等艇靠近快船，那叫阿全的已停了槳，站起身來，朝船上的鄧焯叫道：「阿焯，何老鴨他們正在駛船回來，都準備好了麼？」

鄧焯一聽，又緊張又興奮，馬上應道：「準備好了，他們是不是警覺到老巢有事，急着趕回來的了。」

阿全這條快艇正是負責監視何老鴨他們那伙海盜的動靜的。「不是，何老鴨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老巢已出了事，他們在很遠的海面上刧掠了一條貨船，正滿載而歸，根本就不知道老巢已經被我們攻佔了。」

「好！」鄧焯興奮得雙眼發出閃閃的光芒來。「大家快準備好。」

船上的人馬上紛紛各就各位，準備動手，快艇上的阿狗兩人經已將艇靠在船邊，攀上了船上。

鄧焯急步走到船後，吩咐掌舵的漢子將船退到海礁的後面，並派了一個人跳上海礁上，負責監視水道。

大約半個小時後，有三條船魚貫地從水道入口那頭慢慢地駛入來，伏在海礁石上的那個人發現後，馬上朝船上的人打了個手勢。

鄧焯等人從那人的手勢，看出那意思是發現了何老鴨的船已駛入了水道，俱皆緊張起來，鄧焯再一次壓着聲，吩咐船上的人全神戒備，隨時準備動手。

那三條船果然是何老鴨與他的手下返來了，這只要看一下每條船上高掛在桅桿上的那面三角旗便知道了。

每一面三角旗上，都畫了一只鴨子，只要是在這一帶海面上討生活的人都知道，那是何老鴨的獨家招牌，而何老鴨之名，也是因此而來的。

三條船一直向前駛去。看情形，何老鴨與他的手下，果然沒有發現自己的老巢已出了事，否則，怎會如此從容鎮定。

三條船先後駛過鄧焯他們那條船藏匿着的那塊大海礁，伏在礁石上的那人立刻朝船上的鄧焯他們打了個手勢。

鄧焯一看就明白那手勢的意思，興奮得心頭「砰砰」直跳，壓着聲吩咐：「快將船駛出去。」

那條船馬上無聲地從礁石後轉出來，輕快地滑出水道。

一出水道，鄧焯便疾喝一聲道：「開火！」

而他們那條船距離何老鴨那三條船的最後一條船不過十二三丈左右，鄧焯的喝聲才起，早已蓄勢準備的各人馬上猛然地向最後那條船開火，震耳的鎗聲中，只見一個個着火的玻璃瓶子飛擲向前面那條船上！

就在鎗聲乍响的同時，從何老鴨那三條船的左右及前方，先後响起了一陣陣猛烈的鎗聲，何老鴨以及他的那些手下，做夢也料不到會在自己的「家門」前遭到伏擊，冷不防之下，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只不過眨眼間，三條船上的人幾乎倒下了一大半，餘下的慌不迭，匍仆倒在船板上，一時之間也不知向那一面開火還擊（因爲四面皆遭到襲擊的緣故），稍爲定一下神後，只好胡亂地開鎗還擊！

但那只是虛張聲勢而已，根本阻止不了鄧焯他們的攻擊。

原來，鄧焯他們四條船分別隱藏在水道的前後左右那些海礁石後，而鄧焯那條船負責主攻，其他的三條船在聽到鎗聲乍响，便配合着展開攻擊，形成一個圍攻之勢，保證不會讓何老鴨那三條船有突圍的機會。

而鄧焯他們那四條船上的人在開火射擊的同時，也紛紛將土製的燃燒瓶擲向何老鴨他們那三條船上。

何老鴨與他的手下還未弄清楚襲擊他們的到底是何方神聖，慌亂地盲目還擊時，三條船已着火燃燒，而鄧焯他們依然猛烈地向何老鴨他們開火掃射，邊掃射邊向何老鴨那三條船駛近去，絕不給對方有喘息的機會。

「轟轟」連聲中，鄧焯他們那四條船上紛紛向何老鴨那三條船投擲自製的手榴彈，一時之間，鎗聲爆炸聲响成一片，煞是熱鬧。

何老鴨那三條船被炸得船破人翻，根本就沒有還手的機會，只聽中間那條船上有人「呷呷」大叫：「喂……你們是什麼人……」

但叫聲才起，便被一下轟的爆炸聲掩蓋了。不過，鄧焯他們那四條船上，有些人還是聽出，那大叫的人，正是何老鴨。

因爲何老鴨的聲音，就像鴨子叫一樣，這是認識何老鴨的人都知道的。

鄧焯他們就這樣以雷霆閃擊之勢，一舉擊潰了何老鴨的手下，四條船靠近了何老鴨那三條船時，何老鴨與他的手下幾乎

死傷殆盡，就算還有幾個僥倖沒有受傷的，也嚇得瑟縮着，失去了抵抗的胆氣。

鄧焯他們那四條船上的人却沒有因此而停止了掃射，四條船上的人一邊紛紛跳上何老鴨那三條着火燃燒的船隻，一邊開鎗射擊。

待到他們攻佔了何老鴨那三條船後，那三條船已開始傾斜下沉！

鄧焯却吩咐所有的人，在三條船上，將何老鴨找出來——不論是死是活。

因爲殺賊若不殺死賊首，那就等於打蛇沒有打在七寸子上，終於遭到反噬的。

結果，在中間那條船上，發現了被炸死的何老鴨。

鄧焯雖然從未見過何老鴨其人，但在看到他那副尊容後，也認出那具被炸去雙脚的屍體就是何老鴨。

因爲那具屍體的尊容，扁嘴塌鼻的，確有七分似一隻鴨樣，果然是人如其名。

看過了何老鴨那死不瞑目的屍體後，鄧焯舒了一口大氣，下令：「將船全部炸沉！」

有人問道：「那些受傷的傢伙如何處置？」

想了一下，他狠心道：「不要理會他們，是生是死，賭賭他們的運氣吧！」

說完，他已跳回船上。

亞娣母親的手下也紛紛跳回自己的船上，然後，有人向何老鴨那三條逐漸下沉的船上投擲手榴彈，毫不理會那三條船上那些受了傷的人在呼號。

看着何老鴨那三條船完全沉入水中後，鄧焯才下令四條船駛回何老鴨的老巢。

稱霸南海上　梟雄夢破碎

爲了全殲何老鴨那一帮人，亞娣的母親大擺慶功宴。

而這一次能夠全殲何老鴨及他的手下，說起來，首推鄧焯的功勞最大。

是故，他受到連番的稱讚，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大英雄。

自然的，他也受到所有人的敬重，不少人向他敬酒，而也被讚得有點飄飄然的，加上又不好意思推拒別人的好意，所以，他是逢「敬」必乾，接受完那一輪敬酒後，他最少已有了七分酒意。

忽然間，他感到有點內急，於是搖搖晃晃地向屋子後面走去。

在屋子後面的山脚下一棵樹後小便後，由於被夜風吹了一陣。酒意醒了一些，呼出一口酒氣，他正準備走回屋子內，那知才從樹後轉出來，一眼便看到一條人影站在大約十多步外的一棵樹前，冷不防之下，他不由吃了一驚，脫口疾喝道：「什麼人？」

那人影却朝他「殊」了一聲，走上前向他低聲道：「阿焯，是我啊。」

鄧焯定一下神，才認出那是亞娣。「亞娣，妳也……」本來他想說「妳也來撒尿」，但想想有點不雅，便噎住了。

亞娣走到鄧焯的面前，伸手拉住鄧焯的手，低聲道：「阿焯，我有話跟你說，你跟我來。」

鄧焯在亞娣說話時，嗅到從她口中噴出來的陣陣酒氣，他知道亞娣今晚也喝了不少酒，而他也感到亞娣拉住自己的手一陣發熱，這令到他們不知怎的，忽然間生出一種異樣的衝動。

「亞娣，妳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啊？」他捲着舌頭對亞娣說。

亞娣瞟了他一眼，一言不發，拉着他就走，走了幾步，才道：「阿焯，你不是醉了吧？」

她所以這樣說，是發覺鄧焯走起來有點脚步浮浮的。

鄧焯忙道：「沒有醉。誰說我醉了？」一頓，含糊地問道：「亞娣，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

亞娣笑睨他一眼，神秘地道：「等一會你就知道。」

說着，拉着鄧焯一直向屋子側後面的山坡上跑去。

而那裏居然有一條很窄的山路，曲曲折折地直通向山上，走上山坡後，鄧焯因爲仍有五六分酒意，走起來有點浮浮蕩蕩的，倒不覺得怎樣累，而亞娣却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直向山上走去。

幸好今晚月色不錯，而那條山路也很好走，兩人雖然都有酒意，但却沒有因此而被絆倒。

走上山頂，亞娣才停下來，喘了口氣，鄧焯也連喘兩口氣，望一眼天上掛着的一輪圓月，開玩笑地道：「亞娣，你不是拉我上來賞月吧？」

亞娣白他一眼，似笑非笑地道：「現在又不是八月十五，賞什麼月，快跟我來吧。」

說着，拉了鄧焯便沿着山脊向左邊走去，走了二十丈左右，忽然又向前面的山坡走去。

鄧焯被他拉着走，不知她要帶他到什麼地方，心中不由納悶起來，但同時間，由於長久沒有接近過女人，這時候被亞娣手拉手的，接觸到異性的肌膚，他可是不由自主地，心中生出一股隱隱散發的衝動來。

「亞娣，你究竟要帶我到什麼地方？」他終於忍不住又問亞娣。

這時，亞娣已帶着他，走下山坡上，當下停下脚步，側首朝鄧焯道：「就是這裏。」

鄧焯回望一眼，山坡上只有草樹在風中搖曳，發出輕悄悄的沙沙聲，不禁皺眉道：「這麼晚了，妳帶我來這種地方？要我……」

亞娣忽然有點生氣地嘸着咀道：「亞焯，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帶你來這裏？」

鄧焯忙道：「亞娣……這裏……可是……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啊。」

亞娣這才回嗔作喜，扭轉身朝山坡的左邊一指，「那裏不是可以坐麼？」

鄧焯順着她手指處望去，果然看到那邊有一塊很平坦的大石突出地面約有半尺，石面比一張床還要寬大。

「你不是要找地方坐麼？還不快跟我過去。」亞娣拉着鄧焯向那塊大石走去。

鄧焯伸手搔搔頭皮，只好跟着她走過去。

坐在那塊平坦的大石上，被清涼的夜風一吹，鄧焯的酒意又醒了二分，從這裏望下去，可以看到島前碼頭的情景及那在

月色下，閃着幽光的黝黑大海，給人一種無限神秘的感覺。

「亞焯，你覺得這裏怎樣？」亞娣吐出一口氣來，雙眼閃着光，目不轉睛地望着山脚下那幽秘的大海，近乎自語地道：「我最喜歡坐在這裏看看下面那一片浩瀚無邊的大海……」

鄧焯忽然間嗅到亞娣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淡淡的體香，感到一陣迷醉，隱伏在丹田內的那股隱隱欲發的衝動，隨之勃發起來。

他眞想一把將亞娣那誘人的嬌軀摟在懷中……

幸好亞娣忽然轉頭睨他一眼，帶笑道：「阿焯，你怎麼了？沒有聽到我的說話麼？」

鄧焯悚然一驚，那勃發的衝動馬上消散了一半，慌不迭說道：「聽到，亞娣，這地方眞好，坐在這裏，可以望到好遠好遠……唏，你不是有話要對我說麼？到底是什麼緊要的話，要在這裏才說？」

亞娣忽然靦覥地垂下頭來，玩弄着衣角，好一會，才說道：「亞焯……我……我不想被人……聽到……所以才帶你來這裏……」

鄧焯望着亞娣那動人的身段，頸脖上那在月光下纖毫畢現的毫毛，心頭不由「砰砰」直跳起來，情不自禁地伸手輕握着她的一隻手，喉頭發乾地道：「妳到底要對我說什麼話？快說啊？」

亞娣的頭垂得更低，好一會，才顫着聲道：「亞焯，你是不是眞的喜歡我？」

鄧焯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急不迭道：「當然是眞的啊，妳要怎樣才能相信我？」

亞娣忽然抬起頭來，直視着鄧焯。「你說的是眞心話？」

鄧焯在亞娣的直視下，幾乎想移開目光，但他想到自己的野心若要實現，那非要贏得亞娣的芳心不可，馬上咬咬牙，也直視着亞娣，眞心實意地道：「亞娣，我當着頭頂上的月光發誓，我對妳若是有半點虛情假意，那就不得好死！」

亞娣聽他這樣說，這才滿心歡喜地說道：「阿焯，你知道我爲什麼會那樣問你麼？」

鄧焯搖搖頭，却沒有說話，只是深情地看着亞娣，等她說下去。

亞娣幾乎在他的目光下融化了。「亞焯，我媽……今日對我……說，不反對……我與你……好……」

亞娣可是越說，頭越垂低，一副羞不可仰的樣子。

「眞的？」鄧焯驚喜地脫口說道，同時緊緊地執住亞娣的手。

亞娣深深地垂下頭，語聲像蚊吶般說道：「眞的！」忽然身子一歪，偎靠入鄧焯的懷中。

鄧焯再也壓抑不住心中那股隱隱欲發的衝動，伸手一把將亞娣緊緊地摟住，頭一低，吻落在亞娣那光緻的頸脖上。

亞娣的身子大大地震動了一下，彷彿像脫了力般，軟軟地偎靠入鄧焯的懷中。

鄧焯這一吻，令到他心中的那股衝動有如決堤洪水般，泛濫起來，那兩片咀唇貪婪肆意地從亞娣脖頸吻到臉頰上……再吻落她的兩片唇上……

亞娣渾身震顫了一下，彷似觸電般，喉中發出一聲呻吟，四片唇片緊緊地吻啜在一起。

鄧焯的手也在亞娣的身上撫動了，先是輕撫着她的手臂，繼之是肩頭，……接下來，終於撫在那鼓漲的胸脯上……

亞娣又是大大地震顫了一下，喉中發出令人按捺不住的呻吟聲，她巳完全意亂情迷了。

鄧焯自被他的三叔趕出南頭，只在香港親近過一次女人，這時再也壓抑不下心中那股決堤的衝動，再加上酒意，他巳將什麼也拋諸腦後，只想着要佔有亞娣，否則，無法化解得了丹田內熊熊燃燒着的那股慾火。

他忽然一下子將亞娣壓倒在大石上，跟着壓在亞娣的身上……亞娣忽然發出一聲壓抑着的尖叫聲……

× × ×

「亞金，你以後可以不用再在行動時，與我分開。」鄧焯高興地對亞金說。

亞金先是怔了一下，有點不相信地道：「焯哥，你不是逗我歡喜，和我開玩笑吧？」

鄧焯笑着拍一下亞金的肩頭，認眞地道：「亞金，我說的是眞的，亞娣剛才親口告訴我的。」

「焯哥，阿姑怎會忽然消取了對我們的疑心，完全信任了我們？」亞金似是有點不信地問。

鄧焯心中可是明白得很，那麼因爲那一晚他與亞娣在山坡上那塊大石上發生了關係後，亞娣聽了他的要求，極力在她母親的面前替他們說好話，終於說得母親相信了，答應不再在行動時將兩人分開。不過鄧焯却不便將他與亞娣的關係坦白對亞金說出來，只好含糊地道：「亞金，我會騙你麼？」

亞金聽他這樣說，才高興得雀躍不已地道：「焯哥，這眞是太好了，我以後可以跟着你，那我們以後就機會了……」

鄧焯急忙朝亞金「殊」了一聲，雙眼迅速地四下掃射了一眼，疾聲地說道：「亞金，以後說話小心一點，提防隔牆有耳啊。」

亞金這才省覺到自己太大意了，自責地道：「焯哥，我就是冒失，多謝你提醒我。」

鄧焯噓口氣，拍拍亞金的肩頭，說道：「亞金，阿姑現在對我們不再起疑心，那表示她巳完全信任我們，我們可說巳成功了一半，只要我們今後的言行小心謹慎，那麼，我們的計劃就有成功的一日，那時，我們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用再困在這個小島上。」

亞金聽得眉飛色舞地。「焯哥，那時候我馬上趕回家去看一下我老子（父親），我媽他們，我老子一定以爲我巳經死了，我媽一定傷心死了。唉，我恨不得立刻就飛回家去，在這裏，走來走去就只有巴掌那麼大的地方，什麼也沒有，悶也悶死了。」

鄧焯也興奮地道：「哈哈，那時候，我也一定再會南頭看一下，對我那位三叔還以顏色。」

鄧焯不由又想到自己被三叔趕出南頭時的狼狽情形，眞恨得牙癢癢的。

「焯哥，你與亞娣之間……的事，進展怎樣？」亞金忽然含笑問。

鄧焯不由曖昧地朝亞金笑笑。「亞金，你看着吧，不久之後，我就會娶她做老婆，成爲阿姑的女婿了。」

亞金一聽，不由豎起了大拇指，佩服地道：「焯哥，你就是行，連亞娣也能夠弄到手，島上那些對亞娣有意的青年，一定對你又妒又羨了。」

鄧焯自得地笑笑。「亞金，不是我誇口，像亞娣這種女子，只要我略施手段，還不是手到擒來。」

忽然，遠遠地傳來語聲：「阿焯，你在這裏與阿金說什麼啊？」

兩人冷不防之下，都吃了一驚，慌忙扭轉頭望去，看到亞娣正急步過來，兩人才大大地鬆了口氣，鄧焯放聲說道：「亞娣，有什麼事麼？」

亞娣來到兩人身前，看了兩人一眼，吁口氣才道：「阿焯，我還以爲你跑到那裏去了，快跟我走吧，我媽找你，有事商量。」

亞金看到亞娣看着鄧焯時那樣眉眼生春的樣子，不由打從心裏欽羨鄧焯的艷福，暗自道：「焯哥眞有辦法。」

鄧焯看着亞娣，問道：「阿姑找我商量什麼事？」

亞娣自從那晚在山坡上的那塊大石上與鄧焯發生了關係後，一顆心巳完全向着他，在這段日子中，也曾偷偷地與鄧焯幽會了幾次，她是初嚐雲雨，對於鄧焯的强壯，她是感到深深的滿足與歡愉，如今被鄧焯目灼灼地注視着她，令她不由想起有一次被他將自己身上衣服脫淸光，仔仔細細地看遍了也摸遍了的情景，一顆心不由「通通」劇跳起來，那張臉也不由熱起來，微現羞赧地避開鄧焯的目光，帶笑微嗔道：「我又不是我媽，怎知道她找你商量什麼事？」

說着，朝亞金道：「亞金，你以後不用再與亞焯分開了，我媽對你們巳完全放心，你高興麼？」

亞金忙道：「亞娣姐，焯哥剛才巳對我說了，那全是妳替我們在阿姑面前說好話，我要多謝你才是。」

亞娣睨一眼鄧焯，搖搖手道：「亞金，你不用多謝我，你與亞焯是好兄弟，而……」忽然，她一下子噎住了，不說下去，神態略顯忸怩地睨了鄧焯一眼，扭扭腰肢，朝鄧焯道：「亞焯，還不快跟我去見我媽！」

說着，頭也不回地向屋子那邊走去。

鄧焯看着亞娣那嬌健婀娜的身姿，不由吞了口口水，朝亞金道：「亞金，你自己到處走走吧。」說着，急步趕上去。

× × ×

「亞焯，我們剛聽到一個消息，獨眼鯊及癩皮鱔他們不知怎的，知道了我們殲殺了何老鴨他們那帮人的事情後，他們不知怎的，居然聯合起來，商量對付我們，你說，我們現在怎辦？」亞娣的母親坐在屋子當中那張椅子上，看着才坐下來的鄧焯。

亞娣就坐在鄧焯的身邊，而亞娣的二叔及四叔亦在座，皆神色凝重。

鄧焯聽完亞娣母親的說話後，心中暗喜，暗自忖道：眞是天助我也，我正在想不出辦法開口勸說阿姑動獨眼鯊他們，想不到他們却帮了我一個大忙。心中想着，口中却毫不猶豫地道：「阿姑，他們既然巳有心吃掉我們，那我們焉能坐以待斃，當然是先下手爲强了，否則，若是等他們那幾帮人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只怕我們槍械充足，也抵抗不了，被他們吃掉！」

說完，看一眼亞娣的二叔與四叔，故意問他們：「二叔，四叔，你說是麼？」

亞娣的二叔與四叔都是目不識丁的粗人，被鄧焯這樣一問，想想也是道理，不由異口同聲道：「對，與其坐以待斃，被他們吃掉，那當然是先下手，將他們逐個消滅，他們死好過我們死啊！」

亞娣的母親本就覺得鄧焯說得有理，但心中却拿不定主意，那是她顧慮到若是與獨眼鯊他們展開火併，說不定會死傷很多人，她雖然是個女中丈夫，但畢竟是個女人，心腸沒有男人那樣硬，而島上的每一個人，說起上來，都是非親卽故，她自然不想島上的人死傷太多，所以，他不免心生猶豫，但被二叔四叔那樣一說，將她心中的猶豫與煩慮說得頓時消散了，咬咬牙，毅然道：「既然二叔四叔也讚成先下手爲强，那就向獨眼鯊他們下手吧。」

一頓，掃了二叔四叔及鄧焯一眼，問道：「既然要向他們先動手，那總要想個好辦法啊，你們有什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聽一下。」

鄧焯早巳想到了一個主意，但他却不先說出來，以免亞娣的二叔四叔對他心生反感，說他壓下了他們的鋒頭，當下裝出思想的樣子，却不時偷眼望着二叔四叔兩人。

亞娣的二叔四叔抓耳搔頭的，轉着眼珠在動腦筋，但腦子像生銹一樣，怎也轉不動，就是想不出一個主意來，不由你眼望我眼的，忽然兩人同時眼中一亮，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對亞娣的母親道：「大嫂，阿焯腦袋靈活，一定巳想到什麼好主意，我們倒不如聽聽他的主意？」

亞娣的母親聽兩人那樣說，知道兩人想不出什麼主意來，才那樣說，當下朝兩人笑笑，才轉對鄧焯道：「阿焯，你有什麼好主意啊？」

鄧焯這才故意抓抓頭皮，說道：「阿姑，二叔四叔，我們既然巳決定先下手爲强，那就要趕快動手，趁他們幾帮人馬還未聯合起來之前，將他們各個擊破……而第一個要消滅的目標，應該是最强的一帮人馬，這樣，不但可以震攝住其他幾帮實力不太强的人馬，令他們心生猶豫，然後，我們還可以挾其威勢，逐一將其他的幾帮人馬解決掉。」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聽得連連點頭、深覺有理，待鄧焯說完，亞娣的母親便道：「目前在那幾帮人馬中，要數獨眼鯊的實力最强，而倡議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亦是獨眼鯊提出的，所以，首先對付的，就是獨眼鯊那帮人。」

「對！」二叔附和道：「不過，獨眼鯊的實力比何老鴨還要强，我們若要對付獨眼鯊，非要想個萬全之策不可。否則，只怕我們不但消滅不了獨眼鯊，可能會反

被他們吃掉。」

「二叔所說極是。」鄧焯開口道：「咱們不能再用對付何老鴨的方法去對付獨眼鯊，必須想一個更妙絕的辦法去對付他們。」

「阿焯，聽你這樣說，似乎已胸有成竹了。何不說出來聽聽？」四叔笑望着鄧焯。

亞娣的母親也道：「阿焯，我們這些人之中，要數你最會動腦筋，你想到了什麼好主意，就快說出來吧。」

鄧焯確是想到了一個好主意，當下說道：「阿姑，二叔四叔，你們太誇奬我了，我確是想到了一個主意，至於好不好，那就要說出來，讓你們思量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採用。」

亞娣一直沒有開聲，但聽到母親及二叔那樣誇讚鄧焯，她可是高興死了，當下忍不住催促鄧焯道：「阿焯，急死人了，還不快說出來！」

鄧焯看了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一眼，才將他的計劃說出來。「阿姑，二叔四叔，對付獨眼鯊，這一次要花一些本錢，在香港買一批貨，然後放出消息，故意讓獨眼鯊的手下聽到，令到他見財心動，然後……」他將他的計劃詳詳細細地說出來，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他們留心地聽着，越聽越興奮，眼中也發出亮光來，待到鄧焯說完，亞娣的四叔已忍不住搶着一拍大腿，說道：「阿焯，眞虧你會想出這麼個好主意來。我第一個讚成，只要能夠將獨眼鯊那帮人馬除去了，就是花些錢，也是値得的。」

亞娣的母親也點頭不迭道：「妙，也夠絕，獨眼鯊一向貪財好色，只怕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不親自出馬才怪，哈哈，那時候，管敎他葬身魚腹不可！」

「既然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那就只有心狠手辣不可了，阿焯，你這個主意確是夠絕也夠妙！」

阿娣的母親看了二叔四叔一眼，說道：「既然二叔四叔都說阿焯的主意夠妙絕，那即是說，你們都同意了，那就依計行事了！」

亞娣的二叔四叔同聲說道：「大嫂，這麼好的主意不同意，難道我們還能夠想出更好的主意來麼？請大嫂馬上依計行事吧。」

「好，就決定依照阿焯的計劃行事。」亞娣的母親決定下來。「不過，派什麼人去香港呢？」

鄧焯本來想自告奮勇要求去香港的，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不要說阿娣的母親未必會同意他去，就是阿娣，也肯定不會同意，所以，他將到口的話嚥回肚子內。

「大嫂，這個人一定要能辦事，又不會被獨眼鯊的人認出身份才成，一時之間，倒是很難找到這麼一個人。」亞娣的二叔皺着眉頭說：「本來，派阿順去也頗合適的，阿順一向負責買辦島上所需的一切物品，但他却很易被獨眼鯊的人查出他的身份，一時之間，我實在想不起有那一個合適的。」

「嗯。」阿娣的母親頷首道：「必須找一個臉生的人去香港才成……」

亞娣的四叔忽然望着鄧焯，高興地道：「大嫂，派阿焯去最合適了，他來了我們這裏才不過幾個月，他最合適了。」

亞娣的母親聽四叔那樣說，不自禁連連點頭，但却遲疑着沒有開聲，說眞的，她實在不放心派鄧焯一個人去，那豈不是給機會他逃脫了？是以，她就猶豫着拿不定主意。

亞娣急急開口說道：「媽，我不想妳派阿焯去，那太危險了。」

鄧焯却忽然開口道：「阿姑，妳是不是仍不相信我？以為我會趁這個機會逃走了？」

亞娣的母親料不到鄧焯會直說出她心中所顧慮的。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急忙道：「阿焯，我怎會不相信你呢，要是不相信，我也不會叫你來商量了。亞娣說得對，這一次確是太危險了，你是一個人材，所以，我不想你去冒險。」

鄧焯却堅持道：「這個主意是我想出來的，若是要別的人去冒險，那就顯得不公平了，我可以發誓，我不會乘機逃走，不怕對你們說，我是被堂叔趕出鄉下的，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不錯我當初被你們救起時，確是想逃走，但留在島上這幾個月，令我改變了主意。因爲你們待我太好了。再說，就算你們放了我，我也不知到那裏才好，那何不留在島上，起碼有吃有住，何况，我已喜歡上亞娣，而亞娣也喜歡我，我在這裏可說什麼都有，但離開這裏，却是光棍一條，那我爲什麼要離開這裏？」

阿娣的母親及二叔四叔被鄧焯那番話說得頻頻點頭，深以爲然，而亞娣雖然野慣了，但當着母親及二叔四叔的面前，被鄧焯說她喜歡他，不由羞赧得紅了臉，將頭垂下，不敢看母親與二叔四叔。

「阿焯，爲了表示我完全相信你，我就派你去香港吧。」亞娣的母親表白地道，但忽然又口氣一變道：「不過，既然亞娣那樣喜歡你，我又不想你去冒這麼大的險……」

鄧焯急急道：「阿姑，我相信只是有驚無險吧，只要我們再詳細地籌劃好行動的一切細節，那便不會有多大危險的。」

「亞焯，我不准你去！」亞娣見鄧焯堅持要去，不禁生口氣地抬頭瞪着鄧焯。

鄧焯朝亞娣笑笑道：「亞娣這件事關係到整個島上的人生死存亡，爲了島上的人，我是義不容辭的，妳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亞娣被他們那樣一說，頓時被他所說的大道理將他的咀巴塞住了，說不出話來，只好噘起咀巴，將頭扭到一邊，再不理睬他。

鄧焯見她那樣，只好苦笑了一下。

亞娣的母親與二叔四叔却被鄧焯那句：「爲了島上的人，我是義不容辭的」這句話，感動了，二叔激動地道：「阿焯，衝着你這句話，我們若是再思疑你，那就不是人了！」

「阿焯，我決定派你去！」亞娣的母親激動地說。

「媽！——」亞娣急叫一聲，却被母親一揮手，阻止她說下去，「亞娣，你放心，我一定還你一個活生生的阿焯的，成了吧？」

亞娣聽她的母親那樣說，只好閉上咀巴。

「阿焯，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帶多少人去？」阿娣的母親問。

「事不宜遲，我想明天就動身，只帶五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去便成了。」鄧焯說。

「好，就這樣決定！」阿娣的母親決斷地說：「我們這就去挑選人。」

× × ×

「阿焯，你眞的不會乘機離開，拋下我不理吧？」亞娣伏在鄧焯那赤裸寬厚的胸膛上，微喘着氣說。

剛才，她與鄧焯親熱了一番，兩人這時是赤裸相對，躺在那處山坡上的那塊大石上。

而這時候，差不多是半夜時分了。

鄧焯雙手不捨地在亞娣那光滑豐滿的身上撫摸着。粗濁地急喘了幾口氣，才澀聲道：「亞娣，我怎捨得離開妳？我還要娶妳做老婆啊，妳難道還不相信我？」

亞娣眨着眼，吻着鄧焯的胸脯。情意綿綿地道：「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會什麼也給了你……」說到這裏，忽然全身震顫了一下。

原來，鄧焯忽然伸手一把握住了她的一隻鼓挺的乳房，在輕輕地揉捏着。這令到亞娣渾身一陣酥軟。

「阿娣，妳眞可愛。」鄧焯說着，吻落在阿娣的咀唇上。

良久，只聽亞娣喘息着說道：「阿焯，我要你在這一次從香港回來後，馬上娶我！」

「亞娣，我是求之不得啊。」鄧焯話才說完，又用兩片咀唇緊緊地堵住了亞娣的咀巴……

翌日大清早，鄧焯及五名年輕力壯的青年在阿娣母親等一大羣人的簇擁之下，走向碼頭。

在這樣多的人面前，亞娣就算再不怕羞，也不敢公然偎在鄧焯的身邊走，只好跟在母親的身邊，但一雙眼却沒有一刻離開過鄧焯的身上。

反而亞金一直緊張地跟在鄧焯的身邊，走到碼頭前，自然有一番道別，亞金好不容易才覷到一個空子，將鄧焯拉到一邊，悄聲道：「焯哥，你不會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裏，自己乘機溜走吧？」

鄧焯目光四下閃了一下，發覺沒有人走過來，才按着亞金的肩頭，悄聲道：「亞金，你放心吧，我不是說過了麼，要走一齊走，我不會丟下你不管的。何况，我們還要借他們的力量，創一番事業呢。」

亞金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才定下來，正想說話，那知道亞娣已走過來，對鄧焯道：「阿焯，你怎麼臨上船，也不跟我說句話啊？」

亞金只好識趣地走開。

終於，鄧焯與五名青年都上了船，解纜揚帆，駛離了碼頭，在衆人的揮手目送下，朝香港駛去。

× × ×

七日後，鄧焯他們那條船從香港駛回來。但却故意將航程改變，故意駛經獨眼鯊那帮海盜的勢力範圍的那片海面。

而他們那條船已改頭換面，變了一艘貨船。

他們那條船駛入獨眼鯊那帮人馬的勢力範圍時，大約是早上十一時左右，海面的風頗大，波浪翻湧，天色也有點灰沉沉的。

只要是稍有航行經驗的人，都看出，不出三個小時，會有一場風雨。

鄧焯站在船頭上，拿着一副望遠鏡，不停在朝前面及左右的海面瞭望着，預防獨眼鯊的船忽然出現在眼前，令他們手足無措，不能依計行事。

而船上的甲板上，堆放了一箱箱的貨物，用帆布蓋起來，船帆鼓滿了風，破浪前進，翻湧的波浪打在船舷的兩側上，發出「啪啪」的拍打聲。

自然的，船身也顛簸得很厲害。

陡地，鄧焯那個望遠鏡內，映現出一艘快船，正自左前方向他們這條船飛快地駛過來，從望遠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艘船上那根高高的桅桿上，被風吹得急激招展的破旗上，繪了一條形態兇猛的鯊魚。

這個標誌，只要是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那是獨眼鯊那帮海盜的旗幟！

「馬上準備好一切，他們來了！」鄧焯扭轉頭，朝船上的五名青年喝叫。

而他也緊張得手心沁出汗來。

跟着，在他的望遠鏡內，又出現了一條船，那是在船的側面，同樣的，那艘船上亦掛着一面上繪鯊魚的破旗，不用說，都是獨眼鯊的船了。

接下來，鄧焯又發現，在船的右邊前方，又出現了一條掛着鯊魚旗的船，瞧着這種陣勢，獨眼鯊這一次是志在必得，一下子便出動了三條船，並且採取鉗形攻勢，只不知獨眼鯊有沒有親自出馬，在那三條船的其中一條之上。

由於鄧焯是用望遠鏡看到那三條來勢洶洶的船的，所以，兩下裏的距離很遠，要是拿下望遠鏡，只怕還發現不到那三條船呢。

「帶水，瞧他們這種來勢，他們經已上釣了。」鄧焯有點興奮地對正走到他身旁的那名青年說。

那名青年却眯着眼，有點疑惑地道：「焯哥，我怎麼看不到他們的船……」

「來，你拿着它看一下吧。」鄧焯將手上的望遠鏡遞給那青年。

那青年帶水接過，放在眼前四下一望，馬上失聲嚷道：「嚇！他們果然來了，我看到了，來勢好快啊！」

鄧焯鎭定地道：「帶水，要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麼？」

帶水一邊將望遠鏡交還給鄧焯，一邊道：「都準備好了，焯哥，還有什麼吩咐的？」

鄧焯略爲想了一下，說道：「記着，沒有我的吩咐，一切依照原定的計劃行事，待他們的船駛近前來，我喝問他們是什麼來路時，你們馬上向那三條船胡亂開鎗，千萬不要改變方向，除非我吩咐有所改變。」

帶水忙應道：「焯哥，我知道了。」

說完，便轉向船尾那邊走去。

就這一會，不用望遠鏡，已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三條船自左右兩邊來勢洶洶地直

衝過來，大有若不停下來，便將船撞沉之勢。

鄭焯馬上收起望遠鏡，雙眼迅速地掃視着那三艘成拑形斜衝過來的賊船，深深地吸了口氣！

終於，他發現了從左面側面橫衝過來的那條船不但比其他兩條船要大，那面鯊魚旗也比其它兩條船的大一倍左右，而且還鑲了金邊。

他馬上便確定了，那條船一定是獨眼鯊的「旗艦」，換言之，獨眼鯊就在那條船上。

「看來我們放出的『餌』，終於將那條大鯊魚也引出來了！」鄭焯興奮地握着拳頭。

「帶水，你們要加倍小心啊，獨眼鯊親自出動了。」他扭頭向船後的帶水等人招呼一聲。

帶水他們應了一聲，將鎗架在兩邊的船舷上，準備開鎗射擊。

轉眼間，那三條船有如三條惡鯊般，急衝過來，距鄭焯那條船大約三四十丈左右。

鄭焯打了個手勢，掌舵的馬上裝出手忙脚亂的樣子，急急將船頭一掉，直向外面衝去。

而鄭焯也裝出驚恐地扯開喉嚨大叫：

「喂，你們是什麼人啊……」

而在他呼叫出聲時，帶水等人立刻朝兩邊那三艘船開鎗射擊，但由於只有四個人，所以，鎗聲疏疏落落的。

而那三條船居然沒有開火還擊，只聽攔腰衝來的那條船（這時已變成追在鄭焯他們那條船尾後，因爲鄭焯那條船已掉了頭，向右邊衝出去）上有人大叫：「他媽的，快停船，你們看不到老子船上掛着那面鯊魚旗麼？你們逃不掉的，若是乖乖地停船投降，老子們便放你們一條生路，否則，通通殺死你們！」

但鄭焯他們那條船却充耳不聞，一邊開鎗射擊，一邊倉惶地轉了個彎，向來路逃去。

那三條船馬上也掉正船頭，追上去，並開鎗向鄭焯他們那條船射擊。

剎那間，在那一次的海面上，鎗聲大作。

忽然間，獨眼鯊他們那艘船響起了機器聲，速度陡然快起來，就像一條破洞而出的魚般，慌急地向前逃走。

那三條船上的其中兩條，忽然也響起了機器聲，而且比鄭焯他們那條船響亮多了。

只要對機器稍爲熟悉的人也聽出，獨眼鯊那其中兩條船上所裝的機器，比鄭焯那條船上所裝的機器强大多了。

事實也確是如此，獨眼鯊那條座駕船與另一條船很快便追近了很多，而鎗聲也猛烈多了。

從鎗聲中可以分辨出，獨眼鯊那條座駕船上的火力最强，起碼配備了四挺機關鎗，而另一條船也配備了二挺。

而鄭焯他們那條船上的鎗聲幾乎被獨眼鯊那兩條船上響起的鎗聲蓋住了，有一下沒一下地響着，從鎗聲可以聽出，鄭焯他們那條船上連一挺機鎗也沒有，都是單響的步鎗或是手鎗。

兩下裏這一比，在火力上，相差極之懸殊。

而鄭焯他們之所以示對方以弱，正是誘敵之計，好令到獨眼鯊與他的手下都深信不疑，他們那條船確是運載私貨的，要是船上沒有一支鎗，那就不像是一艘運載私貨的走私船了。

這都是鄭焯那個計劃的一部份。

獨眼鯊那艘座駕船與另一條船終於追上了鄭焯他們那條船，但鄭焯他們却毫不理會，那條船繼續向前航行着，只是，已沒有再開鎗向獨眼鯊他們射擊。

「喂，還不停船？你們不是都想死，嫌命長吧！」獨眼鯊那條船上有人大聲喝叫。

但鄭焯他們那條船上却沒有人應，也不見有一個人影，大概都躲到艙底下面去了。

獨眼鯊那兩條船上的人聽不到鄭焯他們的答應，兩條船馬上將船頭向內一擺，成八字形，自左右兩邊，斜衝向鄭焯那條船，而兩條船上的人亦猛然地向鄭焯那條船開鎗掃射。

剎時間，一片鎗聲彈雨，鄭焯那條船被掃射得彈孔纍纍，板破木飛，若是船上還有人的話，不被射成蜂巢般才怪。

但奇怪的是，那條船仍然向前急行着，這證明船上還有人，否則，那條船怎還開着機器行駛呢！

獨眼鯊那條座駕船及另一條船終於左右緊緊地拑住了鄭焯他們那條船，三條船並排着，向前行駛。

「快跳過去看一下，若是發現還有活着的人，統統斃了！」一個形貌兇惡，左眼戴了一個黑眼罩的高大漢子，揮舞着手中的鎗，那隻睜着的獨眼中，閃射出兇殘的光芒，朝正準備跳過鄭焯那艘船的漢子喝叫。

這人就是縱橫在這一帶海域上的有名海盜頭子獨眼鯊張大石。

從兩條船上跳過鄭焯那條船的十多名漢子，邊跳過去，邊胡亂地開鎗射擊，而兩條船上也有人用撓鈎將鄭焯那條船左右緊緊鈎搭住，並有人拿繩索繫在鄭焯那條船上的錨柱上。

將整條船搜了一遍，除了搜到一批裝了箱的貨物外，什麼人也找不到，這令到獨眼龍的手下奇怪不已，不明白船上的人是怎樣逃離船上的，因爲他們都沒有看到鄭焯他們跳船逃走，其中有一名漢子將船尾艙下面開動着的機器關掉，那條船才慢慢停下來。

一名小頭目向獨眼鯊報告：「老大，船上的人不知什麼時候跳船逃了，一個人也搜不到，倒是搜到一批貨？」

獨眼鯊奇怪地道：「怎麼我們沒有發覺他們跳船逃了？看過那批貨沒有！」

「老大，那批貨都用箱子載着，必須撬開來，才知道是什麼貨。」

「那還不快去將箱子撬開，看看是不是黑米（鴉片）及洋貨。」獨眼鯊說着，已一步跳過船去，向那堆被帆布蓋着的箱子走去。

那名小頭目馬上搶在獨眼鯊的前面，吩咐站在那堆箱子前面的手下將帆布揭了開來。

抽出身上帶着的一把刺刀，那小頭目動手撬開最上面的其中一個箱子。

獨眼龍一眼看到箱子被撬開的地方露出一塊黑色的茶磚模樣的東西，雙眼立刻發出光來，脫口道：「果然是黑米！」說時，用力地嗅吸了兩下。

原來，他是一名鴉片鬼。

豈料他的話聲才落，一下轟天動地的爆炸聲從那堆貨物下爆響起來。

那條船立時就像小孩子玩的積木般，被炸得四分五裂，而那爆炸威力之大，連那左右兩條鯊魚船也被波及，亦是木飛船翻。

獨眼鯊與他的手下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時，便已被炸得手脚斷碎，拋上了半空，墜落海中，去見海龍王了。

只有一直跟在後面的那條船由於相距鄭焯那條船約有十丈左右，得已倖免，但那巨大的震盪力，也將那條船拋得狂顛劇盪的，不少人站不穩，跌倒在船板上。

那一下爆炸的威力之强大，從那附近有如海嘯般翻湧掀騰的海面，可以想知。

那三條船只是轉眼間，便散碎翻轉了，那些人不是沉沒在水下，便被翻湧如山的巨浪吞沒了。

後面那條船上的人大部份都被那一聲巨爆震得有如傻子般，駭呆住了，少數沒有被震昏的，看着那三條船的人在眨眼間船毀人滅，皆驚得瞠目咋舌，叫不出聲來，有如白痴一樣。

好一會，那條船上的人才從震駭中回過神來，負責指揮那條船的一名頭目變顏變色地大叫道：「不好了，我們中計了，趕快回去通知其他的弟兄！」

掌舵的馬上將舵把一推，那條船便掉轉頭，朝來路駛回去。

一名漢子冒失地說道：「劉二哥，不上前去看一下，老大他們是否沒有被炸死麼？」

那名頭目暴燥地道：「飯桶，你睜開眼看一下，老大他們剛才都在那條船上，那一下爆炸有如天崩地陷般，老大他們就是鐵打的，也被炸成碎塊了！」

他的話還未說完，忽然船頭那邊有人慌惶地大叫：「劉二哥，快來看一下，有幾條船向我們來勢洶洶地直衝過來啊！」

那叫劉二哥的頭目聞言神色劇震了一下，急忙跑到船頭，放眼一望，果然看到有四條船正以扇面形之勢，向他們這條船直衝過來，就算是傻子，也看出其來意不善。

那叫劉二哥的目頭只看了一眼，便氣急敗壞地叫道：「老何，快將船掉頭逃命啊！」

掌舵的漢子也知道不妙，馬上將船掉轉頭，落荒而逃。

可是，他們這條船是沒有裝上機器的，只靠風力行走，無論逃得多快，也快不過氣勢洶洶，裝了機器的那四條船，不大一會，那四條船已追近了一半。

這時，在距發生爆炸那處海面左邊約四五十丈外的海面上，忽然浮起六個人頭來，飛快地游向前面不遠處的一塊突出在海面上的礁石。

那六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忽然從那條船上失蹤不見了的鄭焯與五名青年。

就這一會功夫，前面那條船上忽然響起一陣鎗聲，向後面那四條越追越近的快船掃射，企圖阻止那四條船追上他們。

後面那四條船上的人也開火還擊，但速度却沒有慢下來，而且，火力比前面那條船的火力猛烈多了。

鄭焯他們六人聽聞鎗聲，都停下來，扭轉頭往側面望去，看到後面那四條船，不由發出一陣歡呼聲。

而四條快船後面，忽然斜划出一條快艇來，直向那塊孤零零的海礁石划去。

不用說，後面那四條快船是來接應鄭焯他們六人的了，而這一切，都是他們事先商量好了的。

×　×　×

這四條快船正是亞娣的母親率領了一部份手下趕來接應，他們一早已等候在附近的一處海面上，只等聽到爆炸聲，便立刻趕來接應。

這一次，亞娣的母親沒有親自前來接應，但亞娣却來了，乘坐的正是她母親的那艘經過改裝的鐵甲快船。

對於這一帶的海面，在事先他們已來巡察了一遍，所以，對這一帶海面的情形，非常清楚。

鄭焯他們六人看到自己那面有條快艇划來接載他們，他們都高興得擧起手，朝快艇上的人直揮手。

而這時，那條鯊魚船已被四條快船追上，但四條快船上的人却沒有停止開鎗掃射，仍然一個勁地猛射向那條船上掃射，甚至不理會那條船上的人高聲呼叫停火。

因爲呼叫聲都被那猛烈的鎗聲掩蓋了，四條快船上的人根本聽不到，忽然有人向那條船投擲手榴彈及自製的燃燒彈，在爆炸聲中，那根掛着鯊魚旗的旗桿倒折下來，壓得那條船劇烈地傾側向一邊，幾聲慘呼哀叫接連響起。

就這一會功夫，那條快艇已划到鄭焯他們面前，六人紛紛抓住艇邊，一個個攀上艇。

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帶了一副漁民用來潛水打漁或是摸珍珠蚌用的那種簡單自製的潛水用具。

他們六人就是憑這種土製的簡單潛水用具，在獨眼鯊那兩條船開鎗追截他們那條船時，偷偷地從船頭那個錨孔中，抓着錨鏈，溜下水，潛入水中，一口氣潛游出二三十丈，然後微露出水面，換了一口氣，又潛入水中，向那塊海礁石潛去。

所以，獨眼鯊他們將那條船追截上時，還不知道鄭焯他們已偷偷棄船潛游開去了。

而他們在溜下水時，已預先將放置在那堆箱子下面的爆炸裝置開動了，下面那些箱子裝的都是炸藥，足有二百斤，那堆箱子只有最上面的幾箱裝的是鴉片及洋貨，其他的裝的都有磚石。

說起來，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危險的，萬一他們那條船在一開始時便被獨眼鯊的船追截住，又或是獨眼鯊他們發現了他們六人棄船下水，那他們準死無疑。再或是他們那個在香港請人安置的計時爆炸器出了問題，提前爆炸的話，他們亦必死無疑，幸好一切皆依照他們的計劃進行，總算是有驚無險，成功地除去了獨眼鯊及他

的一大半手下。

鄭焯與五名青年全部攀上快艇後，向快船那邊望去，只見獨眼鯊手下那艘船在爆炸與燃燒中，正慢慢地沉沒入水中。

這一次，可說大獲全勝，最後那一條鯊魚船也不能倖免。

快艇載着六人朝四條快船划去，而亞娣所乘坐的那條鐵甲快船也退出船隊，朝快艇駛去。

鄭焯登上快船時，亞娣激動得忘其所以，也不理會船上還有別的人在，大叫一聲：「阿焯！」撲過去，投入了鄭焯的懷中。

鄭焯被亞娣這一種忘形的舉動弄得頗爲尷尬，因爲船上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射在他與亞娣的身上，包括了亞娣的二叔在內。

一時之間，他是推開亞娣也不是，不推開，又難爲情，幸好想到了一個藉口。「亞娣，我渾身濕淋淋的，會弄濕妳的衣服的。」輕輕地推開亞娣。

亞娣却毫無顧忌地對他道：「阿焯，你知道麼，我担心死了，幸好你沒有事，我才放下心來。」

鄭焯只好道：「亞娣，我還要去跟二叔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動，我們回去再說吧。」

說着，便走向亞娣的二叔那邊。

他馬上便發覺到，所有人皆用一種異樣的目光望着他，這令到他臉上不由發熱起來。

「亞焯，這一次全虧你們冒險作餌，才全殲獨眼鯊他們，看到你們都沒有事，我眞高興。」亞娣的二叔高興地拍拍鄭焯的肩頭。

鄭焯忙道：「二叔，這都是托阿姑及二叔你們的福，我們才會平安無事。」

「亞焯，我對你眞是沒話說！」亞娣的二叔讚嘆地看着鄭焯，忽然曖昧地一笑，眼角瞟向正走過來的亞娣。「亞娣什麼人也不揀，揀上你，眞有眼光！」

一句話，說得鄭焯一張臉紅了起來。

亞娣却赧然跺脚道：「二叔，你笑我們，我不依！」

亞娣的二叔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鄭焯與亞娣互相看了一眼，都臉紅紅地垂下了頭。

船上其他的人，也在看着兩人，發出無聲的笑。

「阿焯，如今是回去還是乘勢撲擊獨眼鯊的老巢？」亞娣的二叔斂笑問。

鄭焯想了一下，握拳道：「二叔，依我之見，應該馬上乘勢直搗黃龍！」

亞娣也附和道：「是啊！二叔，一鼓作氣，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亞娣的二叔聽二人這樣說，深覺有理，便斷然道：「對！就乘勝追擊，直搗黃龍！」

於是，四條快船排成錐形，直撲獨眼鯊的老巢——王龍島！

×　×　×

今日是鄭焯與亞娣的大喜之日，整個島都熱鬧起來，就像島上每一戶人家都在辦喜事一樣。

而在十日之前，亞娣的母親已命人到香港等地，買辦了大批辦喜事時應用的物品，所以，兩人的喜事辦得似模似樣的。

到了晚上，那是喜事的最高潮。

島上大排筵席，每一個人都是賓客，而且，一雙新人還逐桌敬酒，喧笑聲與猜枚鬧酒聲，响成一片，每一個人都在盡情吃喝笑鬧。

亞娣的母親要算最開心的了，眼見女兒揀了一個如此能幹的丈夫，等於替她找了一個好帮手，你說，她怎不高興得心花怒放。

這一頓喜酒，幾乎是喝到天亮，才酒闌人散。

而一雙新人在敬過幾巡酒後，便返回新房——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但又有誰知道，他們早已偷偷地渡過了不少個春宵。

自從成爲了亞娣的丈夫——阿姑的女婿後，鄭焯在島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所有的人都對他另眼相看，因爲，憑他有目共睹的才幹與勇悍，島上的人都隱隱感覺到，他極有可能是阿姑——大嫂的繼承人，坐上老大那把交椅。

但鄭焯却沒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自高自大，一如以前那樣，對島上的人親切平和，因爲他若要實現他的野心，那就一定要收買人心，那樣，他的計劃才能順利進行。

如今，他的野心與計劃已實現及進行了一大半，他不想在這個骨節眼上出了差錯，以至功虧一簣。

只要他的計劃成功，那時，他就可以成爲雄霸這一帶海域的梟雄——大天二，那時候，他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然後他可以藉着這一片「基業」，大展鴻圖，那就不用困處在這個小島上，他要對逐他離鄉的堂叔還以顏色，在鄉梓前吐氣揚眉，還有，他念念不忘香港那種熱鬧繁華的地方，憑着現在的這股力量，他相信在香港會大有作爲。

而要實現他的野心，目前首要的是，將這一帶海域上橫行的幾股海賊逐一消滅或是收服，令到自己這股勢力成爲這一帶海域上獨一無二的勢力，那時，他就成爲稱雄這一帶海域的海盜老大。

×　×　×

在他與亞娣成親後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他一步一步地在進行他的計劃，藉着亞娣母親那股海盜，先是收服了癩皮蟮那股海盜，繼之消滅了海狗王及大對蝦等幾股零星的海盜，在半年時間內，完全肅清了附近一帶海域上的海盜帮，令到他們這股海盜成爲獨霸一方的唯一勢力。

而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爲島上的第二號人物。

亞金亦成了他的近身，經常跟隨在他身邊。

而這時，亞娣已有了身孕。

但亞娣與他見面的時間却少了。

亞娣的母親雖然還是坐第一把交椅，但實際上，她只是一個傀儡，因爲島上的事，大部份都是由鄭焯拿主意，連亞娣的二叔與四叔，也不知怎的，都聽他的。

亞娣的母親對這種現象似乎不加理會，看樣子，她像是有意將老大這個位傳給鄭焯，畢竟，她是個婦道人家，何況，還快做婆婆了，而且，女婿有半子之份，她

將位子傳給他，也是無可厚非的。

只是，亞娣對於鄭焯却時有微言，因爲她發覺鄭焯不像以前那樣對她好了，冷淡了一點。

而她發覺到，那是自從鄭焯去了一趟香港後，才那樣的。

不過，她沒有表露出來，只是在母親的面前透露幾句，但做母親的反而帮着女婿說話，說他可能近來太忙了，一個人事情多了，自然會疲累，那是怪不得他對她冷淡的，要女兒忍耐一下。

亞娣聽了母親的話，想想也是，才沒有再生悶氣。

阿娣快要臨盆了，但鄭焯却不在島上，與二叔及亞金等幾個人在香港。

那是他請示過亞娣的母親，說是長此下去，靠着在海上刧掠爲生，那總不是辦法，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瓦罐不離井邊破，趁着這時有錢有船有鎗有人，何不乘做一些生意，可以利用本身的條件做一些生意，從省城及香港等地，運載物品銷售，那是一條獲利豐厚的財路，那何樂而不爲，況且憑他們現在的實力，根本就沒有人敢動他們，那是很安全的。

亞娣的母親聽了他這番話後，深覺有理，遂同意了，於是，他便帶了亞娣的二叔及一些人手，乘了兩條船，到香港買辦貨物，幹其走私勾當。

這一去，便足足去了一個月。

直到亞娣臨盆的前一天，才回到島上來。

他却沒有馬上去見亞娣，而是與二叔去見亞娣的母親。

但亞娣的母親不等他開口，便叫他去看亞娣。

二叔對亞娣的母親眉飛色舞地道：「大嫂，阿焯眞是有辦法，我們這一次從香港運了一批貨到太平，原來阿焯在太平有熟人，貨物一下子便脫手了，足足賺了幾倍利錢，聽亞焯說，這一趟賺了近萬塊銀元，大嫂，這眞是一條財路，這樣下去，不出幾年，我們都不用再去打漁和刧掠貨船了，那時，我們每一個人都發財了，可以起大屋，要什麼有什麼。」

亞娣的母親聽了，顯得非常高興。「二叔，那這一趟就辛苦你了，運一趟貨賺這樣多錢，這種生意到那裏去找，只是，這一趟怎麼去了整整一個月啊？」

二叔忙道：「大嫂，本來不用這樣久的，但由於是第一次做，又要找門路買貨，又要拜訪結交當地一些人物，這花了不少日子，全靠阿焯有辦法，認識一些人物，否則，不會這樣順利，只怕現在還未回來。」

「嗯，原來是這樣的。」亞娣的母親恍然道：「阿焯眞是個精明又有辦法的人！亞娣嫁了他，我也替亞娣高興呢。」

二叔迭聲附和道：「大嫂，當初若不是我們一念之善，救了阿焯，我們怎會稱雄這一帶海域，縱橫來去，有這一番成就，這大概是善有善報吧。阿焯確是一個人材。」

「好了，你也累了，快回家去看看二嫂吧。」亞娣的母親對二叔說。

二叔起身說道：「大嫂，我買了一些東西給你，放在船上，待會到船上拿來給你。」

亞娣的母親笑道：「二叔，又要你破費，多謝了，還是送給二嫂吧，讓她高興一下。」

「大嫂，我也買了一些給她，孝敬大嫂是應該的。」二叔說着便往外走。「大嫂，我走了。」

「快走吧。」亞娣的母親看着二叔走出屋外，才坐回椅子上，雙眼定定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　×　×

亞娣挺着個漲鼓鼓的大肚子，躺在床上，看到鄭焯走入來，歡喜得撐着起身來。「阿焯，你回來了！」

鄭焯急忙走前去，將亞娣扶着躺回床上，順勢坐在床邊，握着亞娣的手，柔聲道：「亞娣，我還以爲趕不及看到孩子出生呢，辛苦你了。」

亞娣歡快地笑着道：「阿焯，你終於回來了，你知道麼，我一直盼你回來，我要你在我身邊，看着孩子出生，你爲什麼一去便去了一個多月？」

鄭焯摩挲着亞娣的手背，說道：「第一次做這種生意，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你知道麼，我一直記掛着你，幾乎想不做這趟生意便趕回來……」

「這趟生意做成了麼？」亞娣伸手摸着鄭焯的顏面，情意深深地看着鄭焯。

鄭焯却有意無意地避開亞娣的目光。

「做成了，而且賺了大錢，我買了一些東西送給你，你一定會喜歡的。」

「只要是你買給我的，什麼也喜歡。」亞娣柔柔地道：「阿焯，你喜歡男仔還是女仔？」

鄭焯摸着亞娣的肚子，笑道：「只要是你生的，是男是女我也喜歡。」

亞娣笑道：「那我就給你生個龍鳳胎，有男也有女。」

說到這裏，她忽然皺緊了眉頭，叫起痛來，鄭焯可慌了手脚，連忙起身，手足無措地道：「亞娣，妳怎麼哪……忍一下，我就去叫三婆來。」

說着，一頭衝出屋外，大叫：「三婆，三婆……」

×　×　×

亞娣生了個女兒。

母女皆平安。

鄭焯第一次初爲人父，在亞娣生產時，緊張得一直守在房間外面，不停地行來行去，雙眼却沒有離開過房門。

當他聽說生了個女兒後，先是呆了一下，繼之高興地連聲道：「三婆，像亞娣還是像我？」

負責替亞娣接生的三婆笑道：「你自己進去看一下吧。」

他馬上走入房間，一眼看到亞娣神態憔悴地躺在床上，亞娣的母親正在執拾東西，那個女嬰就躺在亞娣的身邊，他忙叫了聲：「媽。」便走到床邊，只看了那女嬰一眼，便執住亞娣的一隻手，輕聲道：「亞娣，妳覺得怎樣？」

亞娣緩緩張開眼，虛弱地看了鄭焯一眼。「阿焯，我替你生了個女兒，你不會不高興吧？」

鄭焯忙道：「亞娣，怎麼會呢！我不是對你說過，生男生女，我也一樣喜歡的

麼！」

「阿焯，我會替你生個男孩的。」亞娣緊緊地執住阿焯的手，生怕他會離開一樣。

鄧焯忙安慰她道：「亞娣，別說話了，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乖，我去船上將買給你的東西拿來。」

說着，放開亞娣的手，站起來，對亞娣的母親道：「媽，勞煩你看着阿娣，我出去拿東西。」

亞娣的母親「嗯」了一聲，他便走了出去。

孩子滿月時，島上又有一番高興，亞娣的母親大擺薑酌，要請島上的所有人。

才滿月，鄧焯便對亞娣的母親說，要到香港去開設一間貨行，那樣，對於今後的貨運會大有利益及方便，因爲不用向別的貨行買貨，那麼，利潤會更大。

亞娣的母親沒有反對，於是，他便帶了一大筆錢，帶了一些人手，這一次沒有叫二叔去，而是叫四叔去，一早便乘船往香港去了。

這一次，他一去便是兩個月，回來時，帶回來一大批洋貨，島上每一戶人家，都有一份。

而亞娣的四叔自去了一趟香港後，簡直像變了一個人，穿着得光光鮮鮮的，抽的是洋烟，還買了一個打火機；「咔嚓」一聲，便有火冒出來，看得島上的人瞪大了眼，嘖嘖稱奇。

鄧焯也買了一大批衣物什麼的，送給亞娣兩母女，自然，也孝敬外母一份。

島上的人，都對鄧焯沒口稱讚，阿娣的母親看在眼中，聽在耳內，卻沒有一點不滿的意思。

回來不到五日，他又對亞娣的母親說了一聲，便又帶着一些人手，乘船離開了小島，去香港了。

小女孩牙牙學語，會走了，在這段時間之內，鄧焯很少在島上，大部份時間都在香港，打理生意。

而據他說，生意巳越做越大，但卻不見他拿錢回來，不過，他每一次回來，都會帶回來一大批洋貨衣物，分派給島上的每一戶人家，島上的人漸漸地，都對他大說好話，而亞娣母親的那些舊屬，似乎忘記了她這位老大，有什事也只是向鄧焯請示，連二叔四叔也帮着他，無形中，他巳成了島上的主宰。

亞娣起初對於他經常到香港，不在她身邊，不免埋怨了幾句，有一次差點與鄧焯吵起來，但自從有一次從他的衣服中發現了一條手帕後，她便似乎諒解了他，不再在他的耳邊嚕叨。

亞金在這段時間內，一直跟隨着鄧焯，並且還趁走私之便，托人帶了幾次錢回家，自然也捎了口信。

島上，不少人家起了新屋，也添置了不少新船，其中有兩艘還裝上了馬力强大的機器，也添置了一批鎗械，這都是鄧焯的主意。

而這一年的春節，鄧焯推說在香港要應酬那些有來往的人物，留在香港沒有回島，但卻派人用船運回一大批過節時要用的物品及衣布。

直到端午前，他才從香港回到島上。

這一次，他居然說要帶亞娣母女出去見識一下，同時對亞娣的母親說，爲了將生意再擴充，這一次，他要將那一次刦掠到的那批黃金帶一部分去香港，以作擴充之用。

亞娣的母親沒有反對，只是說有些事要與他商量一下，要他在晚飯後，到她那裏一趟。

晚飯過後，鄧焯到那間大屋去見亞娣的母親。

這時候，天才剛黑。

大屋內，就只有亞娣的母親。

鄧焯才走進去，亞娣的母親便道：「阿焯，把門關上，我有些緊要的話要對你說。」

鄧焯答應着，目光先在屋內迅速地掃了一眼，才將兩扇大門關上。

「坐吧。」亞娣的母親說着巳坐在正中那張椅子上。

鄧焯邊坐下邊道：「媽，什麼事這樣緊要？」

亞娣的母親面無表情地道：「阿焯，我想將這個位讓給你，你不會拒絕吧？」

鄧焯忙道：「媽，你怎麼忽然這樣說呢？」

亞娣的母親臉色一沉。「你不是一直都想坐我這個位麼？」

鄧焯慌忙道：「媽，我絕對沒有那種居心，妳怎會那樣想的？」

亞娣母親寒着一張臉，冷冷一笑，說道：「我怎會那樣想？那是你這一向的所作所爲，讓我看出來的！」

鄧焯極力分辯道：「媽，那是你誤會了，……」

「我誤會？」亞娣的母親哼聲道：「你以爲我看不出來麼？你明是收降了癲皮蟮那帮人手，實則是收爲己用，這從癲皮蟮自從降服我們後，一直只聽你的命令，不肯將他的人手移到島上就可以看出來，還有，你暗中替他們添置了一批鎗械彈藥，卻沒有告訴我與二叔他們，你這是什麼居心，就算是傻子，也看得出來。」

鄧焯聽得暗暗心驚，不明白這件事情，怎會讓她知道的，因爲他清楚地知道，替癲皮蟮他們暗中添置鎗械，只有他與亞金，還有癲皮蟮他們知道，他實在想不明白，是誰洩漏了這個消息的。

他相信癲皮蟮不會洩秘，亞金也不會的，那麼，亞娣母親是怎樣知道這個秘密的？

他雖然在心中納悶暗驚，但表面上卻裝出一副寃枉的樣子，叫寃道：「媽，絕對沒有這回事，你是聽誰說的？那是有人故意中傷我，離間我們，媽，妳千萬別聽信外面那些不懷好意的流言啊！」

「你才是不懷好意！」亞娣母親痛心疾首地說：「我眞後悔救了你，還讓亞娣嫁給你，想不到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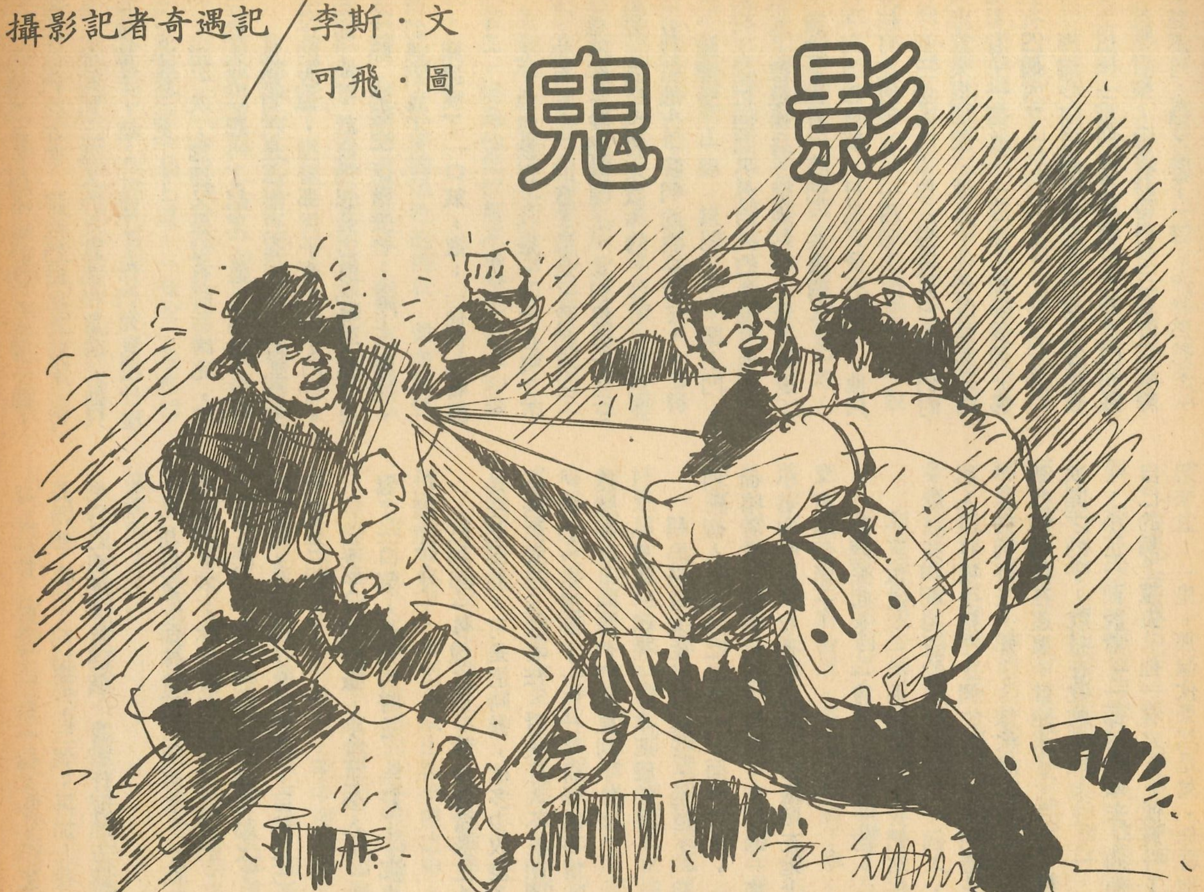
鄧焯正想加以分辯，亞娣的母親巳厲聲道：「有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幹的好事，我巳一一知道！」

鄧焯張口欲言，又給亞娣的母親搶先截住了。「你這個狼心狗肺的傢伙，爲了達到你那狼子野心的目的，暗中利用恩惠，收買人心，培植自己的勢力……

（以下轉入第60頁）

鬼影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肩頭血印 觸目驚心

雨很大，施達站在窗前，向外看着，雨水順着街燈直往下淌，像是天漏了一樣，在燈光的範圍內，閃起一片水光。施達拉上了窗簾，伸了一個懶腰，他退了幾步，倒在床上。一天的忙碌，到了可以上床睡覺的時候，眞有一種令人說不出舒服之感。

可是，就在施達剛一躺到床上之際，門鈴卻突然響了起來，響得十分急促，而且響了又響。

施達忙向床頭的鐘看了一眼，巳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可是門鈴還是不斷地響着，施達忍不住大聲罵了一句，叫道：「來了！來了！」

他走出了臥室，穿過了客廳，將上了鎖的門，打了開來，定睛向外看去，他巳經決定，對於那樣深夜，突如其來的冒失鬼，不受歡迎的了。是以，他並沒有讓來人走進來的意思，門一打開，他就攔在門前。

可是，當他定睛向門外看去時，他不禁呆了一呆，在門外的冒失鬼，還不止一個，而是三個。

那三個人的衣服上下都濕透了。其中有一個是禿頭，雨水還順着他的光頭向下直淌。他們全是冒雨而來的。當然，他們全是施達的朋友。

而且，他們三個人的面色都十分青白，好像是他們從死囚牢裏逃出來一樣。

施達看到他們的情形那樣狼狽，他立即改變了主意，他將身子讓了開來，那三人也立時衝了進來，在施達的地毯上留下了一叠濕脚印。

施達關上了門，轉過身來，道：「什麼事，你們遇到了什麼事？」

那禿頭的一伸手，就抓住了施達的衣襟，他先喘着氣，然後叫道：「施達！」

他尚未曾開口，施達巳經聞到一股中人欲嘔的酒氣。他厭惡地拍開禿子的手。在刹那間，他心裏所想到的，只是用什麼辦法才可以將那三個醉鬼攆出去！

禿子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搖着禿頭，說道：「施達，我們……我們一共有幾個人？」

施達大聲說道：「現在是四個。但是，我只想自己一個人。我要睡了，你們快走——」

施達的話還沒講完，那三個人巳經一起怪叫了起來。道：「四個！他也說我們一共是四個人！」

三個醉鬼一面叫着，一鬨團團亂轉，像是有什麼大禍將臨一樣。

施達看到了那種情形，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忍住了笑，喝道：「吵什麼？我們不是四個人，又是幾個人？你們不走，我要叉你們出去！」

施達一叫，那三個人也靜了下來，各自睜大了眼，看來，他們都喝了不少酒。但是有一點，施達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們三人，都感到了眞正的恐懼。

施達本來眞想不由分說，一個一個，捉住他們的衣領，將他們拋出去的了。可是，他和那三個人的友誼都相當深，他只好攤攤手，道：「好了，你們究竟攪什麼鬼？半夜三更——」

這一次，施達又是沒有將話講完，那三個人又一起叫了起來，道：「鬼！」

施達實在是忍無可忍，他一把抓住那禿子的衣領，推着那禿子直來到了門口。拉開了門，就在他想發力將那禿子推了出去之際，那禿子話帶哭音，道：「施達，我們遇到鬼了！」

施達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是喝醉了！」

禿子急急地道：「是，我們是喝了不少，也有點……醉意，但是，我們現在一點也不醉，我們嚇醒了，我們想起你住在這裏，是以跑着來找你的。你看，我們並沒有找錯地方，我們的酒早醒了！」

施達嘆了一聲，鬆開了手，關上門，那禿子連忙回到另外兩人的身前。他們三個人，像是操兵一樣地站着。禿子問道：「施達，你看，我們一共幾個人！」

施達想發怒，可是又發不出來，他只好無可奈何地道：「四個！」

那三個人的面色，變得更白。他們的頸際看來很僵硬，但是，他們還是勉力四面看看，一個道：「施達，別嚇我們，那兒有四個人？」

施達心中暗罵自己交友不愼，怎麼會交上這樣一班朋友？半夜三更尋上門相纏。但是看來，他還非得對這三隻醉貓解釋清楚不可。他又嘆了一聲，指着那禿子，道：「你，張禿子，是一個；你，小王，是兩個；你，胡搗蛋，三個；再加上我，倒霉的施達，是四個，我有什麼地方講錯了？」

胡搗蛋一面抹着面上的雨水，一面道：「不，不，你不算在內，只說我們。」

「唉，」施達的嘆息聲越來越大：「胡搗蛋，你怎麼了？四減一，自然是三，你們是三個人！」

張禿子、胡搗蛋、小王三個人，一起鬆了一口氣，他們齊聲道：「好了，那鬼已經走了！」

直到那一秒鐘之前，施達還當那三人是在胡鬧的。可是這時候，他多少改變了一些對那三人的看法。看來三人不是胡鬧。他們一定遇到了一些什麼奇怪的事情，施達問道：「你們究竟見到了什麼？」

「鬼！」張禿子一本正經地答。

胡搗蛋看來比較清醒些，他道：「我們三個人，從酒吧出來，一面淋着雨，一面唱着歌、向前走着，可是，在經過一條小巷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街燈照在地上，有四個影子！」

施達笑起來：「鬼是沒有影子的。」

小王忙道：「但那個鬼有！我們站住，就在我和胡搗蛋的中間，多了一個人，那人還將雙手搭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嚇呆了，向前奔去，那……傢伙就不見了，我們想到你住在這裏，就跑來了，那……傢伙剛才的手，就搭在我的肩頭上——」

小王一面說着，一面轉過頭去，向他自己的肩上望去，他一看之下，便驚叫了起來道：「鬼，那傢伙果然是鬼，你看他留下了一個鬼手印！」

施達這時也看到了，小王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裝，在他的西裝肩頭上，果然有一隻手印。

胡搗蛋也忙轉頭向他的肩頭望去。一望之下，他發出了一下近乎絕望的呻吟聲來。道：「我的肩頭上也有……那是鬼手印！」

施達忙踏前一步，將他們兩人的肩頭，拉了過來。那的確是兩個手印，從這兩個手印看來，眞是曾經有人按住了他們兩人的肩頭。

而且，施達也立時覺得出了事情的嚴重性！

因爲他一眼就看出，在小王和胡搗蛋兩人的肩頭上的手印是什麼，那並不是鬼手印，而是血手印，那曾經按住他們兩人的肩頭的人，雙手一定沾滿了鮮血，是以才會在他們的肩頭上留下了血手印的！

而且，那人按在他們肩頭上的時候，一定很用力。因爲經過了大雨的冲洗，手印仍然留了下來。

這三隻醉貓，在他們經過一條巷子的時候，忽然發現他們原來是三個人，變成了四個人。的確是多了一個人。而那個人，又是身負重傷的！

而那個人，忽然又不見了，最大的可能是，當他們發現三個人忽然變成四個人時，心中害怕發足狂奔。那受了傷的人，根本支持不住，倒在地上，而他們三個人也根本未曾注意！

施達一想到這裏，整個人直跳了起來，道：「是在那條巷子？快帶我去！」

小王搖着頭，道：「我……可不敢再去了！」

胡搗蛋和張禿子也大搖其頭。張禿子道：「就在你家對面，拐彎的那條巷子，你……自己去吧，我們可是見過鬼，怕黑了！」

施達祇是瞪了他們一眼，並沒有和他們說下去。因爲他肯定有一個人受了傷，而那受傷的人，現在可能倒在那條巷子之內。

他早發現那受傷的人一分鐘，就可能挽回一條人命。在那樣的情況下，他還有什麼時間，再和那三隻醉貓糾纏下去，去說服他們陪他一起去？

施達立時抓起一柄雨傘，衝出了門口，他在樓梯上飛奔而下，到了大門口，傾盆豪雨，令得他窒了一窒，也立時打開了傘，向對街衝去。

他知道他們三人經過的，是那一條巷子，是以他一過了馬路，便立時來到了巷口。

雨實在太大，雖然他有傘，但是他的身上，還是立時濕透了，他在巷口停了一停，向巷子中看去。

巷中一共有三盞路燈；如果不是下雨，他一眼就可以看到巷子中所有的情形了。但是現在，除了雨水之外，他卻什麼也看不到，他向巷子中走去，巷中有好幾處低濕的地方，水積得很深，施達也不及理會積水，嘩啦嘩啦，淌着水，就向前走了過去。

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留意着可有什麼人倒在地上，那本來是一眼就可以看到

的。可是，施達在穿出巷子之後，仍然沒有發現什麼。他又往回走來。等到他又來到巷口時，仍然沒有發現，他也根本無法在地上找到一點血漬或是什麼。因爲雨太大了。就算有血漬的話，也一定早已被冲走了。施達呆立着，並沒有他想像中的傷者。那麼，小王他們三個人，何以會變成四個人的？施達的身上已透濕了。當他一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施達的心中，不禁也有些害怕起來，他連忙轉過身，準備回家去。可是他才一轉身，就看到在他的前面，有兩個人，一聲不出地站着！

那兩個人的出現，實在突兀了，令得施達陡然間大吃了一驚，那兩個人的身形十分高。施達在突然之間，幾乎撞到了他們的身上。但是却未曾看到他們的顏面。一看到有人，施達忙向後退出了一步，抬頭看去，但是他仍然看不清楚那兩人的臉孔。

那兩人都穿着黑色的雨衣，戴着黑色的雨帽，將帽簷拉得很低，他們兩人顯然都曾淋過雨，因爲他們的雨衣和雨帽下，都閃着水光。

當施達向他們望去的時候，他們兩人將帽簷拉得更低，其中一個用含糊不清的聲音問道：「你在找什麼？」

施達呆了一呆，道：「是的，我在找一個受傷的人。你們是警探？」

那兩個人聽得施達那樣問，突然怪聲怪氣地笑了起來，一聽到他們那樣的笑聲，施達陡地一呆。他已經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了！

他連忙又退出了一步，那兩人中的一個，突然伸手，向他的胸口抓去。他揚起手中的雨傘，便向前直刺向那人的胸口，那人向後疾退了一步，未曾抓中施達，施達想轉身逃出小巷的另一端去。

可是就在這時，另一個人却在施達的身邊掠了過去，到了施達身後。

施達的前後去路，都被堵住了！

而也就在那剎那之間，施達改變了主意，他不但不向後退，還立即收起了傘，將傘當作武器，向前連刺了三四下。刺的都是對方的咽喉，面門和胸口，攻勢十分凌厲。

在他面前的那人，被施達逼得連退了好幾步，施達趁機一躍而前，傘尖重重地刺中那人的腹際，令得那人發出了一下怒叫聲。身形一側，「砰」地撞在牆上。施達乘勝追擊，揚起傘來，便向那人的頸際，劈了下去。

可是他的傘才劈下呎許，他的動作，便突然僵住了，傘柄也凝止在半空之中。

雨又大了起來。施達的身子全濕透了，他的雨傘無法再劈下去的原因，是因爲那已被他刺中一下的那人，手中突然多了一柄鎗。黑黝黝的鎗口正對準了他，別說施達手中所持的，只是一柄雨傘，就算這時他所握的，是一柄削金斷玉的什麼前古奇珍，干將莫邪之類的寶劍，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而在他前面的那人，聲音之中也充滿了憤怒，喝道：「轉過身去！」

施達乖乖地轉過身去，而當他轉身去之後，又發現在他身前的那人，手中握着一鎗！

施達在那剎間，心中恨透了那三隻醉貓；如果不是那三個冒失鬼闖上門來的話，他這時，正應該在柔軟的床上，聽着雨聲，酣然入夢，怎會在大雨之中，被兩個人用手鎗指着，身上隨時可能添上兩個血洞。

「向前走！」施達身後的那人繼續說道。

施達只得向前走去，在他前面的那人後退着，他們立即走出了那條巷子，施達仍然被逼着向前走去，不一會，便來到一輛汽車旁。

映着微弱的雨光，施達可以看到，那車子中，已有一個人坐着。一直後退着的那人，打開了車門，喝道：「進去！快！快！」

施達到了車門前，他如果再不提出抗議來，那麼，他就要被那兩個神秘人物帶走了。

是以施達忙道：「你們是什麼人？想將我帶到什麼地方去？不論你們在做什麼，都不干我事！」

施達所得到的答覆，是對方的鎗口，在他的背後，重重地頂了一頂，和一句斥喝：「快進去！」

施達伸手抹去了臉上的雨水，俯下身，準備鑽進車廂去。可是當他一俯首之際，他已然看清了車廂中的那個人，那人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他的身上，全是血，看來他的雙肩都受了傷，鮮血沿着他的手臂流下來，車廂中也染了不少血！

一個受了傷的人！

施達看到了那受傷的人，心中至少有幾分安慰，因爲依照推理，已被證明與事實相符，對於施達來說，那使他很高興。

可是，他又不禁苦笑，因他已落在人家的手中，在兩支手鎗的指嚇之下……

如果不是那人的眼珠在轉動，而且還向施達望來的話，那麼，施達一定以爲他已死了，當那人向施達望來的時候，施達心中陡地一動，他大聲叫道：「這人快要死了，你們還不召醫生來。」

他一面叫着，一面想轉過身來，可是就在那時，他的後腦上，立時受了重重的一擊，他的身子已進了車廂，倒在那傷者身上。

在那一剎間，他只覺得一股濃重的血腥味，鑽進了他的鼻孔，那只不過是十分之一秒間的感覺，接下來，他昏了過去。

當施達又醒了過來之際，他只覺得後腦一陣陣的劇痛，像是一塊燒紅了的烙鐵，正在他的後腦上炙烙一樣，他想伸手到後腦去撫摸一下，但是却一點氣力也沒有，他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勉力伸了伸身子，睜開眼來。

他費了好幾秒鐘，才弄清楚他仍然在那輛汽車之中，但是車中只有他一個人，那兩個穿着雨衣的人，和那個傷者，全不見了。

一切幾乎全像是一場夢一樣，但是腦後的劇痛，車廂中的血漬，却又證明那一切不是夢，施達掙扎着坐了起來，打開車門，走出了車子。

當他來到車子外面時，他仍然不能肯

定自己是死還是生。他回頭向車中看了一下，心中想，如果自己已經死了，那麼，靈魂飄出了車外，他的軀體，應該還留在車中，在他看到他走出車子後，車內是空空如也的時候，他定下心來，因爲，那已證明他並沒有死。

施達靠着車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看到許多大樹，他是在一條很靜寂的街道上，他伸手向腦後摸了又摸，腫起了一大塊。

施達的神智已完全清醒了，他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警……

他跟蹌向前走去，五分鐘後，他遇到了一輛警方的巡邏車，十五分鐘之後，他到了醫院，三十分鐘後，他的頭包着一塊紗布，到了警局。

他將自己的遭遇，向值日警官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一小時之後，他回到了家中。

而當他回到了家中之後，他不禁長嘆了一聲。

那三個醉鬼，鼾聲大作，已經全睡倒在地上，另一個蜷曲在沙發之中，可是，胡搗蛋卻攤屍一樣的攤在他的床上。

施達如果不是那麼疲倦乏力的話，那他真會將這三個醉鬼，都擲出門外去，但這個這時，他卻是來到了床邊，抓住了胡搗蛋的衣服，將他用力提了起來。

胡搗蛋睡得十分沉，他整個人被施達提了起來。可是他卻仍然沒有醒，施達抓住了他的衣襟，將他用力搖了兩搖，「嗚」的一聲，胡搗蛋的上裝肩頭，肩頭，飛了開來，施達一鬆手，胡搗蛋「砰」地跌在地上。

他甚至在跌在地上之後，仍然沒有醒過來，施達又嘆了一聲，恨將起來，又在胡搗蛋的身上，重重踢了一腳，踢得他轉了一個身。

就在胡搗蛋在地上一個轉身之際，施達倏地一呆。

他看到，在胡搗蛋西裝上面的肩頭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那西裝的肩頭，是被施達剛才撕裂的，但這時施達看來，卻又覺得不像，因爲破裂的邊緣，十分平整，倒像是被什麼利器割破的一樣。

施達呆呆地站着，他本來以爲，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是有「下集」繼續！

施達連忙俯下，將那裂口拉得更大一些，那亮晶晶的東西，翻跌了出來，施達也立即看清，那是一片極薄的金屬片，它的大小，就像一片刀片，而在它的上面，有着許多細小的孔。

施達俯身，將那金屬片拾了起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看來，那好像是無綫電的一種零件，但是施達卻也不能肯定那是什麼。

他呆呆地望着那金屬片，心中又想了起來，他想，那金屬片當然不會是胡搗蛋的，不是胡搗蛋的，自然是有人放在他衣服之中的。

那麼，放的人是誰？自然是那個受了傷的人，這樣看來，受傷者和那兩個穿雨衣的人，並不是同路的了，傷者可能是被那兩個追踪的人，而追踪的目的，就是爲了要搶那金屬片。

傷者在受傷之後，恰好遇到了胡搗蛋他們，於是，就將那金屬片放進了胡搗蛋西裝的肩頭中。

照那樣推斷，那金屬片一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至少已經有一個人因此而受傷了。

施達將那金屬片放在燈光下，仔細審視着，但是，他卻一點名堂也看不出來，他心中在考慮着，是立即將自己這個發現告訴警方呢？還是等到明天再說，在他還未曾有決定時，他突然聽得房門傳來了「卡」地一聲響，施達陡地抬起頭來，他看到門柄在緩緩轉動着，施達衝向前去，想將門拴住，可是，卻已經遲了。

施達才來到門口，門就被人推了開來，兩個人走了進來。就是那兩個人，施達立時站定，他的手中，仍然提着那塊金屬片。

在剎那間，施達心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將那片金屬片收起來，可是那兩個人已緊迫着他，直走了過來，而施達的動作，又因爲緊張過度而變得很僵硬，是以他只是抖了抖手，非但未曾藏起那金屬片來，反倒看來，像是將那金屬片，在兩人的面前，揚了一揚！

施達的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他認爲那兩個人一定會立時出手，將那金屬片搶回去的了。

可是，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那兩個人連瞧也不向那金屬片瞧上一眼，只是用寒森森的目光，望定了施達。施達給他們望得心中一陣發寒。

施達絕不是胆小的人，他也可以力敵好幾個大漢，但是，他卻看到那兩個人的手，放在衣袋中，而他們的衣袋中又有管狀隆起，毫無疑問，那是他們放在口袋中的手，正握着鎗！

血肉之軀，單憑一股勇氣，是沒有法子抵禦子彈的，是以，施達不等那兩個人開口，便又揚着那金屬片，說道：「你們不是爲這而來的麼？好吧，你們拿回去好了。」

施達認爲那金屬片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東西，本來，他是絕不捨得就此放棄的，但這時，他正處在極度危險的劣勢，是以除此以外，他也沒有別的辦法。

他以爲自己那樣一說，對方一定迫不及待地伸手來搶那金屬片。

可是，那兩人的行動又是一次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

只見他們兩人的臉上，全都現出了怒容來，他們只向施達手中的金屬片略看了一眼，便厲聲道：「你在開什麼玩笑。」

施達呆了一呆，一時之間，倒不知說什麼才好了，他苦笑了一下，道：「那麼，兩位是爲什麼而來的？」

「你在報了警，是不是？」其中一個問。

而另一個則冷冷地打量着施達的房間，走動着，伸腳踢着那三個爛醉如泥的醉鬼，那三個醉鬼仍是鼾聲如雷，根本不知道有人在用力踢着他們的頭部。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他在留心尋找自己反抗的機會，可是，他卻看不出自己有什麼機會來，是以，他仍然站立着不動。

他只是點了點頭，道：「是的，或去報了警。」

「你對警員講了些什麼？」那人的神情十分獰惡。

施達卻顯得是很鎮定，他不經意地將那金屬片放在一張几上，道：「我說的是實話，我在小巷中遇狙，被人架上了一輛車！」

「你也提起了那受傷的人？」那人又追問。

施達略想了一想，道：「自然，我提到了他，傷得那麼重！——」

施達的話還未曾講完，那人已怒吼了起來道：「那是不關你的事。」

施達不出聲，那人的手從口袋中伸了出來，他的手中，果然握了槍，而另外一個人「砰」地一聲，已推開了施達房間中的一個小酒櫃了，他伸手在酒櫃中，拿出了一瓶威士忌來。

那人拿着酒瓶，立即來到了施達的面前，施達駭然道：「你們……你們想幹什麼？」

那兩個人並不回答，拿着酒瓶的人，將酒瓶在施達面前晃了一晃，但他右手拿着酒瓶，左手揚起，突然一掌，砍向酒瓶的瓶頭部份「拍」地一聲响，整個瓶頭，已被他一掌砍斷了。

施達吸了一口涼氣，那人的空手道造詣如此之高，施達眞懷疑，就算那兩個人沒有槍的話，自己是不是他們兩人的敵手，但是，直到這時，施達仍然不知道那兩個人究竟想作什麼。

那人拿着酒瓶，向施達走過來，冷冷地道：「喝酒！」

施達忙道：「別客氣，你請便。」

那人大喝一聲，說道：「我要你喝，要你在一分鍾之內，將這瓶酒喝完！」

施達驚叫了起來，道：「你瘋了！一分鐘之內將這瓶酒喝完，我會醉得像一團泥一樣！」

「就要你那樣，朋友，」那持槍的人冷冷地道：「就是要你醉得不省人事，還要你告訴警方，你對他們說的一切，全是酒後胡言！」

施達呆了一呆，道：「警方不會相信的，因爲我在報密的時候，沒有酒味。」

那人笑了起來道：「原來是經樣，那我們找錯了酒，不應該你喝威士忌，應該叫你喝伏特卡。那種酒，喝醉了，口中也沒有酒氣！」

另外一個人立時拋開了那瓶威士忌，香醇的酒，自瓶中不斷的流了出來，他又在酒櫃中找到了兩瓶伏特卡，用同樣的方法，拍斷了瓶頭，喝道：「快喝。」

施達接過了那兩瓶酒來，他遲疑了一下，道：「如果我拒絕呢？」

那人並沒有作語言上的回答，却比任何語言，更來得有力，那持槍的人，慢慢地扳下了槍上的保險掣，發出「啪」地一聲來。

施達苦笑着道：「好，我喝。」

「你不但要喝，而且要照我的吩咐，對警方說你喝醉了酒，所說的一切，全是你胡言亂語，要不然，我們隨時可以來找你的。」

施達繼續苦笑着，道：「警方只怕不會相信，我看你們還是取了你們想要的東西走吧。」

那人怒吼了起來，說道：「我們不要什麼，就是要你閉嘴，或許，送你一顆子彈，更來得省事，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選擇了。」

施達的心中，着實疑惑，那兩人顯然不是爲那金屬片而來的了，他們的目的，看來只不過是要他向警方說明，說明他是報了假案。

施達也沒有多少時間去思索。因爲那人手中的槍，正漸漸向他迫近，他只得揚起酒瓶來，大口大口，吞嚥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酒精的伏特卡。

酒精在他的腹中，燃起了一團火，當他吞下了半瓶的時候，他略停了一停。

而也就在那時，他的胆子，陡地壯了起來，他發出了一聲大叫，陡地揚起了酒瓶，向他的面前持槍的人疾潑了出去！

那人怒吼一聲，連射了三槍，但是施達酒一潑出，身子便向下滾去，他另一隻酒瓶，重重地敲在另外一人的足踝骨上，令得那人也發出了一下怪叫。

施達的身子又跳了起來，他身子跳起來時，那人正彎腰在撫向受擊的足踝，施達用力將他的身子一推，推得跌向前去。

而那被施達用酒潑中了面門的人，手正在臉上亂抹。他的同伴向他撞了過去。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但是他却也覺出有人向他撞來。他右手的手槍，猛地揮出，恰好揮擊在那人的臉上。那人發出一下怪叫聲，持槍的人，又放了兩槍，那兩槍自然是沒有目的。子彈射破了窗子，發出嘩啦的聲响。那人射出兩槍之後，他的同伴口角流血，拉着他便向外奔去。

施達順手拿起了一張椅子，拋了出去，那張椅子，擊中了那二人中的一個，但是，却也未能阻止他們離去。他們已經衝出了門外。

施達不敢向外追去，因爲他知道那人的槍中，還有着子彈。他奔到電話旁邊，剛想打電話報警，已聽得警車的响號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而且，在他住的那幢屋子之前，停了下來。

施達知道，那一定是隣居聽到了槍聲去報警的。他連忙來到窗口，向下看去。他看到一輛警車停在下面，警員正從車中跳下來。

施達揚高聲音叫，道：「小心，那兩個兇徒，都有武器的！」

警員抬頭向上看了一看，立時散了開來。不一會，就有一個警官，帶着幾名警員，一起衝了上來。施達喘着氣問道：「抓到他們沒有？」

「沒有，正在搜索。」警官四面看了一下，道：「怎麼一回事？」

施達將事情的經過，大略講了一遍，嗚嗚的警車聲又傳了過來，更多的警方人員趕到。王小鳳和幾個高級警官也到了。

施達又將整件事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次，然後，他拿起了那金屬片，發表他自己的見解，道：「我認爲那金屬片中，一定有重大的秘密。」

王小鳳搖頭道：「不會吧，如果是的話，那兩個人爲什麼毫不在意？」

「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要搶的

東西是什麼樣子！」施達仍然振振有詞地說。

王一鳳接過了那金屬片，說道：「好的，我們將它帶回去，作詳細的檢查。我看，他們還會再來找你，這一次找你，一定不是再要你保守秘密，而是要殺你滅口了！」

施達苦笑着，道：「那我實在太無辜了，因爲我連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樣的事，也不知道。」

警方現在也還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回事，我看你還是接受警方保護的好。」

施達嘆了一聲作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示。王小鳳翻來覆去地看着那塊金屬片。

疑團冰釋　不值一哂

警員包圍搜索的結果，並沒有發現那兩個人。警方人員也陸續撤退，只留下兩名警員，守着施達的門口。施達望着那三個仍然未曾醒來的醉貓，他嘆了幾聲，在床沿坐了下來。他才一坐下來，電話鈴就突然響了起來。

施達立時抓起了電話，他聽到了一個顯然是用手掩住了口的聲音，道：「你是一個天下最蠢的人。施先生，你將會嚐到愚蠢的代價。」

施達冷笑了一聲，道：「或者是，但是，更有可能，在我還未曾嚐到愚蠢的代價之際，你們已嚐到鐵窗風味！」

那打電話來的人，像是極其憤怒，以致他停了好久才出聲，道：「施先生，事情尚可以挽救。如果你承認喝醉了酒，根本沒看到什麼的話——」

施達冷冷地問道：「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筆錢！」

「我看沒有用，因爲我的三個朋友，也見過那傷者。他們三個人經過一條小巷，變成了四個人。你難道也準備一一賄賂他們？」

「他們是醉鬼！」那人怒吼着。

「沒有用，警方已將那金屬片拿去檢查了！」

「見你的鬼金屬片，沒有人要那破鐵片！」

「那你們究竟在找什麼？」施達好奇地問。

「我們只要你閉上你的臭嘴！」那人變成怒不可遏，大聲呼叫，使施達認出他的聲。他就是闖進他住所的那兩個怪客之一。

施達也發起怒來，道：「你才需要閉嘴！」

那人「得」地一聲，放下了電話，施達也重重地摔下了電話。可是，他才將電話聽筒放下，鈴聲又響了起來。施達抓起電話來，大聲道：「你還不想閉上臭嘴的話，還有什麼臭話，快說！」

那邊呆了片刻，可是，傳來的却是王小鳳的聲音。王小鳳道：「怎麼啦？爲什麼發那麼大的脾氣？」

施達「啊」地一聲，道：「小鳳，我不知道是你。剛才那傢伙還打電話來。說他寧願要出一筆錢，叫我向警方說，我是喝醉了酒。」

王小鳳道：「你看到那個傷者，當時情形怎樣？」

「很危險，可能已經死了，至少是昏迷不醒。」施達皺着眉。

王小鳳答應了一聲，說道：「我們找到了一輛汽車。車主是自動投案的。他說他曾經撞倒了一個人。當時很害怕，他逃走了。後來想起來覺得不妥，才又到警局來報案的。車子失事的地點，就在那個巷口。」

施達忙道：「那人呢？」

「警方扣留了他，可是經過調查，他是一位教師。一點犯罪的背景也沒有。警方認爲，那純屬是一件意外，倒是以後發生的事，值得研究。」

「那金屬片！」施達提醒着。

王小鳳笑了一下，道：「施達，只怕你要失望了。你是在那裏找到那金屬片的？經過我們的檢查，那上面一點秘密也沒有！」

「不會吧？」施達懷疑地說道：「那在胡搗蛋的西裝肩頭中找到的。那傷者曾經按過他的肩頭，我認爲那是他留下在那裏的。」

「好！我們可以繼續研究下去。但現在，我們調查的目標，集中在那個傷者身上。」

「爲什麼？」

「我們認爲那傷者的身份，十分特殊。我們推測，他被一輛車子撞倒之後，他帶着傷，爬了起來，勉力走着。那時他應該是走在小巷中，你那三個喝醉了酒的朋友，恰好也在那時進了巷子，於是，他便按住了那兩個人的肩頭。你那三位朋友，看到了三個人，出現了四個影子，自然害怕起來了！」

施達大聲問道：「那又說明了些什麼呢？」

「你聽我說下去，接着，你又去找尋那個傷者，但是，那傷者已經被他的同伴，帶到汽車中去了。當時那兩個人將你擊昏，是想給你一個警告，卻不料你反倒報了警。」

施達沉聲道：「你說那兩個人是傷者的同伴？」

「當然是，要不然，他們爲什麼要帶走一個垂死的人？現在警方正集中力量，在調查全市所有的醫生，看他們是不是有一個意外的病人。而那兩人不斷威脅你，甚至願意收買你，只要你說是喝醉了酒，根本沒有那回事，目的自然是要警方放棄查案！」

施達呆了半响，有一輛汽車曾在巷口撞傷人，那是一個新的綫索，從這個新的綫索分析下來，王小鳳的話，自然是十分有理的。

可是施達仍然念念不忘那金屬片，他道：「那傷者可能是一個間諜。你還是要多研究一下那金屬片，那上面一定有秘密的。」

王小鳳笑道：「好，既然你堅持，我通知他們，再作詳細檢查！」

施達放下了電話，他嘆了一聲，如果不是有那樣的意外，他早已睡着了。現在，明天還有繁重的工作要應付，而他却還沒有睡。

他躺了下來，那三個醉漢的鼻鼾聲，

令得他根本無法入睡，他費了很大的勁，將他們三個人，一個一個，拖到了浴室之中。

那三個人眞的醉得可以，竟然一點知覺也沒有。施達關上了浴室的門，再回到床上，他才漸漸地睡着了。

可是，他睡得一點也不好。他做了許多古怪的夢，夢見一個極其性感的金髮女間諜。可是，當他想擁抱那金髮女間諜之際，那金髮美人却變成了一個怪物，不知是從那一顆星球來的，要將他帶回那星球去。

施達拚命掙扎着，終於大叫了起來。忽然之間，他又看到了一股强光。那股强光，令得他直跳了起來，大叫道：「我在什麼地方？我在什麼地？」

他以爲他已被帶到那個幾十萬光年之外的那個行星之上了。

可是，他驚惶莫名的問題，却立時有了回答。那是十分動聽的聲音。王小鳳的聲音。王小鳳在告訴他，道：「你在你自己的床上！」

施達定過神來，他眞是在自己的床上，那股强光是陽光。他昨晚臨睡時，忘記拉上窗帘，陽光從窗中照射了進來，照在他的臉上。

王小鳳站在他的床前，還有兩個警官。王小鳳的手中，拿着那金屬片。金屬片在陽光下，發着閃耀的光芒。

施達定過神來之後的第一句話，就說道：「是不是已經發現了這塊金屬片的秘密？」

「不是。」王小鳳回答：「這金屬片上，一點也沒有秘密可言！」

「唉！」施達嘆着氣，道：「那麼，這件事，可能永遠也解決不了了！」

但是，王小鳳的回答，却又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她緩緩地道：「案子已經解決了！」

施達張大了口，案子已經解決了？是怎麼解決的？難道不需要尋出那金屬片上的秘密，就可以解決事情？那實在是不可能的。

王小鳳坐下來道：「那傷者是一個運動員，他的同伴是外交武官。」

「運動員？那一定是他們間諜的掩飾。有一個電視片集，間諜就是以運動員的身份出現的。」

王小鳳笑了起來，道：「施達，你就是看那種電影，小說，看得太多了。他們是運動員，在本市過境，明天就要離開的。那著名的運動員參加的一項比賽，本來是可以爲那國家爭取榮譽的。而他却不幸受了傷。如果他的受傷消息傳了出去，會使同隊的隊友，士氣低沉。而別的隊伍則心中感到安定，使得他們更加沒有取勝的機會。是的，他們要隱瞞那運動員受傷的消息。」

施達張大了口，他仍然搖着頭，表示不相信。

「警方在凌晨四時，接到了一位醫生的報告，說他曾在一個領事館中，對一個傷者進行急救。警方立時和領事館進行聯絡，也就明白了事實的眞相。」

施達搖着那一塊金屬片，說道：「那是領事館方面掩飾之詞，你看，那金屬片上的許多小孔，一定是一種十分精緻的密碼。」

王小鳳搖着頭，道：「不是，警方已調查得很清楚，那是實情。傷者已在警方的建議下，送到醫院去了。而領事館方面，也要求警方保守秘密。施達，領事館的人員，要我們代他們向你致歉！」

施達大叫道：「你們上當了。」

隨着他的叫聲，「砰」地一聲響，浴室的門被推開來，胡搗蛋、張禿子和小王三個人，各用手按着額，搖搖擺擺地走了出來。

當他們三人，看到房間中有警員的時候，他們全都呆了一呆，道：「什麼事？什麼事？」

小王說道：「我記得，昨天晚上，我們喝醉了酒，三個人，忽然間變成了四個人！」

施達盡力推開小王，將那片金屬片向胡搗蛋一揚，道：「這是什麼東西，是在你肩頭上找到。」

胡搗蛋回頭向肩頭一看，苦着臉，道：「哎呀，我的西裝壞了，我的一邊肩頭有點歪，所以，在西裝肩內，一定要襯上一片金屬片，穿起來才挺括，咦，施達，你怎麼了，爲什麼望着我，好像要將我吃掉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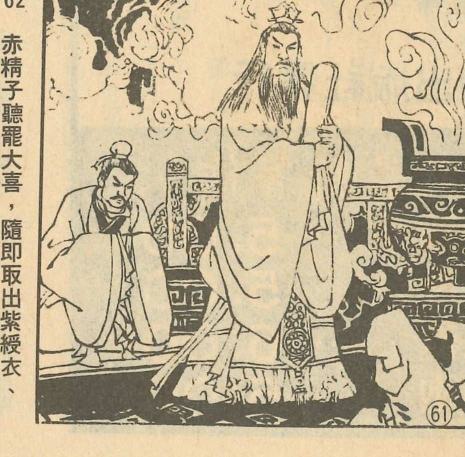
施達眞想吃掉了胡搗蛋，如果他有那麼大的口的話！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關趙于·編繪

蘇護（三）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冀州侯蘇護恨紂王無道，早有擇選明主，扶助武王，共伐昏君的心願。蘇護為了早日投奔西歧，借紂王命他征伐西周的機會，想歸順武王，但副將鄭倫不從，又有殷洪下山阻擋，不能如願以償，這時赤精子下山掃除障碍，使蘇護得以歸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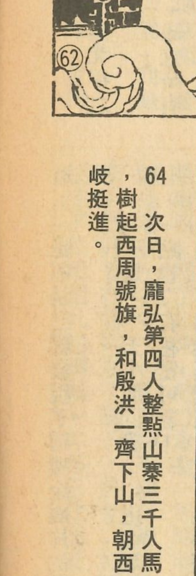
61 赤精子道：「今武王德政於天下，不久姜子牙拜將東征，你即刻下山，助你師叔一臂之力。但有一件事，中途不可改變念頭。」殷洪說：「弟子時時想報妲己殺母之仇，我若有他意，讓四肢俱成飛灰。」

62 赤精子聽罷大喜，隨即取出紫綬衣、陰陽鏡和水火鋒三件寶物贈給殷洪，並再三叮囑他不要忘了誓言。殷洪拜別師父，起身往西岐而來。





63 一天，殷洪行至到二龍山黃峯嶺。山寨王龐弘、劉甫、荀章、畢環四人，得知殷洪是當今國君殿下，情願一同前往西岐，共助姜尚。殷洪大喜。



64 次日，龐弘第四人整點山寨三千人馬，樹起西周號旗，和殷洪一齊下山，朝西岐挺進。



65 這一天，人馬正往前行，忽見一道人跨虎飄然而來，衆人大驚失色。道人求見殷殿下。

66 殷洪將道士請進帳中，方知師叔申公豹。申公豹聽說殷洪下山，是助武王伐紂，大怒道：「你是成湯後裔，豈有子伐父王之理。」殷洪聽罷，低頭不語。



67 申公豹終於說服了殷洪，改變了念頭，殷洪決定去伐周。申公豹臨行前吩咐殷洪道：「你要立即率軍前往西岐城下，與蘇護大軍滙合，同力討周。」說畢，跨虎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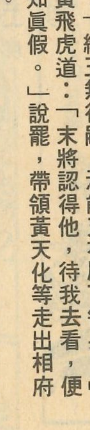
68 且說蘇護自被鄭倫拖住，不能歸周，心中十分不樂。忽軍士來報：「帳外有殷殿下兵到，請君侯去見。」蘇護感到奇怪，暗想：當時殷郊、殷洪二殿下叫大風刮去，哪裏又有一個殷殿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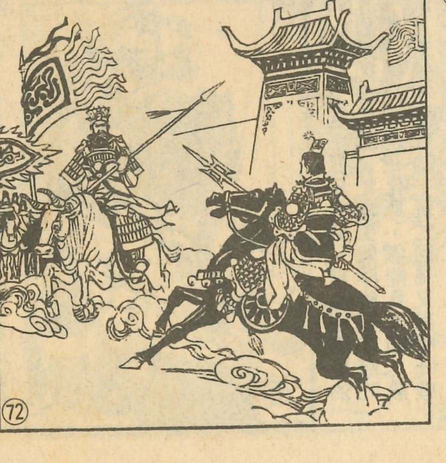
69 蘇護來到帳外觀看，果然是殷洪。殷洪道：「孤是當今嫡派次子殷洪。當年父王將我兄弟綁在絞頭樁上，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我救走。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將軍不必多疑。」

70 次日，殷洪升帳，命鄭倫和龐、劉、荀、畢四將同他一起去西岐討戰。蘇護在旁心中十分煩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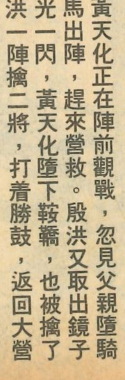
71 却說西周姜子牙坐在相府，探馬來報：「殷洪殿下在城下請戰。」子牙驚訝道：「紂王無後嗣，焉能又有殿下領兵？」黃飛虎道：「末將認得他，待我去看，便知眞假。」說罷，帶領黃天化等走出相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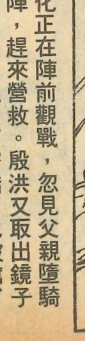




72 黃飛虎一馬當先來到陣前。由於殷洪和黃飛虎分離十年有餘，彼此不敢相認。只見殷洪縱馬提戟直撲過來，黃飛虎催神牛，手中槍急架相迎。

73 二騎交鋒，槍戟上下，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槍法如風馳電掣，殷洪招架不住，把戟一掩就走。黃飛虎趕來，殷洪取出陰陽鏡，把白光一閃，黃飛虎滾下馬來，當場被擒。







74 黃天化正在陣前觀戰，忽見父親墮騎，拍馬出陣，趕來營救。殷洪又取出鏡子，白光一閃，黃天化墮下鞍轎，也被擒了。殷洪一陣擒二將，打着勝鼓，返回大營。

75 殷洪回到大營，傳令把二將推上帳來。黃飛虎進帳，對殷洪道：「你既是二殿下，可記得當年十里長亭前放你的黃飛虎嗎？」殷洪「呀」了一聲，說道：「原來是恩人黃將軍！」忙親自下帳，爲飛虎父子解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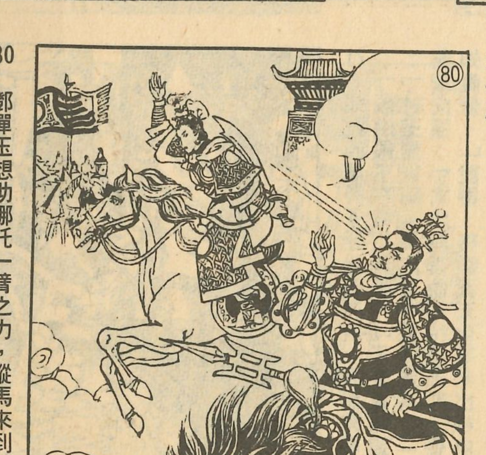
76 殷洪令左右取來衣甲還給黃家父子。鄭倫阻攔道：「殿下不可輕釋二人，恐留後患。」殷洪大笑：「救命之恩，理當報之，二次擒得，當正國法。」說罷，將黃飛虎父子送出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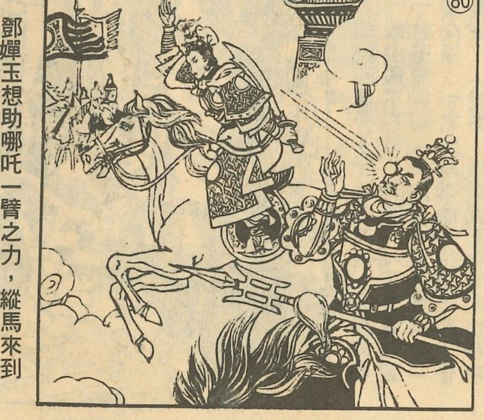
77 次日，殷洪又來討戰。子牙親率各將出城。殷洪大叫：「姜尚，你爲何造反，快與我納降！」子牙道：「今紂王無道，天下歸周，殿下不可逆天強爲。」殷洪大怒，催馬挺戟，直刺子牙。

78 子牙戰殷洪，未及三四回合，忙擧起打神鞭來打殷洪。哪知殷洪內衬紫綬仙衣護身，神鞭傷不着他。殷洪哈哈大笑，子牙震驚，急忙收回打神鞭。



79 哪吒見狀，登風火輪，擧槍直刺殷洪。殷洪閃身躲過，忙取出陰陽鏡照着哪吒一晃。哪吒是蓮花化身，怎能晃得動。殷洪見寶鏡不能成功，慌忙回馬又與哪吒戰在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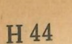


80 鄧嬋玉想助哪吒一臂之力，縱馬來到陣前，乘殷洪不備，一揚手，抛出五光石，正打在殷洪的眼睛上。殷洪「哎喲」一聲，忙撥騎敗下陣去。

81 次日，子牙對衆將道：「殷洪雖敗，但陰陽鏡未破，如何是好？」楊戩道：「弟子得知，此陰陽鏡爲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所有。如請師父前來，此鏡可破。」子牙大喜。



82 楊戩來到雲霄洞，拜見赤精子，把殷洪用陰陽鏡傷西岐衆將之事，說了一遍。赤精子大怒：「這畜牲不會助周，反伐西岐，實是可惡。待我下山，說服於他。」



83 第二天，赤精子來到蘇護大營前，高喊：「殷洪出來見我！」殷洪上馬來到轅門，見是師父，忙打躬參拜。赤精子道：「洞中之言，你還記得麼？仔細你四肢成爲飛灰。」

84 殷洪道：「弟子是紂王之子，怎能助武王，而殺父王呢？」赤精子勸說殷洪道：「武王是應運聖君，子牙是佐周名士，你不可逆天行事。」殷洪不聽，揮戟直刺赤精子。

85 師徒二人大戰四五回合，殷洪突然把陰陽鏡擧在手上。赤精子見了大驚，不敢大戰，忙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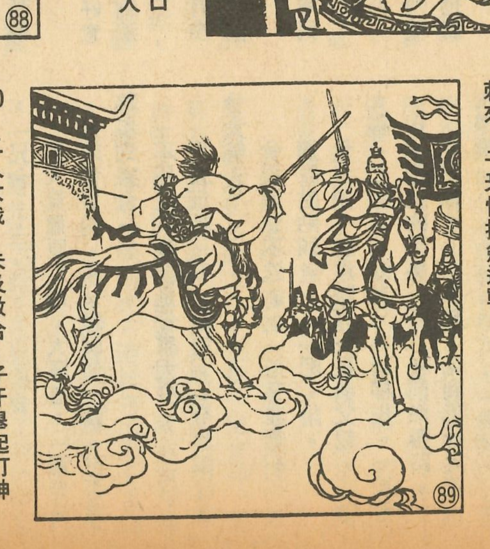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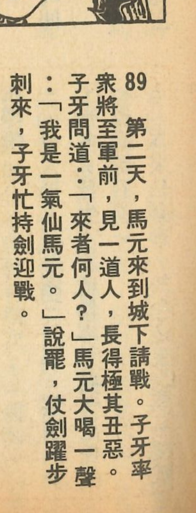
86 殷洪見師父逃走了，更加狂妄，一日，在中軍帳正與蘇護商議破西岐之事。忽然軍士來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殷洪傳令：「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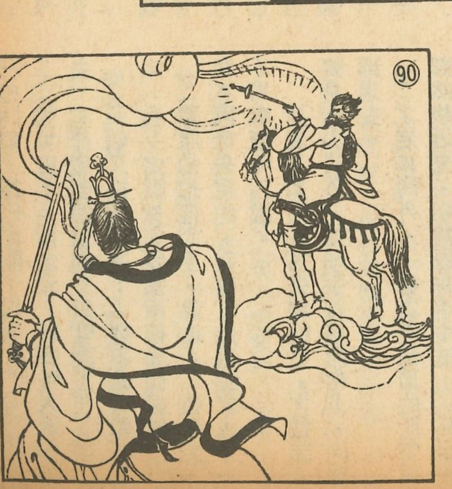
87 進來的這道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頸上戴一串大念珠和一個金鑲瓢。衆人見他長相丑惡，大吃一驚。

88 道人進帳自言道：「我是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今申公豹請我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聽了大喜，忙請馬元坐下。令軍士備酒，宴請馬元。





89 第二天，馬元來到城下請戰。子牙率衆將至軍前，見一道人，長得極其丑惡。子牙問道：「來者何人？」馬元大喝一聲：「我是一氣仙馬元。」說罷，仗劍躍步刺來，子牙忙持劍迎戰。





90 二人大戰，未及數合，子牙擧起打神鞭打去。只見馬元伸手接住神鞭，放在豹囊裏。子牙大驚。

（待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曾大善人是安源鎮的富戶，樂善好施，賑濟貧苦，修橋補路，好事做盡。那天是他三兒子大婚之日，鎮上及附近四鄉八村的人都來賀喜，熱鬧非常，到處洋溢着一片喜氣洋洋，而禍事却在喜事當中相對發生了，新郎曾海棟在衆人的哄鬧下回到新房，發現新娘子在房中失踪，經過衆人追問大妗姐二姑，知道被兩個大漢擄走，曾大善人報警，由鎮上大隊長張坤偵查，查出兩個大漢曾搶刼過曾大善人被捕坐牢越獄的人，提出索欵勒贖，結果「撕票」取欵，手段兇殘，擬將大隊長誘殺，雖未成功，大隊長亦受重傷，縣府派名捕蕭原協助偵緝歸案……



法網難逃（下）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雲劍飛·文 可飛·圖

悍匪無道 法網難逃

蕭原望着張坤，說道：「張隊長，你可否將在山谷中的情形，及陳軍譚慶兩人逃往那個方向，對我說一下麼？」

張坤舔舔咀唇，點頭說道：「只要對你追捕那兩個匪徒的行動有帮助，不要說是說一下，就是要了我這條命，也不成問題！」

張坤這樣說，可見他對陳軍譚慶這兩個悍匪，是如何憤恨了。

蕭原只是笑笑，沒有說話，等他說下去。

張坤吐出一口大氣，將在山谷內遭遇到的事情及兩人逃走的方向，向蕭原說了一遍。

蕭原聽完後，眨眨眼，說道：「張隊長，他們逃走的方向，是否東南方？」

張坤想了一下，肯定地說道：「是東南方！」

「那個方向是否全是山丘？」

「不，」張坤搖頭道：「翻過兩座山，往南面走出約十二三里，有一個小鎮集，叫坳口墟，那兩個傢伙有可能在那裏歇腳。」

「走過坳口墟，還有什麼地方？」蕭原問。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好抱歉。」張坤抱歉地說。

「張隊長，你這樣說，眞叫我不好意思。」蕭原笑笑。「往東走，可以走到那裏？」

「往東走，盡是山野荒林，其間有幾條小山村，一直通向邊界，可以偷入安南境內。」張坤道。

說的安南，即越南，當時是法國殖民地。

「嗯。」蕭原看着張坤，「張隊長，好多謝你，請好好地休息吧，你這麼帮忙我，我一定盡力將那兩個亡命之徒抓捕歸案！」

「蕭老兄，祝你馬到成功！」張坤伸出手來。「一路小心。」

蕭原忙伸手與他相握。「多謝。」

直到這時，兩人才發覺，阿壯不知在什麼時候，經已離開了房間。

張坤道：「蕭老兄，待我叫人送你出去，有什麼要帮忙的，只管說！」

一頓又抱憾地道：「要不是我起不了床，我一定跟你去將那兩個兇徒緝捕！」

蕭原拍拍他的手，說道：「張隊長，我不讓你失望的，我自己走出去就成了，不用麻煩叫人送。」

說着，又搖了搖張坤的手，才鬆開，轉身走出房外，並順手將房門帶上，向隊部走去。

才走出門外，一個衣着體面的壯年人忽然趨近來，朝蕭原拱拱手道：「兄台想必就是蕭原蕭老兄吧？」

蕭原目光一閃，打量着那人，頷首道：「兄台……」

那人見蕭原點頭，大喜道：「蕭老兄，兄弟曾展鵬，家父想與你一談，可否請移步到寒舍一坐了。」

不用說，他就是曾家大少。

蕭原沉吟一下，說道：「令尊翁就是曾大善人？」

曾展鵬急不迭道：「正是我爹。」

蕭原點點頭道：「好吧，請。」

曾大少一聽蕭原願去見他父親，心中大喜，忙道：「蕭老兄，請移步。」說着，作了個請的手勢，急急在前頭帶路。

來到曾家，在客廳上見到了曾大善人在等候。

曾大善人在這兩三日間，整個人衰老了很多，發生了那種慘事，換轉是任何人，也抵受不了。

本來是喜事，却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喪事，而當時的人大都頗爲迷信，正所謂白頭人送黑頭人，這是何等悲慘及不吉利的事。

而曾家內外，本來是一片喜氣的，這時，一片慘淡，全換上了白。

「蕭先生，聽說你是來抓捕那兩名悍匪歸案伏法的，是麼？」曾大善人也不客氣，待蕭原坐下，便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蕭原點頭道：「曾老先生，你怎知道的？」

曾大善人道：「是阿杜說的。」

蕭原道：「曾老先生請我來，有什麼指敎？」

曾大善人哀沉地嘆口氣。「蕭先生，你大概也聽說了寒家三媳婦慘遭那兩名匪賊擄去奸殺的事吧？」

蕭原同情地道：「聽說了。」

曾大善人咬牙切齒地道：「那兩個匪賊簡直不是人，他要報復，可以衝着我這個老頭來，他們爲什麼要那樣做，幹出那種人神共憤的事來！」

蕭原看到老人那種痛心的樣子，感到一陣難過。

「蕭先生，聽說你是聞名一時的追捕能手，這一次又是要追捕那兩個喪心病狂的兇徒，我請求你，一定要擒捕到那兩個畜牲。」曾大善人激動得說話的語氣也急促起來。「我一定要捉到那兩個畜牲，我曾對張隊長說過，不論是什麼人捉到那兩個畜牲，我都會依諾將五百塊大洋給他，只要你捉到那兩個畜牲，我一定給你五百塊大洋！」

若是換在另一種情形，蕭原會怫然起身離去，他雖然幹的是靠緝捕匪賊拿取賞金過活的追捕工作，但他可不是會爲了錢才幹上這一行的，有很大部份他是出於天生的嫉惡如仇的性格，才幹上這一行的，否則，他也不會曾有幾次，「義釋」過幾位被他緝捕到的「俠盜」（有關情節，請閱拙作：「盜亦有道」一文），曾大善人這樣說，簡直是侮辱了他的人格，要不是他了解到曾大善人此刻的心情，才沒有對他見怪。

「曾老先生，我幹的既然是追捕悍匪惡賊歸案伏法的工作，那我一定會盡一切努力，將那些犯了法的匪賊擒捕法辦，對於陳軍譚慶這兩個悍匪兇徒，我也會竭盡所能，將他們抓回來，至於你出那五百塊大洋賞格，我可不是衝着你那筆賞金才來的，……」

「蕭先生，你……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曾大善人急忙加以解釋道：「我只是……」

「曾老先生，我明白。」蕭原擺擺手道：「這樣吧，咱們來個交易；若是我捉到陳軍譚慶，你那筆獎金不用給我，你只要將那筆賞金用來作善事便成，怎樣？」

「蕭先生，原來你也是一個慷慨好善之人，令人欽敬，我一定照辦，並再加上二百塊大洋，以表我對你的欽敬之意！」曾大善人高興地道。

蕭原忙起身抱拳道：「素聞曾老先生樂善好施，果然不假，我好生欽敬，一句話，無論如何，我都會將那兩個喪心病狂之徒，抓拿法辦！」

「蕭先生，我有一個請求，不知你能

否答應？」曾大善人忽然說道，同時拿眼望着蕭原。

蕭原道：「曾老先生請說，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定答應。」

「我先多謝了。」曾大善人朝蕭原拱拱手。「請你在捕捉到那兩個畜牲後，先將他們押解來這裏，讓我看一看他們到底兇狠成什麼樣子，成麼？」

蕭原明白地道：「成！」

接起身道：「曾老先生，若沒有什麼事，我告辭了。」

曾大善人沒有挽留他，起身道：「蕭先生，請恕我帶病在身，不能親送。」接對一旁坐着的大兒子道：「展鵬，替我送蕭先生出去。」

曾展鵬忙應一聲。起身送蕭原出去。

× × ×

蕭原別過曾大少，在鎭上買了些乾糧及物品，雖然日頭巳西斜，但他爲了爭取時間，還是出了鎭，往南一路急趕下去。

只有抓緊時間，才不會讓陳軍與譚慶兩人有逃脫的機會。

而他猜測，譚慶陳軍兩人爲了永遠逍遙法外，必會逃入安南境內，那就不怕會被抓回縣裏的監牢了。

而他巳經遲了陳軍譚慶兩匪兩日的路程，所以，他必需抓緊時間追上去，否則，便追截不上兩人。

所以，他在鎭上買備乾糧，以便日夜趕路，那樣，才不會被兩匪拋下得太遠，甚至無法追截上兩匪，將之擒捕法辦！

他必需要趕在兩匪到達邊界時，將他們截下來。

× × ×

陳軍與譚慶果然不出蕭原所料，在山谷伏擊張坤後，便急急有如喪家犬般，往東面逃去，希望逃入安南境內，那便不怕會被緝捕歸案了。

二十年苦監，實在不好挨，所以他們才會逃獄。若是被捉回去，只怕不是坐二十年苦監，而是殺頭槍斃，因爲他們逃獄後，還犯了殺人罪，那可是死罪，他們不想坐監，更不想死，那唯一的途徑便是逃入安南境內。

但兩人向東逃了一日後，却暫時改變了主意。

那是譚慶先提出的。「阿軍，我眞後悔不敲那老烏龜多些贖金，五百塊大洋，二一添作五，每人只得二百五，到了安南之後，人生地不熟，那點錢不知要來幹什麼好，咱們既然今後要在安南安身立命，那一點錢，根本不够咱們創業興家啊。」

這時候，他們是坐在一座山崗上，歇腳透氣。

「阿慶，這時候才說，有個屁用！」陳軍是個標準粗人，但却比譚慶還要兇狠貪婪。「難道走回去，再敲那老王八一筆不成？」

「千祈不可！」譚慶用手摸着下巴上那又粗又硬的鬍渣子。「咱們若是往回去，那是死路一條！」一頓，目光閃閃地道：「只怕這時候縣裏巳懸出獎格捉拿咱們，而那些靠領取賞金過活的狗，巳四出追了下來，咱們這一往回走，無異將自己送入他們的狗爪中，阿軍，我可不想被殺頭槍斃，你也不想吧？」

陳軍雖然兇悍，但也很怕死，聞言不禁打了個寒顫，疾言道：「我才不過三十多歲，還未活够，怎會想死！」

吸口氣，接說道：「阿慶，無端端的，你說起那些幹麼，這裏荒山野嶺的，那裏去弄錢？」

說時，放眼掃視着附近連綿的山勢，用力嚥下一口口水。

譚慶却狡獪地一笑。「阿軍，你怎麼忘了，這附近有一個坳口墟？」

陳軍一聽，目光頓時一亮，一拍大腿，喜道：「對啊！我怎麼忘了！」

但隨即又洩氣地道：「聽說坳口墟只有百戶人家左右，地處荒僻，不會有什麼肥羊的！」

譚慶却眨着眼道：「你沒有去過，怎知道那裏沒有肥羊？就算沒有，能夠弄多一百也是一百，是麼？」

陳軍一聽，「啪」地一聲，用力拍拍大腿，目中閃射出貪婪的光芒來。「對啊，弄得一百是一百，說不定，宰一頭肥羊，哈哈，那下半生便不用愁了，阿慶，還是你想得到！」

「還有。」譚慶奸笑着說。「要是有狗追了下來，他們一定會猜到咱們逃向邊界，逃入安南，說不是已有狗抄捷徑趕到邊界，等着咱們了，咱們何不來個出奇不意，在坳口鎭好好地幹他一票，然後，繞到另一邊，進入安南境內，嘻嘻，那時，讓那些狗去等吧！」

陳軍聽得豎起大拇指，讚道：「阿慶，好主意，你就是會想出這麼好的鬼主意來，我眞服了你！」

譚慶伸個懶腰，看一眼頭頂上漸漸西斜的太陽，呼出一口氣來，起身道：「阿軍，咱們這就趕去坳口墟，先好好地吃佢一頓，再找個娘兒，快請快請，順便也打聽一下，有沒有肥羊，才下手不遲。」

陳軍一聽渾身的血液「刷」地急湧起來，下面即時有了反應，吞着口水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阿慶，那就快走吧！」

譚慶瞥他一眼，哈哈大笑道：「阿軍！怎麼了？蹩不住？」

陳軍搥他一拳，笑罵道：「你不是也『舉鎗』了麼！」

兩人邪笑着，走下南面的山坡。

× × ×

坳口墟就連在一個坳口的平地上，在這種山野地，也算不小的了。

但從墟上的屋宅看來，應該不會有什麼「肥羊」，因爲，看遍了，也沒有甚麼高大的屋舍。

那時候，若是有錢人家，都是家大屋大的，只要看那家的房舍大不大，便知道那人家有沒有錢。

陳軍譚慶兩人趕到坳口墟時，天色恰好黑下來，墟上的人家正在吃晚飯。

兩人又餓又累，找了家小飯舖，先塡飽肚皮才說。

這種墟集上的店舖，做的是本地人的生意，而生意最好的，自然是墟期，因爲本墟的生意，多極有限，平時的日子，都是只得疏疏落落的食客，幸好，這種店舖，大多數是一家大小出動經營的，就算是請伙計，也不會請多，所以，還能夠做下去。

那家小飯舖正是闔家經營的，伙計是兒子收錢的是妻子，父親則是負責掌杓。

兩人才走入小飯舖，立刻便引起飯舖內所有人的注意。因爲今日不是墟期，墟上也沒有甚麼人家辦喜喪事，兩人又是陌生人，那自然引起那些人的注意了。

還好，沒有人向他們查問，否則，一時之間，兩人不知怎樣說才好。

店家雖然對兩人這麼晚來到感到奇怪，但有客人上門，總是高興的，那個瘦瘦弱弱的伙計忙趕上前去，招呼兩人道：「兩位要吃些甚麼？」

兩人在進入飯舖時巳將飯舖內的人看了個一清二楚，看不出有什麼扎眼的人才放心走入飯舖內，在一張枱子旁坐下來。

兩人也不知店內有甚麼好吃的，隨便地道：「有甚麼好吃的，只管拿來，還有，來兩斤米酒。」

那瘦弱的伙計答應一聲，替兩人擺好杯筷便到厨房去吩咐弄些拿手小菜出來。

結果，弄出三炒一鹵味來，倒也色香味俱全，陳軍譚慶兩人啃了一日乾糧，嗅到那股香味，猛吞口水。就像餓鬼一樣，吃喝起來。

吃喝間，譚慶發覺陳軍不時偷眼看一下那徐娘半老的老闆娘，心中暗笑不巳，在枱下踢了他一脚。壓着笑道：「阿軍，你不是眞的餓得飢不擇食吧，那個婆娘你也起痰（垂涎）？」

陳軍臉上一熱，喝下了一口酒，邪笑着說道：「阿慶，在監牢中蹩了兩年多，眼不見倒也沒有甚麼……自從那夜幹了那又鮮又嫩的新娘之後，不知怎的，勾起了我那把火。嘿嘿嘿……一見到女人，我就想……」

「你這傢伙眞厲害。」譚慶眨眨眼，提醒陳軍。「別忘記咱們的身份和是來幹什麼的，千萬別亂來。知道麼？」

陳軍又瞥了那老闆娘一眼，乾嚥一下，說道：「你放心吧 我還不想死。」

「嗯，你知道便好。」譚慶道：「忍一下吧，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那種可以用錢買到的女人，等會吃喝完之後，可偷偷問一下那個奀仔！」說時，用眼瞟一下那個瘦弱的伙計。

陳軍邪邪一笑，不再說話，兩人便又悶着頭吃喝起來。

兩人足足喝了三斤米酒，再要了一碟鹵水鵝，吃喝個清光，才打着酒呃，放下筷子。

飯店內有客人吃完離開，也有人走進來。但客人始終就那麼幾個，不超過十個人。

陳軍譚慶之外還有一個穿着一件破布衣，臉色分不出是黑是黃的中年人，吃喝得最久。

兩人是大魚大肉大杯酒，吃喝得暢快極了，那個中年人可不同，要了半斤五加皮，一碟鹵豬頭肉，喝酒的樣子，簡直不像是在喝，而是舔，而那碟豬頭肉，彷彿吃來吃去，還是那麼一碟、那種寒酸的吃相，令到兩人會暗中竊笑不巳。

像這麼一個寒傖的人，自然不會引起陳軍兩人的注意。

而那人也確實沒有甚麼引人注意的地方，他的心神似乎完全放在那杯酒與那碟豬頭肉上，自始至終沒有看過兩人一眼。

兩人巳吃喝完畢，但那人仍然在淺嚐慢嚼着，那種神態，彷似天下間就只有他手中那杯酒與面前的那碟豬頭肉，是最香醇及最美味的了。

伸伸腰，譚慶招手叫伙計過來算賬。

那伙計算了一下，要他一圓三毫另六個銅仙。

譚慶大方地拿出三個大洋來，塞在那伙計的手上，悄聲對他道：「這裏有沒有可以過夜，又有女人的地方？」

那伙計雖然瘦弱，年紀也很輕，但幹他們這種行當的，不但眼皮雜，也咀滑心靈，他一聽便知道譚慶的意思，他可不想將到手的賞錢吐回去。偏巧，他對於墟上那半掩門的勾當，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曾偷偷去過一次，將自己的童貞獻給那破鞋——私娼）。當下他忙將咀巴凑到譚慶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同時，他亦乘機暗暗將一塊大洋塞入褲頭。

譚慶的眼中立時發出光來，咀邊露出一抹邪笑，待那伙計說完，馬上起身，對心急難耐的陳軍一擠眼，說道：「還坐着幹甚麼？走啊……」轉身便往外走。

陳軍急忙起身跟着走出去。「阿慶，去哪裏？」

「當然是又有女人可以過夜的地方啊！」譚慶邪笑着拍拍陳軍的肩頭。「別問長問短的，若是被人捷足先登，那就……快跟我走吧！」

陳軍忙將到口的話嚥回去，跟着譚慶向街的另一頭走去。

× × ×

譚慶帶着陳軍一直向石板街的另一頭走去，就像識途老馬般，左一轉右一拐地，終於來到一條只有四戶人家的短巷前。

這一次，他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小巷內的那一列並排的四戶人家，微微點下頭，才走進去。

他來到第三戶人家的門前停下來，再仔細地看了一眼。才舉手曲指。在閉着的門板上一連扣了五下。

跟着，屋內便傳來脚步聲，接着是拔門開門聲，自打開的門縫中，探出一顆腦袋來。

那是一張塗了脂粉畫了眉，頭髮却蓬鬆的女人臉，不難看，但也不很好看，年紀不輕也不老，看樣子在二十五六之間。

那雙有點浮腫的眼睛一閃，迅快地打量了譚慶與陳軍一眼，揑着聲道：「兩位找誰？」

譚慶邪笑一聲，目光射在那女子的臉龐上，壓着聲說道：「來找杜菜花姐妹倆。」

那女人瞟一眼譚慶。「我就是，兩位好像是從外地來的？」臉上露出遲疑的神色。

陳軍正想開口，譚慶却暗中用手肘碰碰他。阻止他開口，從袋中掏出五個大洋來，手一伸遞到那女子的眼前。「咱兄弟只想找一個可以過一夜的地方，怎樣？」

那女子——杜菜花乍睹那白花花，泛出誘人的光綫來的五個大洋，頓時雙眼一亮，貪婪地緊盯着譚慶手上的那五個大洋，露出一抹假笑來，急巴巴地道：「可以

，可以！兩位快進來。」

說着，已伸手抓向那五塊大洋。

譚慶也很大方，將那五塊大洋一下子塞在杜菜花的手中，說道：「沒有別的客人麼？」

「沒有。」杜菜花一邊緊抓住那五塊大洋，一邊急說，同時將門拉開些，閃身讓兩人走進去。

待兩人走進屋內，杜菜花在門角後拿出一隻綉了花的布鞋來，掛在外面的門框上，才將那兩扇門關上，並下了閂。

譚慶雖然不知道杜菜花將一隻鞋掛在門外是甚麼意思，但却猜到幾分，所以！他沒有問。

但陳軍却楞頭楞腦地問道：「杜——菜花，那……鞋……是甚麼意思？」

杜菜花一聽，先是有點尷尬，但隨即便毫不羞愧地道：「那樣……是表示，今晚謝絕了別的客人。」

陳軍聽着，摸摸下巴，傻笑道：「原來你們這裏的規矩，是這樣的……」

「杜菜花，另一位，——呢？」譚慶邊打量着屋內的情形，邊問。

「啊，茶花就在房內。」杜菜花向譚慶挑了個媚眼，朝左首面前那間房叫道：「茶花，有客人啊，還不快出來！」

那間房內立刻有人應了一聲，布帘一掀，走出一個女子來。陳軍急急移目望過去，看清楚那從房中走出來的女子時，不禁瞪眼呆住了。但那種表情，絕不是驚艷，而是有點反胃。

那女子高頭大馬的，比陳軍起碼高出半個頭，胸脯鼓鼓的，就像塞了兩隻大木瓜在裏面，疏眉塌鼻翹唇，再加鬥鷄眼，那模樣雖然不算醜陋，但也難看。

譚慶一眼看到那女子——茶花的樣貌時，心中也打了個突，暗道：「怎麼鑽出一個母夜叉來！」

那茶花居然搔首弄姿地向兩人瞟了一眼，抿咀一笑。

陳軍不禁在心中叫了聲：「我的媽呀！」差點掉頭便奪門而出。

譚慶也幾乎將剛才吃下的酒菜、吐了出來，眼珠一轉，他可馬上有了主意，急忙上前一步。摟住了菜花，邪笑道：「菜花，我與你進房去說話好麼？」

譚慶的相貌沒有陳軍那麼粗魯，姐兒愛俏，那是天性，本來幹她們這種半掩門營生的，甚麼人也無所謂的，只要有錢，但在有選擇之下自然喜歡樣貌較好的了。

「嗯。」菜花用鼻子輕嗯了一聲，身子一軟，也靠在譚慶的身上。「來吧。」腰肢一扭，讓譚慶摟着她，走向右面的那個房間。這間屋子就只有一個堂屋與左右兩間房子。

陳軍眼見譚慶先他一步將菜花「據爲己有」，那即是說，他巳別無選擇，今晚只好摟着那母夜叉過夜了，心中又氣、又急，忙搶上一步，發急地叫道：「阿慶，你……」

恰好那母夜叉向他作狀一笑，嗲着聲道：「大哥，咱們也到房中去說話吧。」

那語聲，簡直比牛叫還要難聽。

譚慶腳步一窒，扭頭道：「阿軍，還不快與茶花進房。」

陳軍疾聲道：「阿慶，我要……」下面的話，却被譚慶一揮手截斷了。放開了菜花，走到他的身邊，將他拉到門前，壓着聲道：「阿軍，你是怎麼了？茶花也不錯啊，夠份量，正合你胃口，他不是女人麼？你若是看着她不順眼，可以……將她的臉用衣衫遮起來，那便眼不見不生厭了。你不是常說，脫下褲子的女人，都是一個樣子的麼？快去吧！」

說完，拍拍陳軍的肩頭，不等他說話，便走到菜花的身邊，伸手摟着她，走入房間。

陳軍張口欲言，譚慶巳摟着菜花走入房內，「砰」地一聲。將房門關上。

陳軍只好將到口的說話吞回肚內，忿忿地以拳擊掌，嘀咕一句：「他媽的，甚麼好的都是讓他先得！」接扭頭看一眼正朝他「痴笑」的茶花，目光落在她那碩大的胸脯上，心中一動，丹田下馬上有了反應，咽口氣，自語地道：「他媽的，脫光衣服的女人，還不是一個樣，倒要試試這大山婆的滋味到底如何！」

忽然間，他的「火」一下子猛烈地燃燒起來，邪笑一聲，走向茶花，伸手在她那碩果纍纍的胸脯上，大力地摸了一把，跟着推她入房。

× × ×

時候雖然不算太夜，但在這種山村地方，墟上的人家早巳躺在被窩內睡了。

因爲冬天不比夏日，晚上特別寒冷風大，不像夏天晚上比較凉快，納一會凉才睡，在這種寒風呼呼的晚上，只有傻子才會出來吹西北風，凍得渾身打顫的。

墟集上，這時巳一片沉寂，只有寒風嘯掠之聲，偶爾，一兩聲狗吠，打破了沉寂。

這巳經是譚慶第二次壓在菜花的身上，在拚命地幹着，房內，只有兩人的急促呼息聲，與令人心癢難搔的呻吟聲，還有床板的吱吱聲。終於，譚慶不再動了，癱在菜花的身上，直喘粗氣。

也就在這時，那扇關起來的窗戶不知怎的，忽然無聲地被打開來，隨着一陣嘯然掠入來的一股寒風，從半敞開的窗口外，伸進一支黑亮的鎗管來，指着譚慶。「快活夠了麼？乖乖地不要動！」一聲冰冷森沉的低喝聲，隨之傳入房內。

房內可不是黑漆漆的，點着一盞半明不暗的油燈，將房間照得昏昏濛濛的，總算可以看到房內的情形。

本來，菜花在上床前，欲將油燈吹熄的，但譚慶却邪笑着，阻止了她，說要看一下她在床上時欲仙欲死的樣子。

絕無疑問，他是一個有自大狂的人。昏濛的燈光下，可以看到，譚慶與那菜花脫得赤條條的，就像兩條肉虫一樣，疊壓在一起。

也不知是被那股忽然吹進來的寒風吹得發寒，還是被窗外發出的語聲震駭得心驚胆跳，譚慶忽然間打了個哆嗦，斜着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支伸入了一截的鎗管。

菜花却不由嚇得大叫了一聲。

窗外那人即時沉喝一聲：「閉咀，臭婆娘，否則一鎗斃了妳！」

菜花果然閉上了咀巴，但却恐駭得渾身直抖。

譚慶就那樣壓在菜花的身上，不敢動

一下，但心中可是又驚又怕又臊又恨。

而窗外那人選擇這個時候拿鎗指嚇着譚慶，可說極會掌握時機，不怕譚慶有能力反抗。

但那人也可說捉狹抵死了。

因爲譚慶身無寸縷，自然也不可能會在身上藏着鎗，再加上他在菜花的身上消耗了大量的體力，癱軟無力，就算是反應再敏銳的人，也變得遲鈍及力不從心，在這種情形之下，譚慶只有束手被擒或是受死！

他雖然處於劣勢，但仍在暗中轉着念頭，如何才能夠扳轉劣勢，轉危爲安。

而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隔壁的陳軍被茶花那一聲尖叫驚動了，趕過來解圍。

但那邊的房間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媽的，莫非他被那母夜叉吞了不成？」譚慶暗中咒罵一聲：「外面那傢伙怎麼不去找阿軍，却偏偏找上我！」

「譚慶，別弄鬼，慢慢地從那婆娘的肚皮上爬下來，不然，我將你的腦袋一鎗轟爆！」窗外那人始終沒有現身，但譚慶却知道，他就貼匿在斜掩開的那扇窗子的牆邊上。

立刻，他便有了計較。

也顧不了難看，在鎗咀的指嚇下，他只好慢慢地從菜花的身上爬下來，雙脚伸向地上。

杜菜花依然那樣攤手攤脚地，仰躺在床上，抖個不停，若是換在另一種情形之下，那可是春色無邊，誘人極了，但在這種情形之下，誰也沒有那種心情。

「慢慢站起來，同時將雙手舉起。」窗外那人低喝。鎗咀定定指着譚慶要害。

譚慶不由倒抽了口冷氣，猛嘀咕地打個哆嗦。

他從那人握鎗的手那樣鎭定，巳看出對方是一位玩鎗的老手，而且，是一位高手。

雖然他知道對方是一位扎手人物，但他可不甘心就這樣被擒，因爲他知道，若是被捉回去，肯定被砍或是鎗斃，與其是死，那何不豁出去，看看能不能逃出生天！

他的雙脚伸落在地上，雙眼却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對準了他的鎗咀，身子慢慢地從炕上挺起來。

那剎那，一股寒風呼地一聲，從斜開着的窗口中吹進來，吹得那盞油燈「忽」地閃晃了一下，房內也隨即乍暗又明。

譚慶把握了那乍暗的一剎那，身子倏地一矮，脚下發力一蹬，整個人有如一支激矢般，躍竄向窗子那邊的牆角！

那是一個死角，他早巳相度好了的，因爲窗外那人就貼靠在那邊的窗邊牆上，在倉促之間，是無法開鎗射中他的。

窗外那人確是料不到，譚慶居然胆敢在他的鎗咀指嚇之下，乍然有所動作，那簡直是不要命的舉動。

也正因爲他意料不到，所以，他在譚慶乍然矮身斜竄躍撲的剎那，微怔了一下，而當時恰好又燈光乍暗，一時之間看不大清楚房內的人與物，待到他猛醒過來的剎那，食指猛扣的同時，鎗咀一擺，掃了一串鎗彈。

「砰砰砰……」炸响的鎗聲在靜夜中分外响亮，震破了夜之沉寂。

鎗聲中，同時响起菜花與譚慶的一聲慘叫。

窗外那人一閃身，終於現身在窗前，不就是那名穿一身破衣，在小飯舖內要了一碟鹵豬頭肉，一瓶五加皮，淺嚐慢嚼着的那個寒酸漢子。

此刻他雖然仍是那身裝束，但却判若兩人，眼中閃射着懾人的寒光，閃電般朝房內掃了一眼。

他却看不到譚慶的人。

（譚慶因爲撲竄到窗子那邊的牆角，除非那漢子探頭入去張望掃視，否則，由於角度的關係，不可能看到譚慶。）

他只看到蜷縮在床上，身上不知什麼地方流着血，兀自一聲哀嚎着的菜花。

他沒有因爲看不到譚慶而停留下來，身子一閃，撲向另一邊的那間房間。

他必須要在陳軍不及穿好衣服前的剎那，撲到那房間的窗外，解決陳軍。

本來，他是想先將譚慶制服，然後再不動聲息地冉將陳軍擒下的，那知道譚慶那一動，他情急之下開鎗射擊，無疑巳打破了原先的計劃，他只好不計死活，但求能夠將兩人打死，那麼，只要將兩人的屍體運回縣裏，一樣有獎金可拿的！

而他也不是什麼平常人物，乃是與蕭原一樣，是一位追捕手，只不過名氣不及蕭原。

他姓卓，名進，與蕭原也有過一面之緣。

他之所以不再理會譚慶，是因爲他在開鎗時，聽到譚慶發出慘叫聲，以爲就算不將他射死，也將他射傷了，而他又要去對付陳軍，只好捨下他，否則，他一定會跳入房內查看一下，那時，譚慶就算未死，也逃不過他的手指縫。

× × ×

鎗聲一响，便驚動了那邊房間內的陳軍與茶花。

陳軍在菜花發生尖叫時，不是沒有聽到，他却以爲菜花抵受不住譚慶的攻勢，又或是樂極忘形發出的，而那時，他正也在茶花的身上折騰至緊張的時刻，所以，他無暇加以理會。

他與茶花上床後，確是依譚慶所說，用衣衫將她的臉遮起來，看看那一具赤裸的軀體，特別是那碩大的胸脯，他的慾火巳猛烈燒起來，忘了茶花那母夜叉般的樣貌，撲在她的身上……

鎗聲一响，他本是癱伏在茶花那赤裸的軀體上，一個勁地喘氣的，但那剎那，同時聽到譚慶及菜花的慘叫，他驚悸得整個人有如一隻跳蚤般，猝然從茶花的身上彈跳起來，一滾身，滾落地上，一個竄撲，撲到床後堆放衣服的木椅前，伸手一把將衣服攫抓到手，同時疾忙從衣服中將短鎗握在手中。

一鎗在手，他總算心定了一些，却沒有急着去穿衣服，反身一撲，撲回床邊，一把抓起縮成一團，抖個不停的茶花（他也不知那來的氣力），將赤身露體的茶花猛力擲向關着的窗門！

同時間，他亦乘勢一個虎撲，搶撲到窗前，身子急貼在窗旁的牆上！

「劈啦」一聲中，高頭大馬的茶花將那兩扇窗子撞破，怪叫着飛出窗外。

若是茶花的聲音不是那樣粗戛．毫不似女子的聲音，那麼，剛好撲到牆角邊的卓進便不會以爲他是男人——陳軍，而向她開鎗了。

卓進在聽聞窗門撞碎聲與及怪叫聲，怎也想不到那會是一個女人——茶花，他直覺上以爲那是陳軍被鎗聲驚動下，倉惶逃竄，撞破窗子，企圖逃遁，加上天又太黑，他驟眼間瞥到一團黑影自窗內飛出來，遂不加思索地，手一抬，向那團黑影開了三鎗。

那團黑影發生一聲嘶叫，掙手扎脚地，「砰」然一聲，摔落在地上，掙動着，哀叫不已。

卓進在開鎗的剎那，亦猛地自牆角後衝出來，撲向地上那團黑影——茶花，同時大喝一聲：「陳軍，若想活，別動！」

但馬上他便發覺到不對勁，雖然是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他還是一眼便看到，地上那光溜溜的人影，胸前怎會鼓鼓突起有如掛了兩個大木瓜的，那只有女人才會有的。

心中一懍之下，暗道一聲：「不好！」脚步一窒，急忙將身子向牆上一貼。

「砰砰砰！」窗口內人影探視，閃噴出暗赤色的火光來，鎗彈擦着他的身前射過，猛地肩臂前一炙，彷彿被燒紅的烙鐵炙了一下般，火辣辣地痛，一咬牙，忙朝窗子掃了幾鎗。

這剎那，他已知道，從窗內探出半邊上身來，向他開鎗射擊的，才是陳軍。

要不是他發覺得及時，反應也够快，只怕他這時已身中數彈，死不了也受了重傷。總算僥倖，肩臂上只是被子彈擦破了皮肉，但也驚得他一身冷汗來。

他在開槍還擊，將窗內的陳軍壓得慌不迭閃回身子的剎那，身形向下一滑，斜竄急撲向一堵矮牆後。

就在他的身形剛斜竄出去的剎那，鎗聲驟響，却不是從前面那個窗口內射出來的，而是從他的背後响起來的。

鎗彈「嘯嘯」擊射在他剛才貼身靠着的牆壁及牆角上，擊得磚屑紛飛，他若是還站在那裏，那就……

卓進捏了把冷汗，身子一個飛躍，翻撲落那堵短牆之後，「乒乒乓」一連幾下鎗彈擊射在短牆上的激响聲，火星激濺，幸好那堵牆替他擋住了那一串追射向他的鎗彈，否則，他還是逃不過中鎗的厄運。

喘口氣，他在心中暗忖：「莫非那自後開鎗的人，是譚慶？」「卡」地一聲，他已將空梭褪下來，換上一匣子彈。

自後面向卓進開鎗射擊的，果然就是譚慶。

原來，他只是被鎗彈擦傷了股側的皮肉，他是個奸狡的人，那剎那人急智生，故意慘叫一聲，好讓外面的卓進誤以爲他中了鎗，受傷不輕，那就不會對他太過緊張，絲毫不放鬆他。

卓進果然上了他的當，不再理會他，急急趕去對付陳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他緊緊地縮在牆角，心頭狂跳着，瞥見卓進在窗前略爲一停，便閃過去，心頭才稍定，喘了幾口氣，豎着耳朵傾聽了一下，聽到卓進已撲向陳軍那邊，疾忙一跳起身，撲到床後，將衣衫抓起來，也不理會躺在床上的茱花哀叫呻吟，三下五落二，將衣衫胡亂穿上，藏在衣衫內的手鎗也早已握在手中，心裏咒罵了一聲，撲到窗前，探頭向外打量一下，恰好陳軍那邊响起撞破窗子聲及鎗聲，同時亦瞥到卓進自牆角後閃撲出去，狠狠地一咬牙，他一聳身，跳出了窗外，身形往外疾竄，便看到卓進的身子緊貼在牆角屋子側面的牆壁上，心中又恨又怒，食指一扣，向那邊開了四鎗。

但巧的是，卓進在那剎那，先那麼一剎間，矮身猛竄出去，他只是慢了那麼一息，便射了個空，鎗咀急移，追射卓進，可惜却射空了，恨得他牙癢癢的，雙眼閃射出兇厲的光芒來。

本來，他是恨不得將卓進的腦袋轟爆，才消氣的，但他猛然想到，鎗聲已驚動了墟上的人家，必會起床出來查看究竟，此地已不宜再留，否則……心中一驚，馬上朝陳軍那邊，叫道：「阿軍，你沒有事麼？」

立刻便聽到陳軍在窗內應道：「阿慶，好險，殺了那個傢伙！」

說着，朝那堵矮牆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射了個空！

譚慶也呼喝一聲：「殺！」也向矮牆掃了半梭子彈！

剎時間．鎗聲大作，震動夜空，夾雜着遠近的狗隻狂吠聲，煞是熱鬧，不，應該說是驚心動魄！

那些集密的鎗彈不是擊在牆上，便是「嘯嘯」地掠過牆垣，壓得卓進只好緊緊地蹲伏在牆脚下，連還擊也不能。

但鎗聲乍歇的剎那，他手臂疾掠，向外掃了半梭子彈！

他決不能示弱，同時，也恐怕譚慶兩人會在開鎗掃射，壓得他抬不起頭來的剎那，乘機掩撲過來，那他就殆殆了，那一輪鎗彈雖說毫無目標，但却起了阻嚇的作用，會將兩人阻截下來。

這就是經驗。

同時，他亦躬着腰，一下子往左邊竄了開去，這才探起頭，往牆外窺望一眼。

却發現不到譚慶陳軍兩人的影子，不知兩人躲在什麼地方，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兩人沒有乘機掩撲過來，這令到他放鬆地喘了口氣。

而他也馬上後悔自己不在一下子指嚇住譚慶的剎那，開鎗將他擊傷，那樣，起碼可以捕住一個。不致像現在這樣，不但一個也捕不到，反而差點喪生在兩人的鎗彈之下。

鎗聲沉寂下來後，除了狂吠不過的狗吠聲外，卓進還清楚地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

他不知道譚慶陳軍兩人是否就藏身在屋內還是牆角後，又或者是牆外的什麼地方。所以，他不敢貿然從牆後撲出去，甚致不敢將腦袋冒起得太高，以免成了兩人的鎗靶子。

四周再沒有一點動靜，倒是隱隱傳來一陣呼喝聲與急驟的脚步聲，絕無疑問，那些鄉民已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

倒是這條巷子內的其餘三戶人家，門

窗緊閉，一點動靜也沒有。

而譚慶陳軍也依舊沒有動靜，那是不可能的，以兩人的逃犯身份，若是仍匿藏着不動，待到那些鄉民趕來後，只怕兩人想走已不成了。

這就令到卓進感到可疑了。「莫非那兩個傢伙在那一輪射擊後，乘我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時，偷偷溜了？」他在心中暗忖道。

卽時，那躺在窗下地上的茶花證實了他心中的思疑。

「他……兩個……跑了……」

茶花的身上中了兩鎗，流了很多血，但她身體强壯，那兩鎗又不是射在要害之上，所以，她雖然起不了身，也沒有昏過去，對於陳軍，她可是恨入骨髓！

她恨陳軍寡情薄義，才與她歡好發洩了，却爲了保住一命，心狠手辣地將她抓起來，扔出窗外，以至令到卓進誤以爲她就是他，而他則因此有了個喘息反擊的機會，她雖然操的是賤業，但也是一個人，也有喜怒哀樂愛恨，她要不是傷重不能起身，她眞會不顧一切，撲入房內，生生將陳軍捏死！

她是看到譚慶與陳軍在開鎗掃射時，彼此打了個手勢，跟着，譚慶便返身撲回屋子的那一邊，而陳軍也在窗旁一閃不見，跟着，她聽到一下房門開啓聲。

她初時還不敢斷定兩人已溜了，聽聽一點動靜也沒有，她便肯定了，而她在直覺上已將陳軍兩人判成壞人，將卓進視爲好人，所以，她開聲對卓進呼叫。

卓進一聽，馬上冒起身來，一跳跳過牆頭，直向地上的茶花撲去。

但他却沒有因此而放鬆警惕。

而那剎那，他對地上的茶花也生出一絲歉疚之意。

地上的茶花，可是他誤傷的啊！

「妳——他們往那裏跑了？」卓進撲到茶花的身前，看到茶花赤身露體的，在寒風中抖顫不已，心中一陣惻然，忙將自己那件外衣脫下來，蓋在茶花的身上。

茶花感激地看着卓進，她可一點也沒有恨卓進將她射傷，她的頭腦雖然有點痴呆，但却懂得分辨是非善惡。

「他……兩個……一個……往那邊……一個從房內……溜……」茶花伸手指指那邊，又指指破爛的窗口。

卓進還想再問清楚一些，前面已傳來嘈雜的人聲與及「砰砰」的拍門聲，還有呼叫聲，他知道已來不及了，若是被那些鄉民發現了他，那他肯定走不了，要花費一番唇舌向他們解說一番，那就讓譚慶陳軍兩人有時間逃出老遠，這一躭擱，只怕就會追不上兩人，是以，他急急從身上掏出一張銀票，塞入茶花的手中，疾聲道：「那是一點意思，我要去追那兩個賊匪，來不及將妳抱回屋內。……他們會抱你入去的．我一定會將那兩個賊匪捉住，替你報仇！」

說完，彎着身，猛竄向矮牆的另一邊，翻身跳出外面，消失在夜色之中。

屋子的前面「砰嘭」大响聲中，終於給趕來的鄉民撞開了，一擁入屋，——但他們只發現受了鎗傷赤身露體的杜茶花姐妹倆。

× × ×

譚慶與陳軍有如喪家狗般，急急逃竄，狼狽極了。

可憐兩人昨晚在茱花姐妹的身上，耗損了不少精力，加上又逃竄了一晚，累得幾乎邁不開脚步，氣喘吁吁的，却不敢停下來，掙扎着往前走。

兩人不是不想停下來喘口氣，歇一下，簡直想躺倒下來，好好地透口氣，喘息喘息。

但兩人却不敢停下來，因爲兩人都有一種被追踪的感覺。

這種感覺，是無法加以說出來的，那是一種奇異而又不能解釋的感覺，只有他們那種人，才會有那種敏銳的感覺。

所以，兩人就算走不動，爬也要爬着走。

因爲兩人都不想被抓住，遭受砍頭或是鎗斃的命運。

所以，兩人拚命奔逃。

但眼前的山嶺連綿不斷，彷彿沒有盡頭一樣，兩人奔逃了一夜半日，連一口水也沒有喝過，自然，也沒有東西到肚，因爲兩人昨晚逃得那麼匆忙狼狽，幾乎連衣服也不及穿上，自然也沒有帶乾糧了。

而兩人既然一直感覺到被人追踪着，那敢停下來，那自然不可能弄到吃的東西了。

兩人幾經辛苦，終於爬上一個山頭，陳軍再也站不住，雙脚一軟，跌坐在一塊平坦的大石上，跟着上身一倒，攤開手脚，躺在石上直喘氣。「阿慶，說什麼我也不走了。他媽的，若是追到來，與他拚了！要走，你一個人走吧！」

譚慶也累得身子搖晃着，幾乎連站也站不穩，急促地喘了兩口氣。伸出舌尖舔舔乾澀的嘴唇，有氣無力地道：「阿軍，我怎會扔下你一個人走呢，我也走不動了，管他媽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何況，咱們有兩個人，他只有一個，咱們就在這裏幹倒他！」

陳軍吐口長氣，兇狠地道：「他媽的，咱們怎麼不早點這樣想，那就不會被那傢伙追着趕，咱們像喪家狗般，夾着尾巴竄，連喘口氣也不敢停下來！」

譚慶也坐下來，大口大口地呼息着，雙眼却眨也不眨地注視着來路那邊，咬着牙道：「那傢伙不知是什麼來頭，瞧他單人匹馬的，一定是靠領取獎金的那些狗種！他媽的，昨晚差點——瞧他的能耐，也不會厲害到那裏，否則，咱們早已被縛成一隻蟹般，又或是被一鎗斃了！」

陳軍一聽，想到昨晚差一點便被擒的驚險情形，臉上露出驚悸之色，切齒道：「×他媽的，那傢伙什麼時候不來，偏在那時候來，眞會揀時間，驚破了咱們的快活夢！」說時，臉上流露出一抹邪笑來。

他是忽然回想到昨晚的快活情形。

「咱們昨晚遇上的，肯定不是那個在道上名頭極响的蕭原，否則，咱們肯定逃脫不了！」譚慶猶有餘悸地道。

「阿慶，那個蕭原眞的這樣厲害？」陳軍有點輕蔑地道。「我以前也聽聞此人的大名，我不信他有三頭六臂！」

譚慶却鄭重地道：「阿軍，蕭原這個人雖然沒有三頭六臂，但也不是浪得虛名

的人，你也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麼，那可是含糊不得的啊，否則，早已被摞倒了。相信你也聽說過三眼豺……」

接着，他說出一連串姓名來，那都是在黑道上名頭响噹噹的慣匪悍賊，陳軍自然也聽過那些人的大名。「你知道麼，那些人不是被砍頭鎗斃了，便是仍關在監牢中坐苦監。而那些人，都是被那姓蕭的緝捕歸案法辦的！」

聽了譚慶這番話，陳軍再也不敢小覷蕭原了，吸口氣。「阿慶，他眞的這樣厲害？」

譚慶禱告般道：「我正在祈禱上天保佑咱們不要被那姓蕭的纏上。」

陳軍聽着。不覺吸了口寒氣，忽然，他急急道：「阿慶，別談得太遠了，還是想想怎樣應付那一直追着咱們的那個傢伙吧！」

說時，不自禁惕然向來路那邊望了一眼。

「嗯，一定要將那傢伙解決掉，免得被他像吊靴鬼般跟着弄得提心吊胆的！」

「那你就快想個好主意吧！」陳軍又望一眼來路。「若是讓他追上來，就麻煩了。」

譚慶沒有吭聲，骨碌碌地轉着眼珠子，好一會，也不出聲。

陳軍可急得再也躺不住，一骨碌從石上挺起身來道：「阿慶，你到底想到了主意？——」

譚慶也就在這時猛地一睜雙眼，一巴掌拍在大腿上，疾聲道：「有了！」

陳軍一聽，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正想說話，譚慶却向他一擠眼，勾勾手指道：「俯耳過來！」

陳軍與譚慶是老搭檔，素知他奸狡多計，這一次能夠逃獄出來，就是他的主意，一向對他言聽計從，當下忙俯耳過去。

譚慶嘴邊漾着一抹奸笑，將咀巴也湊在陳軍的耳邊，嘀嘀咕咕地說了一番話。末了，拍拍陳軍的肩頭。問道：「怎樣？」

陳軍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一個勁地點頭道：「好主意，阿慶，只有你才想出這種好主意！」

這陳軍雖然是個粗人，但有時候也懂得拍拍馬屁，而且不露痕跡。

譚慶也是人，是人，就有喜奉承的心理，他也不例外，被陳軍讚得心中甚爲受用。「阿軍，不是我誇口，我可以比得上當年的諸葛孔明！」

陳軍連聲道：「比得上，比得上！」

譚慶抬眼看一下，漸漸西斜的日頭，揮揮手道：「咱們這就去佈置一下，但願在那傢伙追上來前，佈置好一切！」

說着，跳起身來，向前面的山坡走下去。

陳軍忙爬起身，也跟着走下去。

× × ×

卓進一直追踪譚慶兩人，他在追踪這方面，似乎是一位高手，雖然沒有追到兩人。但由於他恐怕一下子停下來，便會讓距離拉遠，所以，他也不敢停下來，一直追在兩人的後面，只是偶爾才喝一口山水，一樣沒有東西到肚。

不過，能夠喝幾口水，那總比譚慶兩人好受得多。

而一般來說，追踪總比被追踪來得輕鬆些，起碼，沒有失魂落魄的無形壓迫與緊張。

而他一直緊追不捨，正是想令到譚慶兩人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那種無形的壓迫感，壓迫得兩人喘不過氣來，那時，兩人便會慌亂起來，那他就有絕大的把握，將兩人擒捕。

在譚慶陳軍走下山坡大約半個小時左右，卓進登上了那個山頭，立刻，他蹲了下來，嘴角泛着笑意，打量着前面不遠處那塊平坦的大石及附近地面的情形。

憑他銳利的目光及豐富的經驗，他一眼就看出，譚慶陳軍兩人在不久前，曾在此停留過。

而他馬上由此推測，譚慶兩人也一定是累得走不動了。才會在這裏停留，那是要冒上很大的險，因爲，他可能會忽然出現在兩人的附近。

只有累得再也走不動，才會不顧一切，冒着隨時會被他追上的危險，在此停留着。

想到這一點，他笑了。

可惜，他低估了譚慶等兩人，也不知道兩人在窮途末路之下，會做些什麼。

所以，他踏進了譚慶兩人佈下的陷阱之中。

既然被追踪的譚慶兩人已累得幾乎走不動，他就不用怕兩人能夠逃得了多遠，那他何不也在此歇口氣，然後再全力追捕兩人？

不過，他不敢歇得時間太久，以免被譚慶陳軍有太多的時間逃遁，將距離拉得更遠。

歇了一會，他將身上的鎗拔出來，檢查一下，重新裝上一匣子彈，插回腰上，便站起來，向前面的山坡走下去。

才走下幾步，他忽然停下脚步，扭頭定定地注視着左邊山脚下，隔了一座山脚後斷斷續續，縹縹渺渺升騰起的一縷淡烟，咀角泛起一抹冷笑。

那縷淡烟一直升起，淡得若不是他們這樣目光銳利，而又全神貫注在追踪之上。換上別的人，很可能會發覺不到那一縷淡烟。

「嗯，他們可能已走不動，無奈之下，向我施出誘敵之計，哼，我才不會上你兩個傢伙的當！」卓進冷笑着自言自語，「這種鬼蜮伎倆，只能夠騙騙三歲小孩，居然想拿來騙我，眞是好笑！」

他那兩道目光在山脚附近搜索着，心中思忖：「那兩個傢伙會匿伏在什麼地方，向我伏擊呢？」

「一定是在山脚下那些亂石堆中。」

他仔細地打量着山脚下那一片形態各異地聳立着的大小石塊，越看越加肯定。

那一片聳立的亂石，確是伏擊的好地方，很易藏匿，而且，又是走往前面那個山脚後的必經之處。

「他媽的，你兩個傢伙與我捉迷藏，好，我也與你們玩一下！」卓進冷笑連聲，在心中轉着念頭。「待我從右邊山坡繞下去，然後繞到前面那個山脚後，就在升起烟的地方等你們！」

他所以這樣決定，是因爲照他估計，

譚慶陳軍在下面亂石堆中又等不見他經過之下，必然會懷疑他繞路下山。再繞到那面山脚後，那麼，兩人必會偷偷走回放烟的地方察看一下他是否已到了那裏查看，又或是仍留在那裏還是走了，他只要匿伏起來，不難捕捉到那兩頭「豺狼」的。

主意既定，他立刻轉身向左邊那面走去，然後走下去。

沿途之上，他一直很小心，因爲說不定，他會判斷錯誤，譚慶兩人根本就是伏在下面的亂石堆中，而是分開來，在左右兩面的山坡上匿藏着，那麼，無論他是從左或右面下山坡，仍然會踏入兩人的陷阱中，遭到伏擊。

但一路上却沒有發生意外，他很平安地走下山脚，但他仍不敢放鬆警惕，從右面走上前面那座山的山脚上，沿着山脚，繞到山後。

這時，更加清楚地望到那面山脚下的荊草叢中嫋嫋升起的一縷輕烟，他置身的地方，離那裏大約半里路左右。

他就沿着山脚，直向那升起輕烟的地方竄過去，手上緊緊地握着那支駁壳鎗。

他終於接近了那堆烟火，但却不是太接近，就伏在山脚上一叢野樹後，距那嫋嫋不絕升騰起來的烟火處，大約十二三丈左右。

山脚下果然沒有人，就只有那堆炭火嫋嫋不絕地在飄起輕烟，而炭火的附近，是一片平地，雖然長了草樹，但却根本不可藏匿着人，他看清楚後，吐出一口氣來，越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

「哼！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已繞到這裏來。我就在這裏等他們來，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卓進在心中暗自說着，同時扭頭向山坡上面望去。

山坡上面樹草豐茂，足有半人高，風吹草樹動，簌簌响個不停，他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地方。

他完全放下心來，整個人伏在地上，透過荊樹枝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山脚下那片平地的情形，只要自己不睡着，那麼，下面有什麼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的雙眼？

既然要等待，那何不舒舒服服地等待，恢復體力，以便對付譚慶兩人。

他如今就像一個等着獵物出現的獵人一樣，要耐心地等待。

他在注意下面時，也沒有忽略了山坡上面，因爲，譚慶兩人有可能從山坡上走下來的。

一陣山風吹過，大概是大半天沒有東西下肚吧，他忽然打了個寒噤，只覺身子一陣發冷。

「砰砰砰」，驀然間鎗聲乍响，在空寂的山空上，分外震响。

卓進只覺左大腿上一陣劇痛，幾乎叫出聲來，忙一手按在大腿上，沾了一手熱乎乎的血，他也顧不了理會，身子一滾，滾貼在那叢荊樹下。

咬着牙，他抬眼往上望，因爲他已聽出，鎗是從山坡上面响起的，換句話說，山坡上有人匿藏着，向他開鎗射擊！

因爲劇痛的關係，他的臉肉不住搐動着，頭上也沁出汗水來，握鎗的右手也微微顫動着。而他的心中，也驚震駭懍不已，身上的寒意更濃。

不過，他沒有開鎗還擊，因爲他不知道鎗是從山坡上那一處發射下來的，他不想浪費鎗彈。

同時，他的一顆心也直向下沉，絕無疑問，他已陷入了譚慶兩人佈下的陷阱中，中了他們那「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之計，可笑自己身陷陷阱中，還自以爲是！

× × ×

「喂，哈哈哈……」山坡上响起得意的笑聲。「老子這條實則實之的計策，妙不妙？哈哈哈……」

卓進一聲也沒吭，發現响起笑聲的地方，就在山坡上一塊草與石一樣高的大石後面。

「哈哈哈……」石後那人正是譚慶，對於能夠騙倒卓進，他是高興得幾乎不能自制。「縮頭烏龜，你以爲你很聰明麼？哈哈哈……可惜你聰明反被聰明誤，老子就是算準你必會懷疑那堆火烟是咱們故意弄出來，誘你落阱，從而思疑咱們會在前面的路上伏擊你，老子於是靈機一動，來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在你以爲咱們不可能在的地方，匿伏起來。哈哈哈……你這頭聰明的『狗』發夢也想不到，自動踏入了咱們佈下的圈套中！」

他實在是太高興了，揮手又向卓進匿伏着的荊樹叢掃了一串鎗火！

卓進却顯得異常冷靜，他明白到，若想活命，那便千萬不可慌亂與憤怒，那會加速自己的被殺，因爲他已處於糟透的劣勢之中。只有保持冷靜，才能在劣勢中救生至扳回劣勢也說不定。

不過，這機會很微，除非他的運氣特別好。

可惜，他的運氣似乎很差。

山坡上那塊石後，不斷地响起譚慶的狂笑聲，與及一陣接着一陣的鎗聲。

譚慶就像瘋了一樣，邊哈哈大笑，邊向卓進開鎗掃射，鎗彈擊得那叢荊樹枝折葉飛，簌簌作响，幸好，沒有射中他，但嘯聲從他身邊頭上射過的鎗彈，却壓得他根本抬不起頭來。

這種挨打的狀況，不能太久的，因爲，這樣下去，遲早會被射中的，他必需予以反擊，轉移地方，那樣，或許可以脫出譚慶陳軍的伏擊圈，那就有機會脫身了。

咬着牙，他向山坡上掃了一梭子彈。

這一下反擊，果然將譚慶的囂張氣焰壓了下去。

喘口氣，他急忙換上一匣子彈。

而那刹那，他心中倏地一動——怎麼只有一個人（由於他不知山坡上石後的是譚慶還是陳軍）向我開鎗？還有一個怎麼不見動靜。莫非上面那個那樣做，目的是將我的注意力吸引住，同時，也令到我無暇兼顧另一個，而另一個則乘機偷偷地掩近過來，向我……」想到這裏，他整個人有如一下子跌入了冰窟中一樣，整個人寒透了。

他急忙挪移一下身子，目光有點慌亂地四下掃視着。

他終於沉不住氣了。

相信任何人，在他這種情形下，也會沉不住氣的。

可惜，他省覺得太遲了。

陳軍確是在山坡上石後的譚慶掩護下，從山坡的另一面偷偷地潛下來，掩到他的側面，就匿伏在距那荊叢樹只有三丈左右的一叢草堆中。

他在草叢中窺到卓進向山坡上的譚慶開鎗掃射，確定了卓進的匿伏之處，於是獰笑一聲，却不用鎗射擊，而是左手疾揚，向卓進匿伏的那叢荊樹，擲出了一顆手榴彈！

卓進警覺到有物體擲過來的刹那，由於左腿被射傷。行動不便，只好慌急地一滾身，但轟地一聲爆响，火光閃現，泥土與荊樹被炸得四濺激射。卓進只覺一條手臂被硬生生扯去了，跟着心神受震，便失去了知覺。

其實，卓進不但被炸去一條手臂，山坡上的譚慶及伏在草叢中的陳軍，却清楚地看到，他還被炸飛了一條腿，整個人也被炸得拋飛開去。

這種情形，要是還能夠活得了，那簡直不是人！

譚慶首先從山坡上的石後跳出來，手舞足蹈的，狂呼大叫：「阿軍，那傢伙完蛋了，哈哈哈……」

陳軍也蹦跳從草叢中跳出來，揮動着手中的鎗，歡呼道：「阿慶，解決了那傢伙，咱們就不用再担驚受怕，被人追在屁股後面。一個勁地逃，連喘氣也不敢！」

「阿軍，去看看那傢伙是誰，咽了氣沒有，若是還死不了，補他兩鎗！」譚慶眉飛色舞的，從山坡上走下來。

陳軍答應一聲，向幾乎滾落在山脚下的卓進奔過去。

只看了卓進那血肉模糊，斷手缺脚的軀體一眼，陳軍便已斷定，卓進死了。

譚慶也不以爲卓進還有氣。

「阿慶，這傢伙眞肯爲咱們着想，讓咱們省下兩顆子彈，射獵些山鷄野兎吃！」陳軍咧開咀巴直笑。「你認出這傢伙是誰麼？」

譚慶仔細地打量着地上卓進的屍體。皺皺眉頭道：「看不出是什麼人！」

「他媽的！」陳軍朝卓進的屍體吐了口唾沫。罵道：「憑你這傢伙，也敢惹上老子們，眞是自尋死路！」

一頓，接豎起大拇指，朝譚慶道：「阿慶，虧你想出這麼妙絕的好主意，才能將這狡猾如狐的傢伙，引入彀中，我就想不出這麼妙絕的主意來！」

譚慶自得地一笑。「對付這種人，必須要花些心思，出奇制勝，令他誤以爲是，才能誘他上當！」

「阿慶，只怕那個什麼蕭原。遇上了你，也要栽在你手上！」陳軍奉承地說。

譚慶却慌忙道：「別提姓蕭的，我寧願遇上一頭老虎，也不要遇上他！」

陳軍却偏偏提出來說道：「那姓蕭的，會不會也像這條『狗』一樣，要來對付咱們？」

譚慶急忙岔開話題，說道：「阿軍，趁這時候，咱們還是去獵些野味來塡塡肚子吧。」

被譚慶這一說 陳軍頓時感到餓得難受．猛呑口水。「阿慶，你不說，我還不覺得餓。……咱們快去吧。」

× × ×

黃昏落日，殘霞滿天。

荒山寂寂，山風呼嘯，面對着那一具血肉模糊，臂殘腿斷的屍體，蕭原心頭一片哀沉。

蕭原已認出那具屍體是卓進。

所謂兎死狐悲，物傷其類，那自然感到悲哀了。

天邊殘霞璀璨絢麗，這黃昏晚景，確是瑰麗，但蕭原却一點也感受不到，因爲他的心頭已被那股蕭殺蒼涼的感覺充塞滿了。

距屍體不遠處的山脚下，那堆篝火還未熄滅，餘燼仍在閃爍着暗紅的炭火，附近的地上，殘留着一些骨頭，絕無疑問，譚慶陳軍曾在這裏烤食野味，而且走了不會太久。

緊握着的拳頭鬆開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蕭原立刻動手將卓進的屍體埋起來。

雖然這會躭誤他一些時間，但他又怎忍心，讓卓進的屍體露在這荒山野地，遭受野獸的呑噬。

他是在幾座山頭後面，聽到那一聲爆炸聲，才急急循聲趕來的。

可惜，隔着幾座山頭看起來似乎相隔不遠（若是拉直綫，確是不太遠），但俗語有謂，望山跑死馬，上山落山的，那距離何止遠了一倍，在翻上第二座山頭時，他又聽到兩下鎗聲，但仍然隔着二座山頭，他雖然心急如焚，但也無可奈何，還是要一座一座地翻過去，待到他趕到這面的山脚時，譚慶兩人已吃飽肚子，急急竄逃而去，他看到的，只是卓進的屍體。

埋好了卓進的屍體，他急忙動身，追下去。

他必須要抓緊時間，盡快截上譚慶陳軍，因爲前面山勢陡斷處，便是邊界。

說是不遠，其實走起來，也要走一天半左右時間。

在天色快將黑盡時，蕭原登上了前面的一座山頭，他打量了一下前面的山勢，再仔細地在山頭上察看了一會。從地上的痕跡，他判斷譚慶兩人曾登上這座山頭，他沒有追錯方向。

他立刻放步向山下走去，但走到山腰時，却忽然向左一轉，從山腰的左面走下去。

他忽然改變了方向，是因爲他在一路追踪的途中，曾遇上一個採山藥的老人，他向那老人詢問可有什麼捷徑趕往邊界，當老人問明了他的目的後，便指點了他一條捷徑，並告訴他，在距邊界最近的那座陡削的山峯，乃是欲往邊界必要攀登上去的，捨此別無他途，登上那座山峯後，那你便可以選擇從左面還是右面下山，越過邊界。

而只要他先一步趕在譚慶陳軍的前頭，登上那座山峯，找一處居高臨下的地方躲起來，那麼，不論是人獸，也不論是從什麼地方下山，都逃不過他的雙眼，蕭原聽了老人的指點後，大喜過望，除了連聲多謝外，還送了五個大洋給他，那老人亦將他身上帶着的乾糧，送給蕭原。

蕭原剛好正剩下一點點乾糧，那可是他目前最需要的，他沒有推辭，便收下那些乾糧。

本來，他早在聽聞爆炸聲時，在前面的一個山頂便應該朝左面走下去了，抄捷徑趕下去，但那一聲爆炸令到他改變了主意，他不能夠不趕上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要是趕上去能夠遭遇上譚慶兩人，那就更妙，可以省掉趕往邊界的一段路。

可惜．譚慶兩人在他們趕到那處山脚下時，早已走了。

他只好從這山頭的左邊走下去，找尋那條捷徑。

× × ×

譚慶兩人自從設計殺死卓進後，這一路之上，都走得很輕鬆，因爲兩人沒有再感覺到，有人在後面追着。

那就不用走得太急，像條喪家狗那樣倉惶狼狽了。

而沿途之上，兩人也頗有心情，獵取野味充飢，甚至還欣賞一下風光。

走了兩日，兩人終於來到那座有如一面屏障般擋在前面，山勢陡削的山峯下。

只要翻過這座山峯，那面山脚下的不遠處，便是邊界。

邊界是由一條小河來劃分的，那條小河大約三丈寬左右，只要泅過對岸，他們便可以逃出生天。

也只有山峯下那一段里許長的界河，是最容易越過邊界的了！

因爲除了那里許長的一段界河外，左邊的那一頭有一座鎭集，駐有軍隊，而右邊那頭，傍着界河，聚居着一大羣土苗，而土苗居住的地方，一向是被視作禁地的，不准漢人踏入，那些土苗不但兇猛慓悍，也善於設阱施毒，若要越過邊界，則非要走入土苗的居地不可，而在土苗居地的外面，據說佈滿了陷阱，有些地方還施放了毒，只有那些土苗，才能夠分辨出來，他們也有解藥，據說，從來沒有人胆敢在那一處越過邊界的。

所以，凡是偷越邊界的人，都是從這一段界河偷越，包括那些走私的人。

當然，這一段界河也不是沒有軍隊巡邏的，但却只是裝裝樣子，因爲，軍隊內有人被走私的商人買通了（那當然不會是普通士兵，而是軍隊中有實權的軍官），所以，那只是虛應故事，只要你不倒霉將走私貨物偷越界河時，撞上了巡邏隊，那麼，你便可以從容不迫而安全地，偷渡過界河對岸。

譚慶陳軍兩人在決定偷越邊界，逃到安南前，已打聽清楚一切，所以，兩人來到這座山峯下時，都顯得有點興奮。

因爲只要翻過這座山峯，便可以輕易地逃過邊界，進入安南境內。

而兩人所憂慮的是，在那一面的山脚下，會不會有人在等着他們，將他們一下子「網」住。

至於後面，他們暫時是不用顧慮的了，因爲兩人這一路走來，都沒有發覺或是感覺到有人在後面追踪，那他們是無需有後顧之憂了！

「阿慶，時候已不早了，攀上去，再走下去，恰好天黑，那正好偷渡過界河那邊。」陳軍有點心急地說。同時抬眼望一下經已偏西的日頭。

「阿軍，這時候最要冷靜，切忌躁急，那很容易失閃，功虧一簣！」譚慶坐在一塊石上，慢條斯理地說。「坐下來，歇夠了才攀上去。」

陳軍一向對譚慶言聽計從，聞言之下，知道他必有道理，便在另一塊石上坐下來。

譚慶沒有再說話，只是沉思着，不知在想些什麼，陳軍幾次想開口說話，看到他那種樣子，只好忍着不說。

好一會，譚慶忽然站起來，說道：「阿慶，攀上去吧。」

陳軍馬上跳起來，急急走向峯脚下，揀一處沒有那樣陡削的地方，攀上去。

譚慶抬眼望一下那陡削的山峯，吸口氣，也跟着攀上去。

× × ×

兩人喘着氣，攀上了峯頂。

兩個人是分隔開近十丈左右，攀上峯頂的。

那是譚慶的主意。

那樣，就算峯頂上有人等着他們，也不可能一下子將兩人擒捉住，而兩人却彼此可以互相照應，而且也令「對方」意想不到。

這譚慶確是奸狡多智。

峯頂上却沒有張着網在等他們。

兩人可大大地鬆了口氣。

陳軍興奮地從峯頂上往下俯望，看到那條有如一根帶子般的界河，興高彩烈地道：「阿慶，快瞧，咱們今晚只要越過那條河，便不用再逃了！」

譚慶望着那條在陽光下，閃泛着光芒的界河，也興奮起來，深深地吸了口氣，說道：「阿慶，到了安南，咱們就可以創一番事業！」

陳軍却忽然懊惱地道：「他媽的，都是那傢伙不好（他口中的傢伙，指的是死了的卓進），要不是他在山坳墟撞破了咱們的好事，咱們在那裏可以弄到一筆錢財，咱們有了一大筆錢財，那時，幹什麼也成啊！」

譚慶聽着，目光閃了一下，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阿軍，別惱恨了，咱們還有三百塊錢，到了安南，還是可以找些生意做的，慢慢的，就可以將生意做大。」

陳軍這才笑道：「阿慶，咱們不會分開麼？」

譚慶又拍拍陳軍的肩頭，親切地說道：「阿軍，咱們是好兄弟，患難之交，只要你不要求分開，我可是死也不會離開你的！」

陳軍緊緊執住譚慶一隻手，有點激動地道：「阿慶，我一直担心你會在到了安南後，提出分手，……我好高興，咱們齊心協力，一定可以在安南創出一番事業來的！」

譚慶也執住陳軍的手，搖撼着：「阿軍，咱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永不拆夥！」

陳軍高興地道：「阿慶，我眞想一下子便飛過界河那邊！」

「阿軍，別急，咱們一定可以平安到達安南的。」譚慶邊說邊打量着山峯下面的情形。「咱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從左面走下去，越過界河！」

陳軍迫不及待地道：「是不是現在就下去？」

「不，咱們在這裏好好歇歇，待到日落後，才下去。」譚慶可能興奮得忘了形，忽然提高聲音說。

陳軍對於譚慶的主意，是從無異議的，這一次也不例外。「那咱們找個地方，好好地躺一下吧。」

譚慶點點頭，兩人便找了一處隱蔽的地方躺下來，只等日落便下山。

× × ×

日頭終於落在西邊的山頭下。

而山上的風，也强勁起來，而且也冷削如刀。

天邊的晚霞有如火燒一樣，輕紗般的暮靄，氤氳輕罩，那種意境，如詩如畫。

就連譚慶陳軍這兩個粗人，看到這種凄艷的晚影，也不由讚嘆出聲，被景色迷住了。

「阿慶，眞美！」陳軍忍不住說道：「怎麼我以前沒有發覺，黃昏日落下的晚景，是這麼好看！」

譚慶也讚嘆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好看的晚景。」

一頓，忽道：「別看了，以後有的是機會，快下山吧，若是天黑下來，那便很難走了。」

說着，便朝右邊走去。

陳軍不覺訝道：「阿慶，不是說照原先的計劃，從左邊下山麼？」

譚慶却神秘地道：「跟我走吧，我不會害你的！」

陳軍先是困惑地怔了一下，隨即恍然道：「阿慶這是否又是實則虛之之計？」

譚慶噓了一聲，壓着聲道：「現在對你說吧，我們登上山峯後，不知怎的，感到山峯上除了咱們兩人外，還有什麼人匿藏着，我那番話，只是說給那『人』聽的，讓他以爲咱們眞的會從左面下山。我提議日落才下山，就是讓『那人』有時間搶先溜下山，在左面等着咱們，嘿嘿，咱們却從右面下山，讓他空等一場！」

陳軍摸摸腦袋，迷惑地道：「怎麼我感覺不到呢？」

譚慶笑笑道：「我也不敢肯定，只是隱隱有那種感覺，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在這緊要關頭，咱們決不能大意出錯，以免功虧一簣！」

陳軍一向對譚慶信服得五體投地，他既然這樣說，他自然不反對，跟着譚慶，走向山峯的右邊，從那裏下山。

冬日的夜晚來得特別快，兩人才走到山腰下，天色已完全黑下來。

這雖然增加了兩人下山時的困難，因爲天黑便看不大清楚景物，而山勢又崎嶇陡削，那自然更加難走了，但也有一個好處，便是將兩人的行動掩蔽起來。

兩人幾經艱難，才走下山脚，匿在一塊周圍長滿了草樹的石後。

「阿慶，什麼時候過河？」陳軍目光四下掃視着，四下裏黑沉沉的，也靜得很，看不到什麼不尋常的情形。

譚慶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山脚下的動靜，沉吟着道：「別急，看一下再說。」

陳軍聽他這樣說，只好耐着性子，匿在石後，目光左看右看看。

忽然，譚慶附在他的耳邊道：「阿軍，跟我走！」

說着，不等陳軍開口說話，已彎着腰，小心翼翼地，沿着山脚向左面走去。

陳軍納悶地跟着走，他本來以爲譚慶是向山脚走，那知不是，他實在不知譚慶葫蘆內賣的什麼藥，但一時之間，又不便詢問，只好悶着頭跟他走。

走了好一會，譚慶突然停下來，蹲在一棵樹後，示意陳軍也停下來。

陳軍終於忍不住問道：「阿慶，爲何不在那面下去，又折返過來？」

譚慶喘口氣，兩道目光緊緊地注視着下面的情形，道：「阿軍，我總覺得那下面的情形靜得有點令人不安，這是咱們最後的機會，我不想出錯，以免功虧一簣，所以，咱們要特別小心謹慎，你也不想咱們在這最後的一關，一跤跌下去，起不了身的吧？」

陳軍一聽，這才恍然，而他也驚出一身冷汗來，急不迭道：「我當然不想在最後的一刻出錯。」

「所以，只要有什麼稍爲不對，咱們便不可輕舉妄動！」譚慶目光依然不停地掃視着下面那一片開闊地。「阿軍，咱們在這裏下去！」

陳軍却遲疑地道：「阿慶，這裏距界河最遠，而山脚下到界河那邊，又是一片幾乎沒有樹木掩遮的開闊地，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掩蔽身形的，那是很容易被人發現的！」

譚慶却擺擺手道：「阿軍，你怎麼不用腦想一下，別人容易發現咱們，咱們一樣容易發現對方，這裏雖然距離界河最遠，也沒有東西遮蔽，但咱們可以小心一點，你知道麼，有時候，最危險的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而且別人也想不到咱們會在易被發現的地方偷越過去，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很容易便發現有人埋伏着，應付起來，也容易得多，所以，我認爲這裏是最安全的！」

陳軍被他這一番道理說得心服口服，連連點着頭，由衷地道：「阿慶，我這個腦袋瓜子簡直就是豬腦，就是想不到那些，沒說的，我一切都聽你的！」

譚慶被陳軍這一說，心中頓覺舒服無比，拍拍陳軍的肩頭，悄聲道：「咱們在這裏再看一會，若發現不到有什麼可疑的動靜，便下去。」

陳軍連連點着頭，沒有再說話。

足足等了有一支烟工夫，下面那片開闊地一點動靜也沒有，而譚慶果然說得有道理，那片開闊地雖然無遮無掩，行動起來，確是很容易被人發現，但同樣的，只要有什養風吹草動，也們同樣很容易便發覺，雖然夜色黑沉沉的，但由於一望無遺，沒有什麼遮蔽物阻擋了視綫，有什麼動靜，也很易發覺了。

夜風一陣緊過一陣，吹得人心中發寒，但除了夜風之外，四下裏一點動靜也沒有。

「下去。」譚慶終於低喝一聲，但同時也壓着聲對陳軍道：「阿軍，下到山脚下，趴在地上爬過去，雖然辛苦一點，但却安全！」

陳軍自然不反對，他也不想在這緊要關頭，因一時大意疏忽，而出了紕漏的。

於是，兩人極之小心地走下山脚，趴

下來，再觀察了一會，確定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才手脚併用地向前面爬行過去。

爲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兩人也將鎗拔出來，握在手中，以免因爲措手不及而飲恨終生。

× × ×

由山脚下到界河邊，大約半里路左右，要是發足狂奔，不用二分鐘，就算是行走，也不用二十分鐘，但譚慶陳軍兩人在地上爬行，那種感覺就像是那短短的一段距離，只有十里遠般，而且很辛苦。

但這是兩人逃出生天的唯一機會，也是最後的一關，兩人咬着牙，一個勁地往前爬行。

終於，兩人爬行到河邊。

而這一片開闊地也果如譚慶所說，看來危險，其實却最安全，沿路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兩人在距河邊還有丈許遠的地方停下來，望着那閃泛着粼粼水光的河面，心中那份興奮，無法形容，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雖然一身骨頭就像鬆散了一樣，仍不敢放鬆了警惕，握鎗的手一樣有力鎮定。

成功在望，兩人可不想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出了差錯。

「阿慶，咱們成功了。」陳軍終於壓抑不住心頭的那股興奮，喘着氣，啞澀地說。

「阿軍，高興得太早，過了河才高興不遲！」譚慶低聲說，雙眼在兩邊的河邊掃視着。

陳軍輕笑一聲，不以爲然地道：「阿慶，要是有人等着，這個時候也該現身動手了，是麼？」

譚慶心中哼了一聲，但却找不到話反駁陳軍，只好悶着聲道：「小心一點，總是有益無害的！」

陳軍立刻閉上咀巴，但隨即又道：「阿慶，咱們還等什麼，早點過河，早點放心！」

譚慶發覺不到兩邊的河邊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也想早點過河，那才徹底安全，於是點頭道：「下河吧。」

於是，兩人又爬動起來，很快便爬到河邊上。

兩人就那樣躺着，默默地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只穿着一條短布褲，將那些衣服捲扎成一團，脚先頭後，爬下河中。

在脫下衣服時，兩人被寒風吹得禁不住連連打着冷顫，下到河中後，那種感受簡直像掉在冰窟中一樣，全身一陣痲痹，牙關直抖，格格有聲。

河邊的水不太深，只浸到兩人的胸部，兩人將捲扎起的衣服頂在頭上，另一隻手仍然緊握着鎗，高舉起來，慢慢向河中走去。

兩人是側着身往河中走的，那樣，便可以看到這邊岸上是否忽然有人出現。

不到對岸，兩人是不敢大意疏忽的。因爲仍然有可能發生意外。

兩人在下河時，本來是平排的，但這一側身，便成了背對背，這樣，兩人可以互相注視一邊岸上的動靜。

兩人一步一步往河中走，終於，河水浸到了他們的頸部。

河岸上沒有什麼動靜。

忽然間，譚慶感到背心上一陣劇痛，全身也一陣僵痲冷硬，他馬上便知道是怎麼回事，猛然一扭身，反手向後一揮，便欲開鎗！

但他的手指已僵木得不聽他的使喚，竟然無法扣動鎗機，同時間，他感到左手抓着頭頂上的那團衣衫，被人猛地一把奪去。

「阿軍……你……爲什麼……下毒……手……」他這一扭頭，赫然發現自己的背心要害上，揷着一把匕首，陳軍仍然緊緊地執住匕首的把柄（說得正確一點，是他感覺到的）。

陳軍握鎗的手早在譚慶說話前，已猛地砸在他的右手腕上，幾乎將他的手腕砸斷，將他砸得手上的鎗脫手飛了出去，「卜通」一聲，摔落在水中。

「阿慶，……我若不先下手，說不定，你會在河心或是上岸後，乘我不……備，突下殺手！」陳軍猙獰地說。「你頭腦比我靈，而你的手段也比我狠，你一定不會將那三百塊錢分一半給我的，本來三百塊錢就不多，這一分，更少了，我雖然頭腦不夠靈活，但這一點，我是想到的，要是在坳口墟能夠弄到一筆錢財，你或許不會殺我獨吞，但只得三百塊錢，我知道你一定會的，一定會！」

譚慶絕望地，氣息急促地道：「阿軍……這只是……你的猜想……你……一早……就想……獨吞……那筆……錢……」

陳軍冷笑道：「不錯，我確是想獨吞那筆錢，我不想分給你，那太少了，那可是你說的，百多塊錢管什麼用？我要用那筆錢來重新做人！」

譚慶只覺渾身冰冷僵木，要不是陳軍握着匕首沒有拔出來或是鬆手，他早已倒下去，沉落河底。

「你……你才夠狠……你比我……快……一步下手……我眞……後悔……不在下水……時，便幹……掉……」譚慶忽然頭一歪，雙眼定定的，咽了氣！

他可是死不瞑目！

陳軍獰笑一聲：「阿慶，你終於認了，那可怪不得我先下手了！」手一鬆，譚慶的身體一歪，沉下水中。

「砰」地一下鎗聲，從河岸這邊響起，陳軍猛地感到握着鎗擧起來的右手臂被猛然地撞擊了一下，震得他手一鬆，那支駁殼鎗脫手飛了出去，「通」地一聲，墜沉落水中。

而他的手臂也一陣劇痛，熱乎乎的血流了一手，他在驚駭之下一時間呆住了。

但他的左手仍緊緊地執住那團奪自譚慶的衣服不放。

因爲，那團衣服內，有價值三百塊大洋的財物。

那是他不惜幹掉譚慶，搶到手的。

「喂！快走回來，否則我轟掉你的一隻耳朵！」隨着傳來的喝聲，一道手電光有如一道閃電般，閃射在陳軍露出水面的那截頭頸上，也將那一處河面照亮了。

河邊，現出一條蹲着的人影來，那道手電光，就是從那人影的手上射出來的。

在這麼黑的夜色中，雖然距離不遠（大約一丈左右），那倏然出現的人影居然能夠一鎗便擊中陳軍的右手，那可實在不

容易，那不但要目光特別銳利，鎗法也要夠準，才能一鎗中的！

陳軍渾身一震，他可不理會岸上那人的喝止，一頭便沉沒入水中。

鎗聲即時响起！

岸上那人好快的鎗法，陳軍才向下一沉，右耳一涼，即接着是一陣火辣辣的劇痛，流了一臉一頸黏糊糊，熱乎乎的血，他那隻右耳被射飛了！

陳軍也一下子被震得全身一僵，窒住了，沒有沉下水中。

「聽着，你若不想左邊的耳朵也被射掉，便走回來，你怎也逃不了的，你的動作快不過我的鎗彈！」岸上那人影冷厲地叫道，手電光仍然射照着陳軍，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右耳不見了，臉旁頸上，滿是血！陳軍終於被震住了，由於劇痛與寒冷的關係，他整個人簌簌地在水中簌動着，而他的意志，也崩潰了。

「再不上來，我便一鎗將你的左手也射斷？」岸上那人喝叫。

陳軍整個人震動了一下，慢慢地轉過身來，他想着那岸上的人到底是什麼人，但雙眼却被手電光射得睜不開眼來，他只好有氣無力地抖着聲道：「你是誰？」

岸上那人沉聲道：「蕭原！」

「蕭原！」陳軍整個人劇震了一下，失聲道：「你就是蕭原？」

接又嘟喃道：「怪不得……阿慶說……寧願遇上一頭……猛虎……也不要……遇上你……」

岸上那人，確是蕭原。

蕭原幾乎上了譚慶的大當。

譚慶對陳軍說，隱約覺得峯頂上有什麼人隱藏着，他那種感覺確實犀利，蕭原是隱匿在峯上一處極隱蔽的地方——一塊聳立在峯沿上的高聳大石上。

本來，他是想在峯頂上動手，制服兩人的，但想到自己置身在絕地上（那是退無可退的，一退，便會從石上掉下來，一下墮下山峯，粉身碎骨），而他從卓進的屍體，看出是被手榴彈炸成那樣的，萬一譚慶兩人身上還有手榴彈的話，除非他能夠在兩人沒有機會扔出手榴彈前，將兩人射死。否則，死的會是他，他在思前想後之下，終於還是按捺着不動，決定在山脚下，才向兩人動手。

譚慶故意高聲說的那句話，被他聽到了。

他便以爲譚慶兩人只是聲東擊西之計，在譚慶兩人找了個地方躺下來後，便偷偷冒險從靠着峯沿那面的石壁上爬下來，在右面的山脚上等着，果然，譚慶施的是聲東擊西之計，不從左面下來，從右面下來……而他發現兩人時，由於天色太黑，兩人又是掩掩藏藏地下來，根本很難看到兩人的身影，所以，他也沒有動手，……後來譚慶陳軍忽然又向左邊走去，他也像陳軍一樣，不知他葫蘆賣的是什麼藥，唯有暗中跟下去，……兩人伏在那片開闊地對上的山脚上說的話他雖然聽不到，但已猜到，兩人必是在那裏偷偷潛到河邊，於是，他頓時有了主意，決定在兩人下水後，才現身對付兩人。

兩人在水中，是比較容易對付的，起碼，行動沒有在地上那樣靈活敏捷。

主意一定，他便偷偷向後退，退出老遠，才溜下山脚，繞了個彎，搶先到達河邊，然後伏下來，也是手脚併用，沿着河邊往前爬行，約莫估量差不多了，便趴伏在河邊的一草叢中，注視着那片開闊地的動靜。

他馬上便發覺，譚慶陳軍已爬行到那片開闊地的中心地帶，一直看着兩人爬到河邊。

在兩人下水後，他便想動手，但却忍住了，他想等兩人走出一些，那時才動手，由於兩人要舉起雙手，以免衣服及鎗被水浸濕，而天寒水凍，兩人在水中浸久一些，手脚身體便會被浸得發僵痲木，反應及動作便沒有那樣的靈活，那他就有更大的把握，將兩人制服！

要不是他曾答應過曾大善人，將兩人活捉回去，那麼，憑他的鎗法，在兩人下水的剎那，絕對有把握將兩人射殺，不用費心機了。

那知道他正準備動手開鎗，將兩人的右手開鎗射傷的剎那，陳軍却向譚慶下手了……他只好暫不動手，讓兩人拚個你死我活……結果，譚慶死了……他亦驟然開鎗擊傷陳軍的右手臂，現身出來……

× × ×

陳軍一身水濕淋淋地走上岸來，一個身子抖得就像篩米一樣，幾乎昏死過去。

妙的是，他的左手居然仍然緊緊抓住譚慶那團衣服不放（他在搶奪譚慶那團衣服時，已將自己那團衣服扔掉了），蕭原用鎗指着陳軍，左手執着的那支手電筒一直射在他的身上，令到他不能睜視，也就不能作怪了。

「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穿上你手上的那捲衣服！」蕭原厲喝。

陳軍這才如夢初醒，忍着痛，以單手將身上那條濕褲脫下來，解開那捲衣服，穿在身上！倏地，他的左手一揚，一道白光直射向蕭原的身上！

蕭原鎗咀一揚，「砰」地一聲，將那道白光激飛，原來是一柄尖刀！

絕無疑問，譚慶那捲衣服中，藏着一把尖刀。

陳軍被蕭原那神乎其技鎗法驚呆了。

「陳軍，你老不想左手也被射斷，最好乖乖地別再亂動，這是我最後一次警告你！」

陳軍已被蕭原那出神入化的鎗法震住了。何況，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動的了，他變得像一隻鬥敗的公鷄般，搭拉着腦袋。

忽然，他像遇溺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般，在身上一陣亂掏，掏出兩把金飾玉器來，遞向蕭原：「這些都給你，求你放過我這一次！」

蕭原夷然道：「別向我來這一套。再說，那些東西也不是你之物，總要物歸原主，快收起來，跟我走！」

陳軍一張臉「刷」地煞白一片，雙眼一翻，一跤跌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蕭原不禁皺起了雙眉：「你這傢伙倒會揀時候暈倒，我可辛苦了！」走上前去，從身上取出一根繩索來，將陳軍的手脚綑綁起來，然後一把將他扔在肩上，沿着河邊，步向左邊隱約有微弱的光點閃現的地方走去。

（全文完）

大天二之死

・本文承自第33頁・

「還有，你爲了控制二叔四叔，居然先是用女人來迷惑他們，繼之再誘他們吸食鴉片，讓他們成爲烟鬼，令到他們不得不受你的控制，你以爲我不知道？」

亞娣的母親說得不錯，二叔四叔這大半年來，很少在島上，被鄧焯帶到香港，說是協助他打理生意，那知道却成了瘾君子，這件事，島上的人都不知道的，但不知怎的却被亞娣的母親查到了。

鄧焯是越聽越心驚。

「還有，你利用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表面上幹的雖是貨運生意，實則暗中從香港走私鴉片等毒品到太平等地賺取暴利，你知道麼，我這一生人最痛恨的就是這種勾當，我雖然是個婦道人家，但自幼便聽說過林則徐爲了我們中國人不致因吸食鴉片而弄到國衰民弱，任由洋人欺凌的地步，抗暴燒烟，你也是中國人，怎麼也幹這種殘害自己人的無耻勾當？賺那種害人錢？你簡直是喪心病狂！」亞娣的母親雖然是個目不識丁的婦人，但居然有這種襟懷見識，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而她說時，一臉凛然之色。

鄧焯越聽越心驚，也暗中起了兇心。

「阿焯，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亞娣的母親痛心地道：「其實，我早就有心將這個位讓給你的，你爲什麼要這樣心急，一副等不及的樣子了。

「本來你做下那些事情，我看在亞娣的面上，也不打算找你算賬，但你……你……」亞娣的母親說到這裏，氣怒得說不下去，喘了兩口氣，才說道：「那知道你不但在香港暗中養了個女人，還準備不要亞娣母女，並準備下毒手殺我與亞娣母女，這……這簡直是……罪無可恕！」

鄧焯聽到這裏，再也坐不住了，臉色驟變，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驚疑不置地道：「媽——」

「不要再這樣叫我！」亞娣的母親厲喝。

「……你是怎會知道這些事情的？」鄧焯倒抽一口寒氣，退了一步。

「我不是說過麼？」亞娣的母親冷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到底是誰人告訴你的，」鄧焯知道已瞞不下去，只好豁了出去。「你若不說出是誰告訴你的，那你就是含血噴人！」

「好，我就告訴你，好讓你心服口服，無從抵賴！」亞娣的母親依然坐在椅子上，但兩道目光却極之凌厲。「是亞金告訴我的！」

鄧焯一聽，腦袋中「轟」地一响，一陣暈眩，差點站不穩，跌倒在地上，「是亞金告訴我的」這七個字聽在他耳中，恍如响起七個焦雷，震得他胆喪魂飛。他可是發夢也想不到。被他一向視爲親逾兄弟手足心腹的阿金，會背叛他，將他所有的秘密告訴了亞娣的母親！

「不！你胡說，阿金不會出賣我的！」他發狂般嘶叫。

「哼，偏偏就是他出賣了你！」亞娣的母親冷厲地道：「亞金不錯是你的兄弟手足，但他却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他一直只想回到鄉下，與他的家人團聚，他根本就不想再留在這島上，他更怕殺人，也怕被捉到，連累了家人，我覷準了他這個弱點，答應送他回家，並送他一筆錢，他便將他所知道的秘密全部告訴了我！」

一頓，說下去道：「我沒有食言，這時候他應該已到了蛇口。你不要恨他出賣了你，他曾對我說，要不是你做得太過份，居然連妻女也狠得下毒手，他是不會出賣你的，他實在不忍心亞娣母女無辜遭到你的毒手，才狠下心，將所知道的秘密告訴我！」

「亞金，你這隻烏龜！我眞是識錯了你，你簡直不是男人！」鄧焯氣得扭歪着一張臉，咬牙切齒地吼叫。「我一定要殺了你，殺了你！」

「別像一條瘋狗般吠叫了！」亞娣的母親嘲笑道：「你已完了！」

鄧焯一聽，渾身劇震了一下，兇惡地叫道：「我完了？妳才完了，既然妳已撕開了，那就抖開來吧，不怕告訴你，你知道了又怎樣？太晚了。這島上的人大半已被我收買了，他們不會聽妳的！」

「哈哈哈……」亞娣的母親忽然笑起來：「阿焯，枉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我要不是已佈置妥當，會和你攤牌麼？我在海上混這麼多年，難道連謀定而後動這一點也不懂？阿焯，你完了，認命吧！」

鄧焯聽得呆了一下，但隨即猙獰地道：「我不會完的，我就算完了，也要你先完！」

說着，忽然從身上拿出一把只有巴掌大的小手鎗來，朝亞娣的母親一連開了兩鎗！

亞娣的母親可是做夢也料不到，鄧焯會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敢向她下毒手，她雖然看到鄧焯拿出手鎗，但却欲避無及，應鎗慘叫一聲，癱倒在椅子上。

鄧焯兩鎗射殺了亞娣的母親，獰笑了一聲，轉身便去開門。

那知他才轉身，一下鎗聲「噗」地陡然响起，鄧焯的身子向前猛地一撲，背上開了個血洞，前胸血花飛濺，在撲倒在地上之前，身上側轉了一下，赫然看到裏間的門口前，亞娣手中緊緊地摟抱着他們的女兒，另一手握着一支鎗，鎗咀正冒出一縷輕烟的駁壳鎗，表情複雜地看着他。

「妳——」鄧焯絕望地嘎聲叫了一聲，臉上露出悔恨的表情，重重地撲倒在地上。

亞娣的眼中淌下淚來，神態却一片木然，「啪」地一聲，她手中的鎗鬆脫落地，口中喃喃有聲：「我殺了他……我殺了他……」

「哇」地一聲，她懷中的女兒忽然哭叫出聲，亞娣的神色也陡然一震，雙眼陡睜，一眼看到倒在椅上，已咽了氣的母親，終於呼天搶地號哭起來……

大門前的地上，鄧焯亦已咽了氣，偏側的臉上，雙眼大睜着，咀也張開，一副死不甘心的樣子。

他確是死不甘心，因爲他這一死，他的野心以及美夢便不能實現了……

人死夢碎，不甘心又怎樣？

（全文完）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七絕劍法 威震武林

黃鷹・文
可飛・圖

月明深夜中秋，楚碧桐仍然坐在大堂對門那面照壁之前，在他的身旁，有一張紫檀矮几，几上放着一壺酒。

壺巳空，杯中仍有酒，握在他的右掌內，這杯酒巳斟下很久，才喝下少許，在斟下這杯酒的時候他巳一些喝酒的意思也沒有。

現在他甚至巳完全忘記這杯酒的存在，目光並沒有落在這杯酒之上，也沒有落在什麼地方，他的眼睛雖然睜大，其實什麼也沒有看見，而非獨目光，他的血氣也彷彿巳凝結。

他正在陷入沉思中。

夜風從門外吹進，風中帶着杏花的清香，也帶來遠處飄落而低沉的更鼓，經巳是三更。

方敲起三更，他呆滯的目光便變得靈活起來，彷彿巳冰封的面容亦有了變化，冷冷的突然一笑，接一聲：「三更了。」

語聲甫落，他霍地舉杯，仰首一口，飲盡杯中餘酒。

冷酒就像是冰刀一樣刺入他的咽喉，他混身的血氣亦彷彿因為這一口冷酒的刺激回復正常，隨即脫手擲出那隻酒杯。

「叮噹」一聲，酒杯碎裂在地上，幾乎同時，衣袂聲响，一條人影飛鳥般在堂前凌空落下，一落下，身形便穩定，穩如泰山。

是一個錦衣中手人，堂中燈火輝煌，堂前也在燈光籠罩下，燈火輝映中，那一身錦衣更見絢爛奪目。

楚碧桐的目光却沒有落在來人那一身錦衣上，他見過更絢爛更華麗的錦衣，却沒有見過來人那樣威武的一張臉龐。

來人臉如重棗，星目劍眉，五綹長鬚猶自在風中飛舞，雙目也是在盯着楚碧桐的臉龐。

四目交投，劍一樣交擊在半空，錦衣人第一個開口：「你就是楚碧桐？」

楚碧桐淡然道：「我就是了。上官無忌？」

「正是——」錦衣人大踏步走上堂前石階，走進堂內。

楚碧桐霍地一拂袖，一張素白的信箋從他的袖子裏飛出，刀一樣飛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同時停下脚步，抬手拇指食一開一合，正好將信箋夾在兩指之間。

那張信箋竟如刀一樣繼續抖動。

「好一手摘葉飛花——」上官無忌一笑，右手一揮，信箋從他的指間飛出，半空中突然碎成了無數片。

楚碧桐看在眼內心頭一凜，上官無忌接說道：「你仍然留在這裏，也算得是一條漢子。」

楚碧桐目光一寒。「柳東城是你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是。」

「他與你非親非故，為什麼你要替他出頭？」

上官無忌反問：「他與你無仇無怨，為什麼你要殺他滿門老幼？」

「因為他藏着一對高足一尺，無論刻工玉質都是世間罕有的碧玉馬。」楚碧桐冷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有人說你是一個俠客。」

「事實我却是一個强盜，在江湖上這巳經不是一個秘密。」

楚碧桐語聲一頓一寒。「然而奪碧玉馬，殺柳東城滿門，是一個秘密。」

「天下間根本沒有所謂秘密。」

「你是那裏得來的消息？」楚碧桐追問。

「柳東城一家老少六十七人，你只殺了六十六個人。」

「我記得六十七人在我掌下無一倖免。」

「你最好也記得，其中一人被你擊下了井中。」

「他沒有死在井內？」

「沒有，你知道他是那一個？」

「柳東城的兩個兒子之一。」

「你的記性很好。」

「怎麼他會找你？」

「因為在別人的眼中，我是一個俠客。」

「傳言不錯如此。」

「縱使我並非一個眞正的俠客，而縱使我不來，別的人也會來，其中總會有一個是一個眞正的俠客，你知否有所謂武林帖？」

楚碧桐聞言動容。「柳東城那個兒子巳經散發了武林帖？」

上官無忌反問：「看來我是來找你的第一個接到武林帖的人了。」

「不錯——」楚碧桐轉問：「柳東城那個兒子又叫什麼？」

「柳伯威。」

「現在在那兒？」

「怎麼？你要再殺他一次？」

「這一次，我一定會特別小心。」

「可惜你現在就算能將他殺掉，也沒有用的了，接到武林帖的人，絕不因爲他的死亡而罷休。」

「這就是所謂江湖道義？」

「不錯。」上官無忌點頭。

「他們若是找不到我這個人，却是不想罷休也不成。」楚碧桐笑了。「一個人要失踪，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上官無忌頷首。「你若是要失踪，應該在接到我的信之前便已作好安排。」

「你既然送得到信來，當然已考慮到我會離開。」

「當然。」上官無忌一笑。

「而且，我實在很想知道你替柳東城出頭的原因，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你並未將我放在眼內。」上官無忌替他說出來。

楚碧桐大笑，上官無忌面無表情，只是冷冷的盯着他。

「你信中若是寫清楚是接了武林帖到來，大家都好。」楚碧桐笑聲一頓。

「那你便會設法失踪？」

「有一件事你也許不知道，我這個人最怕麻煩。」

「接到武林帖的人都來找你，的確是麻煩得很。」

「武林帖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了。」

「因爲很多人都知道，散發武林帖並無多大作用——這年頭俠客已經不多。」

「柳伯威是必也毫無信心，否則他應該在散發武林帖之後，等你們與他連絡上，才一齊來找我討一個公道。」

「幸好他沒有這樣做，否則消息傳來，你還會留在這裏？」

楚碧桐再問：「你眞的只是爲了替他討一個公道而來？」

「哦？難道你以爲我爲了那一對碧玉馬？」

「若是如此，事情倒簡單。」楚碧桐雙手倏的一拍。

兩個青衣僕人應聲從屏風後面左右轉出，各捧着一個紫檀木盤子，上面蓋着一塊錦布，當中隆起一團。

楚碧桐雙手即時一振，雙袖蝙蝠一樣飛起，勁風過處，那兩塊錦布一齊疾揚起來，錦布下，是兩隻碧玉彫琢成的馬，栩栩如生，晶瑩奪目。

上官無忌目光一落，脫口大讚。「果然是價值連城之物。」

「你若是喜歡，儘管拿走。」

「哦？」上官無忌一怔。

楚碧桐連隨一擺手，那兩個青衣僕人看在眼內，不用吩咐，將手中捧着的紫檀木盤子在上官無忌面前那張八仙桌上放下，左右退開。

上官無忌目光閃動，三步上前，道：「當眞只要我喜歡，便可以拿走？」

「請——」楚碧桐一面笑容。

上官無忌也不客氣，伸手抓起其中一隻碧玉馬，也就在這時候那兩個僕人倏的拔起來，手中同時多了一支軟劍，「嗡」的抖得筆直，相距既近，軟劍刺出，已可以刺中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的右手那刹那已抓在碧玉馬上，出其不意，實在不容易閃避，可是却就在那一刹那他的右手突然鬆開，隨即挑起來，左手同時配合，兩手雙飛，他食指一捏，竟然就將刺來的兩支利劍劍尖捏在兩指之間。

兩個僕人的身形凌空未落，不由一頓，停留在半空，他們以爲軟劍必然刺在上官無忌身上，那知道竟然變成這樣，如何不震驚。

楚碧桐看在眼內，也大吃一驚，却沒有錯過這個機會，身形離弦箭矢也似的射出。

上官無忌一聲冷笑，雙手一振，兩個僕人連人帶劍被震飛，摔跌在地上，他的身形同時暴退，一退七丈，已落在堂外的院子裏。

楚碧桐幾乎同時落在他方才置身的地方，雙掌十字劃出，一劃落空再起，破空聲中亦射出院子，正好落在上官無忌的面前。

上官無忌一聲：「好身手——」外罩長衫「呼」地一聲飛出，落在一株花樹之上。

長衫下錦綉勁裝，腰間赫然掛着一長六短七支劍，短劍不過一尺，長劍却在三尺外。

楚碧桐目光落在劍上。「你果然是七絕劍上官無忌。」

「你以爲是冒充的？」上官無忌冷笑，雙手有意無意在腰間抹過。「能夠得到七絕門這七支劍的人，根本不用冒充別人的名字。」

那七支劍的劍柄上都鑲着寶石，閃亮奪目，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

楚碧桐目光從劍上回到上官無忌面上。「若非七絕門的人，得到這七支劍也沒有用處。」

「七絕門每一代只收七個弟子，其中只有一個得傳這七支劍與七絕劍術。」

「能夠見識一下威震武林的七絕劍法，亦未不是一件好事。」楚碧桐語聲一落，雙手一揮。

那兩個僕人立時連人帶劍射出，兩支軟劍左右刺向上官無忌雙脅。

上官無忌即時一聲：「着——」右手一揮，一道閃亮的劍芒疾打進左面那個僕人的咽喉，他腰間六支短劍之一不知何時已扣在手中，一出手便中目標。

那個僕人目睹劍光飛來，竟然閃避不開，悶哼一聲，隨即飛墮地上，當場氣絕了。

另一個僕人的軟劍也就在這時候在上官無忌的脅下刺空，咽喉同時亦被另一支短劍穿透，一劍絕命。

劍一入即出，上官無忌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的，雙眼盯着楚碧桐，楚碧桐一樣無動於衷，那兩個僕人的死亡，好像與他什麼關係也沒有。

「你看清楚了？」上官無忌突然問。

「沒有——」

「可惜你只得這兩個手下。」

楚碧桐冷然一笑，把袖一拂，院子中的三叢花木立時分開，三個黑衣人從中射出，手中一支長劍，刺向上官無忌，看身手，顯然是在那兩個青衣僕人之上。

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在這時候出鞘，「嗡」的一聲龍吟，一劍三式，將刺來的三支劍震開，左手一翻，扣在掌中那支短劍脫手射出，射入了左面那個黑衣人的咽喉，左手長劍接一挑一送，挑飛當中那個黑衣人手中的劍，再送進他的心窩。

另一個黑衣人看在眼內，驚魂未定，一道寒芒已飛來，也算他手急眼快，劍及時一劃，「叮」的一聲，居然給他將來劍擊落。

他方自吁一口氣，另一道寒芒又飛至，這一次非獨有劍，還有人，上官無忌左手飛擲出另一支短劍同時，連人帶長劍亦飛射。

一劍三式，一式三變，長劍便變成九劍也似，那個黑衣人一擋再擋，連擋八劍，終於被最後一劍穿透咽喉。

楚碧桐沒有動，負手旁觀；一任手下一個個伏屍在上官無忌劍下，一直到上官無忌停劍望來，才笑了一笑。「果然名不虛傳。」

上官無忌冷笑。「你不惜犧牲五條人命，目的就是要看清楚我的出手。」

「不錯。」楚碧桐沒有否認。

「他們如此賣命，絕無疑問已跟了你多年。」

「無毒不丈夫。」

「你已經看清楚了？」

楚碧桐點頭。「你劍法雖然別創一格，並非無懈可擊，我全力攻你左方，一百招之內，也許會挨你一劍。」

「一劍已足夠。」

「不夠——挨你一劍我未必死得了，但同時還你一掌，必定能夠將你重傷掌下。」楚碧桐說得很肯定。

「是麼——！」上官無忌若無其事，心頭却不由一凜，七絕劍最弱的確就是在左面。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楚碧桐修長的身子箭一樣射出，人在半空，雙掌從袖中射出，左掌半弓如刀，右掌並指似劍。

上官無忌長劍迎前，連刺十七劍，楚碧桐雙掌翻飛，連接十七劍，劍掌相交，隱約有鐵石交擊之聲，他的一雙手竟然已練到了堅硬如鐵的地步。

上官無忌心頭震驚，手中劍變式之快、之靈活，江湖上罕有，楚碧桐雙掌也不慢，接連七掌，便已將劍勢迫住，隨即搶進。

他雙掌尚未攻出，上官無忌劍勢已然開展，「嗡」一聲震出了千百道劍影，隨又化回一劍。

楚碧桐引身急退，上官無忌一劍千鋒，他無疑看不出虛實，化回一劍看清楚了却不敢伸手去接。

這一劍的凌厲已到了穿金裂石的地步，他雖然一身橫練，雙掌堅硬如鐵石，到底是血肉之軀。

他立即倒退，身旁的一叢花木隨即在劍光中碎斷，他的身手也隨即拔起來，半空中風車般一轉，雙掌凌空印下，連印十掌，將上官無忌的劍勢迫住，身形再一轉，落地，再展開，雙掌回攻。

上官無忌一劍截不住，身形便倒退，楚碧桐緊追，雙掌不離上官無忌的左脅。

那正是七絕劍破綻所在，上官無忌一失先機，只有倒退，左手同時拔出了腰間一支短劍，左右手長短劍齊施，正好迎向楚碧桐的雙掌。

劍氣尖針也似刺入掌心，楚碧桐一聲：「好——」身形一頓，雙掌一挫，刺來的雙劍便落空，他雙掌攻勢方待再展，上官無忌短劍已脫手射來。

他雙掌不攻回守，一翻一拍，將短劍拍在雙掌之中，第二支短劍緊接射到，他雙掌同時一開，拍在雙掌當中那支短劍回射，正好迎上射來的短劍。

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抓住這空隙，閃電般刺到，左手同時搭在右腕上，合雙臂之力，這一劍穿金裂石有餘。

楚碧桐雙掌竟然又及時將這一劍拍住在雙掌之間，目光的銳利，判斷的準確，實在罕見。

兩人的動作那刹那完全停頓。

劍尖距離楚碧桐的胸膛不過三寸，但再也不能刺前。

楚碧桐雙掌不動，身形穩如鐵塔，冷冷道：「好劍法，可惜還不夠迅速。」

「否則劍已穿心，所以其實不能說好。」上官無忌冷笑。「却已足以取你性命，你現在絕不敢移動雙掌，否則劍必定穿心而入，而你也絕無可能支持到一盞茶時間。」

「一盞茶的時間很容易度過，可惜不用等到那個時候，你已經先我變成一個死人。」楚碧桐出奇的鎮定。

「難道你現在仍然有辦法反擊？」上官無忌懷疑。「除非你有三隻手。」

「我沒有三隻手，却還有兩個心腹手下。」楚碧桐一笑，說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這句話入耳，上官無忌由心寒出來，他現在總算明白楚碧桐爲什麼這樣鎮定，也就在這時候，他身後丈許的兩叢花木一陣亂響，四散激射開去，泥土飛揚中，兩個黑衣又從地洞中冒出來，手中各捧着一盒可以連發十二支弩箭的諸葛連弩。

「他們才是我的心腹手下。」楚碧桐大笑。「複姓諸葛，一名左，一名右。是諸葛武侯的後人。」

上官無忌聳然動容。

「這一點很多人都懷疑，包括我在內，然而有一點，我却可以絕對肯定。」楚碧桐語聲一高。「他們所用的絕無疑問是諸葛武侯所創的連弩。」

上官無忌强作鎮定。

楚碧桐接道：「這種連弩傳說一發十二箭，殺傷力極强，經過他們的先人加以改善，現在已能夠一射十七箭，而且更準確，更强勁。」

「諸葛左右兄弟連弩的厲害早已傳遍江湖，用不着你來說話。」

「你的劍現在已被我雙掌控制，身形亦一樣，諸葛連弩若是現在一齊向你射來，你以爲你的生機有幾分？」

「十分——」上官無忌竟然是這樣回

答。

「我看你却是一分也沒有。」楚碧桐突然打了一個「哈哈」，這其實就是一種暗號。

上官無忌心中有數，一個身子「哈哈」一聲中疾向右方旋了出去，手仍然搭在劍柄上。

楚碧桐沒有鬆掌，身形穩如鐵塔，並未因為上官無忌的動作變動。

那支劍立時弓起來，突然又抖直，那刹那上官無忌右旋的身子倏的彈高，以劍為軸，風車般一轉，一個身子往上疾飛。

他的身形變化實在迅速之極，一旋一轉，已無疑換了好幾個位置，借力再拔起身子，更就是箭矢一樣，諸葛兄弟的連弩便是在「哈哈」聲中發射，亦未必能夠射到他身上。

楚碧桐亦考慮到上官無忌可能會棄劍，可是在上官無忌身形外旋的時候，亦不免生出一種上官無忌有意將劍拗斷，脫出他的控制的錯覺，也所以他內力再透，雙掌更緊，身形的變化以至雙掌的變動不由都變得遲鈍，到他要阻止上官無忌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可是他仍然把握機會，雙掌一登，夾在雙掌中那支劍立時脫掌飛出，飛向上官無忌。

劍柄在前，但一飛半丈，嗖地一轉，已變成劍尖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凌空未落，劍已射到，他的反應也相當敏捷，左手在拔起身子之前已將腰間另一支短劍抓住。

短劍一落，正擊在射來那支劍的劍尖上，「叮」的一聲，那支劍凌空一轉，上官無忌右手一操，正好將劍柄抓住！

楚碧桐看在眼內，亦不禁脫口一聲：「好——」目光隨即落在諸葛兄弟面上。

在他那「哈哈」聲中，諸葛兄弟並沒有依照他的吩咐射出連弩，所以上官無忌方才可以說多此一舉，就算站在原地，也不會有弩箭射到他身上。

諸葛兄弟跟隨楚碧桐經已多年，一向都是忠心耿耿，絕對服從，只有這一次例外。

楚碧桐沒有怪責他們，那刹那他已經看到了突然出現的那個人，那支劍。

那個人身形有如電閃，劍勢之迅速，實在難以形容。

劍光流星般輝煌，只一閃，諸葛兄弟手中的連弩便齊中斷成了兩截，那個人亦由兩人左面移到了兩人右面。

二十七八年紀，七尺長短身材，他的相貌雖然說不上怎樣英俊，却絕不難看，散髮白衣，自然有一種超脫出塵的味道。

上官無忌認識他，楚碧桐也認識，目光刹那已轉落在地面上。

諸葛兄弟顯然被那一劍震住，這時候才如夢初覺，一步倒退，驚問道：「那一個？」

那個人尚未回答，楚碧桐已冷冷道：「可是南宮世家的南宮絕。」

「正是——」那個人淡然回答。

諸葛兄弟面色大變，他們雖然不認識南宮絕，却已經不止一次聽過這個名字。

事實上中原武林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的人可以說絕無僅有。

南宮絕十八歲已名滿天下，被稱為年青一輩最有前途的劍客，也是南宮世家近百年來最傑出的高手。

黑道上的朋友對這個人都避忌得很，只因為他嫉惡如仇，對奸惡之徒劍下從不留情。

——莫非這個人也接到了武林帖？

楚碧桐心念方動，諸葛左已怒叱：「姓南宮的，你敢壞我家傳的諸葛連弩？」

「不壞也壞了。」南宮絕應來輕鬆。

諸葛左面色一變，雙手疾翻，左右各七，十四支袖箭從袖中射出，射向南宮絕的胸膛。

諸葛右同時發動，亦是十四支袖箭。

相距很近，神箭發自機簧，雖然比不上諸葛連弩，亦不是尋常可比。

無論怎樣看南宮絕都不容易招架，可是他劍一展便盡將射來的神箭完全擊落。

他看似只是劃出了一劍，但劃到一半，一劍便化成千鋒，身前彷彿多了一蓬光幕。

諸葛兄弟的神箭根本射不了進去，兩人面色不由再一變。

「盛名之下，果無虛士。」楚碧桐脫口一聲。

南宮絕沒有作聲，楚碧桐接問：「你也收到了武林帖？」

「不錯——」

「好像你這種英雄豪傑，當然一定會到來。」

「在此之前，我已經有意找你。」

「因為你是行俠仗義的俠客，我是無惡不作的壞人。」

「有幾件事情你實在做得太過份。」

「正如柳東城這一件？」

「所以接到武林帖，我立即趕來。」南宮絕一笑。「可惜來遲了一步。」

上官無忌大笑插口。「楚碧桐是我的，至於其他兩個你喜歡怎樣處置便怎樣處置。」

「只有這樣了。」

「若是我死在楚碧桐掌下，事情當然就只有交給你。」上官無忌一正面色。「我與他公平一戰，南宮兄請勿插手。」

「一定——！」南宮絕毫不猶疑回答。

「人說南宮兄快人快語，今日一見，果然不差。」上官無忌又放聲大笑。「待我殺了這個姓楚的，定與你一醉。」

南宮絕笑道：「那你便非要小心不可了。」

「若是我技不如人，小心也沒用，不幸戰死，將酒澆在我屍體上，也算是與南宮兄總算交成了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

上官無忌應了一聲：「好——」人劍齊飛。

劍光匹練也似劃破長空，人未到，劍氣已迫向楚碧桐眉睫，楚碧桐盯着劍將刺到，半身一轉，避開劍勢，雙掌閃電般反劈，利那間連劈二十七掌。

上官無忌身形飛閃，長劍迅速的劃出十七劍，接下楚碧桐的攻勢，却已被迫退四步。

兩人的武功相似也許相差並不遠，但楚碧桐已知道上官無忌的破綻所在，搶制先機，佔盡上風。

南宮絕看在眼內，不禁一皺眉。

那刹那之間，上官無忌又已被迫退三步，離開諸葛兄弟不過五六尺。

諸葛兄弟相望一眼，身形突然齊起，諸葛左飛撲南宮絕，諸葛右却撲向上官無忌，各自射出了十四支神箭。

這一着實在毒辣，諸葛左阻住了南宮絕，雖然未必能夠將南宮絕射倒，但南宮絕要出手相救，却也一樣是不能夠。

上官無忌一死，合三人之力，再對付南宮絕當然就容易得多。

諸葛兄弟雙臂之上各縛着兩筒袖箭，無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困難却是在將這兩筒神箭分先後兩次射出去。第一次的弩箭他們是用腕力射出，第二次則是用臂力，弩箭的裝置，當然很巧妙。

任何人看見他們將一筒十四支袖箭射出，都不會想到在他們的衣袖之內，還有同樣的另一筒袖箭。

南宮絕也不例外，不過好像他這種高手，雖然出其不意，要暗算他也不容易，何況他一直就在小心監視着諸葛兄弟？

他的劍立即一抖，「嗡」一聲，彈出一蓬閃亮的光彩，那些袖箭根本就射不進去，在光影之中，嗤嗤的四下散開。

袖箭方散，南宮絕人劍就合成一道飛虹射到，「奪」的一聲，劍就刺進了諸葛左的眉心之內。

諸葛左只覺眼前寒光一閃，眉心就感覺一下刺痛，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南宮絕一劍刺出，立即收回，一股血箭從諸葛左的眉心射出，他悶哼一聲，半身一仰，倒下。

諸葛右亦同時倒了下去，咽喉上釘着一支不到一尺的短劍。那也就是上官無忌扣在左手，尚未發出的最後一支短劍，他也是一直在提防着諸葛兄弟，再聽破空聲響，一個身子便一倒，貼着地面橫飛出去，左手同時將短劍射出，一擊即中。

七絕劍劍劍絕命，諸葛右目光雖然銳利，身形却不夠迅速。

他射出的十四支弩箭與上官無忌一劍同時彎射向楚碧桐，楚碧桐悶哼一聲，雙袖一拂，「獵」地一聲，將射來的箭盡皆拂落。

上官無忌把握機會，人劍一轉，倒飛而回，一劍刺向楚碧桐的咽喉。

楚碧桐飛退，上官無忌如影隨形，緊追不捨。楚碧桐連退兩丈，雙掌突然一拍，「叮」的一聲，又將上官無忌的長劍夾在雙掌之間。

「格」的一聲，那支長劍突然中斷，上官無忌劍勢不絕，手中斷劍從楚碧桐雙掌之上穿過，刺入了楚碧桐的咽喉。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楚碧桐也意外得很，要閃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好劍！」楚碧桐這兩個字出口，咽喉已然被切斷，生命也被切斷。

可是他的雙眼仍然睜大，眼中充滿了疑惑，充滿了憤怒，上官無忌那支劍竟然會中斷，實在是難以相信的一回事，無論怎樣看來，那支劍都是一支很好的劍，他不可能那麼容易的斷成兩截。

上官無忌好像看到楚碧桐的心深處，沉聲道：「這支劍十年前已斷過了一次，重金聘高手匠人接，看來並無兩樣，實在脆弱得多，一定要斷的時候，我隨時可以以內力將之震斷。」

這番話楚碧桐當然再也聽不到，上官無忌接道：「這樣殺你，無疑取巧，你若是與我公平一戰，縱然必死在你手下，我也絕不會這樣出手，比起你方才的手段，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

語聲一落，上官無忌將劍拔出，看着楚碧桐的屍體倒下，突然又俯下半身，將那截劍尖從楚碧桐雙掌之間取出，倏的一聲微喟：「一斷再斷，劍若是有魂魄，今夜也當魄散魂飛。」

這句話非常奇怪，南宮絕也聽得怔住。

「劍怎會有魂魄？」

「因為你認為劍並沒有生命。」

「不錯。」

「這支劍我已經用了二十年，自出道以來，無時不是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這本來就是一支很不錯的劍。」

「用劍十年，這支劍與我的人已簡直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曾經有一個好朋友，要我將劍給他一看。」

「你沒有拒絕。」

「可知我當時有什麼感覺？」上官無忌的語聲低沉下來。「就好像身體的一部份突然被割下來一樣，那個好朋友跟着做了一件令我很意外的事情。」

「總不成他將劍向你刺去？」南宮絕笑說。

「正是——！」上官無忌慘然一笑。「他原是江南第一名劍客，在我未出道之前，一直被譽為江南第一高手。」

南宮絕恍然。「他要恢復昔日的聲譽，必須將你擊倒。」

「好像他那樣的名劍客，誰也不會懷疑他所用的是什麼手段，我縱然死在他的暗算下，在別人心中，也會相信我們是在公平決鬥下分出勝負生死。」

「當時你沒提防他會突然暗算？」

「沒有。」

「盛名之下，必無虛士，他被稱為江南第一名劍客，在劍上當然有他過人的地方，出其不意，突然一劍，你縱然不說，那刹那好凶險我也不難想像得到。」

「可是那刹那我突然發覺，間不容髮之下閃開了那一劍！」上官無忌沉吟着。「說來也實在奇怪，那刹那就好像有人在喝叱我閃避一樣。」

「也許是對方已動了殺機，好像一個那樣的高手，在殺機畢露，準備殺人的刹那，不難有殺氣露出來，而好像你這樣的高手，亦不難察覺那殺氣的存在。」

「未嘗不可以這樣解釋。」上官無忌歎息。「那一劍之後，緊接又幾劍刺到，都給我從容避開。」

「上官兄武功高強，出其不意，一擊不中，再下手的話當然就更沒有可能成功的了。」

「我與他的武功相差實在不大，他一劍在手，應該就是穩操勝券的。」

「也許暗算失敗，心情緊張，影响所及，劍亦施展不開。」

「我却有一種感覺，那柄劍完全不受他控制，到最後我拔出六柄短劍之一，擋了一劍。」上官無忌話聲更低沉。「雙劍交擊，那柄長劍竟然斷下來。」

（未完·一）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尹劍青怕將魔劍的黑鋒劍帶在身上被人注意，和羊皮秘笈叫艾青青收藏在石室內，然後二人離開古墓，朝師傅住的天柱山冰壺草堂而去，來到擎天廬一看，門庭依舊，人面已非，師傅還沒有回來，證明中毒失踪，未有下落，當時中毒的人還有黃山萬松山莊莊主和黃山文殊院的方丈覺慧上人等，故先準備去找他們是否已回黃山，才定奪行止，此時來了金家莊的莊主金祥生和他的兒子金步雲、女兒金步嬌，還有十二煞神之一的歐陽琥、竇鋒，他們都是追查魔劍下落而來，尹劍青有理說不清，只好用武打發他們離去，但十二煞神仍尾隨苦纏……

被囚如上賓 審問似閒談

尹劍青練成「秘宗玄功」和「迷踪劍法」，自己還不知道究竟到了何種境界，但此刻以指代劍，堪堪劃出，但聽「嗤」的一聲，一股無形劍氣，應指而生，封住了對方十道指風！

山魈竹老四心頭不由猛然一震，他感到對方劃出來的指風，顯然與衆不同，指風之中，竟爾隱隱含有鋒利如劍的鋒芒，若非自己功力深厚，發出的十道指功，幾乎被對方截斷！

這一驚非同小可，鋼牙一咬，雙爪一收即發，連續抓出！

這回他用上了全力，但見爪影錯落，漫天飛洒，登時發出一陣尖銳的破空細嘯，好像他雙手之中，打出了數十支鋒利無比的鋼錐，排空密集刺來！

尹劍青第一招已經試出自己以指代劍，足可擋得住他十道指風，精神不覺陡然一振，惟沒待他錯落爪影落下，便自大喝一聲：「來得好。」右手劍訣朝前疾劃而出。

這一下因先前出手一招，已經有了經驗，這回早已運起功力，功聚雙臂，隨指而發！

果然和上次劃出的一式又是不同，但聽「轟」的一聲，劍氣如迅雷忽發，直劈過去，把對方漫天爪影，一齊擊滅。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右手劃出的同時，左手也捏了一個劍訣，朝前疾點出去。

在他來說，右手只是封擋來勢，左手才是趁勢還擊。

但沒想到「秘宗玄功」和「迷踪劍法」同時使出，威力何等强勁，山魈漫天爪影被劍勢擊散，一個身軀已經被震得連連後退，站立不住，左手這一記劍訣，使得他更無法閃避，但聽「唉」的一聲，擊在他左肩之上，一個高大人影，登時應指往後倒去。

尹劍青沒想到自己這一指竟有如此力道，不覺為之一怔，望着山魈問道：「朋友不要緊吧？」

山魈竹老四一躍而起，一條左臂業已下垂若廢，一雙炯炯發綠的目光望着他，本來滿是怨毒之色，但看他神情似乎也有些意外，不覺尖笑一聲道：「竹老四一生從未如此慘敗，這條左臂大概從此就報廢了！」

尹劍青歉然道：「在下是無心的。」

山魈點點頭，道：「竹老四看得出來，小朋友初出江湖，有此一身絕藝，是可名揚武林，不過竹老四有一句話，想告訴你。」

尹劍青道：「朋友請說。」

山魈道：「十二煞神，竹老四不過名列第四，咱們的名次，是越往上、武功越高，小兄弟已和十二煞神結下樑子，除非把十二煞神一齊擊敗，否則以後將會陸續遇上，小兄弟千萬小心。」

話聲一落，突然一個倒縱，身形拔起，接連幾個起落，便已消失不見了。

尹劍青目送他遠去，心中暗道：「這山魈竹老四，倒不失是個黑道中的較為正派的人。」

回身取起紙包，大步朝山徑上行去。

剛走到廟口，就看到開路神寶鋒和一個身形橫濶的漢子（門神沙老三）聯手合鬥艾青青一個，艾青青除了東閃西躲，已經無力還手。

尤其那個身形橫闊的漢子，雙手開闔，掌風呼呼比寶鋒手上一柄板斧還要厲害，逼得艾青青連閃避都已大感不易。

尹劍青心頭大驚，急忙放下紙包，雙脚一蹬，化作一道長虹，穿門而入，撲到沙老三身後，身形還未落地，右手一探，一把抓住了他的後領，等到腳才落地，手上已運起「小周天」之勁，振臂一揮，把沙老三二百六十斤重的身軀，應手騰空而起，「呼」的一聲，往廟門外飛衝出去，跌了個四腳朝天。

這一下摔得不輕，沙老三一身骨頭好像被抖散了一般，撲在地上半天掙扎着爬不起來。

寶鋒那邊還不知道同伴已經被摔了出去，他看到尹劍青的影子，還當是沙老三，不由叫道：「沙老三，你怎麼停下來了？還不快把醜丫頭收拾了。」

他話聲方出，艾青青已發現站着的是尹劍青，不禁歡呼一聲：「尹大哥……」

寶鋒一怔，定眼看去，那不是尹劍青是誰？一時兇性突起，一言不發，揮斧朝尹劍青當頭直劈過來。

尹劍青身形輕輕一閃，避開了他的斧勢，右手一探，反手抓住了他執斧右臂，身子隨着左轉過來，用膝蓋在他腰眼上一頂，再五指一鬆，寶鋒那有還手的份兒，一個人往前直衝出去七八步之多，左脚在門檻上一絆，一個狗吃屎，朝廟門外跌了出去。

這時沙老三也已從地上撐了起來，頹然道：「寶老二，咱們走吧，據我看，竹老四八成也砸啦！」

寶鋒想想也對，竹老四是在半途上等着姓尹的小子，如果竹老四得手了，這小子還會回來？

他不想再呆下去，拉着沙老三，急匆匆的走了。

艾青青迅速的放下了手中短劍，飛也似的奔了出來，一下撲入尹劍青的懷裏，驚喜道：「尹大哥，這兩個人壞死了，我和他們越打越糟糕，你就趕回來了，尹大哥，你現在本領眞大，一下就把他們兩個人都摔了出去。」

她偎在他懷裏，溫柔得像一頭小羔羊，口中咭咭格格的說着，又像一頭百靈鳥，只可惜她的臉孔實在太醜了，醜得可以媲美嫫母，無鹽！

尹劍青並不以為她醜，他把她看作了小妹子，她投入他懷裏，他輕輕撫着她的肩膀，輕輕撫着她的長髮，柔聲道：「青青，妳應該打得過他們兩個的，妳母親那本練功秘笈上所載的武學，像『飄花步』『劍法』，還有很多功夫，都是絕世之學，妳沒有好好的去練它，以致會而不精，等到要用的時候，才覺得生疏了。」

艾青青咭的笑道：「尹大哥，你說得一點不錯，從前娘要我把那本書上的口訣，從頭背到尾，唸得滾瓜爛熟，後來，我心裏喜歡練什麼，就練什麼，結果一樣也沒練好，『飄花步』和『千手劍法』，還是娘那時逼着我練的，現在，才比較熟一些。」

尹劍青道：「妳應該知道，現在我們出來了，和在古墓之中不同，在古墓中只要把石門關上，就沒人會侵入，現在我們踏上了江湖，面對的各式各樣的人，有時我們不去犯他們，他們也會犯我們……」

艾青青道：「所以我娘寧願一世住在古墓裏，不想到外面走動，她老人家說外面沒有一個好人。」

尹劍青心暗道：「看來青青的娘，一定有着一段傷心史，不然不會說出這種憤世嫉俗的話來。

一面笑着道：「世界當然也有好人，並非個個都是壞的。」

艾青青仰起臉，嬌聲道：「尹大哥，只有你是好人。」

尹劍青笑了笑道：「妳又說傻話了，如果天下只有我一個好人，這天下不就要大亂了麼？」

說到這裏，口中輕哦一聲道：「青青，我方才說的話，還沒說完呢！」

艾青青道：「你說什麼呢？」

尹劍青道：「我說妳的武功會而不精，以後必須多加勤練才好。」

艾青青輕輕的點了點頭，才說道：「這五個月，你在裏面練功，我也在外練功，只是我內功火候不夠，什麼功夫都練不精。」

尹劍青說道：「內功必須循序漸進，妳練一分就多一分的成就，練二分就有二分的收穫，只要有恒心，妳一定會練得好的。」

艾青青道：「我一定要練，經過方才這一場拚鬥，我才知道自己武功還差得很，我和你在一起，總不能處處都要你保護我吧！」

「妳知道就好了。」尹劍青笑道：「我們只顧說話，忘了一件事呢！」

艾青青問道：「什麼事？」

尹劍青笑着，問道：「妳的肚子餓不餓？」

「哪！」艾青青一下跳了起來，說道：「我早就餓啦！尹大哥，你沒有買到吃

的東西麼？」

尹劍青道：「自然買來了，方才我走到門口，看到他們兩個人打妳一個，心裏一急，才把東西放在外面，飛身進來的，東西自然還留在外面了。」

艾青青道：「你怎麼不早說呢？你放在那裏？我去拿。是什麼好吃的東西？」

尹劍青邊行邊道：「還是我去，妳等着吧。」

舉步走出廟門，在大石上取起紙包，返身走入。

尹劍青笑笑道：「妳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兩人並肩在石階上坐下，這時月亮已漸漸升空，階前清光如水，照得極爲清晰的。

艾青青接過紙包，打了開來，只見裏面是個饅頭，另外還有一個荷葉包，再打開來，裏面有醬肉，鹵蛋，豆腐乾等菜，不覺喜道：「你買到了這許多東西。」

尹劍青笑了笑道：「妳肚餓了，就快吃吧。」

艾青青道：「尹大哥，你也來呀。」

兩個人撕着饅頭，吃着鹵菜，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一回工夫，兩人都已吃飽。

艾青青把吃剩的饅頭，鹵菜一起包了起來，笑道：「這是明天的早餐了。」

她回身走入大殿，把紙包放在神龕裏，接着叫道：「尹大哥，這張桌子，我已經抹乾淨了，今晚你可以睡在桌上，可以睡得很舒服呢！」

尹劍青道：「我隨便那裏都可以睡，妳睡在桌上好了。」

艾青青道：「那怎麼成？這是神案呀，我怎麼可以睡到神案上去呢？」

隨着話聲，走了出來，一面說道：「尹大哥，我們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山左邊，有一道清溪，水很清，我口渴得很，你渴不渴？」

尹劍青道：「吃了饅頭，自然想喝水了。」

艾青青喜道：「我們就一起去吧！」

兩人踏月而行，一起走到溪邊，但聞溪水潺緩，甚是清幽，尹劍青俯下身來，用手捧着溪水，喝了兩口，還用水洗了把臉。

艾青青在大石上坐下，一時起了童心，脫下鞋子，把一雙脚浸在水裏，輕輕拍着水面，回頭笑道：「尹大哥，你也來嗎？眞好玩。」

尹劍青笑笑道：「瞧妳，眞是個野丫頭。」

艾青青道：「野丫頭有什麼不好？」

她低下頭摘了根草，撥着溪水，忽然看到水中央倒映着一個人影，忍不住問道：「尹大哥，你看，這是你的影子吧？」

尹劍青道：「我坐在這裏，怎麼會有影子？」

水中那人影笑道：「姑娘只怕看錯了，這是在下的影子。」

艾青青吃了一驚，回頭看去，只見右首大石上，站着一個青衣人，月光底下，看去這人很斯文，白淨的臉上帶着笑容，背負着雙手。艾青青急忙從水中提起雙脚，濕淋淋的穿上鞋子，站了起來，說道：「你是什麼人？」

尹劍青跟着站起，微微一笑道：「閣下是從廟門前一路跟來的吧！」

青衣人道：「果然還是尹兄高明。」

艾青青道：「尹大哥，你知道他跟着我們來的，怎不早說？」

尹劍青笑了笑道：「我們可以到溪邊來，他自然也可以來。」

青衣人笑道：「尹兄果然氣度非凡，敎在下好生佩服。」

他說話時，笑容溫和而親切。

艾青青望望他，問道：「你認識我尹大哥？」

青衣人道：「從前不認識，是今天才認識的。」

艾青青又望望尹劍青，問道：「尹大哥，你也認識他麼？」

尹劍青笑道：「他不是已經說了麼，從前不認識，現在不就認識了麼？」

艾青青道：「你知道他是誰？」

青衣人接口笑道：「在下溫化龍。」

艾青青道：「你也是喝水來的麼？」

溫化龍微笑道：「在下並未中毒，自然用不着喝水。」

艾青青哼道：「我們是中了毒，才來喝水的麼？」

溫化龍依然笑着道：「姑娘是不是喝了水，依然口渴得很？」

艾青青一呆，回頭道：「尹大哥，我喝了水，當眞還口乾得很。」

尹劍青心頭暗暗一凜，沉聲道：「閣下怎知我們中了毒？」

溫化龍笑了笑道：「尹兄還記得否？你從鎭上買來的那包饅頭，不是曾放在廟前櫈上嗎？」

尹劍青凜然道：「是你在饅頭裏做了手脚？」

溫化龍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在紙包上面彈上了些藥粉，裏面可沒動過。」

尹劍青眉一剔，沉喝道：「你……」

溫化龍搖手笑道：「尹兄何須動怒？二位如果忍得住口渴，毒性也許會延遲些時候再發，如今二位喝了水，毒性業已發作，此時要和在下動手，只怕已經是力不從心了。」

尹劍青暗暗運氣，果然氣機消散，再也無法凝聚，不覺哼道：「閣下大概是十二煞神中人了？」

「尹兄說得一點不錯！」溫化龍含笑道：「在下十二煞神中，名列第五，乃是行瘟使者是也。」

艾青青伸手摸劍柄，但她突然感到手指變得僵硬，已經不聽指揮，聲音也嘶啞了，道：「尹……大……哥……」

尹劍青怒目道：「你們……」

溫化龍深沉一笑道：「二位莫要動怒，在下其實無惡意，只是請二位去一個地方。」

×　　×　　×

尹劍青醒來，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柔軟而舒適的錦榻之上。

這房間佈置得相當華麗，舉凡一桌一椅，都精緻而講究，每一件擺飾，每一樣用具，都經過精心設計，連放的位置，無不恰到好處，使人一眼看去，覺得精雅舒暢！

四扇雕花窗門，全敞開着，天風輕漾

着淡紫色的窗帘，隱隱送來了窗外微帶甜味的花香。

不用看，窗戶外面，一定是一片小花園了。

尹劍青心中甚感意外，不知自己究在何處？忍不住翻身坐起，覺得頭腦有些昏脹，好像宿酒未醒一般！

「自己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他正在思索之際，房門被人呀然推開，進來的是一個一身青衣少女，她有着一張美好的瓜子臉，臉上有兩條彎彎的柳眉，一雙靈活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一張紅菱般的小嘴，總之，這少女生得娟秀而美麗，年齡只不過十七八歲。

尹劍青當然不認識她，才會怔怔的望着她。

青衣少女未言先笑，笑得很嫵媚，也很親切，嬌柔的道：「尹公子醒來了！」

尹劍青跨下床，問道：「姑娘是什麼人？」

青衣少女被他看得粉頰微酡，低聲道：「小婢叫做柔柔。」

原來她只是一個丫頭。

尹劍青問道：「柔柔姑娘，這是什麼地方？」

柔柔狡黠一笑道：「這裏是賓舍客房呀！」

尹劍青道：「不！在下是問妳，你們這裏是什麼地方？」

柔柔輕哦一聲，咬着下嘴唇，說道：「公子是問咱們這裏。這裏叫朝陽山莊，因爲咱們後面這座山叫做丹鳳岩。」

尹劍青並不需要知道他們的後山叫丹鳳岩，他急需要知道的，是自己怎麼會在他們賓舍中的？他接着問道：「請問姑娘，在下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柔柔低頭一笑道：「這個小婢就不清楚了，小婢是奉派到這裏來伺候尹公子的，只知道賓舍裏面，住了一位尹公子，一切起居，都須小婢伺候。」

這不是白說？

尹劍青又問道：「那麼你們莊主是誰呢？」

柔柔道：「莊主就是莊主咯，我們都叫他莊主，他就是朝陽山莊的主人，不過小婢平日很少看到莊主。」

尹劍青道：「那是什麼人派妳到這裏來的呢？」

柔柔道：「自然是總管咯！」

尹劍青問道：「你們總管是誰？」

柔柔眨眨眼睛，說道：「總管就是總管，還會有誰？」

尹劍青笑道：「在下是問姑娘，你們總管姓甚名誰？」

「哦！」柔柔搖着頭，說道：「小婢只叫他總管，並不知道總管姓甚名誰？」

尹劍青發現這青衣婢子甚是狡黠，她回答自己的每一句話，都沒作正面答覆，說了等於沒說，可見她並不是眞的不知道，只是避不作答而已！

他心中暗暗冷哼一聲，又問道：「那麼，姑娘可知道我還有一個妹子，現在那裏？」

柔柔睜大眼睛，說道：「小婢眞的不知道。」

尹劍青道：「那就麻煩姑娘，帶我見你們莊主去。」

柔柔吃驚的道：「尹公子要見莊主：……小……小婢是見不到莊主的……」

尹劍青道：「我非見不可呢？」

柔柔道：「小婢只是派來伺候公子的，公子有什麼吩咐，小婢作不了主的，就得去請示總管，總管也作不了主的，再去請示莊主，小婢不能直接見到莊主的。」

尹劍青道：「好！那就麻煩姑娘去走一趟了。」

柔柔道：「小婢遵命。」

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尹劍青走到窗下，眼看花園中嫣紅姹紫，羣花雜放，這賓舍似是在一座大莊院中，根本看不到莊院外面的景色。

他背負雙手，靜靜的思索着，自己和艾青青如何離開冰壺草堂，如何途經源潭舖，在破廟投宿，如何遇上門神沙老三，山魈竹老四，後來自己二人如何至溪邊喝水，及時出現行瘟使者溫化龍……

他想到這裏，不覺緩緩吸了口氣，試運眞氣，果然發覺自己已經給閉塞，氣機無法凝聚，不知是被人點閉經脈，還是服了散功藥物所致？

朝陽莊，會不會就是金家莊？

十二煞神的老大（喪門神歐陽珑），老二（開路神竇鋒），那天就是跟着金家莊主金祥生來的，可見他們是一路的了。

門外有脚步聲，柔柔像一陣風般奔了進來，她臉上飛起兩片嬌紅，還帶着細喘，一進門，就急急說道：「尹公子，我們莊主來看你啦！」

話聲剛剛說完，門口就响起一聲呵呵大笑，說道：「尹少兄光臨寒舍，老朽特地前來問候。」隨着話聲，走進一個青袍老者。

尹劍青冷然道：「果然是你。」

不出所料，他，正是金家莊莊主金祥生！

金祥生抱着拳，陪笑的說道：「尹少兄也許心存誤會，認爲是金某把你請來的了。」

尹劍青道：「難道不是？」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自然不是，十二煞神並非老朽屬下，只是老朽的朋友，溫兄把尹少兄請來，只是假敝莊待客，如此而已！」

尹劍青道：「溫化龍把在下送來貴莊，目的何在？」

金祥生含笑道：「這也不是溫兄本意，因爲有一個人要見你。」

尹劍青道：「是誰？」

金祥生說道：「此人要到午後方能趕到，所以要請尹少兄委屈一下，等些時候了。」

尹劍青問道：「我妹子艾青青呢？在不在貴莊？」

金祥生陪笑道：「尹少兄請放心，艾姑娘現在後院，她是敝莊的貴賓，老朽自然待若上賓的了。」

尹劍青道：「我可以去看她嗎？」

金祥生臉上略有爲難之色，陪着笑道：「尹少兄請寬心，只是尹少兄最好等午後見過那位要見你的人之後，再去看艾姑娘也不遲。」

尹劍青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這個要

見自己的人沒來之前，他們是不會讓自己去看艾青青的。

只要有他這句話就好了，艾青青住在他們後院，他們一定會待如上賓，這只要看自己受到的優待，就可以想得到艾青青的待遇了。

他心中想着，不覺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金祥生却陪着笑道：「尹公子請多担待，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柔柔好了，老朽就失陪了，等那人來了，老朽自會着人來請。」

說完，連連拱手，舉步往外行去。

尹劍青也沒相送，心中只是想着他口中的「那人」，不知是誰？但他口氣聽來，此人的身份，似乎比金莊主還高！

「比金莊主身份還高的人？」

突然，他想起那天看到的那捲紙捲上，不是有「屬金」二字嗎？那信鴿自然是金莊主發的了，他自稱「屬」，那一定是對「上司」寫的信，「上司」的身份，當然比金莊主高了。

對了，那天金家總管陸連奎對歐陽琥、竇鋒二人，神色極為恭敬，方才金祥生又說十二煞神不是他的屬下，只是他的朋友，溫化龍把自己擒來，只是借他金家莊「待客」。

由此推想，那要見自己的人，一定是金家莊的「上司」無疑，十二煞神和金莊主身份相等的，自然也是那人的「屬下」了。

總結起來，就是他們「上司」要見自己，金莊主沒辦法把自己請來，只好由十二煞神出手了。

這「上司」會是誰呢？

他又為什麼要見自己呢？

這自然又和那捲紙捲的「搜索二人」有關了。

「二人」？莫非就是傳自己兩套劍法的那位老人家？和他口中那位朋友？

他們（金莊主等人）因為一直沒找到這兩個人，就懷疑到自己身上，所以非把自己「請」來不可，他們「上司」也非見自己不可了。

尹劍青是個極頂聰明的人，把師父教他唸了不少書，也時常講過不少武林掌故，他這一冷靜下來，把前因後果，零零星星的事情，拼湊起來，也大概可以猜測到幾分了。

柔柔送走莊主，回入房中，倒了一杯熱茶，輕盈的走到尹劍青身邊，一雙嫩嫩尖尖的柔荑，捧着茶盌，輕啓櫻唇，柔聲道：「尹公子，請用茶。」

尹劍青只「哦」了一聲，並沒伸手去接。

柔柔瞟了他一眼，道：「尹公子，你在想什麼呢？」

尹劍青道：「沒什麼。」

柔柔道：「尹公子，那就喝茶呀！」

她把茶盅送到他面前，一雙粉嫩的玉手，就展示在尹劍青的眼前，她略帶羞澀的等着他來接過去。

就在此時，房門砰然開啓，一個身穿紅衣衫的少女，像一陣風般衝了進來，口中嬌叱一聲：「好個不要臉的賤婢，妳居然敢用狐媚手段，向尹公子獻媚。」

玉掌揮處，「拍」的一個耳光，打在柔柔的粉頰上。

柔柔無緣無故挨了一耳光，她手中捧着的茶盌也「撒啷」一聲，落在地上，定睛看去，這個打自己耳光的竟是小姐，不覺目承珠淚，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小婢叩見小姐！」

小姐，自然是金步嬌了。

「去！去！」金步嬌鐵青着臉，哼道：「是誰叫妳到這裏來誘惑尹公子的？」

柔柔受了委曲，依然低垂着頭，才答道：「小婢是奉總管之命，來伺候尹公子的。」

「妳伺候得很好！」金步嬌呼了一聲，揮着手道：「妳還不給我出去？還站在這裏作甚？」

柔柔應了一聲「是」，含着淚退了出去。

尹劍青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冷冷的道：「大小姐，好威風呀！」

金步嬌聽得一呆，忽然粉臉一沉的道：「我打了她一個耳光，你心痛了？」

尹劍青道：「她是妳家的丫鬟，妳是大小姐，妳愛打愛罵，都和我無關，但妳當着我使性子，這不是給我難堪麼？」

金步嬌又氣又急，頓頓足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不是為你好，還不來呢？」

尹劍青心中不覺一動，問道：「姑娘這話，我聽不懂。」

金步嬌嬌嗔的白了他一眼，披披櫻唇，說道：「你當我愛管閒事？」

尹劍青望着她，不解的問道：「那麼姑娘……」

金步嬌道：「你住在這裏，不是自己願意來的吧？」

尹劍青道：「不錯，在下是被你們『請』來的。」

金步嬌忽然噗嗤一笑道：「你不要用『你們』這兩個字好不好？」

尹劍青道：「妳要我怎麼說呢？」

金步嬌壓低聲音問道：「是爹要他們把你『請』來的！」

尹劍青微微搖頭道：「我不知道。」

金步嬌道：「你連什麼人把你『請』來的，都不知道？」

尹劍青道：「這我自然知道，是十二煞神中的溫化龍。」

金步嬌問道：「你打不過他？」

尹劍青憤然道：「如果動手，在下未必敗在他手下。」

「我知道了。」金步嬌道：「是溫叔叔用藥把你迷翻了。」

尹劍青心中暗道：「她稱溫化龍為叔叔，由此可見，十二煞神和她爹果然身份相等的了」

一面苦笑道：「直到現在，這迷藥還沒解呢！」

「所以我要來看你咯！」金步嬌忽然粉臉一紅，低聲道：「我聽到你在我們莊上，溫叔叔也來了，我就想到，你一定是被溫叔叔『請』來的了，他是出了名的瘟神。」

尹劍青道：「謝謝姑娘。」

「我是為你一句謝謝才來的麼？」金步嬌雙頰飛紅，聲音壓得更低，幽幽的道

：「我會設法弄到解藥的，不過只怕要待今晚才行。」

尹劍青想不到她會答應給自己設法盜取解藥，一時望着她不知如何說才好？

金步嬌看他只是望着自己，粉臉更紅，羞澀一笑道：「我要想想辦法，才能弄到，你不能性急。」

尹劍青道：「在下眞要謝謝姑娘。」

「又是謝謝。」金步嬌輕嗔道：「你難道除了謝謝，就不會說別的話了？」

尹劍青低「哦」一聲道：「金姑娘，我那妹子好像被關在你們後院……」

金步嬌問道：「你說那醜丫頭是你妹子？」

尹劍青道：「她眞是在下妹子。」

「鬼才相信？」金步嬌披披嘴道：「你姓尹，她姓艾，從那裏排來的妹子？」

「是眞的。」尹劍青正容道：「我一直把她當小妹子看待。」

金步嬌關切的問道：「眞的沒有別的麼？」

尹劍青道：「什麼別的？」

金步嬌看了她一眼 微微側了下身，脹紅着臉道：「你們……沒有……好……過……」

尹劍青恍然聽懂了，他俊臉也驀地紅了起來，正容道：「在下和她只是兄妹之情。」

「我相信你。」金步嬌心頭暗暗一喜，欣然轉過身來，問道：「她中了溫叔叔的迷藥？」

「是的。」尹劍青點點頭道：「我們同時着了道。」

「我知道。」金步嬌溫柔的道：「我會想辦法的，我要走了。」

她轉身欲走，忽然又在壓低聲音，道：「方才我只是來看你的，所以一時憤怒，看不慣她的狐媚樣子，才打了她一個耳光……」

尹劍青道：「姑娘不用說了。」

「不！你不懂我的意思。」金步嬌低聲的說道：「現在我要設法救你出去，為了不使爹起疑，所以還是要柔柔來伺候的好。」

尹劍青點頭道：「姑娘說的是。」

金步嬌含情脈脈的看了他一眼，才伸手拉開房門，只見柔柔就站在門外，心頭暗自一怔，忖道：「不知自己和他說的話，有沒有被她聽去？」

一面臉色一沉，冷哼道：「妳還站在這裏？」

柔柔胆怯的道：「回小姐，小婢是奉總管之命，來伺候公子的，小婢如果走開了，總管會責怪小婢的。」

金步嬌冷聲道：「我和尹公子說些什麼，你都聽到了？」

柔柔低下頭道：「沒……沒有，小婢什麼也沒有聽到，小婢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聽小姐說話。」

金步嬌哼道：「妳知道就好，尹公子是我朋友，妳要好生伺候，快進去吧！」

柔柔應了聲「是」，舉步走入房來，收拾過打碎的茶盌，另外又倒了一盅熱茶，送到手上，低着頭，叫道：「尹公子喝茶。」

尹劍青抬目問道：「姑娘到金家莊來，已經有多久了？」

柔柔低垂粉面，垂手答道：「快一年了。」

尹劍青道：「妳怎麼會到金家莊來的呢？」

柔柔道：「小婢家境不好，老父病逝，老母又臥病在床，小婢只好到金府來侍候人了。」

她身世很可憐。

尹劍青道：「姑娘唸過書？」

柔柔道：「唸過幾年。」

尹劍青又道：「也練過武功？」

柔柔心頭暗暗一震，搖搖頭道：「沒有。」

她忽然廻眼望望尹劍青，問道：「公子怎麼說小婢練過武的呢？」

尹劍青笑了笑道：「金家莊的人，個個都會武功，在下只是隨口問問罷了！」

柔柔輕輕吁口氣道：「那是莊丁，小婢沒有賣斷過去，就不用練了。」

她似是不願再談下去，一個輕盈轉身，說道：「快午時啦，小婢要給公子端酒菜去了。」

急步往房外行去。

不多一回，果然提着一個食盒走來，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杯筷，然後從食盒中取出六盤精緻的菜餚，和一壺美酒，她手捧銀壺，在杯中斟滿了酒，才嫣然道：「尹公子，請用酒菜了。」

尹劍青說了聲：「多謝。」

也就不客氣，在椅上坐下，持杯舉筷，吃起酒菜來。

六式菜餚，精緻而可口，酒也入口香醇，不覺喝完了一杯。

柔柔就站在圓桌上執壺侍立，看到他乾了一杯，又立刻替他斟上一杯。

纖細而修長的玉指，嫩紅得春筍般的指甲，握着銀壺，更襯托出她玉手之美！

尹劍青不自覺的抬目看了她一眼，蛾眉、鳳目、瑤鼻、櫻唇，和勻紅玉潤的臉孔，眞像一朶剛迎向陽光，還沒有吐蕊的花苞。

清新美麗，沒有金步嬌那份驕氣，雖然她對自己並不驕！

尹劍青心中亢是有些不相信，柔柔會是一個伺候人的丫鬟！

柔柔似乎也微有所覺，臉上飛起輕輕一片紅暈，轉而有些矜持。

尹劍青也覺得自己不該如此看她，喝完第二杯，柔柔還待替他再斟。

尹劍青一擺手道：「我不喝了。」

柔柔的好處，就是很柔順，立即放下酒壺，替他裝了一碗飯送上。

尹劍青又說了一聲：「多謝。」

柔柔嫣然一笑道：「小婢是奉命伺候公子來的，公子幹麼要說謝呢？」

飯後，柔柔送上熱的面巾，又沏上茶來。

尹劍青喝了一口茶，就說自己有些頭昏，要小睡片刻。

柔柔就退了出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說道：「小婢就在外面，公子醒來，需要什麼，只須叫一聲就好！」

說完，才轉身走出去，隨手帶上了房門。

尹劍青坐得無聊，索性在床上盤膝坐

定，緩緩調息。

先前他只是自己氣機閉塞，無法運行，那知這一運氣，竟似漸有轉機，心頭不禁大喜，乃就依照練功行氣要訣，緩緩運行，眞氣果然逐漸推動，不僅渙散的氣機漸可凝聚，而且似乎大有把閉塞在經絡的濁氣，逐漸袪除作用，集中一處。

心頭不覺驀然一動，暗忖道：「莫非自己練的『秘宗玄功』，竟有袪毒之能不成？」

心念一轉，就緩緩納氣，由舌本，咽喉，循足太陰經下行，把集中後的濁氣，循足底「湧泉穴」逼去。

這樣足足花了頓飯工夫，但覺眞氣推動濁氣，緩緩下行，這股濁氣之中，似乎還有不少雜物，悉從「湧泉穴」排出體外，低頭看去，一雙白襪間，流出不少淡黃色的液體，心知定是溫化龍下的毒藥了。

一時不禁喜出望外，急忙再運功行氣，仔細檢查一遍，發覺體內毒物，果然全已袪除，一身功力也已完全恢復了。

他先前還不知道「秘宗玄功」果有袪毒之能，如今總算獲得證實，心頭自是狂喜。

一時覺得自己目前還不宜稍露形迹，這就不再盤膝運功，和身躺下，拉一條薄被，蓋住了胸口，闔上眼皮，假作入睡。

心中只是盤算，自己下一步驟，該當如何？但自己連金莊主這帮人的來歷，都一無所知，也就很難預作準備，只有到時候隨機應變了。

想着，想着，人也就迷迷糊糊的睡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才睡醒過來，翻身坐起，室中已是一片瞑色，差不多該上燈時候了。

尹劍青起身下床來，開出門去。只見柔柔站在門口，看到自己，立即躬躬身，嬌聲道：「公子起來了。」

尹劍青問道：「柔柔姑娘，可曾有什麼人來過？」

柔柔說道：「沒有呀，小婢一直守候在這裏，有人來過，小婢就會進來叫公子的了。」

尹劍青心中暗道：「金莊主曾說那人午後會來，看來大概還沒趕到。」

柔柔匆匆轉身而去，一回工夫，端來了洗臉水，嬌聲道：「尹公子洗臉。」

尹劍青說了聲：「多謝！」

就走過去洗臉。

柔柔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望着他背影，若有所思，等尹劍青盥洗完畢，才悄悄退去，接着又端來了晚餐。

晚餐當然也很豐盛，柔柔又柔順的手執銀壺，替他斟酒，一面嬌聲道：「尹公子，現在是晚上了，可以多喝幾杯了。」她在勸酒了！

尹劍青道：「不，我不大會喝，喝了就會醉。」

柔柔嫣然一笑道：「醉也不要緊呀，小婢會扶你上床睡的。」

尹劍青笑道：「醉了要人扶，總是不大好。」

柔柔嬌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家家扶得醉人歸，醉了要人扶，才是雅人雅事呢！」

尹劍青聽得大笑道：「好吧，我就拚着一醉，有姑娘這樣的美人相扶，也是風流韻事……」

舉杯一飲而盡。

柔柔嫩臉嬌紅，低垂粉頸，嗤的笑道：「小婢醜死啊！」

雙手捧壺，斟滿了酒，美目流盼，斜睨着他，低聲道：「尹公子請喝酒。」

「不醜，不醜，姑娘就像含苞待放的芙蓉花，清新脫俗……」尹劍青口中說着，心裏暗暗懷疑：「這柔柔分明是在灌自己的酒，莫非他們有什麼陰謀不成？」

一面故意望着她，涎臉笑道：「我喝，我喝！」

果然又舉杯一飲而盡。

「公子誇獎，小婢可不敢當。」

柔柔是姑娘家，有人稱讚她，說她美，心裏自然會有說不出的喜悅，低頭一笑，接着道：「尹公子方才還說不會喝酒，現在一口一杯，喝得這麼快，你喝的慢點咯！」

一面又替他斟滿了面前的酒。

尹劍青拿起酒杯，正待喝下。

柔柔低聲道：「尹公子，慢點喝，你先吃些菜呀！」

就在此時，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柔柔急忙趨了過去，打開房門，一眼看去，見來的是總管陸連奎，這就躬下身去，說聲：「小婢叩見總管。」

陸連奎只點了個頭，急步走入，朝尹劍青拱拱手道：「尹公子正在用膳，在下打擾了。」

尹劍青一口把酒喝完，抬起臉，含笑道：「陸總管有事？」

陸連奎陪笑，說道：「尹公子請用飯，沒……沒什麼，且等公子用完飯再說不遲。」

柔柔不好再給尹劍青斟酒了，急忙裝了一碗飯送上，低低聲說道：「公子請用飯。」

尹劍青一手接過飯碗，說道：「不要緊，陸總管有事，只管請說好了。」

陸連奎已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陪着笑道：「眞的沒什麼，尹公子請用飯吧！」

尹劍青匆匆吃了一碗飯，便自停筷。

柔柔在旁道：「小婢給公子添飯。」

尹劍青道：「不用了。」

柔柔忙送上面巾。

尹劍青站起身，接過面巾，抹了一把臉，隨手交給柔柔，一面朝陸連奎笑道：「陸總管現在可以說了。」

陸連奎一臉笑容，站起身道：「尹公子說的是，在下是奉莊主之命，來請尹公子的，因爲莊主有一位好友，想見見公子，現在正在書房恭候大駕，請尹公子屈駕一行。」

尹劍青心中暗忖，說道：「這人果然來了。」

一面問道：「莊主這位好友，陸總管想必很熟了？」

陸連奎道：「是是，他只來過一次，在下並不太熟。」

尹劍青道：「不知這人是誰？」

陸連奎早就料到他有此一問，陪笑道：「在下只知道他複姓司馬，旁的就不知道了。」

柔柔正在收拾碗筷，她似是極注意陸連奎的話，但表面上却又裝出一副並沒聽他們的談話的神氣，只是低着頭工作。

尹劍青點點頭道：「好吧，在下就去見見他。」

「是，是。」陸連奎連聲應「是」，說道：「在下給尹公子帶路。」

說完，舉步走在前面，跨出賓舍，一路繞廊而行。

尹劍青跟在他身後，只覺行過一座院宇，再從一道月洞門走出，已是花影扶疏的一片小園。

園地不大，但一花一木，一塊石，一盂水，莫不匠心獨運，佈置得極爲清雅。

陸連奎領着他，由一條清水方磚鋪成的花徑，走向一排之間精緻的樓房。

跨上石階，就可以看到裏面燈光淡雅，正有人在說話。

接着只聽裏面傳出金祥生的笑聲，說道：「快請，快請。」

他已隨着語聲橐橐迎了出來，拱着手道：「尹少兄，裏面請坐。」

尹劍青拱手道：「在下來遲，有勞金莊主和貴賓久候了。」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尹少兄好說，尹少兄也是敝莊的嘉賓。」

他引着尹劍青跨入書房，陸連奎只是一名總管，自然並未跟着走入。

這是三間書房的中間一間，佈置成精雅的客室，大概是金祥生平日接待好友的地方了。

此時一張錦披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貌相清秀，舉止文雅的青衫人，看到兩人走入，就含笑站了起來。

金祥生呵呵一笑道：「老朽來給二位引見。」

他一指青衫人，朝尹劍青道：「這位是司馬……兄，單名一個綸字。」

接着又朝青衫人道：「這位就是尹劍青尹少兄，九宮名宿擎天盧石東華老先生的高弟。」

司馬綸朝尹劍青含笑走上一步，說道：「兄弟久聞令師石東華石先生的大名，只恨無緣識荊，方才聽金兄說起石老先生的高足尹兄在此，所以要金兄作介，一識少俠風采爲幸。」

他說得口齒清爽，態度也極爲親切，隨着話聲，一把握住了尹劍青的右手，生似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

尹劍青也連說：「久仰。」

細看此人，生得眉清月秀，唇紅齒白，不僅年事極輕，而且風流蘊藉，一派溫文爾雅，怎麼也看不出他會是金莊主和十二煞神的「上司」。

司馬綸臉含微笑，抬抬手道：「尹兄請坐。」

金祥生對他似是十分恭敬，連連陪笑道：「是啊，尹少兄快快請坐。」

尹劍青也就不客氣，在司馬綸對面坐了下來。

一名青衣童子送上茶盞，便自退下。

尹劍青道：「司馬兄要見在下，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司馬綸含笑道：「是的，一來久慕尹兄是石老先生門下高弟，必是少年雋才，渴欲一見，二來兄弟也確實有一件事，要向尹兄請教。」

尹劍青心中暗道：「來了！」

一面含笑道：「司馬兄有什麼事，但請明說。」

司馬綸道：「尹兄果然爽快，兄弟那就直說了，尹兄總知道武林中有三位以劍術聞名的高人，大家稱之爲『武林三絕劍』，一正二邪，這一正，就是尊師石老先生，二邪是魔劍桑同和劍煞秦中龍……」

「武林三絕劍」，尹劍青自然知道，就點了點頭，但他並未開口，只是靜聆下文。

司馬綸接下去道：「據說，數月之前，魔劍桑同在黃山一個樵子手中得到一張『迷踪圖』，據那樵子說，是得之蓮花峯石壁，由魔劍桑同以一錠金子向他換來，此事也是由那樵子口中傳說出來的。」

尹劍青心中暗道：「桑老人家沒有恃强奪取，用一錠金子向樵子購買，即此一點，證明他並非那邪惡之人。」

司馬綸又說道：「當時黃山世家的萬鎮河，首先得到訊息，認爲魔劍桑同究是邪派中的人，得了此圖，必爲武林之害，因此就找上文殊院方丈，活彌勒覺慧上人，正好江西武功門的神拳沈中慶也在文殊院作客，於是，這三人就一同去找魔劍桑同……」

他說到這裏，略爲一頓，接着又說：「但魔劍桑同早已離去，三人一路追蹤，始終沒追到桑同，後來有人看到桑同忽在大別山，銅鑼關附近一處小村落中現身，不久又在途中遇上了劍煞秦中龍，而且，兩人還相約在一處山頂上比過劍，最後又有人在天柱山附近看到他，接着就此失踪，連那劍煞秦中龍也從此不見了。」

尹劍青心中一動，忖道：「那桑老人傳給自己兩套劍法，其中一套『七劍連環』，說是受朋友之託，代傳的，莫非此人就是劍煞秦中龍？」

司馬綸又道：「桑同和劍煞秦中龍二人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江湖上許多猜測。大家幾乎不約而同的，到處進行搜索，但巧的是，就在魔劍桑同在天柱山附近現身的當天晚上，覺慧上人、萬鎮河、沈中慶和茅山冷清風四人，連袂前去拜訪尊師石老先生。之後，連同尊師石老先生在內，一共五人，也告離奇失踪……」

尹劍青道：「在下就是在找家師。」

司馬綸微微一笑道：「兄弟要向尹兄請教的，也就在此，因爲五月前，金莊主曾在此山附近，遇上尹兄，那時尹兄手中一柄劍，據金莊主說，正是魔劍桑同的黑鋒劍，不知此劍如何會在尹兄手上的？」

果然是因那柄鐵劍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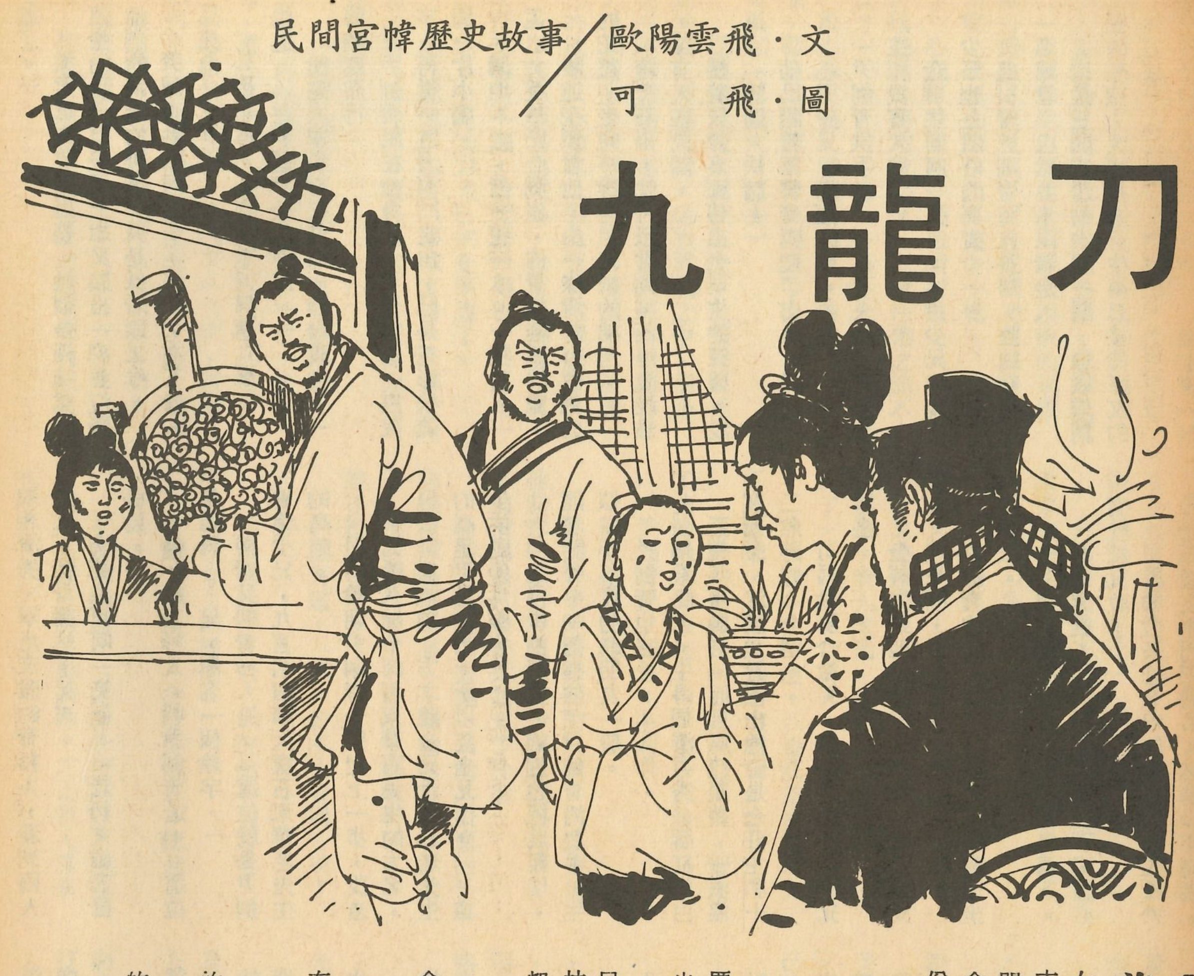
「此事說來話長。」尹劍青說道：「五個月之前，就是覺慧上人、萬鎮河等五人來找家師的那天晚上，在下每天晚飯之後，都要到南嶽廟前去練劍，因爲那裏地方平整寬敞，在下練劍時使的，乃是家師削的一把木劍，就在在下練劍之時，有一位老人家經過，看在下使的只是一把木劍，就從身邊木棍中抽出一柄鐵劍來送給在下……」

司馬綸矍然地說道：「果然是魔劍桑同。」

（未完・五）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御史與布笠人相見，布笠人道出內幕秘事，如數家珍，使方御史深信此人大有來頭，布笠人還道出，若要對抗萬家父女的惡勢力，只要能覓得一批與神州三傑相彷彿的武林人物，假以時日，定可有作爲，方御史立卽和林田甫、馮子貞等人商議，決定廣結江湖豪俠之士，這日正準備在清河鎮開個羣英大會，却被萬家女父悉知一切，西廠、錦衣衞、太師府的鷹犬傾巢而出，將到會羣豪一一誅殺，屍橫遍地，第一次集會卽遭慘敗，林田甫痛心疾首，欲自殺，幸得南僧相救才倖免一死，神州三傑找哈山克等算舊賬，王立出手制止……

閹賊如虎狼　追殺禿少年

方御史一見是少飛，急忙回轉身來，厲色說道：「少飛，你不待在地窖裏，跑出來作甚？」

少飛結結巴巴的道：「人家在地窖裏已經待了一個多月，旣不能去小廟練功，林玲又跟着南僧走了，也沒有人陪我玩，都快悶死了。」

「你哥哥不是常陪着你嗎？」

「別提哥哥了，他只會啃書，根本不會玩。」

「快回地窖去，你現在不能出門。」

「這是爲什麼？別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在外面玩。」

「因爲有人想謀害你。」

「爹，誰想要謀害我？是不是萬家楝的爺爺，那個老奸臣？」

「嗯，大概差不多，快去，沒有爹娘的呼喚，千萬不可以再出來。」

「是，爹！」

嘴裏這麼應着，但他畢竟是小孩心性，那能完全體會父母的苦心，噘着嘴，慢吞吞的往裏走。

眞是合該有事，正當此時，哈山克與費無極乍然從正門闖了進來。方少飛大驚，拔腿就跑，却不小心將帽子掉在地上，待他拾帽戴好再跑時，花三郎與張敏已將客廳的後門堵住，無路可走。

這一驚非同小可，方御史急如滾油澆心，故作鎭靜的道：「你們來幹什麼？」

逍遙子費無極道：「記得上一次王大人曾交代，二少爺返府之後，請即知會一聲，大概方大人是貴人多忘事，我們只好再來叨擾。」

方御史指着少飛，忍氣吞聲的道：「少飛這孩子，今天下午才回來，還沒有來得及向王大人報告，四位請回，明兒一早，下官自會帶孩子去見王指揮。」

江湖浪子花三郎的額頭上，還可以清楚的看到被花生擊傷的痕跡，聞言冷笑道：「方大人，不必費事，咱們查證一件事就走。」

方正道：「你們要查些什麼？」

張敏道：「小事，請二少爺將帽子脫下來。」

方正道：「爲何要脫帽？」

費無極臉上的二板長三印痕仍在，嘿嘿冷笑道：「沒有什麼，只是想看清楚，二少爺是否我們要找的人。」

林田甫道：「你們到底要找什麼人？已經殺了那麼多孩子，難道還不夠？」

哈山克說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林大人如果有疑問，可以直接去問貴妃娘娘。」

鐵血御史方正不禁怒氣橫生的道：「你不必拿萬貴妃來壓人，他日恢復早朝，得見皇上，一定要奏請陛下澈查此事。」

張敏根本未將方御史放在心上，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的事却必須現在辦，請勿拖延時間。」

方御史道：「小犬就在這裏，沒有人遮住你們的眼。」

花三郎道：「請脫下帽子。」

方御史道：「是否你們要找的人，一看便知，何必要脫帽。」

費無極道：「脫下帽子更清楚，免得認錯人，造成寃枉，這是爲二少爺好。」

方御史道：「抱歉，要看就這樣看，本官不接受脅迫。」

哈山克狗仗人勢，那會聽他的，道：「那我們只好也說一聲抱歉，要自己動手了。」

話落脚起，果眞大踏步的朝方少飛畢直走過去。

接着，費無極也跨步而進，與哈山克齊肩並步。

那一邊，花三郎與張敏也揍上來了，彼此前後呼應。

方夫人與方少俠被堵在門外，急得一顆心快要跳出口腔，緊握的拳頭滴出了汗水，却只有乾着急的份兒，一點法子也沒有。

方御史更急，他心裏雪亮，少飛的頭頂上有一塊杯口大的地方光滑油亮，毛髮不生，更明白他的眞正身份，而且方御史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萬貞兒父女此次大肆捕殺孩童，十九就是爲了少飛。

可恨自己手無縛鷄之力，眼看大難臨頭，竟然無力施救，當下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阻住哈山克、費無極的去路，道：「站住，你們只是太師府的鷹犬爪牙，並非朝廷命官，無權搜查民宅。」

同一時間，林田甫也衝了出去，擋在張敏、花三郎前面，道：「方御史乃我朝重臣，皇上倚畀甚殷，爾等不得無禮。」

突聞門外響起一陣哈哈大笑，快刀王立跨步而入，身後還跟着一大羣錦衣衞，方御史不由心頭泛寒，暗暗叫了一聲：「苦！」

快刀王立搶在哈山克、費無極的前面，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方大人，我這個小小的錦衣衞指揮，算不算得朝廷命官？有沒有權搜查民宅？」

方御史冷哼一聲，道：「是命官也得奉旨才能行事。」

「下官正是奉旨行事。」

「請拿聖旨來。」

「下官奉的是密旨，倘有違失，方大人儘可奏請皇上查證。」

在法言法，王立立場嚴正，方御史無詞以對。

快刀王立更加得意，趾高氣揚的道：「方大人旣然無話可說，下官可要採取行動了，違抗聖旨，可是抄家滅族的大罪，盼兩位大人三思！」

提着大刀，越衆而前，屋內的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

方御史上前強行攔住，被王立一把推倒在地，方少飛不忍爹爹受辱，大聲吼叫道：「脫帽就脫帽，有什麼了不起，休得對我爹爹無禮！」

抓住帽沿，當眞就要往下脫。

窻外突然有人接着他的話頭說道：「小友之言不差，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一頂小小帽子，何須大費周章，脫就脫，怕什麼。」

有一個紅臉大漢破窻而入，正是醉俠卜常醒。

人影晃動，燭光搖曳，牌仙包不輸與玉面觀音彭盈妹也接踵而至。

卜常醒的話是這樣說，伸手一拍，一隻手掌却壓住了方少飛的帽子，反而脫不下來。

神州三傑鼎足而立，正好將張敏等人堵在外面，快刀王立疑雲滿面的說道：「三位來方家有何事？可是又要舉行羣英大會？」

包不輸連忙搖手道：「王大人請勿亂扣帽子，三傑此來純粹是巧合。」

快刀王立臉孔陰沉沉的道：「巧合？到底是怎麼個巧合法？」

彭盈妹道：「我們兄妹三人是跟蹤廬州三兇來的，如此而已。」

張敏罵道：「難怪一出太師府，尾巴就好像被人咬上了，原來是你們三塊料，眞是陰魂不散。」

無意中，這等於替三傑洗清嫌疑，快刀王立掃了林田甫一眼，道：「林大人該不會也是跟蹤張管事他們來的吧？」

林田甫冷言冷語的道：「下官只是來串門子，王大人別想歪了。」

快刀王立語帶威嚇的道：「不是開羣英大會就好，馬友德、馮子貞的殷鑑不遠，盼勿重蹈覆轍。」

方御史面帶冷笑，沒有答腔。

王立又道：「二少爺說要脫帽，怎麼還不脫？」

方少飛怒道：「本少爺早就要脫了，是你們故意在打岔。」

毫不遲疑，方御史剛叫了一聲：「孩子！」還沒有來得及阻止，方少飛已經將帽子拿了下來。

帽子下面，好一頭烏黑發亮的頭髮，那來的禿頂。

花三郎不由的看傻了，道：「他媽的，眞是怪事，剛才這小子俯身撿帽子的時候，好像看到一塊杯口大的禿髮，怎麼不見了。」

卜常醒道：「花三郎，我看你是酒色過度，未老先衰，老眼昏花看走了眼。」

方夫人更加驚奇，她怎麼也想不透，少飛的頂心怎麼一下會長出頭髮來，以爲是有神靈庇佑，暗地裏，觀音菩薩、王母娘娘、玉皇大帝……所有她知道的神仙，差不多都唸遍了，感恩的言詞更是沒完沒

了。

方御史自然不會作如是觀，心知必係神州三傑暗施助力，但究竟毛髮是如何長出來，他也不甚了了，對快刀王立道：「王大人現在可以看清楚了吧？」

王立死盯着方少飛滿頭的黑髮不放，道：「嗯，是看清楚了。」

「可是王大人要找的人？」

「似乎不是。」

「不是就好，現在夜色已深，諸位該請回了。」

方御史言詞逼人，已下了逐客令，沒有十足的理由，連王立也不敢輕易招惹他，免得被他抓住把柄，在廟堂之上大發議論，聞言訕訕一笑，轉對神州三傑道：「樓外樓之會，三位考慮的怎樣了？」

醉俠卜常醒未加思索，便朗聲說道：「承王大人厚愛，敢不從命，屆時敝兄妹定當準時赴宴，親聆教益。」

快刀王立沒想到僅數個時辰之隔，神州三傑便想通了，一口答應下來，不禁樂陶陶的有點喜不自勝，道：「承三位看得起，王某就此謝過，咱們後會有期。」

環施一禮，轉身就走，一霎時，所有的鷹犬爪牙便奔走一空。

林田甫、方正這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一顆虛懸的心總算落下來。

方夫人將少飛緊緊的摟在懷裏，喜極而泣，已是熱淚盈眶。

方御史道：「若非三位暗施助力，小兒可能早已沒命，請受我方正一拜。」

卜常醒急忙阻止道：「方大人，快別這樣，此乃我俠義道中份外之事，何足掛齒。」

林田甫道：「少飛的頭髮是如何長出來的，可否請明示一言，以啟茅塞。」

卜常醒從方少飛的手中取過那一頂皮帽來，指着頂心杯口大的一個洞說：「這只是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卜某是藉那一拍之勢，以內家真力將一塊皮毛附着於頭皮之上，恰巧皮毛與頭髮顏色相同，長度相當，羣魔又將注意力集中在方少爺的頭上，沒有發現破帽子，故而輕易蒙混過關。」

醉俠說的輕鬆，方御史卻驚爲天人神技，道：「卜大俠怎知小兒頭上禿頂？」

包不輸笑道：「我們追三兇來到屋外時，正巧二少爺俯身拾帽，是無意中看到的。」

林田甫道：「三位在樓外樓大展雄風，戲辱三兇的事，北京城的老百姓莫不額手稱慶，下官不明白爲何又答應王立的邀宴？」

彭盈妹一本正經的道：「那是我大哥的緩兵之計，試想，在剛才的那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兄妹一口回絕，免不了會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三傑生死事小，時間一久，萬一被他們發現方少爺的破帽子，麻煩可就大了。」

方御史語意深長的道：「神州三傑，名滿江湖，下官早已聽人說過，只惜天各一方，無緣識荆，今日得見俠面，冥冥中似有天助，三位此來京都，不知有何要事待理？」

醉俠卜常醒道：「表面上來看，我們兄妹是爲尋仇而來，事實上也的確與三兇有點過節，實則是因萬貞兒父女太過囂張，動輒殘害忠良，尤其清河鎮一戰，武林同憤，是想來請教高明，有無除奸報國之路。」

包不輸補充說道：「待三兇事了之後，我們本來就決定要拜訪兩位大人，今夕神差鬼遣，竟被花三郎他們引來貴府，在時間上來說反而提前了。」

方御史的雙目一陣轉動，似已有了某種決定，道：「三位俠肝義胆，下官敬佩無已，今有一事相求，尚祈俯允。」

卜常醒見他神色有異，情知事非等閑，忙道：「是什麼事？請方大人明示，但凡能力所及，敝兄妹絕無二言。」

方御史指着方少飛道：「想請三位收小兒少飛爲徒。」

神州三傑原以爲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結果只是收一個小徒弟，起先不免心裏有點失望。但繼而一想，方御史爲人義薄雲天，應非自私自利之人，再證諸王立等人的所言所行，覺得方少飛定非普通孩子，方御史此舉定有其深意在。卜常醒略作沉吟後，隨即正容說道：「辱承見重，敢不從命，只是卜某三人德不足以潤身，技不足以保命，恐怕有負二少爺的優異資質。」

方御史道：「卜師父過謙了，能拜三位爲師，是少飛前世修來的福。」

立刻命少飛當場行了三拜九跪的拜師大禮。

行禮既畢，方御史立又說道：「恕下官失禮，既不準備爲三位接風，亦無暇餞行，請帶着少飛連夜離去吧。」

弄得包不輸滿頭霧水的說道：「這麼快走？」

方夫人也大表反對，道：「老爺，再怎麼快也得讓我們娘兒倆再敘一晚，明兒一早再走不遲。」

慨然一歎後，方御史沉聲說道：「唉！娘子，我又何嘗不想跟孩子多敘敘，然而，王立、張敏他們都是鬼靈精，我是担心他們很快就會發現破綻，去而復返，果不幸而言中，少飛的這條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彭盈妹道：「方大人的意思是，王立他們要殺像少飛這樣禿頂的孩子？」

林田甫道：「正是如此，像這樣的孩子，已經被他們殘殺了很多。」

包不輸道：「這是爲何，他們憑什麼敢如此橫行？」

方御史道：「據下官方多打聽的結果，萬貴妃假設託夢中之事，向皇上誣指一個癩痢頭的孩子陰謀篡奪江山。」

卜常醒道：「實際的目的又何在？」

方御史痛心疾首的道：「有的說是萬太師父女爲了排除異己，有的說是爲了捕殺流落民間的皇子，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可能二者皆兼而有之。不巧小兒亦患有禿頂之疾，可謂危在旦夕，請火速帶離此地，以策安全。」

「哦！哦！」卜常醒一連驚哦了兩聲，心中似已明白了二三分，鄭重其事的道：「適才之事，的確破綻甚多，王立只要稍用心思，便可省悟過來，事不宜遲，我們兄妹就此告辭。」

拉着方少飛，立與包不輸、彭盈妹穿窟而出。

方夫人追至窟邊，淚流滿面的道：「少飛，出門在外，要聽師父的話。孩子還小，請彭師父多費心。」

方少飛叫了一聲：「媽！」以下的話就說不出來了。彭盈妹道：「請方夫人放心，我們會把少飛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只要我們兄妹一息尚存，少飛的安全絕對不會有問題。」

話落，人已越過後花園的粉牆。

卻聞前院有人直着嗓門叫：「方大人！方大人！」

方御史飛步而出，見是王立、張敏等人果然又折轉回來，心頭不由一震，道：「王大人可是忘了什麼東西？」

快刀王立逕直的來到客廳裏，道：「沒掉東西 倒是忘了一件事。」

方御史故作不懂，也不追問。

王立道：「二少爺呢，可否請出來再見一面？」

林田甫道：「剛才你們不是已經見過了嗎？」

費無極道：「剛才一時疏忽沒細看，想再檢查一下二少爺的頭。」

方御史回答道：「對不起，少飛他不在。」

張敏眼睛瞪得老大，道：「什麼？就這麼一會兒工夫，二少爺就不在了？到那兒去了？假如張某沒有記錯，方公子好像剛剛才走親戚回來。」

方夫人靈機一動，信口胡謅道：「上一次是到我娘家去，這一次是跟我妹妹走的。」

花三郎說道：「走親戚那裏有趕夜路的。」

方夫人道：「舍妹來京玩，是因爲臨時有急事，故而連夜出城。」

哈山克道：「令妹住在那兒？」

方夫人道：「很遠，在保定府。」

張敏道：「保定府那麼寬，總該有個詳細地址吧。」

方御史道：「我們根本沒去過，誰知道。」

大家像是審問罪犯，輪番上陣，步步緊迫，費無極道：「那個酒鬼、賭徒、玩蛇的女人又到那裏去了？」

林田甫道：「走了，跟諸位只是前後脚之差。」

快刀王立半信半疑，下令搜查，自然找不到方少飛，也不可能揪出神州三傑，卻被花三郎找到方少飛的那一頂破帽子，指着破洞給王立看，道：「王大人，你瞧，破洞的大小正好遮住禿頂，一定是姓卜的老小子攪的鬼，我說嘛，花某怎麼可能看走眼。」

取過帽子，王立仔細的端詳一番，對方御史道：「方大人，這一頂皮帽可是二少爺剛才戴的那一頂？」

方御史斷然否認道：「不是。」

王立道：「我倒覺得完全一樣。」

「這是一頂舊的，那一頂是新的。」

「這個洞是怎麼來的？」

「是被勾破的。」

「這麼巧，勾一個圓洞？」

「可能是本官記錯了，那也許是火燒的。」

「方大人，是火燒的，應該有燒過的痕跡。」

「時間久了，焦痕自然會消退。」

「可是，帽子上乾乾凈凈，怎麼沒見灰塵？」

「賤內有潔癖，是她經常清理。」

「哦！方大人說謊的本領太差，一個有潔癖的人，不應該將破舊的帽子放在客廳裏。」

王立詞鋒犀利，步步爲營，逼得方御史無詞以對，也使事情更加明朗，花三郎趨前附耳說道：「王爺，我看方少飛八成是跟神州三傑逃跑了，此時追人要緊，何必跟姓方的泡蘑菇。」

快刀王立亦有此同感，果然不再言語，領着大夥兒立刻退出方家。

就在大街之上，作了一番調度，命屬下錦衣衛，去各城查問，看是否有神州三傑與方少飛這樣的人出城而去。並說道：「去通令各門守軍，見到他們四個人，應即逮捕歸案，若有人胆敢反抗，可就地正法！」

錦衣衛遍佈各地，眼綫更是無孔不入，消息傳遞，異常迅捷，王立返回紫禁城，才休息片刻，已有消息傳來，神州三傑帶着方少飛，已出正陽門南遁。

王立追問道：「的確是神州三傑與那姓方的小兒？」

回報的錦衣衛道：「神州三傑各有特徵，不難辨認，南門守軍曾親眼見他們帶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出城而去。」

「這是多久的事？」

「大約半個時辰前後。」

快刀王立精神一振，提着大刀就往門外衝，差點跟從門外進來的張敏撞了個滿懷。

二人一陣錯愕後，王立道：「如何？咱們那位主子怎麼說？」

張敏擺下一副苦瓜臉，道：「別提了，娘，娘發了火，我第一個挨刮，罵咱們辦事不力，連一個黃口小兒也捉不住。」

「都是神州三傑從中搗鬼，這也不能全怪咱們。」

「小弟也是這樣說，並在娘娘面前誇下海口，一定要將方少飛捉回來。」

「這不難辦，目前神州三傑的行踪業已查明，他們是從正陽門逃走的。」

「這我知道，娘娘也得到消息，特命小弟代爲傳達兩件事。」

「娘娘有何指示？」

「命令王夫人，立刻將秘密集訓中的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全部投入捕殺行動。」

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是萬貴妃最得意的一張王牌，由她的親信在大內高手中親自挑選，或收買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組成，交王立秘密訓練，準備執行特殊任務。對這些人的本事，王立知之甚詳，現在萬貞兒居然要一下子全部投入，不禁使他大大地吃了一驚，道：「神州三傑固然扎手，憑王某手中寶刀，不見得對付不了，用得到這麼多人？」

張敏肅容滿面的道：「娘娘面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寧可錯殺百個，不得放走一人。」

「娘娘還有何旨意？」

「有，這一次的行動由萬大人統一指揮」

「那個萬大人？」

「就是娘娘的兄長萬大才萬大人。」

「哦，是他，咱們是在此待命，還是前去太師府會合？」

「爲免過於招搖，命咱們先至城外，再行會合，太師府那邊已有專人通知」

「好，這事就這麽辦，張兄弟請在此少待，老夫這就去調集人手，諒他神州三傑就算脅生雙翅，也休想逃出王某的手掌心。」

快刀王立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是一流的將才，何消頓飯工夫，便將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以及轄下錦衣衛調集齊備，整裝而發。

來到南門外，萬大才與盧州三兇早已候在那兒，王立趨前爲禮，恭恭敬敬的說道：「萬大人，王立率衆報到，請大人示下。」

萬大才從小就是一個花花大少，文無法治事，武難以克敵，憑着父姐的關係，在朝裏弄了一個閑差事幹，成天花天酒地，聞言自我解嘲的笑笑，拍着王立的肩膀道：「王大人，我吃幾碗飯你又不是不清楚，表面上由我指揮，實際上你看着辦吧，我樂得清閑。」

這種事王立已習以爲常，不再多言，立命三十六名偵緝手以扇形隊形前導，十二刀客居中，錦衣衛稍後，自己與萬大才、盧州三兇殿後，向南放步挺進。

三十六偵緝手都是追踪的好手，具備各種辨識敵踪的本領，有一對夜貓子似的眼睛，有一雙猿猴似的腿，敏捷迅速，神鬼莫測，任何人只要被他們釘上，很難有漏網的機會。

一口氣追出去百十來里，天將破曉時，前面數里處「嗖！」的一聲，有一支響箭衝天而起，箭簇之上還閃閃發光，好似鬼火。

萬大才的輕功自然不能與王立等人相提並論，這一陣緊趕下來，已經是氣喘如牛，聽到響箭，連忙問道：「這是什麽聲音？」

快刀王立道：「是響箭，偵緝手供連絡用的。」

萬大才道：「那閃閃發光的鬼火又是什麽？」

張敏道：「回大人的話，箭頭上塗以磷粉，晚上就會發光。」

萬大才茅塞洞開的道：「這樣說來，發出響箭，就是表示已有發現？」

快刀王立道：「應該是這樣，沒有發現他們不敢亂放響箭。」

脚下陡地加快，來至前面一看，只見已有四名刀客趕到現場，一棵大樹之上細着一名錦衣衛，口裏塞着四張天九牌，人還活着，就是不能說話。

王立取出他口中的天九牌，道：「我命你在北京城裏釘神州三傑的梢，跑來這個鬼地方做什麽？」

被縛的錦衣衛在同夥的協助下鬆了縛，道：「大人，屬下就是釘他們的梢釘來此地的。」

「混帳，發現他們開溜，爲何不及時稟報？」

「他們速度太快，好像奔喪一樣，屬下根本沒有機會。」

「哼，沒有殺掉你算你走運。」

「依屬下看並非走運，而是想借屬下的口，傳幾句話給王爺。」

萬大才、王立相視一驚，張敏道：「老趙，神州三傑說什麽？」

錦衣衛老趙道：「卜常醒說，很抱歉無法赴王大人樓外樓之宴，同一時間願在保定府『醉仙樓』與大人把酒言歡。」

快刀王立的眸子陡地一亮，道：「他們往那裏去了？」

錦衣衛老趙指着往保定的岔路道：「正是往保定去的。」

快刀王立雙眉微揚，沉聲說道：「前面是一條三岔路，一往保定，一去山東，一步走錯很可能就要錯失逮回方少飛的機會，茲事體大，請萬大人作主。」

萬大才沉吟一下，道：「天下事虛虛實實，實實虛虛，難有定軌，爲兩全計，兵分二路如何？」

快刀王立道：「兵分必弱，兵家大忌，況且神州三傑絕非庸手，怕的是兩頭落空。」

花三郎是個鬼靈精，足智多謀，道：「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他們用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必然繞道向東。」

快刀王立猛地一擊掌，道：「着，花兄此言極是，老夫亦有此同感，咱們往東去。」

錦衣衛老趙道：「可是，卜常醒正經八百的，誠誠懇懇，不像是騙人。」

快刀王立一巴掌打過去，怒冲冲的斥責道：「見你的大頭鬼，滾回去捲舖蓋吧，錦衣衛裏沒有你這樣的膿包。」

發出訊號，通知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原地左轉向東而去。

× × ×

神州三傑的確是往東邊去的，儘管使出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依然不敢掉以輕心，不曾投宿住店，亦不曾吃飯打尖，三餐完全以乾糧充饑，二日二夜一路奔跑下來，早已進入山東境內。

緊張的心弦這才稍稍放鬆一些，在一個偏僻山村裏，找了一家小店，好好的吃了一頓晚飯，要了兩間上房，準備在此過夜。

方少飛出身官宦之家，幾時吃過這種苦，雖然一多半的時間係由三位師父輪流背負，依然疲累不堪，甫一上床，便呼呼入睡了。

醉俠卜常醒見包布書的臉色怪怪的，道：「二弟，這兩天你好像不對勁，是不是那裏不舒服？」

牌仙包不輸勉強擠出一絲笑意，道：「沒有，只是心裏覺得好窩囊。」

玉面觀音彭盈妹道：「窩囊？窩囊什麽？」

包不輸振振有詞的道：「咱們千里迢迢的趕到北京，是爲了找三兇算帳，在樓外樓時何等風光，曾幾何時，一夜之間却突然變成喪家之犬，沒命似的逃，這還不夠窩囊？」

醉俠卜常醒拍一下包不輸肩膀，道：「二弟，愚兄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麽，你是在懷疑我們是否值得爲方御史受這麽大的

屈辱？」

包不輸並不否認，一本正經的道：「方御史爲官清正，敢言直諫，是有名的鐵血御史，這個做兄弟的當然知道，但也似乎不該爲了一己之私拴住三個人，斷了咱們的除奸報國之路。」

彭盈妹有不同的意見，道：「二哥，你可能錯了，依小妹看，方御史此舉必有深意，少飛這孩子一定大有來歷。」

卜常醒欣然點頭道：「愚兄亦有此同感，方御史雖未明言，但察言觀色，當可思過半矣，再證諸萬貞兒大張旗鼓的架勢，少飛應非御史親生，這就是愚兄爲何答應收少飛爲徒，千里亡命的原因。」

這些道理包不輸當然也懂得，只是一向挺着胸脯走路的他，實在嚥不下這口窩囊氣，一時想不開鑽到牛角尖裏去了，聞言臉色一整，說道：「難道……少飛眞的是——？」

話至此，三人突然齊聲一喝：「什麽人？」

卜常醒破窗，包不輸奪門，二人閃電縱出，彭盈妹則守在床邊，未敢輕離。

二俠眼見屋頂之上瀉落一條黑影，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面各擊一掌，人也跟着堵上去，身手敏捷，威力無邊。

來人身手絕佳，雙掌齊出，分拒二人，硬將卜包的千斤掌力接下來，道：「兩位快請住手，老夫是專程來奉告少飛的身世的。」

此人頭戴斗笠，周邊還圍了一圈黑布，耳目莫辨，卜常醒已瞭然於胸，抱拳說道：「閣下大概就是少飛所說的啓蒙之人布笠人了？」

布笠人點點頭，沒有說話，揚目望着熟睡中的方少飛。

彭盈妹迎出來說道：「布笠人，你眞的知道少飛的身世？」

布笠人道：「當然，是方御史怕三位心存疑慮，更爲了確保少飛的安全，特命老夫前來說明。」

包不輸迫不及待的道：「少飛莫非眞的是皇子？」

布笠人環視一周，見四下無人，這才小聲地說道：「沒有錯，少飛係紀宮人所生，由假面人偷抱出宮，輾轉寄養在方家的。」

卜常醒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道：「少飛自己知不知道？」

布笠人道：「不知道，往後三位仍然將他當成方家的人好了，將來長大成人，時機成熟後，方大人自會說明一切，在此之前，務請守口如瓶，以免節外生枝。」

卜常醒頻頻頷首應命，道：「請恕卜某眼拙，可否請教閣下是那位大宗師？」

布笠人笑道：「不敢，卜兄抬舉了，老夫另有難言之隱，眼前還不便以眞面目示人。」

包不輸道：「以閣下的功力修爲，無疑在我們兄妹之上，且有啓蒙之實，何不收歸門下，親自調教？」

布笠人仰首一歎道：「理由相同，情非得已，尙祈三位海涵。」

彭盈妹道：「小妹發現，少飛這孩子資賦極佳，且已有相當的內功基礎，今後不知當如何調教，請示一言。」

布笠人道：「少飛的確天賦異稟，乃練武的上駟之材，修習內家吐納之術已有四年以上，以後除應在內功修爲上繼續痛下苦功外，宜開始傳授拳掌刀劍之技，假以時日，將來必成大器。惟一令老夫担心的還是安全問題。」

醉俠卜常醒道：「此處距京城已遠，還會有問題？」

布笠人道：「事實上快刀王立已率衆追來了，距此尙不足半天的路程。」

包不輸大吃一驚，道：「這麽快，看來我們的暗渡陳倉之計是白玩了。這樣也好，乾脆將姓王的解决掉，一了百了，免得他再陰魂不散，死纏活纏。」

布笠人道：「請別低估了王立的實力，盧州三兇不算，他還帶來了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就是南僧、北毒、東丐、西仙也不見得能穩操勝算。」

彭盈妹道：「依閣下高見，咱們兄妹該當如何？」

布笠人道：「火速離此，找一個荒僻無人之地隱居下來，須知皇子安全第一，切不可逞一時之勇。」

勇字尙未出口時，驀見不遠處一座小山之上冒出一團火光，布笠人惶聲說道：「糟了，偵緝手已經發現咱們。」

卜常醒莫名所以的道：「這火光是偵緝手傳遞消息的訊號？」

布笠人道：「烽火，響箭都是他們慣用的訊號，烽火一起，就表示發現敵踪，萬貞兒的鷹犬很快就會圍攏上來，快，咱們必須馬上離開。」

情急事危，有如火燒屁股，彭盈妹連思考的餘地都沒有，抱起熟睡中的方少飛，跟着大家奔離客棧，來到大街上。

偵緝手動作好快，已有一人出現在街頭，包不輸二話不說，打出兩張天九牌。

包布書的鐵牌暗器，名震江湖，偵緝手一點也不敢大意，猛一矮身，天九牌擦頂而過，打落了一頂綉有「十三」字樣的帽子。

身形一閃，人去如烟，布笠人動作更快，十三號偵緝手還沒有摸不清楚他的方位，布笠人已一掌貫頂而下。

噗！噗！兩響，包不輸的第二波天九牌亦適時打到，插入他的左右肋骨中，當場倒地了帳，魂歸離恨天。

可是，在他臨氣絕前的一刹那，却及時發出了一支響箭。

響箭尖銳的聲音劃破夜空，碧綠色的磷火升起有十餘丈高，布笠人睹狀大驚，以最快的速度，取回四張天九牌，交給包不輸，道：「以後最好別留下任何綫索，刀客馬上就到，咱們從街尾走。」

包不輸收起天九牌，暗道一聲：「慚愧！」大家發足直往街尾奔，猛抬頭，街尾已黑忽忽的站定一個人。

此人身材高大，赤裸着上身，古銅色的寬厚胸膛上有一個刺青字：「五」，背上揹着兩把大刀，當街而立，像一座山，如一隻虎。

布笠人作了一個手勢，叫大家的步子緩下來，小聲說道：「這就是萬貞兒秘密訓練的刀客，又叫死士，他們的信條是：不是成功便是成仁！換句話說，殺不了刀客就休想擺脫他。」

醉俠卜常醒道：「這個卜某理得，這條豬交給老夫了！」

身形一長，彈飛而起，人尚未到，剛猛的掌風巳自捲起一股狂濤，狂濤之外，刀光映月，五號刀客巳掄起雙刀，撒下一道白茫茫的刀幕，封住去路。

卜常醒大怒，硬衝硬撞，刀客强封强攔，就在大街之上，大打出手。

刀光掌影，快動猛打，霎時便交手三十合，卜常醒是佔了上風，但憑他的身份地位，沒能制伏這無名刀客，却引爲奇恥大辱，從而也更加堅信布笠人所言非虛。

一念及此，輕敵之心頓斂，立將功力叫足十成十，全力拚搏。

事情急如燃眉，多拖延一分，就增加一分危險，布笠人那還顧得下江湖規矩，招招手，與包不輸齊步縱出。

卜常醒掌若烙鐵，疾取中盤胸膛，刀客回刀橫斬，欲斷他右臂，却被包不輸的鐵鐧刀架住，另一把刀也爲布笠人封死，刀客一掌擊實，骨碎肉裂，留下一個三寸深的手印。

彭盈妹道：「死的好，這下十二刀客變成十一刀客了，三十六偵緝手也剩下三十五個了。」

布笠人道：「彭女俠，這些刀客，偵緝手只有號碼，不用名姓，而且還有充足的預備手，死一個補一個，死一對補一雙，殺也殺不完，死也死不光。」

對刀客的本事，卜常醒是領教過了，的確不含糊，道：「這樣看起來，想除掉萬貞兒父女確非易事，擺在眼前的將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

布笠人道：「所以方御史才決定採取守勢，廣結善緣，將希望放在將來。請三位護着少飛，即刻上路，十日期間，千里之內，絕不可稍作停留。路綫尤宜煞費心思，聲東擊西，故佈疑陣，皆不失爲可用之計。任重而道遠，勿爭一日之短長，勿負御史大人重託。」

包布書深爲布笠人的凜然言詞感動，神情激動的說：「請回報方大人，從此刻起，我們兄妹願作喪家之犬，埋名隱姓，浪跡天涯，只要神州三傑一息尚存，少飛就不會有事。」

經過那一陣激烈的打鬥，方少飛巳驚醒，一見布笠人，喜不自勝道：「布笠人，這是什麼地方，好黑啊，快帶我回去，我要找我娘。」

一躍下地，撲向布笠人，抱着他的手不放。

布笠人輕撫着他的頭，好言安慰道：「少飛，萬家棟要打你，大奸臣要殺你，現在還不能回去，快跟着三位師父去吧，將來長大成人，學得一身好本事，再回來打萬家棟，殺大奸官。」

方少飛畢竟還是一個孩子，離京之後，艱辛備嘗，思母心切，硬是嚷着要回家，經大夥兒說好說歹的一番勸勉，這才回心轉意。

十三號偵緝手，五號刀客雖死，但消息巳經傳出去，其餘的刀客、偵緝手，以及萬大才率領的大隊人馬却隨時都有出現的可能，事情仍然十萬火急，大家互道珍重，隨即分手。

又是一路狂奔，急急如漏網之魚，喪家之犬，餐風固不待言，連宿露都不可能，其艱難困苦之處，較前數日猶有過之。

走的都是荒山野地，單挑人跡罕至之處，有時連乾糧都買不到，必須以野果溪水充饑。

爲了要躲避可怕的偵緝手，有時又必須走曲綫，拐彎路，甚至故佈疑陣，九轉十八彎的走下來，更加艱困坎坷，疲憊不堪。

所幸，沒再見到厲害的偵緝手。

沒再遇上可怕的十二刀客死士。

快刀王立的大隊人馬也始終未曾正面遭遇。

終於，平安的度過了十天。

由山東折轉直隸，渡黃河，到達河南，算算距離，當亦在千里之外。

大家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在一處小鎮飽餐一頓後，包不輸道：「大哥，王立那個老小子，此刻不知在什麼地方可能正在吹鬍子，瞪眼睛，爲找不到咱們而發愁，咱們大可在這兒好好歇上三天，再定行止。」

醉俠卜常醒却大不以爲然，鄭重其事的道：「不！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咱們即刻入山露宿。」

好不容易吃一頓飽飯，歇一下脚，方少飛一聽說又要走，馬上愁眉苦臉的道：「大師父——」

僅僅叫了一老「大師父」，以下的話就被卜常醒打斷了，道：「少飛，你是讀書人，孟老夫子說的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話，你應該十分瞭解，別說孩子話，熬不過黑夜，怎麼到得了天明。」

買了一些乾糧，這三大一小又匆匆進入山區，天黑之前，幸運的找到一座破舊山神廟歇下來。

人眞是最奇怪的動物，天天食肉，不知肉之甘美，十天不曾好好睡過，躺在石頭地上，感覺比睡龍床還舒服。神州三傑臨深履薄，輪流守夜，直至日上三竿，始全部睡足醒轉。

伸了一個懶腰，彭盈妹道：「大哥，旬日奔波，應巳擺脫閹賊掌握，我們是否應該爲未來的去處有所決定，以便安定下來好好調敎少飛這孩子。」

醉俠卜常醒道：「這件事愚兄昨夜巳想過，最安全的去處最好是遠走邊荒，但眼前盤纏將盡，却更爲迫切。」

經他這麼一提，包不輸、彭盈妹才想到銀子快要花光了，沒有銀子如何遠走他鄉，齊聲說道：「這可該怎麼辦？」

卜常醒道：「咱們既不會偷，也不能搶，只有潛回廬州老家，籌足了銀子再走一條路。」

包不輸、彭盈妹一齊稱善，正要離開山神廟，廟門口人影閃動，萬大才與快刀王立巳並肩走進來。

張敏、廬州三兇緊隨在後，一大羣錦衣衞左擁右護。

三十六偵緝手站滿所有的圍牆，十二刀客一個個手握雙刀目射兇芒，巳越牆而入，將山神廟團團圍住。

山神廟乃依山而建，現在被三面包圍，簡直蚊蚋不入，滴水不漏，包不輸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說道：「你們來的好快！」

快刀王立行至相距丈許之處才停下來，道：「不快，你們的行踪早在昨晚入山之初，就巳被偵緝手掌握，只不過老夫爲了調集人手，以便好好的招待你們，到現在才入廟罷了。」

卜常醒命彭盈妹小心護住方少飛，沉聲說道：「王大人，你一路緊追，到底意欲何爲？」

快刀王立哈哈一笑道：「你這是明知故問，只要將姓方的小兒交出來就沒事了，如三位願意入仕爲官，相信老太爺一定會重用。」

萬大才說的更露骨：「老太師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種機會別人打着燈籠找不到，可別把到手的榮華富貴往門外推。」

彭盈妹聽得刺耳，寒臉說道：「你是什麼東西？」

萬大才挺着胸脯說：「本官萬大才，老太師正是家父，萬貴妃是家姊，新上任的廬州知府萬大智是我堂兄——」

以下的話被彭盈妹憤怒的吼聲淹沒了：「閉上你的嘴，你們萬家一門奸惡，沒有一個好東西，神州三傑即使淪爲乞兒，餓死路旁，也不會吃你們萬家的飯。」

萬大才勃然大怒道：「彭盈妹，妳別給臉不要，單選死路走，埋骨荒山，豈不虛度一生。」

爲了萬大智，彭盈妹含恨十五年，一見到萬家的人就有氣，怒不可當的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神州三傑可不是嚇大的，你少來這一套。」

快刀王立望了卜常醒一眼，道：「三位是否投效老太師，暫且別談，關於方少飛的事卜大俠怎麼說？」

匆忙離家，方少飛忘了戴帽子，那塊皮毛又早巳不知去向，杯口大的禿髮處大家有目共睹，此刻想再遮掩巳來不及，卜常醒只好硬着頭皮說：「什麼怎麼樣？」

「將方少飛交出來。」

「你憑什麼要帶走方少飛？」

「因爲他是欽命要犯。」

「這麼小的孩子會犯法？」

「罪證就在他的頭頂上。」

「天下禿頂的孩子多得是，王大人別濫殺無辜。」

「寧可錯殺一萬，絕不放走一人，這是聖人的旨意。」

「我看是萬貞兒父女的私意，皇上不可能如此殘暴。」

「信不信由你，卜常醒，犯不着爲了一個不相干的人，斷送了你們兄妹自己的大好前程。」

「王大人，你聽清楚，少飛現在可不是不相干的人。」

「他是你們的什麼人？」

「是老夫兄妹新收的徒弟。」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從神州三傑的臉上一掃而過，陰陽怪氣的說道：「你們這豈不是引火自焚，放着現成的榮華富貴不要，偏偏將禍害往自己身上兜。」

包不輸眼一瞪，道：「老子高興！」

花三郎冷笑一聲，道：「高興的代價太貴，很可能會賠上三條命。」

「放屁，老子先宰了你！」

包不輸好暴燥的脾氣，手一揚，打出三張天九牌。

花三郎嚇一跳，閃身避開，後面的錦衣衞却來不及躲，慘嗥聲中，一死二傷。

死了一個人，快刀王立似乎無動於衷，連頭也沒有回一下，雙眸直瞪瞪的死盯卜常醒，說道：「你還沒有回答王某人的話。」

醉俠卜常醒說道：「假如老夫說個不呢？」

「命喪野廟，魂歸九幽！」

「好，你可以動手了，卜常醒願敬領高招。」

「一念之差，陰陽兩隔，你不多考慮考慮？」

「既有師徒之名，自當情同父子，卜某不會將自己的徒兒往虎口裏送。」

「卜常醒，五號刀客的功力你巳經領敎過了，如果十二死士一齊上，你自信可以支持多少招？」

「哼！多少都一樣，大不了一死以全義。」

「人死不能復生，盼再三思。」

「九思也是同一個答案，神州三傑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與爾等周旋到底！」

給二弟使個眼色，叫包不輸與自己採取同一行動，殺出一條血路來，好讓彭盈妹帶着方少飛突圍而出。當下一聲獅子吼，一個用掌，一個使鐧，照準王立、張敏、廬州三兇立身之處攻上去。

萬大才站在一旁發號施令道：「給我殺！」

哈山克、費無極如響斯應，首先電縱而出，從左側包抄，花三郎、張敏從右側攻來，王立的大刀劃下一道銀弧，道：「想死王某就成全你們！」

刀快如風，迎面就砍，甫與包不輸的鐵鐧一接觸，卜常醒昆仲猛地一個大迴旋，捨正面不攻，撲向側面，而且一出手就是殺手狠招，掌風呼嘯，鐧形如山，端的猛銳凌厲，石破天驚，神州三傑確非浪得虛名。

二人聲東擊西，攻王、張是虛，攻刀客錦衣衞是實，一陣猛打猛攻，對方陣脚巳呈不穩，可恨刀客却寸土不讓，寧死不退。

「殺！」

「殺！」

同樣的一個字，同時出自卜常醒、包布書之口，二人心意相通，全力拚搏，噹！鐵鐧雙刀架住，包不輸曲膝一搗，正中下腹，刀客馬上癱下去，接着鐧頂開花，天九牌如箭激射，又連傷數名錦衣衞。

與此同時，另一名刀客也在卜常醒掌下重創而倒，錦衣衞東倒西歪，巳殺出一條血路。

可是，一絲喜悅的念頭甫自腦際掠過，彭盈妹、方少飛才衝出去二三步，更多的刀客，更多的錦衣衞巳如潮水般湧來，將缺口完全堵死。

不僅如此，包圍圈一下子又縮小許多，將四人逼到正殿的門口。

萬大才大呼小叫的道：「識時務者是俊傑，只要交出這個小雜種，萬家的大門依然是敞開的。」

包不輸破口大罵道：「你放屁！」

（未完・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三人辭別桃花宮的宮主，和賈老二等一共六人把路趲，桃花宮總管侯如海送了一程，算是賓主盡歡而散，至於賈老二，一路談笑風生，把桃花宮的秘密，探得一清二楚，他佯醉瞞過侯如海，直到地下室見宮主將丐幇分舵主吉直夫用毒迷倒，趁他們離去將囚在地窖中的丐幇新任幇主韋凌雲救出，說是奉雲龍山莊少莊主來救他的，俾公子等以後好和丐幇打交道，桃花娘娘不過是一個半老徐娘裝扮，他們囚禁丐幇主是另有野心……史元見接近千毒谷的地段，便由他領路，通過水簾洞進入「人間絕境」「自在天府」……

闖入絕塵莊　拜見老山主

藍如風道：「如果事前不知道巨石中有人，眞會被他們嚇一跳呢！」

石門內居然豁然開朗，那是在四山環抱中間的一片平地，前面不遠，就有一道清溪，溪上是一條白石鋪成的寬闊石橋，橋上還有白石橋欄，石柱上鐫着獅頭。過橋是一條白石的大路，兩旁是一片梅林，疏影斜橫，暗香浮動，正是繁花盛開的時候！

橋邊又有兩個身穿天藍勁裝漢子，對面站立，同樣的對來人視若無覩，一動不動，當然也是被人點了穴道。

徐少華沒有再看，一手按着劍柄，急步朝白石大路上奔去。這一路上，至少有十幾對勁裝漢子，在道路兩旁對面站立，但都已穴道受制，任由來人長趨直入。

白石大路盡頭，是一片平整的廣場，迎面矗立着一座宮殿式的樓宇，看去覆蓋極廣，此時不見一點燈火，也闃無人聲！

徐少華越過廣場，來至樓宇前面，只見三級白石階上，緊閉着兩扇朱漆大門，只階前兩旁還蹲立了一對比人還高的白石獅子，這份氣勢，大似閥閱門第！

大門兩旁，也雁翅般站着八名身穿天藍勁裝的跨刀漢子，他們情形和一路上所見的武士一般無二，也早已被人制住了穴道，呆若木鷄。

徐少華心中暗暗嘀咕，看情形，似是有人先到了一步，才會把谷中這些武士一一制住，而且此人出手奇快，對方很可能連人影都沒有發現，已被制住穴道，不然，不會原式不動，站立得如此整齊！

此人既已入內，裏面怎麼會毫無動靜的呢？心念這一動，不覺回頭問道：「賈總管來了沒有？」

他話聲甫出，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從身後遠處傳了過來，應道：「來了，來了，三位公子跑得太快了，小老兒沒法跟得上。」他剛從廣場上跑了過來。

徐少華心中暗忖，道：「看來不是他了。」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喝道：「什麼人胆敢夜闖絕塵山莊！」

只聽「嗖」「嗖」衣袂飄風之聲，四道人影宛如夜鳥般疾撲而下！

那是四個一身天藍勁裝的漢子，手仗長劍，落到階前，就是預先排好，也沒有這般整齊，正好一字排開，面向徐少華而立。

徐少華聽他自稱「絕塵山莊」，不覺微微一怔，問道：「你們這裏可是千毒谷嗎？」

這四人差不多全是三十上下的人，方才發話的是左首第一個，敢情是四人中的爲首之人，只見他神色冷峻，哼道：「你們擅闖絕塵山莊，不用多說，還不束手就縛，難道還要咱們動手不成？」

史元哼道：「絕塵山莊有什麼了不起？大哥，不用和他們說了！」手腕抬處，嗆的一聲掣出劍來。

藍如風看他拔劍，也從身邊抽出長劍。胡老四、余老六也不怠慢，各自掣出刀來。

爲首漢子冷笑道：「到了絕塵山莊，還敢撒野！」左手向空一揮，右手長劍一擺，寒光閃動，朝徐少華喝道：「看劍！」刷的一劍急刺而出。

他左手向空一揮，正是向其他三人發出的攻擊暗號，另外三人行動極爲迅疾，同時揮動長劍，朝史元、藍如風、胡老四、余老六四人撲攻而上！

刹那之間，九個人分作四對，刀劍齊舉，戰作了一堆。

却說徐少華眼看對方不容分說就舉劍攻來，心頭不禁大怒，喝道：「好個狂妄之徒，徐某難道怕你不成？」

喝聲中，手腕一振，長劍急洒而出，但聽「噹」的一聲，雙劍交擊，徐少華只覺對方劍勢沉重，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被震退了一步。

那爲首漢子一招得手，就緊跟而上，揮劍進擊，又是刷刷兩劍，急刺過來。

徐少華幾乎連人都還未站穩，對方劍光已一閃而至，心頭又驚又怒，右手連揮，匆忙劃出兩劍，又是噹噹兩聲金鐵交鳴，但感右腕劇震，長劍差點被震脫手！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快朝右閃出，使一招『神龍掉首』！」

徐少華一怔，他聽出這是賈老二的聲音，但「神龍掉首」，劍刺右方，他要自己向右閃出，是閃到了敵人的左方，劍再向右刺出，那是空位，根本沒有敵人！

這原是他心念閃電一動間事，只聽賈老二急促的聲音催道：「我的少莊主，還不快使？」

這聲音已極急促，徐少華心中一動，姑且依言身向右閃，使了一招「神龍掉首」，長劍向右方空位上刺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對方爲首漢子眼看徐少華忽然朝右閃出，立即身形一晃，身法奇快無比，居然後發先至，搶在徐少華前面，正待攔着發劍，那知徐少華正好一記「神龍掉首」，長劍刺出，這一下就好像是他湊上來的，劍尖正好朝他右肩刺去！

爲首漢子一身武功確實了得，在這急切之間，揮劍封架已是不及，只得一吸眞氣，身子朝後飛退，但縱然見機得快，總是慢了半步，徐少華的劍尖已從他肩頭掠過，雖然沒被刺中，也劃破了一道三寸長的血溝！

史元長劍揮動，敵住了撲上來的一個藍衣漢子，雙方一言不發就動上了手。史元一手劍法使得輕快無比，劍光亂閃，有些像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

藍衣漢子在功力上應該勝過史元甚多，就是因爲他劍刺得快到目不暇接，捉摸不準，是以才攻了三劍，史元却已經還刺了四五劍，逼得非後退不可。

藍如風的劍法，出手辛辣，但一望而知他辛辣的只是「劍法」，和人動手，缺乏經驗，劍上功力也似乎不够，只是他一柄長劍色呈淡藍，揮舞之間，不時漾起一片藍光，劍上分明淬過奇毒！

藍衣漢子當然看得出來，就因爲對他手上這柄淬毒長劍心存顧忌，不敢放手搶攻，藍如風才能暫時保持不敗。

胡老四、余老六也迎着一個藍衣漢子動上了手，如論單打獨鬪，只怕在藍衣漢子劍下，未必走得出十招八招，但如今他們是兩打一，兩柄朴刀對付一支長劍。尤其他們兩人在江湖上一向焦不離孟，和人動手，心有默契，你攻左，他攻右，你攻上盤，他就攻敵下盤，互相呼應，攻守之間，配合極爲得宜。

這樣一來，藍衣漢子武功縱然高出他們甚多，但在幾招之內，也休想佔得了上風。

以上的情形，只不過是雙方動上手幾招之間的事，也就是徐少華一劍劃破爲首漢子右肩的同一時候！

就在此時，谷口飛也似奔掠過來兩道人影，人還未到，已有人大聲叫道：「三位公子快請住手，這裏並不是千毒谷！」

賈老二就站在戰圈的後面，聳着肩哈了一聲道：「王老八、壬老十，你們這時候才來！」

原來這兩道人影正是三眼二郎王天榮和笑面財神壬貴！

王天榮是什麼人？平時你敢當着他的面叫他「王老八」？但此刻他已無暇去理睬賈老二，只見他跑得滿頭大汗，上氣接不住下氣，甚至連喘息的時期都沒有，就大聲叫道：「三位公子快請住手！」

壬貴胖嘟嘟的臉上，連一點笑容都沒有，也跟着大叫道：「諸位兄弟，快請收劍。」

他們兩人一個招呼三位公子，一個招呼四名藍衣漢子，雙方正在動手的人，果然一齊停下手來。

史元冷笑了一聲，叱喝道：「王天榮、壬貴，你們兩個原來和千毒谷早有勾結了！」

王天榮急得連連抱拳，說道：「大……大……公子……明鑒，這裏並不是千毒谷！」

「這裏不是千毒谷？」史元一怔道：「那會是什麼地方？」

壬貴連忙陪笑道：「這裏是自在谷，老山主養息的別莊！」

史元身軀一震，愕然問道：「你說什麼？」

「哈哈！」一聲清越悠長如同老龍吟

聲的長笑，適時從大門口傳出！

兩扇朱漆大門不知何時業已敞開，正有一個頎長的青袍人面含微笑緩步從門中走出！

這人看去約莫五十出頭，修眉鳳目，臉色白皙紅潤，頦下留着五綹飄胸黑鬚，豐神清逸，飄然有出世之概！

這一瞬間，那四個藍衣漢子慌忙收起長劍，一齊躬下身去！

躬下身去的還有三眼二郎王天榮，笑面財神壬貴！

這一瞬間，史元也儍住了，過了半晌，口中才叫出一聲「爹」來！

這人，徐少華當然認識，他叫史其川，是二弟的爹，自己曾在鳳尾帮總舵見過，他怎麼會在這裏的呢？

史其川跨出大門，就含笑道：「徐小兄弟，老夫早就知道元兒會領你來的，哈哈，既然來了，還不快請到裏面坐？」

徐少華慌忙納劍入匣，走上一步，恭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見過史伯父。」

藍如風也跟在大哥後面作揖道：「晚輩見過史伯父。」

史元忙介紹道：「爹，他是三弟藍如風。」

史其川含笑還禮，一面朝徐少華道：「小兄弟，你是不是覺得奇怪，這裏既是老夫養息的別莊，怎麼會告訴元兒，說這裏是千毒谷的？」

徐少華還沒回答，史元已經拉着爹的衣袖，搶着道：「就是咯，這裏是爹的別莊，爹從來也沒有說過，怎麼會騙我說這裏是千毒谷的？」

「哈哈！」史其川一手携着史元的手，大笑了一聲，回頭朝徐少華說道：「那天元兒探老夫的口氣，詢問千毒谷在那裏，老夫就知道元兒胆大妄爲，探聽到了地址，一定會和小兄店偷偷的找去，試想千毒谷是何等所在，憑你們兩個區區一點能耐，如何去得？把小性命送在那裏，還沒人知道呢，所以老夫才故意把這裏的走法，詳細的告訴了元兒，讓你們找到這裏來的。」

史元叫了聲：「爹……」

「史老爺子這話一點沒錯！」賈老二插口道：「找上這裏來，就沒性命危險，而且也好增長一點閱歷。」

史其川回過頭去，看了賈老二一眼，問道：「這位是誰？」

賈老二不待徐少華、史元開口，連忙搶着道：「小老兒叫賈老二，是三位公子的總管。」說到這裏，又連忙回頭朝胡老四、余老六二人招招手道：「你們還不快來見過史老爺子？」

胡老四、余老六立即抱着拳，躬身一禮說道：「小人胡老四、余老六見過史老爺子。」

賈老二聳着肩，走近史其川身邊，陪笑道：「他們兩個，是小老兒的手下，現在……」他又指指三眼二郎王天榮，笑面財神壬貴二人，又道：「王老八、壬老十也撥到小老兒手下，小老兒又多了兩個手下了。」

王天榮、壬貴聽他在史其川面前指着自己二人說是他手下，一時敢怒不敢言，甚至連瞪他一眼，都不敢瞪。

史其川含笑道：「原來是賈總管，哈哈，好極！」

賈老二諂笑道：「不敢、不敢。」

史其川一手携着史元的手，朝徐少華、藍如風、賈老二三人和藹的含笑道：「徐小兄弟、藍小兄弟、賈總管，請裏面坐吧！」

賈老二搶着道：「史老爺子請。」

進入大門，穿過一排門房，迎面是兩扇緊閉着的朱漆二門，史其川却並未朝二門進去，他領着三人折向左首一道腰門，穿行過長廊，來到一間自成院落的小客廳中。

小客廳中早已點燃起兩盞琉璃燈，燈光柔和而明亮，窗明几淨，佈置雅潔，中間一張紫檀圓桌上，放着一盒九宮格，有瓜子、酥糖、蜜餞等茶食。

史其川走到上首，含笑道：「大家隨便坐，老夫不喜俗禮，大家不用客氣。」他自己首先在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下。

大家看他這麼說了，也就依次圍着圓桌落坐。一名青衣使女立即給五人端上新沏的茶來。

史元道：「爹，我到了這裏，好像作客來的一般！」

史其川端起茶盞，喝了一口，就朝史元看去，神色顯得有些嚴肅，說道：「元兒，你知道這次犯的錯是多大，幸虧爲父告訴你的地方，是這裏自在谷，要是眞告訴了你千毒谷的所在，後果有多嚴重？你以爲約了王天榮、壬貴做帮手，就可以作你們的後援？哈，王天榮、壬貴的武功，尤其量不過是江湖二三流之間的角色，你們這一行人，只怕連千毒谷的谷口都到不了。」

史元紅着臉道：「爹，你還說這些幹嗎？」

史其川道：「爲父要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行走江湖，任性不得！」

轉臉朝徐少華道：「徐小兄弟，父仇不共戴天，身爲人子，自然非報不可，但也要知彼知己，魯莽不得，以小兄弟的身手，方才只和老夫幾名守谷弟子差不多，要想替令尊報仇，只怕還差得遠呢！」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老伯說得是。」

史其川呵呵一笑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小兄弟秉賦極佳，如能得名師指點，勤加苦練，再有三年深造，不但報雪父仇，將來在武林中也必然是出類拔萃的人物……」

「史老爺子這話說得極是！」賈老二又插口道：「少莊主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史其川微微一笑道：「賈總管是雲龍山莊的總管？」

賈老二聳着肩諂笑道：「從前不是，現在是。」

史其川又道：「那麼賈總管從前在那裏呢？」

他好像頗注意賈老二。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小老兒從前……什麼也沒有在那裏，小老兒這條命是少莊主救的，所以……嘻嘻，小老兒所以就跟定了少莊主，要跟少莊主，總得有個名目，小老兒想起京城裏那些王府，都有一個總管，好像蠻神氣，才要少莊主封小老兒當總管的。」

徐少華救過他的命，那就表示他只是個極普通的人了。

「哈哈！」史其川點着頭道：「老夫看得出來，賈總管是一位好總管。」

賈老二連連拱手道：「史老爺子誇獎，小老兒也並不怎麼好，只是小老兒對三位公子是一片忠心，譬如打尖落店，照顧照顧三位公子的起居飲食，小老兒還可勝任。」

史其川笑道：「那就是好總管了。」

說話之時，從廳後走出兩名青衣使女，拿開九宮格，在圓桌上放好瓷碟和五雙牙箸，接着端上四盤小菜，一籠熱氣騰騰的蒸餃，和一籠八寶蒸糕，替每人裝了一碗小米稀飯送上。

史其川拿起牙箸，含笑道：「你們奔波了半夜，想必腹中早已飢餓，咱們不用客氣，隨便吃吧！」

史元道：「爹好像知道我們今晚會來，才準備好了宵夜在等我們！」

史其川含笑道：「你們進入大別山，老夫就知道了，只是沒想到你們今晚會黹夜找來，這點心是你們來了之後，老夫才要廚下準備的。」

史元道：「多謝你老人家。」

史其川笑道：「聽你口氣，倒眞有些像客人呢！」一面舉筷，道：「來、來、時間不早了，用過點心也該及早去休息才是。」

大家也就不再客氣，各自吃着點心。

史其川轉臉朝藍如風問道：「藍小兄弟是雲南藍家的子弟了？」

藍如風被他一口叫了出來，只得低着頭應了聲：「是。」

史其川又道：「不知藍啓天藍老哥，是小兄弟的什麼人？」

藍如風聽他稱爹「藍老哥」，想必是爹的熟人了，一時不禁紅着臉道：「老伯說的，正是家父。」

「哈哈！」史其川爽朗的大笑一聲，說道：「好、好、好極了，老夫和令尊論交，小兄弟和元兒又結爲兄弟，眞是巧得很！」

藍如風不敢隨便多說，只是應了聲「是」。

大家用過宵夜，使女撤去碗筷，又沏上了茶。

史其川朝一名使女吩咐道：「徐公子、藍公子，和這位賈總管，該去休息了，妳領他們到賓舍去吧！」

那使女答應一聲，點上燈籠，徐少華等三人站起身，朝史其川告退，就隨着青衣使女走出小客廳。

史元問道：「爹，我睡在那裏呢？」

史其川含笑道：「爲父早就要他們替你收拾好了房間。」

史元喜道：「謝謝爹。」

史其川道：「你且坐下來，爲父還有話問你。」

史元依言坐下，抬目問道：「爹要問什麼呢？」

史其川說道：「爲父想聽聽你們離開鳳尾帮以後的情形，你要說得越詳細就越好。」

史元道：「這話說來很長。」

他從和徐少華兩人潛離鳳尾帮，如何途遇賈老二，如何去找王天榮，以及如何和藍如風結交，後來從桃溪經過，如何去了桃花娘娘廟，賈老二如何偷偷的放了丐帮帮主，一直說到今晚爲止，源源本本說了一遍。

史其川又問道：「你說賈老二武功不高？」

史元道：「他連胡老四、余老六都打不過，但他輕功還不錯。」

史其川道：「那他如何能從桃花宮地室救出丐帮帮主韋凌雲的？」

史元笑道：「賈老二從前在江湖上原是偷鷄摸狗之輩，開門開鎖，自然最內行也沒有了。」

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長鬚，問道：「今晚你們入谷之時，賈老二是不是走在最前面？」

史元道：「不，賈老二走在最後的一個。」

史其川又道：「你可以確定？」

史元道：「大哥在快到莊前的時候，還回頭叫了他一聲，他就跟在後面沒有錯，爹問這幹麼？」

史其川沉吟道：「這就奇了，從谷口到莊前，二十四名守莊弟子，全被人家點了穴道，難道還另有能人在你們之前，潛入本谷，暗中替你們開路？」

「哦！」史元道：「我想起來了，大哥在跨入谷去之際，就發現兩個武士被人點了穴道，一路進來，都是如此，那決不會是賈老二，爹怎麼會疑心他的呢？」

史其川沉哼道：「眞人不露相，行走江湖，豈可以貌論人？」

史元咭的笑道：「人家說江湖越老，越會疑人疑鬼，爹怎麼也會這樣？賈老二喜歡吹牛，但決不會是什麼高人。」

史其川頷首笑道：「好，爲父相信你，只要他不是有意混到絕塵山莊來臥底的就好。」

接着看了史元一眼，含笑道：「爲父看你和大哥很合得來，是不？」

史元被爹問得臉上驀地一紅，叫道：「爹，我不來啦！」

史其川含笑道：「爲父看得出來，你大哥確是不可多得的好青年，尤其資質極佳，是練武的好材料，但憑淮揚派那點藝技，實在是埋沒人才。」

史元聽得眼睛一亮，望着爹，喜孜孜的，問道：「爹是不是有意要收大哥做徒弟？」

史其川微微一笑道：「爹若是沒有這個意思，會讓你把他帶到這裏來嗎？」

史元聽得大喜過望，說道：「爹，明天我就和大哥去說。」

史其川微微搖頭道：「不，目前他不知道爲父的身份，何況他是馬陵先生的門人，豈肯貿貿然拜爲父爲師？此事只有慢慢的來，過一天爲父先露一手給他瞧瞧，讓他心悅誠服，出於自願才好。」

史元道：「大哥要立志替他爹報仇，只有拜在爹門下學藝，才有報仇的希望，我會勸大哥的。」

史其川藹然笑道：「看你，大哥的事

，比你自己的還急哩！」

史元不依道：「爹……」

「好了，時間不早，你也可以去休息了！」史其川一面抬頭道：「春風，妳領元兒到臥房去。」

門口一名青衣使女答應一聲。史元和爹道了晚安，就隨着使女往後進而去。

史其川又抬頭朝門外叫聲道：「滕管事。」

只見從門外走入一個面貌冷肅的瘦高老者，躬身道：「屬下在。」

史其川道：「你去查查看，江湖上可有一個偸鷄摸狗的人，叫做賈老二的？」

他還是對賈老二有些放心不下。

瘦高老者躬身應「是」，迅快的退了下去。

× × ×

徐少華、藍如風、賈老二三人，由青衣使女領着穿行長廊，來至大廈西首一座院落之中，三間樓宇前面，還有一個小天井，兩邊木架上，放着數十盆蘭花，幽香襲人！

青衣使女剛走近石階，只見從階上迎出一名青衣使女，欠身道：「小婢蘭鳳，見過徐公子、藍公子和賈總管。」

賈老二聽得大爲高興，聳着肩，笑嘻嘻的道：「蘭鳳姑娘，妳怎麼認識二位公子和小老兒的？」

青衣使女低垂粉頸，答道：「小婢是杜管事派人來吩咐的，說徐公子、藍公子和一位賈總管要住到這裏來，要小婢好生伺候。」

賈老二點着頭道：「原來如此，小老兒還當妳認識咱們呢！」

那領着三人來的青衣使女脚下一停，欠着身道：「二位公子，賈總管晚安，小婢告退了。」

徐少華道：「姑娘只管請回。」

青衣使女轉身退了出去。

蘭鳳躬身道：「二位公子、賈總管請進。」

她領着三人入屋，那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小客廳，中間一張八仙桌，兩旁各有一排椅几，上首壁間掛着一幅山水中堂和一副楹聯，左右兩邊也掛有四張書畫屏條。

蘭鳳邊走邊道：「這是客室，平日也在這裏用膳，左邊一間是書房，右邊有一間臥房，樓梯就在屏後，樓上也有一間休息室，兩邊各有一間臥房。」她走到右邊，伸手推開了房門。

賈老二跟着走近房門，說道：「這樣正好，小老兒就住在這裏，樓上讓二位公子住好了。」

蘭鳳領着三人，穿過客廳，從屏後一道樓梯登樓，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左右各有兩個房間。

藍如風道：「大哥睡左邊一間，小弟住右邊一間好了。」

蘭鳳欠身道：「三位請坐，小婢沏茶去。」

徐少華搖手，道：「不用了，時間已晚，我們也要休息了，姑娘不用招呼我們了。」

蘭鳳道：「那麼小婢去打臉水，二位公子和賈總管洗把臉。」說完，翩然下樓而去，不多一回，就捧着面盆，送到兩間房中，說道：「賈總管的臉水，小婢已經送去了，二位公子也好去洗臉了，不知公子還需要什麼，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徐少華說道：「多謝姑娘，妳去休息吧！」

蘭鳳欠身道：「小婢告退。」返身下樓而去。

藍如風道：「小弟去洗臉了。」起身朝右首房間走去。

賈老二也待起身，徐少華道：「賈總管，我有話問你。」

賈老二聳着肩，問道：「少莊主，有什麼事？」

徐少華道：「我們入谷之時，一路上都有莊中武士站着崗……」

賈老二道：「有、有、少說也有二十幾個。」

徐少華道：「但這些人都被人點了穴道。」

賈老二驚奇的道：「他們不是少莊主制住的嗎？」

徐少華道：「我那有這麼大的本領？這麼快的身法手法？這些人幾乎全部站在原處，一步都沒有移動過。」

賈老二驚奇道：「那會是什麼人制住的？」

徐少華含笑道：「難道不是你嗎？」

「我？」賈老二聳着肩，哈的笑出聲來，說道：「小老兒走在最後一個，除非會飛，少莊主怎麼會想到小老兒的？嬉嬉，小老兒眞還願意是小老兒幹的，有這麼高明的身手，小老兒會高興得發狂！」

徐少華微微一笑道：「但方才我和一個武士動手的時候，要我使一招『神龍掉首』的，總是你吧？」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那倒是小老兒說的沒錯，小老兒聽說過雲龍山莊的劍法中有『神龍掉首』、『潛龍升天』、『雲龍三折』等招式，都是極厲害的殺着，剛才小老兒就站在少莊主的身後，看少莊主一直後退，心裏一急，就隨便將招式喊了出來。」

站在身後，他在低着聲音說話，豈不和在耳朶邊說話一樣，那就不是「傳音入密」了。

徐少華自然不會相信，自己練了十年劍法，每招每式都已純熟無比，豈會想不到用「神龍掉首」？實因這招「神龍掉首」，若非預先料到對方會閃到自己右方來，怎麼也用不上的。

賈老二當然更不會承認他早就知道對方會閃到自己右方來，才叫自己使「神龍掉首」的，那豈不是未卜先知了？當下笑了笑道：「好了，你去睡吧！」

賈老二忽然湊上一步，壓低聲音說道：「少莊主到了這裏，凡事都得謹愼，不論史老爺子說什麼，你都要答應，不可說一個不字。」

徐少華怔了一怔，問道：「這是爲什麼？」

賈老二陪着笑道：「這就是江湖經驗，順着他敷衍敷衍，總比鬧得不愉快好，少莊主安歇吧，小老兒告退了。」說罷，轉身下樓而去。

藍如風洗完臉，從房中走出，問道：「大哥在和賈總管在說些什麼呢？」

徐少華道：「你總記得我入谷之時，谷中所有武士都被制住了穴道，我問他，是不是他幹的？」

藍如風奇道：「賈總管一直跟在小弟後面，大哥怎麼會認爲是他的呢？」

徐少華就把動手之時，賈老二要自己使一招「神龍掉首」之事，詳細對他說了一遍。

藍如風眨着眼睛，問道：「他怎麼說呢？」

徐少華又把賈老二說的話兒，和他說了。

藍如風偏頭想了想，說道：「賈總管有時候說話嚕嚕唆唆，有時候又好像很精明，大哥是不是認爲他深藏不露？」

徐少華道：「這個愚兄也不知道了，反正我看他對我們不會存什麼壞心眼。」

藍如風道：「大哥說得是，小弟也覺得賈總管人蠻好的，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大哥，這裏既非千毒谷，大哥打算怎麼呢？」

徐少華沉吟道：「我想史伯父一定知道千毒谷的，不知他肯不肯說？」

藍如風搖着頭道：「史伯父若是肯說，早就說了，小弟覺得他說得很對，憑我們這點武功，只怕千毒谷還沒找到，中途就會遭到攔擊，我聽史伯父方才的口氣，很有意思收大哥做徒弟呢！」

徐少華微微搖頭道：「愚兄是淮揚派弟子，已拜在師叔馬陵先生門下，如今先父遇害，家師失踪，愚兄豈能見異思遷？背棄師門？」

他想到雲龍山莊四十餘口慘遭毒掌，不覺心頭一陣激動，咬牙切齒道：「我縱然學藝不精，也要以淮揚派的武學手誅仇人……」

藍如風看他精神激憤，就拉着他的手，輕笑道：「大哥，看你氣成這個樣子，有志竟成，將來一定可以手刃親仇的，現在又沒仇人在你眼前，何苦咬牙切齒的，要多忍耐才是，好了，時間已經很晚了，大哥進去洗把臉，也該休息了。」

徐少華點頭道：「三弟，你也該回房去睡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徐少華剛起床，就聽樓下傳來賈老二的聲音尖着喉嚨說道：「史公子，你早啊，小老兒也不過剛起床，洗了把臉，公子就來了。」

史元忙問，道：「大哥不知起床了沒有？」

賈老二道：「少莊主就是還沒起床，聽到咱們在說話，也該起來了。」

史元沒有和他說話，就登登的往樓梯上跑去。

賈老二在他身後叫道：「噫，史公子，你不會走得慢點，小老兒話沒說完，就不見你的影子了，眞像一陣風，少莊主只怕還沒起床呢，吵醒了，挨駡的可是我小老兒……」

徐少華聽得暗暗好笑，趕忙打開房門迎了出去，史元已經到了門口，這就含笑道：「賢弟早。」

史元望着大哥，一臉喜孜孜的道：「大哥早。」

正好藍如風也開出門來，含笑道：「二哥這麼早就來了，你看，我們都還沒洗臉呢！」

只聽賈老二的聲音接口道：「這叫做一時不見，如隔三日。」

藍如風道：「你說錯了，只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那有……」

賈老二從史元身後閃了出來，就接着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時不見，豈不如隔三日嗎？」

說話之時，使女蘭鳳已經端來臉水，送到徐少華房中，欠身道：「徐公子，可以洗臉了。」

徐少華回身道：「謝謝妳。」一面朝史元道：「二弟請坐一回。」回身入房。

蘭鳳又給藍如風端來了臉水，藍如風像一陣風般回房盥洗。

等兩人盥洗完畢，蘭鳳欵步上樓，欠身道：「公子請徐公子、藍公子、賈總管下樓用早點了。」

四人一起下樓，小客廳的方桌上已經放好四副碗筷，四碟小菜，和一大籠肉包子。

徐少華含笑道：「二弟，蘭鳳姑娘也給你準備了一份，快坐下來吧！」

四人坐下之後，蘭鳳給每人裝了一碗稀飯送上。

賈老二用手指數着肉包子，說道：「一共十六個，每人可以吃四個，四個怎麼夠？」

藍如風道：「你眞饞，我只要一個就好，餘下的三個都給你，那總夠了？」

史元也道：「我也只要一個，三個給你。」

徐少華道：「我……」

「夠了、夠了！」賈老二連忙搖手道：「有十個就差不多了，少莊主不用再給我了。」口中說着，用手抓起一個，只兩口，就把一個大包，吞下肚去。

史元道：「幸虧這裏是我家裏，你這副吃相，倒像餓了三年似的，還是雲龍山莊的總管，眞給大哥丟人。」

「一點也不丟人！」賈老二聳聳肩道：「這個，嘻嘻，史公子就不懂了，小老兒習慣，早晨起來就得喝上兩口，但小老兒的寶瓶裏，早就空了，所以不得不快速吞下幾個包子過過癮。」

藍如風道：「你酒癮發作，和包子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賈老二道：「這可有一個故事，從前有兩個人搶着說不會喝酒，一個說：他看到酒糟就醉了，另一個說：那有什麼稀奇？我看到和尚就醉了。」

藍如風問道：「看到和尚，怎麼會醉呢？」

賈老二嘻嘻的一笑，說道：「因爲和尚是吃饅頭的，饅頭是發酵的，所以小老兒吞幾個包子，不是和饅頭一樣可以過癮嗎？」

大家給他說得都笑了起來，連蘭鳳站在邊上，也掩着咀，忍不住好笑。

賈老二邊說邊吃，等話說完，已經狼吞虎嚥一口氣吃了六個包子。

徐少華吃了三個，指着剩下的一個，笑道：「賈總管，這個也……」

他要說：「這個也給你過癮吧」，但剛說到「也」字，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籠裏那個包子已經不翼而飛！

只見賈老二咀巴動了兩動，就已嚥下，才嘻的笑道：「公子不用說了，小老兒已把它吞到肚裏去了。」

徐少華暗暗奇怪，自己就坐在他對面，怎麼沒看到他伸手拿包子的呢？心中更加證實，此人準是一位風塵異人無疑，也就不再多說。

徐少華三人各自喝了一碗稀飯，便已停下筷來，賈老二又吃了四個包子，連喝三碗稀飯，蘭鳳剛給他裝來第四碗，賈老二一看三人都已停筷，忙道：「好了，好了，小老兒還有一口就好。」話聲甫落，果然把一碗熱氣騰騰的稀飯一口就喝了下去。

藍如風道：「你喝得這麼快，也不怕燙壞肚腸。」

賈老二用衣袖抹了一下咀角，嘻的笑道：「沒關係，小老兒喝烈酒，在肚裏發燒，比稀飯還燙呢！」

史元站起身道：「爹昨晚說：大哥，三弟難得到自己谷來，要小弟陪你們到處走走，中午，爹要給大家洗塵。」

賈老二接口道：「妙極，史大莊主給咱們洗塵，小老兒叨公子的光，也有酒喝了。」

史元回頭道：「你眞是酒鬼。」一面朝徐少華道：「大哥，我們走吧。」

一行四人出了蘭苑賓舍，從西首院門進入第二進，只見正有七八個藍衣少年，在院中練劍。

史元低聲道：「我聽爹說，他們是司徒叔叔的新收的弟子，司徒叔叔還是爹的小師弟，只是我也沒有見過。」

徐少華看那些練劍的少年，年齡全在二十左右，但身法劍法，都練得極爲純熟，尤其劍法，出劍如風，變化繁衍，使人目不暇給，他幼練劍，自然看得出來，他們練的劍法，攻勢凌厲，身法快捷，勝過本門「雲龍劍法」甚多。

江湖上有不成文的規定，不是本門中人，不准偷窺人家練武，徐少華只瞥了一眼，就低聲道：「二弟，他們正在練劍，我們快些走吧！」

「不要緊！」史元道：「大哥、二弟又不是外人，何況是爹要我領你們到處走走的。」

當下就領着大家從廊間轉出，跨出中院腰門，又看到一片練武場子，場中正有一二十個青色勁裝漢子，兩人一組，在演練擒拿手法，這些漢子年紀都在三十出頭，個個身壯力健，舉步沉穩。

徐少華出身淮揚派，正是以擒拿手「雲龍十八式」名震江湖，看了他們操練的擒拿術，不論技巧手法，無不勝過「雲龍十八式」，心頭不由大爲驚異，也由此可見天下之大，人上有人！

史元在旁說道：「他們是本莊的莊丁，這些粗笨的功夫，是滕管事教他們的，滕管事跟爹多年，我小時候，也跟他學過幾手，後來……」

賈老二接口道：「他就不肯教了。」

史元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小老兒也只是猜想，公子年紀稍長，自然由史大莊主親自傳授武功，滕管事自然不肯再教公子了，譬如咱們少莊主將來有了兒子，小的時候，小老兒的一兩手莊稼把式，還可以逗着他玩，等到他年紀稍大，就要跟爹、娘學家傳的武功了，小老兒的莊稼把式自然不敢再教他了。」

史元忽然臉上一紅，啐道：「你就喜歡胡說八道。」

賈老二眨着眼睛，說道：「小老兒一點也沒有胡說八道，咱們少莊主出身淮揚派，有家傳的武學，將來的少莊主夫人，也許是大有來歷的名門之女，也有她家傳的武學……」

史元道：「大哥，我們走！」他拉着大哥的手，朝長廊走去。

藍如風回頭笑道：「賈總管，你要嘮叨就自己嘮叨，我們走啦！」急忙跟去。

賈老二也急忙跟了上去。

長廊繞過前進，來至大門口，跨出大門，但覺羣山廻繞，宛如屏嶂，昨晚來時，正當夜幕低垂，看不清谷中景象，這時旭日剛從遠山昇起，放眼四顧，但覺這自在谷佔地極廣，除了莊前一片梅林，時値隆冬，梅蕚怒放，暗香浮動，看去一片花林，東西兩側，濃林葱鬱，都是參天古木，另有碎石小徑，穿林而去，不知通向何處？

廣場上，也有二三十個青衣武士，正在練劍，劍光掩映，宛如二三十團巨大的雪花！

徐少華認得他們正是昨晚和自己等人動手的壯漢，人家正在練劍，自然不好過去，這就回頭向史元道：「二弟，史伯父不知起身沒有，我們應該去拜見他老人家才是。」

史元道：「爹一向起來得很早，這時候大概在書房裏呢！走，我領路。」

他領着大家回入大門，折而向東，再從長廊出月洞門，這是正屋東首的一座偏院，小天井中放着不少盆栽花木，石階上一排五楹，極爲幽靜。

史元領着三人剛走近石階，就聽史其川清朗的聲音，笑道：「元兒，是你們來了。」

史元道：「是大哥和三弟來看你老人家了。」

史其川呵呵笑道：「快請。」

書房中間一間，是佈置精雅的起居室，史元却領着大家朝東首一間行走，剛走到門口，一名青衣使女已經掀起棉帘，讓大家入內，才放下帘子。

書房中窻明几淨，四壁圖書，玉軸牙籤，俱是古籍。史其川已從一張高背椅上站起身來，藹然含笑道：「二位小兄弟，昨晚諸多簡慢，還住得慣吧？」

徐少華連忙欠身答道：「史伯父太客氣，小侄兄弟都很好。」

「住得慣就好。」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黑鬚，微微一笑道：「你們難得到這裏來，可以多盤桓些日子，把這裏當作自己家裏就好，不用客氣。」

徐少華道：「多謝史伯父。」

史其川抬手道：「坐、坐、大家坐下來好說話。」

徐少華、藍如風告了坐，才行坐下。青衣使女給四人端上茶來。

史其川含笑道：「這裏連元兒也是第一次來，老夫取名絕塵山莊，原是要擺脫

塵俗，不想有人打擾，才可以靜下心來，寫些東西，所以連老夫的一些老朋友，都不知道。」

徐少華道：「原來史伯父是潛心著述，小侄失敬之至！」

「哈哈！」史其川朗笑一聲道：「小兄弟把老夫看作隱居林下的高士，老夫豈敢！」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續道：「其實老夫只是一個武夫，那裏談得上潛心著述，不過一年之中，有兩三個月到這裏來聊避塵囂，想到各大門派閉關自守，秘技自珍，又囿於門戶之見，未能領悟天下武學，雖然分門立異，實則同出一源，同歸一理，因此在閒暇之時，就各派武術，批註一些意見，也許能有助於武林罷了！」

他伸手一指西首中間一排書格，含笑道：「你們三個小兄弟，有空的時候，不妨瀏覽瀏覽，對你們也許不無裨益。」

徐少華聞言不覺走了過去，這一瞧，不由心頭猛地一跳！

這一格的書，敢情都是手抄本，一格之中，又分爲上下兩格，拳、劍兩大類，上格是「拳術」，下格是「劍術」。

「拳術」這一格中，共有八本，每本都標有牙籤，上面寫着：「破少林羅漢、伏虎拳」、破「武當綿拳」、「破峨嵋飛雲掌」、「破八卦掌」、「破形意拳」、「破衡山冲天拳」、「破六合拳」、「破崆峒金錘拳」。

「劍術」這一格中只有七本，也各有牙籤標着：「破少林達摩劍、羅漢棍」、「破武當兩儀劍」、「破峨嵋亂披風」、「破華山太白劍」、「破八卦劍」、「破六合劍」、「破形意劍」、「破衡山流雲劍」。

這十五册手抄本，如果眞實不虛，那麼當今天下各大門派威震武林的拳劍豈非全給他破去了？各大門派的武功，豈非全都一文不值了？

各家武學，千百年相傳，都有它的精奧之處，要破某一種拳、劍，必須先對它有全盤瞭解，才能找出它的缺失來，難道這位史伯父，竟能精通各大門派的武藝不成？

徐少華對着這一格書正在怔怔出神之際，只聽史其川呵呵一笑：「徐小兄弟，你可不相信麼？你怎不取下來看看呢？」

徐少華也正有此意，聞言應了聲「是」，就隨手取下「破少林達摩劍，羅漢棍」的一册，翻了開來，只見上面寫着「達摩三十六劍」，每一式都繪有詳細的圖形和註解，但在每一式下面，却繪了兩個持劍的人，一個身穿黑衣，使的正是「達摩劍法」，另一個穿白衣的人，使的劍法，正好把黑衣這一式劍法破了。下面也有細字註解，說明這一式劍法的缺失和空門所在，說得極爲詳盡。再翻了幾頁，每一頁都是如此。三十六式「達摩劍法」果然一一破解無遺。

下面半册是少林「羅漢棍」，也和前面一樣，有詳細圖解的棍法和兩人對打的破法圖解。

徐少華雖然只看了一册，等於可窺全豹，心頭對這位史伯父，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合上書本，放回一處，一面說道：「史伯父胸羅萬有，小侄萬分佩服，只不知這些各門各派的秘本，史伯父如何找來的呢？」

史其川含笑道：「這也並非難事，多少年來，各門且派弟子行走江湖，總會施展他們本門的招式，因此各派武功，差不多已不是秘密了，所以只要你一出手，老江湖一眼就看出你是那一門派的弟子了，但這些本子，有些是先人留下來的，有的是老夫批註的。」

他不待徐少華再問，接下去道：「其實天下武學，不論你如何精奧，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拳劍，總歸是會有破綻的，尤其是越是凌厲的劍法，破綻也越多……」

「史大莊主說的沒錯。」賈老二尖着嗓子插口道：「劍是殺人的利器，講劍法有什麼用？有些道士和尙，要刺出去，還要先來上一圈花招，什麼左右開弓的，才刺出去，要花招，劃圓圈的時間，看起來眼花繚亂，實際上可不管用，你想想看，你要花招的時候，我直截了當的一劍，你說誰快？現在大家都只知道要花招……」

史元哼道：「你懂什麼？」

史其川大笑道：「元兒，賈總管這話一點不錯，各大門派的劍法，傳下來的已有千年，少說也有二三百年，後人精研他們祖宗的劍法，代有闡發，也就加入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就是每一代加進去的花招，花招越多，離眞功夫也越遠了，你們練劍，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史元失笑道：「賈總管，爹說你還是大行家呢！」

「行家不敢。」賈老二得意的道：「小老兒看許多人練劍，就覺得他們把一支劍劃來劃去，不是眞的拚殺，才有此感，小老兒可不會使劍，史大莊主才是大行家，你看，把八大門派的劍法，拳法，都破得清潔溜溜，小老兒活了一大把年紀，看來看去，史大莊主眞比達摩祖師，三豐祖師還高明多哩，再過上一百年，江湖上大家都只知道祖師爺了呢！」

他說得口沫橫飛，聽得史其川也極爲受用，只是拈鬚微笑。

史元披披咀道：「不，後世武林，還會知道一個人，那就是賈總管，不用花招，可以一劍殺死一個高手。」

賈老二聳着肩，笑嘻嘻的道：「小老兒一劍殺一個高手，那可沒把握，要小老兒一劍殺一隻蟑螂，倒可以辦得到。」

這話聽得大家都不禁笑了起來。

史其川含笑道：「賈總管風趣得很，也很投老夫的胃口……」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忙道：「這叫做一見如故。」

史其川道：「可惜賈總管已經當了徐小兄弟的總管，不然，老夫這絕塵山莊也缺少一名總管呢！」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這個不成，古人說過一客不投二主，小老兒怎好見異思遷？這個萬萬不可！」

史元道：「你說錯了，是一客不煩二主，不是一客不投二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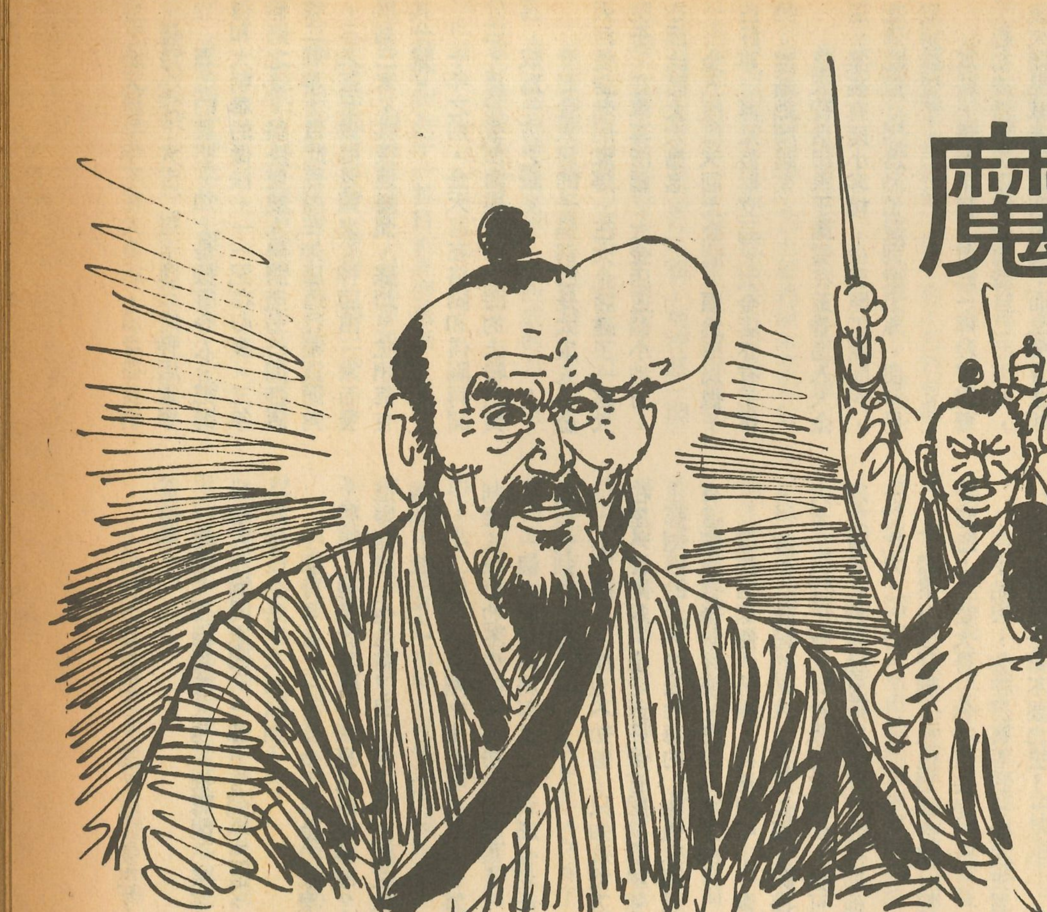
「對，對！」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就是這句話。」

史元道：「但這句話你也用錯了。」

（未完・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魔域赤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木師太將武功傳授凌浩田——林祖德，見他學成，叫他回鄉探望，順帶潔雲回襄城，回家和父母團聚，凌浩田和潔雲先經長安城、過黃河轉入鄭州，遇到酒鬼伍鐘，知道番僧萬象被萬高樓和酒長劍聯手打傷，可能已返西域，心裏清除了威脅，告辭離去，在路上無意中遇到温劍南，丁潔雲將他撞個滿懷，發生爭執，繼而動手，凌浩田見凌英英兄妹來助陣，邊打邊走，被他們認出，雖然走脫，但凌天鳳念念不忘神鼎眞經之事，找到伍瓛，知道凌浩田到襄城，便親自帶領兒子去跟踪，凌英英沒有去，反被萬高樓知道，來凌家將她捉拏制服……

念舊報恩典　寧作階下囚

次日一早，丁潔雲便去找他叔祖，請他代賣祖屋。那老頭訝然道：「好侄孫，你賣了祖屋，日後住在那裏？」

「侄孫想到登封去了……嗯，跟我……師兄去！」

那老頭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既然你們已經決定，何不等你出閣之後再賣？」

丁潔雲紅着臉道：「叔祖公您說到那裏去了？誰說我要出閣。」

「那你……」

丁潔雲忙道：「叔祖，你不必多問，替你侄孫賣掉吧，多少錢都沒所謂，侄孫只想拿筆錢防身。」

那老頭想了一下，道：「既然是這樣，老夫也想買一棟……嗯，不如老夫替你買吧，日後你回來，也有個地方歇脚。」

丁潔雲喜道：「好極了，價錢隨你付，侄孫回家拿屋契過來給你。」

本來以爲要幾天才能辦得了的事，誰料不到一個時辰便辦妥了，丁潔雲恐怕凌浩田，會改變主意，一交易完畢，便拉着他上路。

兩人信步而行，到午後見路旁有一攤檔麵食，便坐下裹腹，那碗麵尚未吃完，忽然有人道：「凌浩田，你不請酒鬼喝酒麼？」

凌浩田不用看也知道來的是伍鐘，因爲知道他叫凌浩田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但當他回頭見到伍鐘時，不由一怔，訝然地問道：「伍前輩，你爲何趕得滿頭大汗的。」

「小子，能夠找到你，也不知是你好運，還是我好運！」伍鐘渾身都爲汗水濕透，還有點氣喘。

凌浩田道：「誰好運都一樣，這裏雖然不賣酒，但煮的麵倒也不錯！啊！對啦，晚輩忘記爲你們介紹，伍前輩，這位是個姑娘！」

伍鐘一把將他拉了起來，道：「虧你還有心情慢慢吃？凌天鳳正帶人找你晦氣，還不快走！」

凌浩田吃了一驚，忙拋下幾個銅板，問道：「凌天鳳在什麼地方？」

伍鐘拉着他向田野跑去，一口氣繞過一條小村，到達一座村林才停下來，他拔開禾塞，舉起酒葫蘆，仰天喝了幾口，這才嘘了一口氣，道：「好險，我酒鬼一生英名，幾乎爲你喪盡！」

凌浩田恍如丈八金剛摸不到頭腦，問道：「伍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伍鐘道：「凌天鳳不是人，他灌醉了老夫，從老夫口中得知你去襄城及登封，老夫醒來之後，已不見他們，所以馬不停蹄，趕來通知你！嘿嘿，你沒有遇到他們吧？」

「沒有，晚輩剛離開襄城！」

「哈，也許他們走的路跟老夫不同，嘿嘿，算你命大！」伍鐘說罷又仰頭喝起酒來。

凌浩田道：「但晚輩還不明白，他找晚輩幹甚？」

「唔，他以爲你知道眞經的下落，所以要找你，此是一；第二則是你跟他結了仇，傷了他兒子徒弟，他這人心胸狹窄，當然不會放過你！」

「多謝伍前輩報訊之情！」

伍鐘連連搖手，道：「都是酒鬼貪杯誤事，我這是亡羊補牢，是爲我自己，不是爲你！嗯，這位丁姑娘是你女友？哈，瞧不出你這傻小子，還不時有美人相陪，眞是羨煞老夫也！」

凌浩田紅着臉吶吶地道：「丁姑娘是……鐵木師太委託晚輩送她回家的，不料她家人都已死了，所以……」

伍鐘也不多問是那一位鐵木師太，急

道：「好，酒鬼不再跟你說笑，你準備去何處？」

「晚輩已知自己的身世，乃登封人氏，所以想去那裏找尋親人！」

伍鐘沉吟道：「不是酒鬼長他人志氣，或者看不起你，做人理該識時務，凌天鳳人多勢衆，如今正在找你，依酒鬼之見，你還是暫時別去！」

凌浩田道：「晚輩根本不知『神鼎眞經』的下落，就算他找到我也沒辦法！」

伍鐘跺足道：「你怎這般死心眼？你忘記你曾經打傷他兒子和徒弟麼？」

「那是因爲晚輩爲了自衞才打傷他的！他們害得我還不慘？晚輩都不跟他們計較哩！」

伍鐘怒道：「凌天鳳爲人如何你還不知道麼？何必送死？早知你如此，酒鬼也不必匆匆地趕來報訊！」

丁潔雲道：「凌大哥，伍前輩說得有理，咱們就暫時避一避吧，相信他們不會長期留在登封，等他們走了之後，咱們再去，也就誤不了正事！」

伍鐘「哈」地叫了一聲：「想不到這位姑娘比你還聰明！」

凌浩田道：「好吧，其實晚輩對武林生涯也十分厭惡，避開他們就是！」

伍鐘說道：「酒鬼責任已完，就此告辭！」

凌浩田忙道：「伍前輩，晚輩還未請你喝酒哩！」

伍鐘笑嘻嘻道：「你的喜酒不許漏了老夫，今日這一頓就暫時欠下吧，因爲老夫尚有事要辦，後會有期！」他說罷展開輕功向山坡那方馳去，眨眼間便已不見。

丁潔雲道：「這位前輩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他表面雖然骯髒，又不修邊幅，但却是熱心人！」

丁潔雲問道：「凌大哥，如今咱們先去何處？」

凌浩田望着灰暗的蒼穹，嘆息道：「我也不知道……以我的性格，我根本不想跟那些人來往，甚至連見到也覺討厭！」

丁潔雲忙道：「凌大哥，等你探了親之後，咱們找個沒人到的地方，開荒闢野，自耕自足，你說好不好？」

凌浩田喜道：「你肯跟我隱在深山耕田？」

丁潔雲雙頰酡紅，道：「小妹如今無家可歸，不跟你還跟誰？」

「但……」凌浩田忽然泛現愁容。

丁潔雲急道：「凌大哥，你又改變主意，不讓小妹跟你？其實師父要小妹跟你下山，她老人家的意思已很明顯……」

凌浩田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怕他們不放過我，假如你跟着我，會連累了你！」

丁潔雲道：「我才不怕！而且他們也未必找得到咱們！凌大哥，你不必担心，咱們走吧！」

凌浩田反問一句：「去那裏？」

「有路就走，總之暫時不去登封！」

話雖如此，他們走了幾天，結果還是在登封附近打轉。登封附近有個地方叫大金店，地方雖小，但因爲出了個富家金天河而聲名遠播！

金天河早年不在大金店，出身亦貧窮，但自小定下大志，遠至應天府押店當學徒，憑他的聰明，加上是個有心人，把師傅和大朝奉的做法，一一記在心裏。三年滿師之後，很快便被人聘請至另一間押店當二朝奉，自此逐漸在押店這行漸露頭角，不久甚至做起老闆來，押店由一家而發展到三家，其後連揚州、蘇州、杭州都有其分號。

十年之前，金天河在洛陽和信陽再開分店，更兼營河南與江淮之間的土特產貿易，成爲一方之豪。

今日金天河的子孫都已長大成人，金天河便告老回家鄉，在大金店建了一座大院子，在家享清福，大金店這個小地方，亦因此而大大揚名。

金天河這次回大金店，頗爲鄉民做了些好事，算是發財立品。大金店亦有了市集，逐漸熱鬧起來。

這天凌浩田跟丁潔雲在黃昏進入大金店，集裏有座小客棧，他倆開了兩間房，吃過晚飯，因爲恐怕碰到凌天鳳，便一早回房睡覺了。

不料，睡至半夜，忽爲一陣殺聲震驚，起初凌浩田還以爲是衝着自己而來的，後來聽見喊殺聲似在遠處，而且聲音並非逐漸移近，這才放了心，重新睡下。

房門忽被敲响，凌浩田低聲問道：「誰？」

外面傳來了丁潔雲的聲音：「凌大哥，你聽見聲音麼？」

凌浩田打開房門，將她迎進去，道：「別怕！不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小妹不是害怕……嗯，你說發生了甚麼事？」

此刻，客棧裏的人也都被驚醒，旅客紛紛互相詢問原因，一忽，有個小二道：「好像是金老爺家遇賊刦！」

一個房客道：「可是金天河金老爺麼？嘿嘿，他是大富豪，家裏還缺保鏢麼？這夥刦匪，也是瞎了眼，蒙了心，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小二道：「俺剛才出去看過了，那夥刦匪人數可也不少哩，有些還騎着馬！」

一個大嗓門的房客道：「到底金老爺被他們刦去沒有？」

小二道：「俺也不知道，只知道雙方在屋外面厮殺，金老爺好像有朋友助拳哩！那刦匪的老大像是姓海的，俺倒未聽過有這麼一號綠林好漢，許是外地來的！」

這些話都傳到房裏，凌浩田吃了一驚，忖道：「姓海的刦匪，莫非是海山關海大哥？不行，海大哥對我恩重如山，我可得去看看，假如他有危險，好歹也得助他一臂之力！」

丁潔雲心思仔細，見他眉頭合攏，輕聲問道：「凌大哥，你在想甚麼？」

「丁姑娘，你在房裏等我，我出去看一下，不過你千萬不要出去！」

丁潔雲攔住他，問道：「你要去助金天河？」

凌浩田壓低聲音道：「剛才小二哥說刦匪老大是姓海，我怕是一位對我有恩的大哥，假如他有難，我可不能坐視！」

丁潔雲急道：「但你自身難保，還要多管閑事？」

凌浩田正容地道：「我不懂得說大道理，但做人該飲水思源，海大哥對我恩重如山，如果他有難我竟然袖手旁觀，就算我日後能長命百歲，活着也不能安樂！」

丁潔雲知道再勸無效，便道：「你要去也行，可得答應小妹一個條件。」

凌浩田已穿好鞋子，急道：「是甚麼條件？快說！」

「帶我一齊去！」

凌浩田略一沉吟，道：「你要去也行！不過萬一有事發生，你千萬莫露面，事後立即返回襄城，或者去找你師父！」

丁潔雲只求他帶自己去，便一口應允，他回房拿了劍，兩人也不走大門，推開窗子，跳了出去，朝人聲吵雜之處走去。

不過轉過兩條短街，前面便圍了許多人，遠處火光照天，凌浩田道：「請讓讓路！」不分由說，推開人叢鑽了進去，丁潔雲緊緊跟在他後面。

原來看熱鬧的人，離打鬥之所還有一大段距離，只見一座大院前，火把風燈光亮，人影幢幢，幾組人殺得正緊張，只是距離遠，看不清面貌，凌浩田回頭道：「丁姑娘，你在這裏等我，要不我便不高興了！」

丁潔雲解下長劍道：「凌大哥你把劍帶去！」可是凌浩田話一說罷人已走遠！

凌浩田走到那裏，不但發現刦匪是七星寨的弟兄，而且厮殺的對手，赫然是凌天鳳父子師徒，其中還有許多面生的人，估計是金天河家的護院。

七星寨帶來的人，都是精英，只有二十多個，起初他們忽見背後衝來一個人，都吃了一驚，及至後來發現來者是凌浩田時，又覺一怔。「賽吳用」楊浩在旁押陣，叫道：「林兄弟，快到這邊來！」此人足智多謀，他得先摸清凌浩田的來意。

凌浩田奔了過去，道：「原來二哥也在這裏。」

楊浩問道：「你怎會來此？」

凌浩田無暇跟他訴別情，急問：「楊二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楊浩道：「咱們來向金老爺借些糧，不料剛好碰到凌天鳳父子在金家，他力阻金老爺借糧，老大想起李三弟被他殺死之仇，就跟他鬥起來了，接着便混戰起來！林兄弟，當日李三弟被殺你也在塲吧？」

他話中之意甚是明顯，奈何凌浩田無心咀嚼，又問：「依二哥之見，這一仗咱們的勝算如何？」

楊浩道：「林兄弟請數數對方尚有多少高手未動手，勝負如何，已然分明！」

「那怎還不退？」

楊浩歎息道：「老大跟老三感情甚篤，他發誓要殺凌天鳳，他肯退麼？再說現在要退也來不及了！」

凌浩田放眼望去，見凌天鳳一個人對付海山關和卓七，依然從容不迫，而其他的梁老四和唐老五等人，情況亦都不甚妙，而且金天河還有兩個護院在一旁監視，即使七星寨欲以多爲勝，也未必能如願，因爲金家有許多孔武有力的家丁，以七星寨的宗旨，是不濫殺無辜，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也不會使這一招的了。

凌浩田想了一下，道：「楊二哥，我上去助戰，海大哥一退下來，你立即吹號

撤退！」

楊浩本來還對他生疑，此刻一聽，又頗感意外，忙道：「林兄弟，你一個人去可改變不了！」

凌浩田十分嚴厲地道：「總之楊二哥照我的話辦就行，否則小弟終生難安！」他說罷，頭也不回地大踏步走過去。

一個金家的護院走過來，凌浩田大聲喝道：「你讓開，我不想對付你！」

那護院姓韓，一聽便冷笑道：「小子，你分明是七星寨的一夥，你不想對付我，我也要打發你！」他揮動厚背刀，望凌浩田砍去！

凌浩田打通了任督二脈，功力之厚，武林中已罕有對手，加上經過鐵木師太的大半年的指點，已是一流高手，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此刻見對方厚背刀砍來，雖急而不穩，雖狠而不密，他擰腰一閃，左臂一翻，反勾對方的右手腕！

這一次大出對方意料，連忙將刀一橫，但凌浩田的右拳已擊在他右脅下空門！

這一拳他雖然只用了三四成眞力，但那姓韓的護院亦禁受不住，大叫一聲，倉惶而退！

凌浩田身子一掠自他身旁飛過，直奔凌天鳳，一個金家的家丁見到揮棒掃來！

凌浩田覷得眞切，雙臂一翻一抄，十指合攏，緊緊抓住長棒，右腿一抬，踢在棒上，那家丁只覺雙臂發麻，手指不由鬆開！

凌浩田手持長棒，標前兩步，木棒向凌天鳳腰際戳去，叫道：「凌天鳳，你不是要找我麼？」

凌天鳳左臂一沉，將木棒撥開，目光一及，叫道：「小子，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海山關則警喜地道：「林兄弟，你怎地也來了？」

凌浩田道：「海大哥，你快帶人去，我來殿後！」

海山關大喝道：「不行，你快走！」

凌浩田道：「海大哥，你聽我的話，立即走，要不我今生都不安！」他說着長棒一陣急戳，由於凌天鳳被卓七和海山關近身纏住，因此凌浩田雖然未曾習過棒法，亦給予他極大的威脅，幾番遇險！

岑原見師父危險，捨下唐老五，殺了過來，凌浩田急叫道：「七哥，請你擋住他！」

唐老五與卓七雙雙衝前，另一個姓何的護院只得下塲，接住卓七。凌浩田長棒掃、擊、戳、圈、絆，幾個字訣使來得居然有板有眼。

海山關詫異地道：「林兄弟，你拜了誰爲師？」

「海大哥你再不跑，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海山關游目四顧，見梁老四被凌英武攻得手忙脚亂，忙道：「林兄弟，老四快不行了，你快去助他！」

凌浩田道：「我親眼見李三哥被他們殺死，不敢不報仇，還是你去！」

海山關略一猶疑，果然收刀飛身向梁老四處飛去，可是楊浩却在此時吹起收兵的號角。

七星寨的人開始退後，海山關略一猶疑，也慢慢後退，大聲叫道：「林兄弟，快退！」

凌英武叫道：「來得去不得！大家衝呀！」

凌浩田長棒亂掃，凌天鳳幾番都近不得身，他低聲道：「凌天鳳，你要我，還是要海老大？」

「要你又如何，要海老大又如何？」

「你若要我的，我便留下來，任由你處置，若要海老大的，我便跟你拚命，即使我殺不了你，要殺你徒弟兒子，可也不太困難！」

凌天鳳見識過他的能耐，知他並非危言聳聽，當下忙道：「武兒，提防中他們調虎離山之計，快回來！」

調虎離山之計六個字，似有莫大的威力，衆人一聽急忙收步回身，海山關一見，又要衝過來，凌浩田忙道：「海大哥，快走，我有辦法逃生，不必以我爲念！」

海山關急問：「林兄弟，你有何辦法？」他還轉過去，却讓楊浩一把抓住，急道：「老二，你快想個辦法！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楊浩心中對凌浩田十分欽佩，但他是個冷靜的人物，却不說破凌浩田報恩的做法，微笑道：「小弟也不知道他有何妙法，剛才他來的時候，便對小弟說他有辦法纏住凌天鳳，叫小弟收兵！」

「嘿，他這傻瓜有什麼奇謀妙計，你莫聽他的？」

楊浩心頭一動，急問道：「大哥忘記凌天鳳上次抓住他，也讓他逃脫的事麼？小弟估計他必會以『神鼎眞經』爲餌，拖住對方，再慢慢想辦法溜掉，咱們還是走爲上着，再慢慢打聽和設法營救，凌天鳳若要得到眞經必然只會帶兒子和徒弟上路，屆時他們的人少了，咱們便不怕了！」

這席話說得合理，不由得海山關不信，當下立即揮手下令撤退，蹄聲响處，羣盜向村外馳去，看熱鬧的人都鷄飛狗走，讓出路來。

丁潔雲見凌浩田被他包圍住，也大吃一驚，但她自小禮佛，養成恬淡嫻靜的性格，心念一動，便知道憑自己一人，就這樣衝過去，不但救不了凌浩田，反而連自己也要成爲階下囚，這還不打緊，更最重要的是假如她失手被擒，便再無人可救凌浩田了。

她將利害想清楚，便混在人羣中，隨即返回客棧，拿了衣衫銀子又悄悄離開。

× × ×

凌天鳳目光一凝，道：「凌某實行了諾言，不知你又會否食言！」

凌浩田對他雖然痛恨，但二話不說，隨即將木棒抛落地上，高舉雙手道：「要殺要打，隨便你！」

金天河的護院領班袁鐵翅，跟金天河已有許多年了，早年走南闖北，算得上是個老江湖，見狀走了過來，問道：「凌大俠，這小伙子是什麼人？」

凌天鳳道：「此人是海山關的義弟，雖然不是七星寨的一夥，但對海山關一切知之甚詳，凌某有意慢慢拷問！原兒，還不拿繩子來，將他縛住！」

自有金家的家丁送上麻繩，岑原戰戰兢兢地上前，把凌浩田雙手和雙脚全都縛

住。縛實了之後，他忍不住伸脚在他身邊上踢了幾記，道：「小子，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凌天鳳這才收劍走過來，伸指在凌浩田身上戮了幾記，封住了他的啞穴和痳穴，然後吩咐樊愛弟扛他進莊。

金天河聽見賊人巳退，親自下階迎接。「今夜幸得凌大俠拔刀相救，使寒舍上下，不損毫毛！凌大俠高風亮節，金某佩服得五體投地，相救之德，更是沒齒難忘！」他因生意做得大，去的地方多，見的人也多，說話十分得體，恍如老江湖。

凌天鳳微微一笑。「金兄言重，些微小事，何足掛齒，何況此乃咱們學武之人，應爲之事！」

「金某巳吩咐下人準備酒食，諸位辛勞了半夜，必巳飢渴，請先上廳休息！」

「金兄客氣了！請進！」

兩人推讓了一陣，結果還是並肩上廳。俄頃，下人送上酒食，賓主擾攘了一番，至四五更天才散席。金天河親自送他們進客房，自己才回房休息。

凌天鳳記掛着凌浩田，忙叫大子將他扛進自己的房間，他將燈蕊按下一截，先把燈光弄暗，再解開凌浩田的啞穴，說道：「林祖聰，咱們眞是有緣，先後數度相逢！」

凌浩田當作沒聽見，凌天鳳也不以爲忤，又笑問道：「你知凌某爲何此刻要見你？」

凌浩田還是不開腔，心中只担心丁潔雲是否會落在他們手中。凌天鳳見他三緘其言，甚覺沒趣，只好續說下去。「其實你該知道凌某的目的，快從實招來，『神鼎眞經』在何處？」

凌浩田依然不開腔，凌天鳳把臉一沉，道：「只要你供出眞經的下落，凌某自然放你！」

凌浩田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假如我知道『神鼎眞經』在何處，我還不去拿麼？」

凌天鳳冷冷地一笑。「誰知道你是不是已經得到了？若非如此，你武功怎會突飛猛進……」

「那是我得到名師指點？」

「誰是你師父？」

凌浩田心頭一動，暗忖道：「當日爹爹便是因爲一本神鼎眞經而被攪至家破人亡，我若供出鐵木師太來，只怕這些人要上大覺庵痲煩師太，哎啊，這件事實在說不得！」

凌天鳳見他欲言又止，不由打了個哈哈，道：「若非你習了眞經上面記載的武功，世上又有誰，可以令你在短短的時日內，脫胎換骨？」

凌浩田吶吶地道：「我眞的不知道眞經在何處！」

凌天鳳怎可相信？伸手在他懷中摸索了一陣，除了幾塊碎銀之外，別無他物，他再度沉下面來，厲聲道：「林祖聰，凌某的耐性有限，你以爲不開口便行麼？哼，凌某的手段，你又非未見識過！」

凌浩田道：「我眞的不知道，你就是打死我，還是得不到，依我看根本就沒有什麼眞經！」

「放屁！你道凌某是三歲小孩，這種話也騙得了我？林祖聰，你是不是要凌某在你臉上再添幾劍？」

凌浩田好像沒有聽見，續道：「其實那本眞經根本就是不祥之物，你又何必去跟人爭！」

凌天鳳截口道：「你怎知它是不祥之物？」

「不是麼？爲這本眞經受傷和被殺的，至今已有多少人？假如你得到眞經，也許別人爲了得到它，會把你殺死！就像我父親……」

凌天鳳目光一變，急問：「你父親如何？」

「我……」凌浩田雖然腦筋不靈活，但也知道不能告之實情，他期期艾艾地道：「先父便是因爲爲了爭奪那本眞經巳被人打死，所以的自小便成爲孤兒！我對那本眞經恨之入骨，又怎會想得到它？」

「你不想得到它，不等於你不知其下落！」

凌浩田不耐煩地道：「你到底要我說幾遍才相信？」

凌天鳳陰森地，說道：「除非我剖開你的胸膛，看到你的心，否則我怎也不相信！」

凌浩田怒道：「凌天鳳你枉爲大俠，其實是個……奸詐的小人！」

凌天鳳將劍抽了出來，冷笑一聲：「你說得不錯！世人爲何稱我爲大俠？因爲誰看清楚我的眞臉目，誰便要死，你當然也不能例外！」

凌浩田目光居然沒有一絲畏懼之色。

「我本就該死在絕谷中了，能多活這些日子，巳是意外！」

凌天鳳從未遇到像他這樣淡于生死的人，不由一怔，他輕輕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凌某再說一遍，你如果還是冥頑不悟的，凌某就……」

話未說畢，門外忽然傳來凌英武的聲音，道：「爹，你莫忘記，他還有一位女友！」

凌天鳳哈哈一笑。「凌某幾乎忘記，是不是在你女友處？她叫什麼名？」

凌浩田暗吃一驚，忙道：「她完全不知道，而且跟她毫無關係！」

凌天鳳大聲道：「武兒，快派人到集裏搜索一下，那女子一定還在客棧裏，把她抓來，不怕她不說！」

凌浩田脫口道：「不要難爲她！我……我說……」

凌天鳳哈哈大笑，道：「林兄弟果然是你多情種子，那姑娘如果知道你爲她犧牲的話，必然十分感動，說吧，眞經在何處？」

× × ×

萬高樓哈哈笑道：「乖徒媳，老子那個傻徒弟呢？」

凌英英吸了一口氣，道：「我……我不知道！」

「你沿途跟他雙宿雙棲，難道他不來找你？」

「你胡說！」

萬高樓又是一陣怪笑，說道：「老子胡說？當日你跟老子那傻徒弟拜堂的事，難道你這樣快就忘記？想不到你是個寡情的人。」

凌英英又羞又怒：「這一切都是你迫的，虧你還有臉說出來！」

「如果你對他毫無一絲情意，老子若迫你，你怎不一頭撞崖自盡？嘿嘿，老子沒有看錯吧！」

凌英英粉臉通紅，結結巴巴地道：「我……我恨死你！」

萬高樓道：「老夫只對你有一次不軌之舉，但自從你跟傻蛋拜堂之後，一路以來，可沒欺侮過你，你恨老子什麼？」

「如果不是你……我……我今天又怎會……」

「你今天如何？如果不是老子，你早巳跌死了！」

「誰要你救？」

萬高樓怪眼一翻，怒道：「你如果有心求死，現在巳可以死一百次了！」

凌英英不由語塞，那白袍客不耐煩地道：「老萬，你廢話說完了沒有？」原來此人便是與「高樓萬里心」萬高樓齊名的「長劍一杯酒」酒長劍！

萬高樓冷哼一聲：「老酒，你急什麼？抓到小的，還怕老的不出來？」

酒長劍問道：「凌姑娘，令尊凌天鳳在何處？」

凌英英道：「昨夜我還見到家父，他不在麼？我可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酒長劍道：「你眞的不說？」

凌英英道：「我雖然是他女兒，家父很多時，有事也不會告訴我！」

萬高樓說道：「但凌英傑却推說你知道！」

凌英英冷冷地道：「對他無利的事，他一向都推在我身上！」

酒長劍與萬高樓面面相覷，不知他兄妹弄什麼玄虛！萬高樓嘴巴微張，一口濃痰飛出，「巴」的一聲响，射在凌英傑頸上，解開他的啞穴，道：「凌英傑，也許你年紀還小，未聽過老子的大名，不知老子的手段，你最好老實一點！」

凌英傑急道：「老前輩，晚輩眞的不知道，不信你問舍妹！」

酒長劍哈哈的一笑，說道：「老萬，迫供的手段你一向比我高明，還是看你的吧！」

萬高樓當仁不讓，道：「這小子將我徒弟的眉毛連肉切掉，你就依樣劃葫蘆，先替我取回本錢，再剮掉他一對招子，討回利息，但若還不說，便念他是一條好漢，咱們只好自認倒霉！」

他未說罷，凌英傑巳經臉色大變，澀聲道：「你們敢？家父知道之後，不將你倆碎屍萬段才怪！」

酒長劍與萬高樓齊聲大笑。酒長劍道：「那就更加要在你身上做功夫？咱們正想找他！」他邊說邊走着，舉起長劍，「刷刷」兩下，先剃下他的一道眉毛，凌英傑嚇得身子亂抖。

凌英英有點不忍，但想起他對自己的涼薄，也就忍住，暗道：「我若開聲，只怕他以後反要說我護着那傻蛋了！」

酒長劍劍刃放在額上，問道：「老萬，這一劍該落多深，你總該說一說，免得拿不準，人家說我不公平！」

萬高樓道：「姓凌的一家，除了這個妞兒之外，沒一個好人，把他的耳朵也割下，亦不冤枉！」

酒長劍手上稍稍用力，尙未往下削，凌英傑巳經怪叫一聲：「我說我說！」

酒長劍並不收劍，冷冷地道：「老夫性子急得很，你最好一口氣說清楚！」

「家父他們去襄城和登封！」凌英傑聲音似哭。「這是千眞萬確的！」

「去襄城和登封作甚？」

「嗯……是去找林祖聰！」

萬高樓揷腔問道：「林祖聰去襄城作甚？他爲什麼要去找他？」

「林祖聰爲甚去襄城和登封，咱們不知道……不過，家父是去找他晦氣的！因爲昨天下午那小子打傷了晚輩和晚輩的師弟！」

「哈哈！打得好！凌天鳳好無恥，兒子徒弟不夠人打，親自出馬！他還帶了誰去？」

「家兄及敝師兄弟！」

「想不到凌天鳳胆小如鼠，對付一個後輩，還要勞師動衆！」萬高樓冷笑一聲：「凌英傑，你莫當老子是傻蛋！說明白，他是爲什麼的？」

凌英傑略一猶疑，酒長劍手上即稍加點勁，嚇得他連忙道：「家父懷疑他知道『神鼎眞經』的下落！」

酒長劍目光一亮，急問：「消息可是眞的？」

凌英傑道：「這是『酒鬼』伍鐘說的！是否確實，晚輩不敢說！」

凌英傑忍不住道：「胡說，伍鐘沒說過這句話，是爹爹自己思疑的！」

凌英傑用怨毒的目光望了妹妹一眼，道：「晚輩是聽家兄這樣說的！」

「又將責任推給大哥，二哥果然是個聰明人！」

凌英傑恨得牙癢癢的，却又不敢反駁，酒長劍鬆了手，道：「老萬，是在這裏等還是去找他們？」

萬高樓瞟了他一眼，道：「老酒，你明明想追他們，却故意來問老夫！」

酒長劍微微一笑，道：「老夫是尊重你，你不要狗咬呂洞賓！」

萬高樓又哼了一聲，道：「把這兩人都帶去吧！」酒長劍一手一個，像麻鷹捉小鷄般，大踏步走下大廳。

凌家的家丁家將見狀，連忙在庭院中列陣攔堵，萬高樓冷哼一聲：「你們活得不耐煩麼？」

一個家將大着胆子道：「放下少爺和小姐，咱們便放你們離去！」

萬高樓怪笑一聲，單足一跳，晃身立在酒長劍身前，冷森森地一笑。「假如老子不放人呢？」

那家將見他滿臉殺機，那僅有的一點勇氣也散失了，色厲內荏地道：「咱們吃人飯，替人效勞，兩位這樣，叫咱們做下人的，如何向主人交代？」

「那還不容易？」酒長劍話未說畢，身子巳斜飛而出，連環腿蹬出，那家將閃開第一腿，却讓他第二腿踢中右上臂，一條胳臂登時軟軟地垂了下來！

這些人雖然武功不高，但主人是武林大俠，交遊廣闊，連帶下人們見聞亦廣；飛脚踢斃的人之技，絕不爲奇，但將敵人的臂骨踢甩了臼，則未曾見過！雖如此，

亦曉得厲害，當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紛紛讓開。

萬高樓道：「諸位若還怕交代不了，老子也可代勞！」這一說，那些人更作鳥獸散！

酒長劍及萬高樓大笑提着人質，昂首闊步走出凌家莊！

凌家不但是武林世家，且是鄭州富豪，是以莊外尚有一塊空地，以顯其氣派。酒長劍與萬高樓乘來的坐騎，便停在那裏！酒長劍輕嘯一聲，兩匹馬踱着散步跑過來。

酒長劍左臂一甩，把凌英傑拋向萬高樓的馬背。只見凌英傑半空轉了一圈，跌落時，恰好臀部坐在馬鞍上！

萬高樓並不領情。「老酒，咱們把人質換一換。」

酒長劍哈哈一笑。「老萬，你這個也要跟老夫計較？」

「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老夫爲我徒媳担心！」

酒長劍的臉色微微一變，說道：「難道她跟着你，便沒有危險？難道你是柳下惠？」

「老夫跟你不一樣！上次是因爲久未接觸過女人，才會對她無禮，但現在老夫已經膩了，絕對不會動她一根毫毛！」

凌英英只聽得暗暗心驚，酒長劍說道：「這些日子以來跟你相好的，不是庸脂俗粉，便是勾欄女子，又怎可跟凌姑娘相比！」

「此正是老夫對你不放心的原因！老夫只求有個女人『下火』，而你却不是如此，越是漂亮、越是年輕的，你越不肯放手！」

酒長劍仍將凌英英放在馬鞍上，冷冷地說道：「萬高樓，你幾時變得愛揭人瘡疤？」

萬高樓道：「老酒，別的女人我不理，但她是老夫的徒媳，老夫不能讓她給你糟蹋！」

酒長劍伸手解開凌英英的啞穴，柔聲問道：「凌姑娘，你願意跟酒某同乘，還是跟那糟老頭？」

他眼波多情，態度溫文爾雅，叫人心生好感，萬高樓跟他一比，眞有天淵之別，教人難以拒絕。凌英英心頭突突亂跳，暗道：「爲何我凌英英這般命苦，教我屢遇禽獸……」

酒長劍聲音更爲溫柔。「姑娘害羞，不便開口，酒某便代作主了……」

凌英英脫口道：「我要跟他……萬高樓！」

酒長劍目光閃過一絲失望之色，但仍笑容可掬地說道：「酒某遵命！」他轉身而去，悻悻地說道：「老萬，希望你守信諾！」

「老夫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也不會『扒灰』！」萬高樓飛身上鞍，坐在凌英英背後，他沒有手臂，不能扶住凌英英，只好讓她倚靠在自己的身上，萬高樓鼻端嗅到她身上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香，禁不住心頭一蕩，急忙吸氣，抱元守一，忖道：「老夫今日可不能讓那酒色之鬼看偏！」

當下他雙脚一挾，馬匹灑開四蹄飛馳。胯下雖然是駿馬，然而奔馳不免也有點顚簸，凌英英嬌軀搖晃，秀髮不時在他鼻上擦來擦去，敎萬高樓難以收攝心神，連忙叫道：「老酒，停一停！」

酒長劍勒馬轉頭微笑道：「老萬，何事需要老夫代勞？」

萬高樓也報以一笑，道：「請您代購一輛雙套大馬車，安置人質一來比較方便，二來也免路上引人注意！」

酒長劍道：「馬車雖然比較舒服，但速度慢，躭誤行程，連累了令徒一條生命，可別後悔！」

萬高樓忙說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你我多年共生死，莫要因此而壞了感情！」

酒長劍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命苦，去年才會去找你！你且等等吧！」

酒長劍去後不久，即駕着一輛四匹馬的大馬車過來。「萬大俠、凌小姐，請上車！」

萬高樓低聲道：「小英，老夫解了你的穴道，你自個上車！」

凌英英連忙點頭，萬高樓嘴裏吐出一顆瓜核，射在她腰側，凌英英四肢便能活動，她根本無意逃跑，因此乖乖爬上馬車上。

萬高樓仍端坐在鞍上，以脚代臂指揮馬匹前進，酒長劍駕車隨後，馳了一程，他轉頭問道：「凌姑娘，你覺得酒某像不像是個色中餓鬼？」

凌英英紅着臉道：「我……晚輩不知道！」

酒長劍長嘆一聲：「那死鬼害得我好慘，無端端侮辱我！」他見凌英英不作聲，又道：「酒某一生有過許多女人，這是眞的，但每個女人跟酒某在一起，雙方都沒有一絲勉强的成份！」

酒長劍邊駕車邊道：「凌姑娘，你說男女之間互相愛慕，算不算得是好色？」

凌英英雙頰發熱，聲如蚊蚋地道：「晚輩……不懂……」

她聲音雖低，但酒長劍依然聽見。「酒某還道姑娘是個坦率的人，原來跟令尊一樣，都是口是心非之輩！」

凌英英忍不住道：「晚輩如何口是心非？」

「你明明是林祖聽媳婦兒，還說不懂男女間的情愛，這還不是口是心非？」

凌英英道：「這是他……强迫的！他是個傻瓜……」

酒長劍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姑娘對林祖聽是沒一絲情意了！你們還未正式洞房吧，如此你又怎算是老鬼的徒媳了！」

凌英英瞿然一驚，忙道：「他雖然有點……傻，但却是個好人！」

酒長劍嘆了一口氣，道：「姑娘這樣，倒眞敎酒某難明所以了！」

凌英英胆氣一壯，大聲地道：「這是晚輩的事，與前輩無關，你又何必多管閑事！」

「酒某不是多管閑事，只是爲姑娘終身大事着想，假如你對林祖聽沒有情意的，酒某担保可以叫老鬼替你們解除婚約！」酒長劍續道：「你此刻心中自然會說我這樣做，只是爲了得到你！唉，其實酒某

已說過，我絕對不會勉强別人！只要你不喜歡，連話也不必與我多說一句，扭頭就走，酒某也絕對不會爲難你！男女間的感情，只要有一絲兒勉强的成份，便完全沒有意思了！

「假如你格於形勢非要嫁與林祖聽不可，我相信你心中也明白，將來必無幸福！酒某痴長你幾歲，見聞比你豐富，絕非危言聳聽！像你這樣的美人，數十年對着一個又傻又醜，又沒趣又沒一絲情感的丈夫，還不如一頭撞死的好！」

這席話說到凌英英的心坎裏去，深有同感，腦海中浮起凌浩田那張又傻又醜的面孔，甚覺討厭，暗道：「傻蛋人雖不錯，但若要與他做夫妻，那眞的不如死了好過！」

酒長劍對女兒家的心事，瞭如指掌，欲擒故縱地道：「姑娘不妨慢慢考慮，反正路途不短，只要用得着酒某替你效勞的，酒某絕不推辭！」

凌英英心潮起伏，只覺滿懷煩憂，恨不得遠離煩囂，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生活，讓一切煩惱化爲烟塵，隨風而逝。

午後，馬車停下來吃飯，萬高樓悄悄走近凌英英，用「傳音入密」對她傳言。「小英，酒長劍此人，男人方可與他爲友，老子絕不騙你，你雖然跟林祖聽有婚約，但是否要結合，全在乎你們兩個，老夫絕不再强迫！」

這幾句話又像一塊石頭，投入凌英英的心湖，使她久久不能平靜。由於馬車速度較慢，爲了追及凌天鳳，酒長劍只歇了一陣，又再驅車。

凌英英生恐夜裏被襲，只合上眼，不敢睡覺，實際上自她出關以來，不如意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此刻這些事又一一在腦海中湧現，她就算想睡，也睡不着。

凌英傑斜倚在她對面，不敢拿眼四處張望，他雖然沒有凌英英的煩惱，但生命要緊，當然也睡不着。不過人終非鐵打的，兩人堅持到日出之後，便先後也倚轎而眠。

× × ×

馬車在第六天黃昏才到達襄城，可是酒長劍與萬高樓在城內找了一天，却找不到凌浩田和凌天鳳，最後才查到一點綫索。昨天下午，有人也來找過凌浩田這個人，但今早他們便已離城。

萬高樓估計是凌天鳳等人，便主張立即追趕，可是酒長劍堅持在襄城過一夜，他的理由也十分充足，人可以不歇，馬匹也要休息。

次日他們又上路北行，又走了三天才到達登封。登封縣城因爲靠近嵩山少林寺，因此也頗有些武林人士來往。

酒長劍出去查訪了半天，已問清楚凌天鳳等人今晨已離城，至於他們去何處，則不得而知。

當他將消息告訴萬高樓後，萬高樓亦甚是奇怪，忍不住詢問凌英英，凌英英乃照所知相告，萬高樓詫異地道：「那傻小子莫非臨行改變主意，不來登封！」

酒長劍道：「酒某已問過，這幾天來，登封不曾發生過什麼事，無論如何，你徒弟都未死，你緊張什麼？其實那小子既然傻，你又何必再去找他？」

萬高樓嘆了一口氣。「此事說來，連老夫自己也覺得奇怪，也許人老了，連性格也變了！」

酒長劍冷笑說道：「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

「不是婆媽，而是念舊！要不是那傻小子，老夫跟凌姑娘如今還在絕谷中受苦呢！」

酒長劍沒好氣地道：「如今你又有何打算？」

萬高樓沉吟道：「且在此處住一兩天再作打算！」

凌英傑急道：「老前輩，晚輩已帶你們來了，您該放我回去吧！」

萬高樓冷冷地道：「放屁！是老夫帶你來的，還是你帶咱們來的？在找到凌天鳳之前，你都別想離開！」

「但家父不知已去了何處，不一定能找得到……」

萬高樓截口道：「找不到老子便代凌天鳳養你一生，你嚷什麼，再吭一聲，老子便殺了你！」

酒長劍忽然解開凌英英的痳穴，萬高樓大聲道：「老酒，你幹甚？」

酒長劍似乎沒聽見他說話，自顧對凌英英道：「凌姑娘，妳四肢久不活動，對身體不利，趁現在沒事，下來走走吧！」

凌英英輕聲道：「謝謝！」她跳下床，猶疑了一下，走出房去。

萬高樓在背後道：「小英，你不要走遠，如今壞人多得很！」

酒長劍長笑一聲：「包括你我二人，老萬你歇一下吧，老夫去買點酒食來！」

「不必，等下咱們一齊出去吃！」

酒長劍怒道：「要去你自個去，老夫失陪了！」言畢閃身而出，萬高樓也想跟着他，但心念一動，又坐了下來。

酒長劍走出走廊，不見了凌英英的踪影，心想這丫頭走得倒快，當下急忙走出大堂，恰好有位小子進來，忙問道：「小二哥，你可曾見到一個穿紅衣的姑娘出去嗎？」

小二道：「沒有啊，她不是跟你們住在一起麼？」

酒長劍略一猶疑，走回裏面，經過庭院，心頭一動，飛身躍上屋頂，放眼望去，遠處街角似乎有個黑影一閃，顏色不符，他也沒留意，便跳出圍牆，在街上找尋，可是他走了幾條街，却不見凌英英的芳踪，心想莫非這妞兒跑了，頗生悔意，暗暗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日老夫再去鄭州找你，不怕你能飛出老夫的掌心！」

他怕萬高樓思疑，買了一罈酒和一些下酒物，便返回客棧，萬高樓見他一個人回來，問道：「小英呢？」

「笑話，腿生在她身上，她去何處，老夫管得着麼？你也該知道酒某的性格，老夫絕對不會勉强女人，更不會霸王硬上弓！」

萬高樓略略放心，說道：「老夫相信你不會完全不念你我往日之情，我出去吃飯！」

他信步走到對面一座飯館，畢直走至櫃台，道：「掌櫃的，僱一個人餵老子吃飯，開個價來？」（未完・十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按照劉獨峯的遺言去找郝舜才，道明來意，說明這次捕神之死，株連不少的人，有的是皇親國戚，有的是朝廷命官，有的是權貴，有的是武林名宿，至於戚少商手中的血證與秘密，隱住不談，希望郝將軍護送回京，如果護送有功，賞贈封賜，定有好處……郝舜才原是諸葛先生提拔的人，未嘗不存報答栽培之心，又是一項建功立業的美差，也是一件光采的事兒，立即滿口應承。無情藉官兵掩護，認爲足够安全，無需雷捲、戚少商、唐晚詞一起護送，怕招惹傅宗書派出的人注意，雷捲、戚少商放心不下，決定暗中護送，以策安全……

瞞騙寨主　逃犯逞兇

「我那時看了就感覺到：如果我是善的，就拿出實際的帮助，絕不溫言甘詞，而是激揚踔厲，不是讓他們自作多情，而是要他們發奮圖强。如果高兒就發一發慈悲心帮他一下，反正也不是跟他一輩子的事，這樣不如不帮，我寧可不行善，要行善則要行徹，僞善我是萬萬不幹的。」唐晚詞語鋒如刀，「當年，我初見納蘭，他貧而有志，文采蓋世，他是既狷又狂，不過決不是軟骨頭，在脂粉叢中，他亦不改其狷，在落難挫折中，不易其狂，也不藉文士風流之名來行污穢之事，我就喜歡他這傲然不拔。」

一提到納蘭初見，她的語氣就愈漸溫柔起來。「他是不需世間予同情的人。那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漢。由於我粗通醫理，我初初見到你的時候，便曉得你有七八種頑疾纏身，戚少商被砍斷了一臂，身上十七八道傷，但却只是外傷，你患的，是別人看不見的，却無時無刻不煎熬着你五內的傷。」

她艷艷柔柔的一笑。「可是你，一副孤高無人可近，自潔傲岸的樣子，身上的傷，重得不能再重，但却不許任何人碰你，殘弱的身子在那兒一站，彷彿人人都受你保護似的。我看了，便想去惹你，但另一方面，却又敬你。」她偏着頭兒，雙手十指交剪着負在背後，剪水雙瞳斜乜看雷捲，問：「這前後我都說了。我跟你是相依爲命，共渡患難，這其中沒有誰是弱者，就此相濡而染。你看我像是爲了同情你而接近你嗎？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個需要人可憐的人呢？」

她沒有等雷捲回應，便說：「剛才我的說法，很多姊妹們都笑稱我爲不慈不悲唐觀音，只有大娘跟我說：晚詞，世人只知行小慈小悲，唯你能持大慈悲心。可惜，我們行事下手，都辣了一些，够不上善行兩個字。」

雷捲向她微微笑道：「你表面上不施同情，其實是讓人不必再求同情；你所作爲看起來無情，其實比誰都多情。」

唐晚詞刮臉羞他：「你幾時學會那麼甜嘴滑舌的！」

雷捲笑着摟住她。一具熱力四射的胴體在他身邊輕輕扭動，雷捲不禁爲之動心，只喚道：「二娘……」

忽聽雨聲中，一陣噪吵。

有人大聲呼道：「有刺客！」

有人大喊道：「拿下！」

也有人喝道：「住手！」

有人叱道：「是自己人！」

最後那個聲音，正是無情。

雷捲與唐晚詞彼此看了一眼，一齊飛身掠出上房，直撲堂前。

× × ×

雷捲與唐晚詞掩撲至堂前，才發現無情戚少商及洪放等數名侍衛都在，倪卜、曾氏兄弟、林閣等人正在收回拔出的武器，而另有兩名小童，生得精乖可愛，跟銀劍聚在一起，臉上都洋溢着久別重逢的親熱。

無情道：「是在下的兩名僕僮，誤闖府上驚擾各位，恕罪恕罪。」衆人才知是銅、鐵二劍僮。

只見兩名小僮，都衣衫破損，唇焦額汗，唐晚詞便端水給二僮喝了，二僮似有滿腹的話要說。

這時連郝舜才也驚動了，由梁二昌和余大民拱護着出來，無情再解釋數句，便率先與戚少商，以及雷捲、唐晚詞、走入內房。

這時兩僮雖未說明情形，但四人心頭沉重，可以揣想得出，「青天寨」必有不利的變動。

本來「青天寨」派出了數十人，喬裝打扮成息大娘、鐵手、赫連春水等，確已把追兵引走，殷乘風着副寨主盛朝光派人打聽，知道黃金鱗等果然中計，心懷稍寬，向鐵手、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唐肯、喜來錦等人報告這個大好的消息。

殷乘風向謝三勝和姚小雯嘉許地道：「兩位計策確是要得，可把那一羣煞星引出三十里。看來再過二十餘里，官兵便會兵分二路，一往翼東山，直撲浮塘，難免在三官廟窮耗着，一往南下，經過墳山，會被我們的人引領到柴家集一帶繞圈子，非要二三十天不可能回頭，這可是你們誘敵之功，免戰得勝。」

謝三勝謙道：「主要還是殷寨主派出去的人，精於易容，敢於誘敵，擅於隱躲，才把黃金鱗一干狗蛋攪得團團轉。」

息大娘盈盈立起，向謝三勝姚小雯和殷乘風等揖謝道：「兩位妙計退敵，自是該謝，殷寨主和各位對咱們患難相助，秣兵厲馬，嚴防厲守，更是銘感五中，謝猶覺輕。」

殷乘風、謝三勝、姚小雯，盛朝光、薛丈一五人全都回禮。

薛丈一還大聲道：「大娘客氣作什麼？我們只是做該做的事，這樣又道謝，反而顯得我們做的勉强，做的艱難，不要謝不要謝，千萬謝不得。」

「息大娘眼尖，覺得謝三勝站起來還禮時在左邊上身似有些不便，就問：「謝兄身上可帶着傷？」

謝三勝說道：「舊傷，已癒，不碍事的。」

息大娘回盼了赫連春水一眼，又向青天寨衆好手道：「官兵已去，我等也應趁此告辭。」

殷乘風奇道：「官兵才剛剛拔隊，鐵二哥等傷勢仍未復元，何不多躭一頭半月，待風平浪靜後才走？」

赫連春水道：「鐵二哥就先留在此處，養好傷再說。我在易水對岸八仙台那兒，住着家父的一位世交，可不妨先到那兒避避再說。」

殷乘風還未說話，盛朝光已問道：「在八仙台住的朋友，想必是令尊赫連大人當年八拜之交，人稱『鬼王神叟』的海托山了？」

赫連春水近日來跟「青天寨」的相處，知道盛朝光粗中有細，心思縝密，博見多聞。海托山在這一帶頗有盛名，原是名綠林大盜，跟赫連春水的父親赫連樂吾不打不相識，一正一邪，結爲知己，海托山從此洗手不幹，官府也不再追究，主要便是赫連神侯託情說項，還使他在易水以南一帶作了個舉足輕重的紳董州官，海托山出身武林，頗了解黑白兩道的難處，青天寨的實力强大，在武林中素有清譽，而且決不欺壓良民百姓，海托山的兵馬也從不煩擾南寨，彼此一向相安無事，盛朝光一聽赫連春水要往八仙台投奔，左右一想，便知道必是海托山莫屬了。

果然赫連春水開言答道：「便是海伯伯。」

盛朝光不再打語，望向殷乘風，殷乘風道：「有幾句衷心話，說了得罪人，公子不要見怪。海老武功雖高，尤其擅發『地心奪命針』，稱絕武林，但若論兵强馬壯，人多勢衆『青天寨』多年基業，只怕要比八仙台的朋友稍强上一些，諸位又何不留在敝處，却要再冒險露臉，過江投奔？難道是敝寨有怠慢之處，冒犯了諸位不成？」

赫連春水忙說不是，一時不知如何推托。原來息大娘昨晚已找他和高鷄血一衆人馬議定，叨擾「青天寨」已好些時候，而今追兵跟自己被騙追錯了方向，正好趁此離開，以免見好不收，萬一牽連南寨，吃官府大軍圍剿，跟毀諸城、連雲寨一般下場，豈不疚悔無及？

因念及此，息大娘深覺殷乘風大有難處，處境微妙，犯不了爲自己等人而惹上大禍。赫連春水便提出海托山這個去處，但息大娘想：海托山在綠林時心狠手辣，但一向以義氣爲重，而今當了見得上光的官，大概也不會忘了武林同道的義氣，而手段夠毒，正好可用來對付文章、黃金鱗、顧惜朝那一干毒人。

不料殷乘風却亟力反對。

息大娘只好道：「寨主及各位兄弟待我們恩重如山，欵待厚遇，我們焉有不知，我們在此已渡過最危艱的刦難，不能再拖累諸位，故走投海神叟，也好讓貴寨恢復常業。」

薛丈一搖頭大聲道：「說錯了，說錯了。」

盛朝光接道：「諸位來此，是看得起南寨，是敝寨無上光榮，不怕諸位笑話說一句，敝寨一向自耕自織，自吃其力，偶看有爲富不仁的，下山出溝，打打秋風，

諸位在這裏，那有影响我們什麼作業，我們可不是開黑店的，諸位來店裏歇脚，便讓不出上房招待其他客人！大娘却是過慮了。」

薛丈一又搖頭擺腦的說：「說對了說對了。」

息大娘心頭感動：「實不相瞞，我是怕官兵搜追了個空，疑心上貴寨，回來搜索，這樣連累大家，我們於心有愧。」

盛朝光問道：「諸位如躲在海托山那兒，萬一給官府知道了，就不會牽累海家麼？」

息大娘被問得一時啞口無言，殷乘風道：「諸位，這可是你們的不是了。你們寧可牽累海神叟，不願連累我們青天寨，可不是把南寨兄弟的熱血看作寒水嗎？」

高鷄血連忙站了起來，說道：「寨主言重了，是我們多慮，請諸位大哥萬勿介懷。」

殷乘風這才展顏堆笑，說道：「既然如此，如承各位仍看得起，那就再在敝寨多盤桓數日，待鐵二哥、息大娘的傷痊癒再說罷，赫連公子，你的指頭仍綳着血哩，還有高老闆，你那張臉，還不仍流着傷布嗎？這樣走出去，穿府越縣的，豈不招搖。」

高鷄血的臉可是給尤知味行刑逼供時打砸的，不提起這件事尤可，提起來他就把尤知味恨得心癢癢，一路上已不知打了尤知味多少記耳光，踹了他多少腿子，不過都沒下重手就是了。

高鷄血摸摸那張臉，手指觸着的不是薄帛便是疤結，心中恚怒，息大娘見殷乘風等拳拳盛意，知道不好推辭，便說：「如此，還要再叨擾幾天了。」

謝三勝忽然問道：「大娘是怕追兵回頭？」

息大娘道：「文章、顧惜朝都是極精明的人。」

謝三勝說道：「我有辦法。」遂向殷乘風說道：「請寨主給我三數人，我跟姚師妹出去一趟佈下疑陣，就算追兵發現不對路，回頭尋索，我也留下綫索，要他們往易水北支方向誤折，直入老龍口，這樣把他們攪得團團轉，以杜絕他對青天寨之疑。」

殷乘風猶豫地道：「這危險啊。」

謝三勝微微一笑，說道：「我自有把握。」

姚小雯站出來向殷乘風抱拳道：「我願隨謝師哥一道去，請准寨主。」

殷乘風沉吟一陣，道：「我跟你一道去。」

謝三勝即道：「寨裏的事，還要寨主主持大局，我和姚師妹便綽綽有餘。」

殷乘風道：「不如，盛副寨主且隨你們一道，他足智多謀，地面又熟，可能有臂助。」

謝三勝也不再推搪，盛朝光却向他和姚小雯表示親熱，道：「你們本是客人，却爲此事跋涉，偏勞偏勞。」

謝三勝說：「什麼話，自家人。」

便由謝三勝、姚小雯挑了「迅雷」、「疾雨」堂四名好手，盛朝光則挑了「追風」堂兩名精兵，拜別而去。

× × ×

九匹快馬，疾馳出拒馬溝。

謝三勝策馬趲程，往翼東嶺山路追去，追了近十里，已接近寧家舖子，盛朝光雙腿一夾，追上了謝三勝與姚小雯，在風裏嚷道：「兩位是要追上官兵麼？」

謝、姚二人勒韁放呟，按轡徐行，謝三勝笑道：「當然不是，追上去給官兵殺麼！」

盛朝光道：「兩位這樣的打馬奔馳，只怕不消半日，便要碰上官兵了。」

姚小雯知是打趣，巧巧的笑道：「我們先趕去寧家舖子，再作計議。」

盛朝光道：「好，寧家舖子村口有一座花神廟，荒廢已久，可先到那兒再作安排。」

再馳一程，已接近了花神廟，盛朝光一看道上蹄迹，便道：「官兵昨晚會在此處落脚，」又眺了眺廟頂，伸手作攔阻道：「不要過去。」

姚小雯奇道：「爲什麼。」

盛朝光指指天上的一股灰烟，道：「那是廟子裏有人生火，這一帶村民，都傳廟給邪神佔了，平素不敢入內，黃金鱗、文章、顧惜朝不愧能人，可能見追踪的方向勢頭不對，一路上留下人來監守，想必還有傳書健鴿，方便通訊。」

姚小雯道：「盛寨主果然細心。」

盛朝光道：「只是因地頭熟而已。不如我們繞道往野墳地去聚議，準情沒人料着。」

謝三勝道：「好。」

三人又繞了道，往墳地馳去。

到了野墳地，東一塚，西一堆，還留有半片陽宅，破落不堪，盛朝光道：「在此歇歇罷。」遂取出乾糧，分予大家吃。

謝三勝也命部下取出水囊，供大伙喝用。

盛朝光忽道：「我倒有一計。」

謝三勝湊近問道：「請教。」

盛朝光邊吃邊道：「狗官旣派人留守此地，我們不如挨到晚上，掩殺過去，把人擒下，逼問他們聯絡之法，萬一顧惜朝等人警覺折回，我們也以其人之道，把他們攪個團團亂轉。」

謝三勝豎起大姆指讚道：「好辦法，盛寨主不愧智勇雙全。」

盛朝光謙辭道：「我看謝老弟和姚家妹子才是成竹在胸，眞人不露相，不像我這半桶子這一路格登响。却不知兩位打算怎樣着手？」

姚小雯見盛朝光吃得告一段落，便把水囊遞了過去，說道：「文章、黃金鱗、顧惜朝這些都是聰明的人，老江湖，沒有理由不會防着青天寨出手救人，只不過，他們見前面獵物仍在逃，是故尚未生疑罷了。」

盛朝光咕嚕咕嚕喝了幾口水，這一路來趕程，渴比飢甚，出汗太多，更需水份補給，一邊說：「對呀！所以，一旦他們發現走了冤枉路，還是很可能疑心到青天寨上頭去。」

謝三勝走近盛朝光，盛總光把水壺遞了給他，謝三勝接過：「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盛朝光笑道：「我總覺得謝老弟已有萬全之法，」目光落在他左膀子上：「我也總覺得……謝老弟的左手，似乎──」

謝三勝笑問：「似乎怎樣？」

盛朝光道：「似乎不大靈便。」

謝三勝爽快地撕下左手袖子，露出一隻巧奪天工，不細辨幾乎分不出來的木製假手，「我的確只有一隻手。」

盛朝光詫異地道：「沒想到是眞的。謝老弟的手是幾時遇事的呢？」

謝三勝道：「我的手，是給一種毒物咬斷的，」他把衣袖掀至肘部，湊近盛朝光給他看，邊道：「你看，當年留下這傷口──」

倏然，叮的一聲，那假手的肘部疾射出一枚小刺蝟團般的暗器！

盛朝光大叫一聲，仰身便倒，鋼針掠臉而過，身子一仰立即彈起，鯉魚打挺，又站了起來。

謝三勝手中的水壺，激噴出一道水箭，射在盛朝光的臉上，盛朝光掩臉拔劍，謝三勝一劍已剁下他的右腕，姚小雯的短鋒鋸齒刀，一個衝步，全扎入盛朝光的腰脊裏去。

盛朝光慘呼半聲，挺着腰痛跳幾步，半身側倚着一棵老樹挨倒下來，仍瞪着眼睛厲視兩人。

謝三勝把劍壓在靴子一抹血跡，邊笑道：「盛舵主，你完了。」

盛朝光艱辛地道：「你不是……謝三勝？」

謝三勝點頭道：「眞正的謝三勝早巳給我在途中殺了，我是『獨臂劍』周笑笑，她是『天姚一鳳』惠千紫，我們犯了大案，追殺了九九峯的連目上人，被無情一路追緝，躲到這裏，都怪你那位年輕寨主，根本弄不清楚我們是什麼人，便收留了我們。你居然看出我一隻手有點異相，可惜你以爲我是謝三勝，自然就不聯想起一向有『獨臂劍』之稱的周某了。」

盛朝光想說話，一開口，就吐血。

周笑笑道：「你覺得自己反應不如平時快，才着了道兒是不是？也罷，這教你死得心服。這袋子裏的水，是加了料，要是毒藥，以你精明，未曾吞下定必察覺，要是蒙汗藥，只怕也騙不過你，我只下了輕量的迷藥，你喝了也沒什麼，決不致暈迷，只反應遲鈍了一些；只要你慢了那麼一些些，又怎麼躲得掉我們的暗算？」

轉首問惠千紫：「是嗎？」

惠千紫也笑了：「他已聽不完你這番話了。」

盛朝光已然死去。

他死時仍瞪着眼睛。

他死的時候，他帶去的兩名「追風堂」弟子，也在其他四人的出手狙擊之下身亡。

惠千紫嫣聲笑向周笑笑，道：「下一步？」

周笑笑摟着她，一臉邪笑道：「咱們師兄師妹，好久不曾親熱親熱了。」

惠千紫的樣子也姣得似滴得水來：「他們還在啊。」

周笑笑道：「還不簡單，叫他們把守在廟裏的官只請過來，我要剷平無情所有的疑，除掉他所有的朋友，然後仗官府的力量，重新做個頂天立地的英雄！」

惠千紫斜睨着他，那笑意說有多媚就有多媚，英雄？不知你要做個那一門道的英雄？」

周笑笑用手擰擰她的臉蛋：「做個難過美人關的英雄！」

× × ×

周笑笑與惠千紫只帶兩員弟子回寨，向殷乘風報稱：「已佈署穩妥，縱官兵折回，仍必被引走，盛副寨主因不放心，轉領四名弟子沿路佈局，以引官兵上當，一二日即返大寨。」

殷乘風深信不疑。他知道盛朝光一向穩重，智計多端，這等作爲正合乎他的性情。

殷乘風畢竟不是伍剛中。

要是老寨主「三絕一聲雷」伍剛中，自然就會知道盛朝光既然一向審慎，便斷沒理由自作決定，不先作稟即行有所行動。殷乘風畢竟仍太年輕。

他要派薛丈一在這數日領一舵弟子嚴加防守青天寨，卡子暗樁，一直設到寨外三十里外。

周笑笑問：「官兵已不可能折回，何必這般費事？」

殷乘風答：「還是不能大意，以策萬全。」

周笑笑道：「既然如此，請寨主也發兩堂弟子，讓我和師妹列入暗卡，以盡棉力。」

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等知道事因自己等人而起，也向殷乘風請將巡防，殷乘風只有五堂子弟，把一堂子弟，交謝三勝與姚小雯，另一堂則交給傷得較輕的唐肯和喜來錦佈防，五舵輪流列班，赫連春水及高鷄血也不閑着，把帶來的人手作調配，也參與戍守。

防範歸防範，衆人聽說官兵經巳遠去，莫不鬆了一口氣。

但眞正的意外，常常都是在人鬆一口氣的時候發生的。

× × ×

尤知味身上被下了七道鐵鎖。

這幾日來，壓根兒就沒有什麼人理會他，南寨的人知道他曾出賣朋友、害死禹全盛，都對他十分鄙夷、憎惡，有一餐沒一餐的，或在餐中偷工減料，故意的整治他。

尤知味生平美酒佳食，最擅巧手調味選餚，而今面對粗食淡水，都求而不得，苦屈之處可想而知。

不過，他倒希望赫連春水等人把他忘記，尤其是高鷄血，因恨他殺死萬全盛，一着他就拳打脚踢，詛罵咒斥，尤知味早已遍體鱗傷，見着胖影子就害怕。

日子實在難熬，尤知味總是盼望官兵早日攻下青天寨，所以無論再怎麼苦，都要熬下去。

尤知味怕的是死。

自古以來，沒有什麼人是不怕死的。一個人活得好好的，誰願意死？只有在活得不如意、不自由、不順遂，或爲了免除痛苦、堅持原則，才會自尋死路，尤知味拚着活一天是一天，也要活下去。

只是他不大明白爲何自己還未遭到毒手。

不過，她很快也想通了。

息大娘進來了兩次。（未完・卅二）

機密（一）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華裔科學家

一個賭局正在進行！

這是一間俱樂部，甚至稱得上是一間頗高級的國際俱樂部。因爲這裏有不少外國人出現，除了喝酒談天之外，主要的還是爲了賭博。

在貴賓房內進行的賭局，有個鬢髮微白的中年人，輸得額角在冒汗；贏家則是個鼻子大大的外國人——這裏的人都知道他是白俄的後裔，是香港一間出入口行的大老闆，人家都習慣了稱他做「白先生」。

白先生賭得非常高明，懂得賭「沙蟹」這種遊戲的人都承認他是「高手」一名；只有冷眼旁觀的千門奇俠游天虹，認爲有人從中助了白先生一臂之力。

相反，那個中年人似乎太老實了。約略計算一下，今晚他已輸了五十萬港元左右。

眼前這一手牌，白先生分明處於劣勢，表面上的「2」一對，再加上一隻「3」，許多人都在猜他的底牌可能也是「2」，否則他不會跟得這麼貼。

再仔細看看大輸家的中年人，他的牌面分別是：「KAQ」，三隻全是大牌。有人猜他「隔紗A」，亦有人猜他博「順」！

最後派給中年人的一張牌是「A」，派給白先生的則是最小的「2」。

結局只可能有二：一是勝一是敗。如果白先生底牌是「2」，亦即「四條2」的格局，怎麼樣也贏定了！相反，中年人如果底牌是「A」，亦即「三條A」的格局，而白先生的底牌即使是「3」——也就是「2仔虜」，還是會贏的。萬一又不是「2」，又不是「3」，自然會輸給中年人。

酒店內失踪

局外人都不知道雙方的眞正底牌是什麼，只可以猜測而已！

一般想法應該是白先生當「旺」，勝出機會極大！

中年人最可能想博「順」，所以十分大的可能性就只擁有「A」一對。

白先生要不是「2」「3」各一對，也會是「三條2」，結果他博來最後一隻「2」；所以旁觀者猜他即使不是「四條2」，亦會是「2仔虜」——亦即「三條2」加「3」一對格局。

無論如何，白先生的贏面九分，中年人看來又會再敗一局。

中年人不斷用手帕去抹額角的汗，游天虹也爲他暗暗地感到焦急！

白先生很有把握地噴了一口香烟：「黃先生，請你下注碼！」

中年人强作鎭定，將枱面上的錢都推了出去！

賭沙蟹雖然講胆色，但是眼前這一手牌，中年人明明是輸定了，他面前那一堆鈔票也不過是四至五萬元左右，相反看看白先生的，最少也多過他十倍以上，所以中年人假如想「偷鷄」的話，簡直就是妙想天開。

游天虹是此中高手，他幾乎可以預知結局，可惜他又不知該如何去制止中年人才好，惟有眼巴巴見到他慘敗！只要白先生一聲「跟進」，枱面中央那麼一大堆鈔票就全都屬於他的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白先生只淡然一笑，道：「黃先生，我三條2怎麼可以贏得你三

條A呢？還是省回這五萬元吧！哈哈……」白先生竟然就此棄牌！

中年人這才舒了一口氣！

但是游天虹可以肯定白先生分明是「贏定」了，他爲什麼「見錢繞道走」？這分明又是犯了賭沙蟹的大忌！何況枱上這一局的注碼少說也超過一百萬元左右。

白先生態度瀟洒地站了起來。

中年人也忙於收拾那一大堆鈔票；他臉上的肌肉至此才告鬆弛下來！

白先生對中年人恭維地笑着道：「黃先生不愧是個高手，可否讓我們到酒吧那邊去喝一杯？」

「好極了！」中年人苦笑一下：「承蒙過讓才不至慘敗，讓我來作東道吧！」

眞是不打不相識，他們居然變了知己！

游天虹彷彿墮入五里霧中，抓抓後腦問他身旁的小牛：「你猜這是一個什麼局？」

小牛也感到莫名其妙地說：「中年人外表老實，說不定是個大老千。」

游天虹立刻更正：「你錯了！」他瞪住二人的背影離開貴賓室：「白先生才是高手，他剛才那一手牌分明是四條2，但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棄牌作輸。」

「也許他要藉此結識對方呢。」小牛道：「不過要用這許多錢去結識一個人，這個人可不簡單啊！」

「對了，我也這麼想，所以我想知道雙方的來龍去脈。」游天虹向小牛打了一個眼色，首先跟了出去；小牛則由走廊的另一方向走。他們師徒二人向來有點默契，故此有時不用多講半句也明白對方的心意。

游天虹來到走廊的盡頭處，在一扇門板之上輕叩兩下，那度自動門隨即「卡察」一聲開了！

這是一間辦公室，也是這間俱樂部的首腦休息室，門外有電眼，任何人未接近這門前，室內的電眼傳眞已經一目了然！

游天虹進來之後就想說話，但是室內一名中年男子却在呵呵笑聲中用手勢制止他：「游老弟，等一等！」那男子一邊站了起來，一邊又說：「讓我先猜猜你今回的來意，看看我是否未卜先知好嗎？」

「這主意倒也不錯。」游天虹也很隨和地笑了笑！

他在一張沙發之上坐了下來！

這裏面有一系列的電視傳眞鏡頭，分別以秘路電視監視這間俱樂部的每一個角落；沙發前面的几子之上則分別放了許多電話，包括了內綫電話機以及直綫的。

那中年男子說道：「你大概又在懷疑這裏有人出老千，是不？」

游天虹看看那一系列的監視系統之中，有剛才那間貴賓房的鏡頭在內，所以想像到他的出現早已瞞不住對方。他笑道：「你猜錯了。三哥。」

原來眼前的這人正是江湖上人稱痲子老三的。

痲子老三怔了一怔：「游老弟，你不是在懷疑那個姓黃的金山伯麼？」

「剛才第五號貴賓房內的情形，你已見到了？」

「是的，一個白俄與一位金山伯賭沙蟹的情形，我的確見到了。」

「那麼，你一定見到最後一手牌的局勢，分明是白先生佔了絕大的贏面吧？」

「對啊！」

「現在，我要請教你的問題剛剛相反：爲什麼白先生不肯贏，反而要輸？」

痲子老三苦笑道：「我以爲千門奇俠只會抓出千的人，怎麼連人家沒有興趣贏錢你也要去管？」

「不是管，只是覺得奇怪！」

「嗯——」痲子老三很認眞地想了想：「是的，我也覺得白先生的闊綽令我難明；剛才最後一手牌他分明是四條2的格局，爲什麼他要裝輸？」

「那姓黃的又是什麼來頭？」

「黃博士剛由美國回來，許多人誤會他是一名金山伯，但我知道他是個科學家，得過博士學位。」痲子老三說。

「科學家？」游天虹怔住了一陣！

痲子老三道：「是的，所以我說他根本不懂賭錢之道，想不輸錢亦難。但結果他却贏了，眞是奇蹟！」

「不過，無可否認，這一個奇蹟却是人爲的。」

「對啊！這個賭局，由開始時我已留意到，因爲他們的注碼賭得大，所以我一直用秘路電視監視住，以防有人混到我這兒來出老千。但是想不到，結果却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是的，賭桌上面最後的注碼總數超過一百萬元，要是沒有特別目的，沒有理由會見錢繞道走啊！」

痲子老三也知道千門奇俠游天虹這個人的性格，他絕不會無中生有的；也就是說，他一定有目的而來。因此痲子老三又順口反問：「然則你以爲白先生到底有何目的？」

「這就要你帮帮我了。」游天虹道：「那個白先生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不妨坦白對你說，到我這裏來玩的人，都是有頭有面的。要不是你的爲人我最清楚，我才不會向你透露任何會員的資料。」痲子老三又說：「那個白先生是個白俄後裔，乃一間出入口商行的大老闆，約半年前才加入我這間俱樂部。」

游天虹道：「看來他可能是土生的，剛才在貴賓室之內，我好像聽到他講廣東話呢。」

「是否土生我不清楚，但會講廣東話則是肯定的。」痲子老三又提出警告：「我這一間是高級俱樂部，保密工作一向做得不錯。剛才我那一番說話，你切不可對外面的人談及。」

「放心好了，三哥，我也是江湖中人，不會倒你米的。」

游天虹說完之後笑了笑，隨即離開了痲子老三的辦公室。

來到酒吧一角，小牛正在那兒獨自喝着啤酒；游天虹放眼四望，在這昏暗的環境裏，他彷彿見不到白先生的踪影。也好像沒有那位黃博士的存在。

游天虹還未坐穩就問：「他們呢？」

「轉移陣地，到外面去慶祝！」小牛說道：「我剛查過了，黃泰萊並非一名商人，只不過是一名剛由美國回來探親的學者。」

「學者？」游天虹道：「他有什麼親人在這裏？」

「這點我仍未進一步查清楚，但可以肯定，白先生很喜歡他。」

「當然，否則怎肯白白地送給他百多萬元呢？」

游天虹忽然又問小牛：「爲什麼你不繼續跟踪他們？」

小牛胸有成竹地說：「放心好了，我遇上江强的助手大頭夏。等會兒他自然有電話到這兒來向我交代。」

游天虹知道大頭夏這年青人的爲人，有時他很機靈，但有時却又糊塗得可以，總之做事十分情緒化。所以他的老闆江强就給他改了一個綽號「大頭蝦」，其實他原姓夏，漸漸大家就叫他「大頭夏」。

至於游天虹的朋友江强，則是「剛强私家偵探社」社長，自然也是全東東主。有時有些棘手案件江强解決不了的，也會求游天虹師徒二人出馬。所以他們之間，經常都有來往。

游天虹看看腕表：「他們離開這兒有多久了？」

小牛道：「二十分鐘左右……」

話猶未完，有一名侍者過來請小牛過去聽電話。小牛道：「一定是大頭夏——」

說着他已離座，走進了第三號電話間。

豈料小牛剛拿起聽筒，就認得對方的聲音絕非大頭夏，而是另一個人的。

「小牛，你最好乖乖的和你師父返家早些休息去，否則我會不客氣！」對方顯得有些生氣地說。

小牛立刻追問：「你是誰？」

「他媽的！怎麼你連我也不認得？我是江强，本來今晚我帶了大頭夏來這兒辦案的，却給你弄壞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給你差遣，你這算是什麼？」

小牛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對方竟然會是大頭夏的老闆江强。

小牛又問：「你現在那裏？」

「我就在另一間電話間，但你不要一錯再錯，我今晚這一宗乃大買賣，要是給你弄錯的話我會宰了你！」江强在電話中說道。

「但是，我跟大頭夏約好，等他電話的。」小牛說。

「他如果有電話來，我自會代你接聽，我勸你少嚕嗦，快些回家去睡覺吧！」

「可以告訴我，你辦的是什麼案子麼？」小牛好奇地追問：「也許我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呢。」

「多謝了！」江强在電話的另一端說道：「只要你不破壞我的部署行動，我已經非常感激！」

電話匆匆掛斷，小牛很不服氣，主要不是因爲江强的「無禮」，而是事實上他們師徒二人的確帮過江强不少忙；想不到他會這麼不客氣！

由電話間回到座位上，突然小牛感到好像被人監視。

小牛想起江强的話，知道他口中的「大買賣」可能收下人家很大筆酬勞，只好對游天虹道：「我們走吧！」

游天虹以爲大頭夏有消息，急急就跟隨住小牛離去。

直至小牛一邊將汽車開走，才一邊將江强的電話內容轉告游天虹！

游天虹心裏奇怪：爲什麼對方會如此不客氣呢，看來小牛可能無意中破壞了江强的部署行動。

江强既是商業化的私家偵探，自然是顧客至上，所以游天虹不但不會怪責他，反而勸小牛息怒。

他說：「反正這又不是件什麼大事，我們只不過愛理閒事而已！」

小牛却不以爲然，他說：「我認爲白先生只是故意放長綫釣大魚！貴賓房那一幕，分明故意先輸一局，藉此搭上了那位神秘富翁；下一步必然會輪到富翁大敗一局，而富翁輸的數目，可能令到他傾家蕩產亦未可料！」

游天虹笑了笑：「這也不是我們的錯，算了吧！」

回到家裏，已是凌晨時份！

這時間相信許多人都在夢鄉中，但游天虹和小牛洗過澡之後仍無睡意，他們分別捧着飲品在客廳裏看錄映的電視新聞。這是利用「預校時間掣」錄映的，也是電視台的當日「最後新聞報告」節目。

雖然明日早報多數會刊登這一節新聞，但游天虹却喜歡先睹爲快！他覺得生活在今天這個社會，既不可以與社會脫節，更加要分秒必爭！

在最後新聞報告中，游天虹看到一段由人造衞星傳播過來的美國消息；美國太空總署宣佈，有一位華裔美籍科學家參加太空穿梭活動，此人將登上太空穿梭機升空！

小牛正讚賞着皇帝子孫了不起，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游天虹順手執起電話聽筒：「誰？」

「你可是姓游的？」對方問。

「對了，我就是游天虹，閣下是——」游天虹覺得對方是個很陌生的男人。

「請小心聽着，這個電話十分重要，要是處理不當，可能危及全球人類的生命。」

「嗯——」游天虹一怔：「對不起，我不大明白。」

「明天早上，我會派人送你一筆錢，請你辦一件事。」

游天虹心裏奇怪：「到底是什麼事？」

「我希望你替我們找一個人。」

「先生，我看你可能找錯人了，我不是那種材料。」游天虹說：「不過我可以介紹你去找一位非常出色的私家偵探。」

「如果你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話，證明並未找錯人，你一定可以替我們辦妥這件事。」

「你口口聲聲說『我們』，到底你是代表什麼團體？」

「我是代表美國政府的——」

「美國政府？」游天虹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我有什麼資格可以替美國政府辦事？」

「你絕對有資格，否則我們又怎麼會找你呢？」

「你太過獎了，其實我只會在賭桌之上捉老千。」

「正因爲他是個大老千，所以我們才找你帮忙！」

「美國政府被人出千？」

「是的。而且，還是涉及整個自由世界防衞系統的機密，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聘請，這大老千可能會落入俄人手中，我們就完了！」

「俄人？」游天虹立刻身不由主地想到今晚曾經見過的白先生，只因他也是一名白俄。

游天虹又忍不住問道：「你所講的人，可是姓黃的？」

「對了，他正是黃泰萊，你認識他？」對方反問道。

「不！只是可能見過。」

「到時，你會擁有一切與他有關的全部資料。」

「我可以拒絕這次的邀請嗎？」游天虹忽然又說：「我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只要選中你，你就不可以拒絕。否則，你可能後悔！」

「這算是什麼？要脅我嗎？」游天虹有點生氣。

「我認爲我們已經非常尊重你，要是你仍不滿足，我也無話可說。」

「對不起！」游天虹在電話這邊說道：「我要休息了，有話改天再說吧！」

游天虹說完就將電話掛斷了！他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下一步將會怎麼樣。總之他是個很倔强的人，同時又不是用金錢可以收買的人。

小牛也覺得游天虹做得很對，要怪只怪對方不懂得做。不過無論如何，小牛覺得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變得複雜起來了。

翌日一早，門鈴就响，游天虹還未睡醒，就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小牛不敢開門讓對方入來，只好入去叫醒游天虹。

游天虹帶着惺忪睡眼出去應門，發覺對方只有一個男人，沒有第二個人，於是開門讓他入來。

那中年男子手挽占士邦型手提袋，入門後左張右望，又要求游天虹將窗簾放下來。

游天虹忍不住問：「你可就是昨晚來過電話的人？」

那人點點頭，然後拍拍那個手提袋：「這裏面有五十萬元美鈔，希望你不要拒絕我們的邀請。」

這時候小牛已將窗簾落下，站在一旁戒備着！

游天虹與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五十萬元全是美鈔，實在很吸引。」他又說道：「可惜，你的身份未明，於是這些錢也變得不明不白！」

中年人笑了笑：「我昨夜已經在電話裏交代得很清楚，我是代表美國政府的。」跟住他又取出了一個啡色的厚皮紙封，傾倒出一些相片和資料在玻璃几子之上，說道：「這是黃泰萊博士的資料，我們想置身事外，無非是不想這裏的英國政府尷尬。」

「你肯定他在香港？」

「是的，香港是各國間諜滙集之地，黃泰萊手上有一些非常珍貴的資料，所以一定會來此找買家。」

游天虹將紙袋裏面的相片拿過來細看，發覺相片中人正是他見過的黃泰萊。也就是厤子老三口中的黃博士。

游天虹說道：「你能够花五十萬元美鈔去找他，那麼他手中的文件最少也值一百萬元以上。」

「是的，那些全是機密文件，你能阻止他與俄人交易，我們另外還有獎金給你。」那中年人忽然又將上衣的口袋取出一個信封來，遞給游天虹！

游天虹拆開信封，發覺裏面有一張支票，抬頭正是寫上了他的名字，面額則是五十萬美元，日期剛好是一個月之後的日子。

「這是什麼意思？」游天虹怔了一怔！

「閣下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當然是很有信用，否則我們也不會找到你。」那人說道：「但是我的上司須要向政府負責，所以不得不用這方法；要是你在一個月之內辦妥了這件事的話，我們可以用現金換回這張期票，而且保證只會多付，絕不會少付分文。」

游天虹笑道：「我不是做生意人材，所以不知道什麼是信用，只知道一點江湖道義，萬一我替你辦妥這件事之後，我手上這張期票又無法兌現的話，怎麼辦？」

「閣下雖則不是個生意人，相信你也明白到法例上規定，開空頭支票是要負上刑事責任的。」

「但是，我連開空頭支票的人是誰也不知道，如何追究？再說，一個月之後可能連閣下也身在異域，叫我怎麼找你？」

「你講得也是道理。」中年人又打開他的手提箱：「這裏，我們已預備好了十萬元港幣，你先拿去，至於這張支票，我可以找一間有名氣的店號，在背上加簽，也等於有人做個保證人，這是保證這張不會是空頭支票。」

游天虹其實早已對這件事有了極大的興趣，即使對方不給他一分錢，他還是要插手追查的；但是，這個中年人到底又是何方神聖？他可是足以代表美國政府的人？就憑游天虹所知，美國政府派來東南亞的特務數目可不少，爲什麼要他代勞？

可疑的地方太多，因此更加引起了游天虹的興趣。

他對那中年人說：「你的建議，我可以接納，不過，做保證的店號，必須經我同意。」

「這點反而容易解決，現在就先請你收下這些訂金再說吧。」

游天虹收下了十萬元港幣，說道：「我的工作就是把黃泰萊交到你手上，對嗎？」

「是的，工作就是這麼簡單。」中年人說：「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一件事，就是希望找到黃泰萊的人很多，如果你太遲動手，就一無所獲！」

最後，中年人只留下那個厚皮紙封套，以及一個傳呼機號碼。

小牛關上了大門之後沉吟道：「這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道：「他是何方神聖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不會是美國政府派來的。」

「那麼，他一定是利用我們，只要我們找到黃博士，他們就會暴露出原形。」

「是的，我想像中的情形就是：剛才那人所代表的一帮人，跟踪黃泰萊來了本港，但對本港的環境又不熟悉，却知道我們不但愛管閒事，還熟悉江湖中的情形，於是想辦法好好的利用我。」

小牛道：「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有理沒理，先花了他這十萬元再說！」游天虹笑了笑，又將封套中的文件和照片等物，都傾倒出來：「這照片中人正是我們見過的『金山伯』，然則，昨晚他可能已開始接觸俄國人。」

「然則，我們豈不是遲來一步了？」小牛說。

游天虹道：「不，這只是個開始而已。我們先去找江强談談。」

「那傢伙只會利用我們，我怕他不感興趣呢。」小牛想起那次在電話間的情形，心裏仍在生氣。

「你放心吧！」游天虹胸有成竹地說：「有了我們手上這批資料，還用担心他沒有興趣麼？」

話猶未完，電話就响了起來。

小牛過去接聽，很快就認出對方正是大頭夏——江强的助手，也是小牛的好朋友。

大頭夏顯然也認得小牛，他在電話中說：「對不起，昨天晚上老闆不許我與你連絡。」

小牛道：「算了吧，我知道你是個忠於職守的人！」

「但是，我覺得對朋友也要負責啊。」大頭夏又說：「關於那個金山伯的事，你想知道嗎？」

小牛知道昨夜大頭夏曾經跟踪黃泰萊和那名俄人，但當時小牛只以爲對方助自己一臂之力，想不到大頭夏只是因利乘便，本來就要監視那兩個人——當然，這分明也是江强出的主意。

小牛順口答道：「要是你不怕你老闆怪責，我當然想知道更多關於那兩個人的資料。」

大頭夏這才說道：「那個大鼻子——俄國人十分狡滑，他好像知道我跟踪他們似的，竟想擺脫我，結果，我就祇是憑一枚電子追踪儀器，查出他們到了一間高級夜總會，可惜他們在貴賓房談些什麼，我完全聽不到。」

小牛對於這些事一向很有經驗，他立刻問道：「當時還有些什麼人在場？」

「媽媽生和舞小姐，但是，透過半透明的玻璃，我可以見到他們不時交頭接耳，分明有事密商。」大頭夏所講的「夜總會」，其實就是新型的大舞廳，所以才有媽媽生——也就是以前被人稱作「舞女大班」的女領班。

現代化的大舞廳，都設有貴賓房，目的是

為了方便一些商人在談生意。小牛也到過這些地方，所以大頭夏所講的情形小牛也了解。

小牛問道：「你現在何處?」

「我仍在家裏，但放下電話筒之後，我就會上班去。」大頭夏道。

游天虹搶過電話筒說道：「大頭夏，你的老闆呢?我有重要事情找他，叫他給我電話好嗎?」

「好的，游大俠。」大頭夏一向很尊敬游天虹。

電話就此掛斷了!

小牛也知游天虹與私家偵探江强是好朋友，許多時候江强在接辦的案件中要是遇上什麼難題時，總會找他們師徒二人帮手。但是小牛不喜歡江强的市儈態度，尤其是昨夜的無禮。

因此小牛對游天虹說：「為什麼我們不去找林浩探長呢?」

游天虹笑道：「林浩是警方人員，他也明知本港警方對政治最敏感，尤其是涉及美國以及一名華裔科學家，而且還是關乎太空科技的，更加滲入俄國人，太複雜了。萬一眞的驚動了他們，最後必然落入政治部手中，我們便會變得沒有一覺好睡，我才不想呢。」

「但是，江强是賺錢的商業偵探，我們怎可以義務為他做跑腿?」

「你放心!我會站在互利的原則下，與江强交換情報的。」游天虹打了一個呵欠，雖則仍有睡意，却也睡不入眼了，於是跑進了洗手間去。

小牛開門把派上門的早報取入來，發現外國電訊也有報導一名華裔太空科學家失踪的消息；據說，早些時美國太空總署仍在否認，但記者們神通廣大，終於查出該名出色華裔科學家已不在太空總署上班有一段時間，同時記者又發現聯邦密探曾多次到該名華裔科學家的家裏調查，最後在記者們的苦苦追問下，太空總署才被迫承認此事。

於是敏感的新聞界又去忖測，該名暫列失踪的華裔科學家，是否知道一些什麼有關美國太空防衛系統的機密?

若照電訊報導：太空總署官員只承認該名科學家叫黃泰萊，却沒有帶走任何「機密」文件云。

不過一段評論却指出：美國政府官員習慣在記者面前隱瞞一些事實，以免執政的政黨無法向人民交代；更避免在野黨的攻擊!

評論員大胆忖測：黃泰萊肯定帶走了若干有關美國太空「星戰機密文件」。

小牛等游天虹由洗手間出來時，將該段消息轉告他。游天虹正在閱讀該消息時，江强的電話就來了。

江强首先問：「大頭夏說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游天虹半開玩笑道：「應該是你找我吧?大偵探，因為對你來說，我比任何警方綫人更重要啊!」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正要處理一宗非常重要的案件，所以請你說話最好爽快一些。」

「你也明知我做人和做事一樣，永遠都是那麼爽快的。」游天虹一邊看着手上拿着的早報，一邊又說：「你接辦的是一宗國際案件，當然重要；但是我敢與你打賭，有關黃泰萊先生的資料，你未必够我多。」

「你說什麼?」

「我說的是一位美國太空專家，你想得到這方面的資料，那就必須向我道歉，否則，即使你付給我一百萬美元，我也不會出讓。」

江强的語氣立刻改變了過來：「你有黃泰萊的資料?」他又問道：「我幾時開罪過你老兄?」

「在厮子老三的俱樂部之內，你臭罵過我愛徒小牛，他生氣了一整晚呢!」

「那只是誤會而已，告訴他，中午我請吃午飯，作為賠罪。」江强又在電話中說：「你什麼時候到我辦事處來?讓我們好好的談談好嗎?」

「午飯我不吃了，條件之一應該是你把查到的資料與我交換，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嗯——」江强的反應很快：「那麼，我立刻到府上來!」

「喂!等一等!」游天虹提醒他：「要是你空手而來的話，小牛可能不會開門讓你入來的。」

「你放心吧!既然你已知道了這件事，我正樂得有個高手合作!這不是關乎酬勞問題，而是關乎到世界和平啊!」

電話又迅速掛斷了。

小牛提醒游天虹：「江强這傢伙很狡猾，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

「我們一向互相信任，他故作神秘，必有苦衷，何必斤斤計較?」

不久，江强獨個兒挽住一個公事包匆匆而來!

他入門後十分小心地左張右望，游天虹明白他的意思，叫小牛把門窗關好，才對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間屋沒有人裝上竊聽儀器。」游天虹笑了笑又問江强：「可曾見過黃泰萊?」

「當然見過。」江强一邊說着，一邊打開公事包，將一些照片出示：「這就是今天早報提及的美國華裔太空專家，也是少數參加美國『星球大計』的人。我昨天晚上偷偷的拍了這一批照片，差些兒給小牛弄僵了，所以才會生氣。」

游天虹看看那叠照片，果然是在俱樂部偷拍的。

「他昨夜出手闊綽，是否意味到已經有人給他大筆金錢呢?」江强用試探的口吻問游天虹。

游天虹沉吟道：「身為一位國際知名的太空科學家，入息肯定不錯，未必一定收了人家大筆金錢，才有賭本的。」游天虹說到這裏，將一些資料出示；這些資料都是那名神秘人物交來的。

江强首先注意那些照片，然後才看那些用打字紙打成的資料。

「你從那兒得來的?」江强一邊看一邊問道。

游天虹笑了笑：「你想知道的話，必須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我們是好朋友，有話你不妨直講，何必吞吞吐吐?」

「到底是誰聘請你追查黃泰萊博士的?」游天虹問道。

「本來這是業務秘密，但是你既要知道，我倒想先問清楚，是否我說了出來，你也照實道來?」

「嗯——」游天虹輕輕點點頭。

「不怕坦白對你說，有人出錢要我一日二十四小時跟踪黃泰萊，還要寫下詳細報告，按日交給我的主僱。但是，很不幸，昨天我所得到的資料，十分有限；我正担心我的主僱不高興呢。」

江强剛說到這裏，他腰間的傳呼機就響了起來!

江强說了句「對不起」，就過去致電他的辦事處；他腰間掛着的傳呼機是密碼式的，亦即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什麼人要傳呼他的那一種，所以不用「覆機」給傳呼台。

剛才江强身上的傳呼機顯示出他的偵探社要找他，所以他立刻與他的秘書連絡。

江强講電話的神色越來越緊張。他放下電話之後就對游天虹說道：「糟糕!我派到酒店去負責監視黃泰萊博士的人，有電話報告：酒店裏面的房間沒有人。要是你對這件事還有興趣的話，請與我一齊到酒店去一次好嗎?」

游天虹也明白江强的意思，他向小牛遞了一個眼色，道：「小牛，你先與江强去吧，我隨後就來!」

江强却感到出奇地問：「你知道是那一間酒店嗎?」

游天虹指指几子上的文件：「這叠資料上面有清楚的紀載啊!」

於是江强和小牛先走了，游天虹轉身入房去更衣。

× × ×

江强在酒店門外一輛汽車內質問他的探員：「你怎樣發覺他不在酒店房間的?」

那探員道：「我們事先買通酒店內一名侍役，是他通知我們，說黃博士被人由後門押去的；可惜我們趕到後門時，已來不及兜截，他惟有通知酒店經理。」

「綁票?」江强發覺酒店裏面果然有一批警方人員。

他本來就是一名退役警官，與警方高層很熟，於是走進酒店裏面去。

一名警官對江强說：「暫時無法證實黃先生被人綁票，因為他沒有反抗的跡象，行李仍在房內。」

「黃先生?」江强有些懷疑，「不是黃博士麼?」

「博士?」警官聽了反而怔了一怔：「他只是來自新加坡的一名商人，怎麼你會稱他博士?」

江强知道是弄錯了，反而是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是，那名同樣姓黃的商人，為什麼要鬼鬼祟祟的由後門離去?侍役又怎麼會弄錯呢?

他很生氣，回到一輛裝備了偷攝器材的汽車之上，臭罵了手下一頓。

那班私家探員反而覺得被酒店侍役愚弄，為了向老闆交代，他們決定找那名酒店侍役算賬。

等到警方人員離開酒店時，游天虹亦已匆匆趕到。

小牛將情形轉告游天虹，江强的手下已入酒店去。

一班私家探員悄悄找着那名侍役，質問他，侍役辯說他並未出賣他們。

侍役又說：「你們不是叫我監視七〇五號房間的人客麼?」

「是的。正是七〇五號房。」

「那怎麼會錯呢，剛才被人由後門帶走的中年人正是住在七〇五號房的。我及時通知了你們，已盡了我的職責啊!」

這時候，酒店門外忽然又駛來一輛警車，警車上的警方人員正帶着一名中年人落車，但是他們沒有進入酒店來，反而走向一輛停放在附近路邊的汽車——那輛正是江强的手下們所用的汽車。

一位警官對江强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他又指指那名中年人：「這位先生是住在這間酒店的住客，他發覺你們形跡可疑，所以悄悄由酒店後門溜到警局去，由朋友陪同向我們報案——」

不用再說下去，江强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眼前這個姓黃的，果然是來自新加坡的商人，而不是來自美國的黃泰萊博士，難怪人家要報警了。

江强是領有牌照的私家偵探，當然有權監視他業務中的目標人物，但是警方為了保持外地遊客的良好印象，當然亦要接受投訴。總之，這件事刹那間由秘密變了公開，由神秘而化作鬧劇。

毫無疑問，江强的手下遭人愚弄，黃泰萊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已遷出了「七〇五」號房，又或者有人從中安排，讓這位新加坡商人黃先生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與黃泰萊互相對調他們的房間。

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位來自新加坡的黃姓商人，分明被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游天虹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

江强心裏有氣，含怒說道：「你以為這件事很好笑麼?萬一黃泰萊落入恐怖份子手中，行將見世界大亂!」

游天虹聽到「恐怖份子」這四個字，也為之渾身一凜!

他收歛了臉上的笑容，道：「你怎麼會把這件事連想到恐怖份子的身上?」

江强向警方人員交代完畢之後，也不想讓外間人知得太多；他與游天虹一邊步向對面馬路——那是酒店的方向，一邊說道：「你別以為黃泰萊只是一位華裔太空專家，他還懂得製造核子彈，又是激光武器的設計家，試想想，假如這個人落入國際非法組織的手上，後果將會怎麼樣呢?」

游天虹聳聳肩：「我從未想過事情會這麼嚴重!」

這時候，江强一名手下正匆匆由酒店裏面出來，他向江强報告：「黃泰萊博士曾與人對調房間，根據管房部紀錄，他由原來的七〇五號遷到對面的七〇七號房去。但是現在，七〇七房也空無一人!」

江强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也就是說：他已失踪了?」

他的手下默然地點點頭!

江强忍不住破口大罵：「哼!你們全是飯桶!」

游天虹勸江强冷靜。他說：「這既然是有計劃的行動，那麼，對方顯然亦非弱者，相信任何人亦會被瞞過。」他又拍拍江强的肩膊：「來吧!讓我們設法到七〇七號房看看!」

進入酒店之後，游天虹與江强直上七樓，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人，要騙過侍役的耳目乃易如反掌的事；何況這一類旅遊酒店，未必每層樓都有人當值，絕大部份的侍役都會躲在一起聊天或賭博。

他們輕易偷進了「七〇七」號房，只要推窗外望，他們立刻明白黃泰萊為什麼要換房。

原來「七〇七」號房的窗口對住山邊，窗口外邊不遠處就是太平梯，由這間房逃避一切監視，實在易如反掌。但「七〇五」號房可不同了，那兒的窗口對住大街，所以那位來自新加坡的黃姓商人，輕易就可以見到對面馬路旁邊的情形，江强派來監視的人雖則小心翼翼，結果還是被他發覺。

似乎毫無疑問，黃泰萊博士是由「七〇七」號房的窗口爬出去，再沿住屋外的太平梯落到後面山邊，逃離這間酒店的。至於他自願離去，抑或在別人的要脅底下離去，暫時還未知道。

就在這時候，房間裏面的電話突然之間响了起來!

游天虹和江强交換了一個眼色，再看看枱面仍留下房門鎖匙，他們已經心裏明白，酒店方面一直以為這間房的住客在房內，所以有人找他，就會將電話接入來。

江强把電話筒執起，立刻聽到對方有人問：「是黃博士嗎?」

「是的。」江强順口答了，說道：「你是誰?」

「我們談好的事，我問過波士了，價錢不成問題，就依足你的意思去做吧!博士。」對方那個男人說道。

江强正想問他一些什麼，但對方已將電話匆匆掛斷。

「是誰的電話?」游天虹在旁問道。

江强沉思着說道：「看來，除了俄人之外，還有另外一幫人希望購入博士手上的那些東西。」

游天虹忍不住地問道：「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還用多問麼?當然是微型菲林之類，相信一定是美國星球計劃的一部份，否則決不會引起這許多人的注意。」江强獃在電話機一旁道。

游天虹道：「怎麼你不乘機約會他?」

「我正想誘他說出見面的方法，他只說了一句『就依足你的意思去做吧，博士』，跟住就將電話掛斷了。照我估計，這傢伙可能還有電話來啊!」

「那麼，我們似乎應該還要在這裏等下去了!」

「留在這間房裏面?」

「是的。」游天虹笑了笑：「說不定他們還會送上門來呢。」

江强想了想，也同意游天虹的說法：「那麼，就讓我來佈置一下吧!」

然後他雙雙退出「七〇七」號房間，臨走時江强又順手將門匙帶走!

出到門外，江强立刻吩咐手下，重返「七〇七」號房。

江强除了面授機宜之外，還配備了一具無綫電通訊機，以便隨時可以連絡。

游天虹另有打算，帶了小牛匆匆告辭，不過臨行時他與江强約好，只要有新發展，必須以第一時間通知他們師徒二人。

江强因爲目標曾經暴露，所以乘車入屋——他在附近一幢大厦之內，找到了一個空置的單位，用錢買通管理員，暫時借用作爲臨時總部。

游天虹則帶了小牛趕去找脈子老三，但老三卻仍未起床，只由他的弟弟老五招呼他們。

老五很年青，與游天虹和小牛都相熟，尤其是最仰慕千門奇俠游天虹!

老五趁此機會問游天虹：「可否教我一些千術?我們俱樂部經常有這一類江湖人物出現，我學會了之後，也知所防範啊!」

游天虹笑了笑!他最清楚老五的嗜賭性格，毫無疑問，他想學懂出千，分明不是爲了對付老千們，反之，他只想利用千術去贏錢。

不過游天虹並沒有識穿他，只笑道：「老五，你不要開玩笑吧，誰不知道老三的厲害?試問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想學千術不是不可以，不過有條件——」

「我知道了，游大俠，條件之一就是不准用來騙人，是嗎?」老五笑道。

游天虹說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最憎恨的，就是那些出千的人，不管是在賭桌之上出千，抑或在商場上出千，總之騙人就不可以。」

「放心!我保證不用犯規!」老五舉起三隻手指。

游天虹又說：「還有條件呢。」

「可不是要小弟叩頭拜師吧?」

「不!此乃邪門小技，就算我收徒弟，也不會以此作爲號召，不過我要你先替我辦妥一件事!」

「什麼事?」

「你可認識俄人白先生嗎?」游天虹問老五。

老五抓抓頭：「俄人不多，只有一個會講本地話的，我想一定是時常到我們俱樂部賭錢的人，對不?」

「對了，就是昨夜在你們俱樂部貴賓房出現過的人啊!」游天虹又說：「我給你一個傳呼機號碼，不管今晚或明晚，只要你見白先生出現，就立刻偷偷通知我。當我認爲你做得滿意時，自會教你如何識破一些千術的手法!」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腰間的傳呼機傳出了聲響!

這是一具即時顯示的電子密碼機，游天虹俯視之下，很快就知道是江强找他。

游天虹一邊示意小牛致電江强，一邊將自己配備的傳呼機號碼寫給老五，老五自然樂於合作。

不久，小牛回來了，他對游天虹打個眼色：「魚兒上釣了!」

游天虹於是立卽與老五告別，並且迅速地與小牛開車趕往酒店對面——江强的臨時總部去!

江强說道：「不久之前，有人致電七〇七號房，約博士在第十六號碼頭交易，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辦?」

游天虹看了看腕表，反問道：「約會在何時?」

「距離現在還有四十五分鐘左右。」江强說道：「幸好第十六號碼頭距離這裏不遠。」

游天虹道：「你找個身裁與博士差不多的人去冒充他，我們先到碼頭去佈置。萬一對方出現，最好先去將他俘擄回來，問個明白。照我估計，此人若非間諜，一定又是本地一些大使館的特權人物，因此我們絕不可以報警，否則一定夜長夢多!」

江强也覺得有道理，於是依計行事。

江强覺得自己的年紀和身裁都與黃博士差不多，一時之間也不易找到一個適合的人選。故此惟有親自冒充一下黃泰萊。

游天虹則帶了小牛和江强一批手下，分別以不同的身份匆匆趕到第十六號碼頭。

這是日間，十六號碼頭附近停放了不少的大小車輛，同時亦有人將船上的貨物搬到貨車之上。

游天虹帶了一具望遠鏡，登上一處天台去，居高臨下，俯視着十六號碼頭的情形。小牛則配備了無綫電對講機，與江强的手下分別躲在不同的車輛之內，見機行事。

約會的時間到了，江强的「黃博士」也依時乘計程車抵達碼頭，但是，電話中的神秘客仍未出現。

所有人都等得有些兒不耐煩，就在這時候，船上的吊臂正將一個大木箱吊到碼頭上面來，江强見狀急急閃避。

大木箱就吊落他的身邊，江强正覺得奇怪，木箱的一旁有度活門打開，一支槍的槍管瞄準江强，箱中有人警告着說：「博士，你要慢慢的走過來，切勿作出任何啓示。我們早已知道有人暗中保護你。」

江强有點無可奈何，惟有依足那聲音的吩咐，步向木箱那邊。

他知道他當時站立的位置前後左右都有東西遮擋，要不是汽車，就是貨物，總之他估計小牛和他的手下們此刻可能見不到他的行動。

惟有游天虹居高臨下，可以見到江强正一步步地走進了一個大木箱裏面去，他感到情形有些不妙，於是透過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小牛他們。

小牛和江强的手下們，本來以爲一切盡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因爲他們分乘不同的汽車，

停放在不同的路口，只要一聲號令，對方一定無法遁去，但是，現在他們收到游天虹的通知之後，才如夢初覺地仰望天空——當時大貨船上的吊臂，正迅速把那個特製的木箱，再次吊離地面。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惟有把望遠鏡的方向移向海面上，再將大貨船的編號告知碼頭上的人。

小牛他們既然知道江强被俘，也明知在陸上無法兜截，惟有依照游天虹的指示，趕到海邊去!

大貨船的吊臂將大木箱吊到海上一艘快艇的甲板上面去!快艇迅速開走!小牛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游天虹在大厦天台高處，自然更加沒有辦法可想。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跑到大貨船上面去，找那個操縱吊臂的人，但是，那男子只是受人所託，將大木箱吊到快艇上面去。看來他分明是受人利用的。

× × ×

快艇之上，江强正被人由大木箱中押了出來!

「博士你好?」一名中年人含笑點頭：「請恕我的手下無禮，用這種方法把你請來。」

江强苦笑：「你們到底想怎麼樣?」他又環顧一下快艇上的情形，只見艇上除了那中年人之外，還有七八名槍手。他們看來都是本地人，而那個中年人分明就是這班人的首領。

中年人道：「我們知道你是個十分搶手的人物，所以才不得不出奇制勝!」他又攤攤手：「隨便請坐吧，由現在開始，你會感到非常安全。」

江强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有個人正捧了一杯酒遞給他：「博士，請先定一定神，回頭我們再談買賣吧!」

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吆喝一聲：「等一等!」

雖然是個女人的聲音，但却分明不懷好意：「他不是黃泰萊博士!」

江强這一驚非同小可，回頭只見一個女人走過來。

那女人只有三十出頭，梳了一個高髻，面無笑容，直盯着江强：「你最好乖乖的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江强苦笑道：「我還想不到我應該再改一個什麼動聽的名字，除了黃泰萊這名字之外，如果你是姓名學專家，那麼，不如由妳贈我一個名字吧，但姓氏就不可能改了。小姐。」

那女人冷然一笑：「你以爲很幽默嗎?」她回頭吩咐二名大漢：「把他推入大海去餵鯊魚吧!我可以保證這個人百分之一百不是我們要找的黃泰萊。」

二名大漢望望那女郎，又回頭留意中年人的面色。

中年人道：「既然妳說得這麼肯定，就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吧，喂!你到底是何方神聖?爲什麼要冒充黃博士?」

江强仍然堅持下去，苦笑道：「你們既然明知我的來龍去脈，又明知我是各方面都急於要找的人，爲什麼不用用腦筋，改變一下態度問我：爲什麼要改頭換面呢?」

中年人回頭望望那女郎，女郎也有些動搖；她訥訥地問：「你的意思是，你改變身份，化了裝?」

江强點點頭：「反正你們要的是一些機密文件，又不是要我這個人，對嗎?」他强作鎭定地燃點了一支香烟。

其實，江强只是乘機將口袋裏面一枚電子訊號儀器的機掣扳開而已!

中年人有點急不及待地問：「然則，那些文件呢?」

「我有辦法逃過美國特務的追殺，你以爲我會不會蠢到把文件帶在身上?」江强抽了一口香烟。

女郎迫視着他：「你眞的是黃泰萊?」

「我騙妳有何用?」江强說道：「不過，我先聲明一句，你們把我帶到這裏，由於我離開酒店太久，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萬一我們無法交易，責任並不在我，而是你們咎由自取!」

中年人道：「我們覺得這裏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女郎則問：「你帶出來的文件，到底又是一些什麼機密文件?」

江强苦笑搖頭：「小姐，妳想不付分文就得到一切麼?妳似乎太大貪了。」

「我們只想先知道文件是關乎那方面的，然後才談價錢!」女郎道。

江强說：「由太空星戰計劃的藍圖，到袖珍核彈的製法，我都事先拍攝成微型菲林。不過別忘記，除了你們之外，我還有另外一些買家啊!」

「我們要全部你帶來的東西，價錢由你開出!」中年人說道。

江强道：「你們似乎想做批發，但我並不希望一次過賣給一個人!」

女郎道：「你沒有選擇之餘地，我們一定要得到全部資料，除非——第一，你根本就是假冒的，所以手上並沒有這些東西。第二，你一定嫌命長。」

江强苦笑道：「你們用强迫手段太不文明，即使殺了我，你們也沒法得到任何好處，那又何必?」

中年人道：「廢話少說，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展開這次交易?」

「錢呢?」江强攤大手掌笑了笑：「我這麼千辛萬苦亦無非爲了錢，相信你們也知道，美國CIA與FBI的厲害吧?萬一我落入他們的手中，這條命就凍過水!」

女郎噴了口香烟，問：「你要多少錢才肯出讓手上的全部資料給我們?」她悠閒地問。

江强橫掃他們一眼：「你們一定要全部資料?」

「是的。」女郎回答道：「我們要的是全部!」

「坦白說，我們只打算分批出售，從未想過全部一次過交易。」江强又故意說道：「如果你們一定要全部，我必須和我的拍檔商量一下!」

豈料此語一出，中年人和那女郎都迅速作出了反應：「拍檔?」他們異口同聲地問：「你還有拍檔?」

「當然，」江强毫不考慮地說：「你們以爲我只是得一個人嗎?那就未免太過天眞了。不過他們不出現，是担心我們一網成擒!」

中年人又和女郎交換了一個眼色!江强不知道他們的意思，他只知道這是生死關頭，要是一不小心，就會做了犧牲品。

中年人回頭對江强說：「我們送你回酒店，你把那些機密文件交給我們。至於錢方面，我們保證不欠你的。」

「不，我一個人不可以作主的。」江强作勢要堅持原則。同時爲保性命，他又故意說謊道：「我不妨向你們透露，那些文件和微型菲林，並不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而是分散在每個成員的身上。」

女郎又用凌厲的目光迫視着江强：「我越來越懷疑你的身份，根據我們的資料，黃博士只是一個人逃出美國的。怎麼會有拍檔呢?」

（未完·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泰一腿中毒，仍然配合伍明珠挐了兩個黑衣女子；江玉南雖然生擒了一個黑衣女子，身受了很重的內傷。二人體力不支，閻五見自己領隊敗了頭陣，看伍明珠處事慧黠，對井望天說出自己的見解，推舉她代替主事，伍明珠亦不拒，小妮子聰慧過人，用人質換取解藥，救治高泰毒傷，利用談判拖延時間，使高泰和江玉南很快療息復元，再和金長久、田榮會師，用詐降方法叫陣，誘黑谷毒婆婆中計，埋伏金長久和閻五二人，一舉擊斃毒婆婆。至於黑霧瀰漫，衆人漸漸適應，伍明珠建議繼續弄清楚黑谷的情況；金長久準備出谷領人手進來……

看接引神功　奮戰難尅敵

金長久道：「我驅不走谷中黑霧，但我準備一百火把，照明此谷。」

伍明珠道：「恐怕很難辦到。」

金長久道：「七刀塘有的是人，我巳要他們調集人手趕來，在下相信，三兩天他們就可以趕到了。」

伍明珠道：「那時，單是要進這座谷口，只怕就難得犧牲大部份的人手。」

金長久道：「那些人是七刀塘中的人，不會使諸位傷心。」

伍明珠道：「不管他們來自何處，但人命總是人命，咱們應該一樣的珍惜，再說，咱們再次進來的機會太渺茫了。」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照妳這樣說法，只有硬着頭皮闖進去了?」

伍明珠道：「咱們已入虎穴，就算不能得到虎子，至少，也應該摸清楚這虎穴的形態。」

閻五冷笑一聲，道：「金塘主，咱們約定合作，雖然是早經協議，不過，可也要心甘情願，你如是覺着明珠姑娘的計劃不好，咱們仍不妨分道揚鏢。」

金長久笑一笑，道：「閻五，你好像很不願和兄弟合作。」

閻五道：「老叫化覺着信人不疑，疑人就別信，咱們既然信了伍姑娘，一切都聽她之命行事。」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明珠姑娘，妳說，咱們要如何一個找法?」

伍明珠道：「鳥無翅不飛，蛇無頭不行，不論黑谷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兇險地方，也該有一兩個首腦人物。」

金長久道：「不錯。」

伍明珠道：「現在，咱們就是找到她們那個頭子。」

金長久微微一笑，接道：「對！只要制住了她，不怕她們不放咱們出去了。」

伍明珠道：「這黑谷形勢奇特，顯示了造物的神奇，諸位雖然都是江湖第一流中的頂尖高手，但目下咱們的處境，單是武功，只怕未必能順利通過險惡，還要用點智慧，策略。」

金長久道：「姑娘可是早巳經胸有成竹了?」

伍明珠道：「這地方的一切，對我們都是那麼陌生，誰也無法想一套完美的辦法出來，我們知己，却不知彼，不過，蛛絲馬跡，也並非全無可尋，她們也是人，我們巳經證明了，她們和咱們並無太大的不同，咱們瞧不到的，她們也瞧不到，她們能够來去自如的原因，完全是因爲地形熟悉之故。」

金長久點了點頭，說道：「高論！高論。」

伍明珠道：「誇獎！誇獎……」語聲一頓，接道：「夜暗加上黑霧，就算是最好的目力，也難及遠，但諸位可以用耳朶去聽，我相信她們不會餐風露宿，至少，這黑谷中有她們住的地方。」

閻五點點頭，道：「對！看來咱們沒有選錯人。」

伍明珠道：「我也不相信這座黑谷之中的人，每天就這麼黑暗相對，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大家全憑聽覺交往，一定有可以彼此互可相見的地方。」

金長久道：「是的，可是那地方必有很好的掩飾……」

伍明珠接道：「尋找不易，對麼?」

金長久道：「老夫正是此意。」

伍明珠笑一笑，道：「咱們不知道，但有人知道……」

放低聲音，說出了一番計劃來。

金長久點點頭，突然把目光轉注到井望天的臉上，道：「井兄，離開了黑谷之後，七刀塘想禮聘伍姑娘到兄弟那裏去，任策士三年，不知二堡主能否割愛?」

他說時神情端莊，一點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井望天笑一笑，說道：「這件事，只怕兄弟作不得主，還得由伍大堡主決定才行。」

金長久笑一笑，說道：「二堡主請代美言幾句，至於代價方面，兄弟能力所及，無不答允。」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個，兄弟是準得帮忙。」

閻五道：「金兄，什麼事，都該有一個先來後到，伍姑娘的事，咱們巳經約定了，不過老叫化向不强人所難，這件事，等離開黑谷之後，由伍姑娘自行決定。」

金長久笑笑道：「閻兄和兄弟搶生意了?」

伍明珠笑一笑，道：「兩位老前輩，不用尋晚進的開心，目下對敵要緊。」

金長久道：「好！這件事以後再說，老夫先打頭陣，田少俠，咱們走！」

身子一側，當先向前行去。

田榮和小蛇女，緊隨在身後而行。

高泰、閻五與金長久保持四五尺的距離。

伍明珠、江玉南、井望天三個人走在最後。

金長久表面上雖然是豪氣干雲，但內心之中，却是十分謹慎，他緩步前行，舉步落足之間，無不戒備森嚴。

× × ×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他們目光都巳經可以適應黑暗，以幾人過人的目力，本可以看得遠一些，討厭的是那瀰漫在黑暗中的霧氣，限制了視力。

極盡目力，也只能看到六七尺外。

一品刀豐富的閱歷，使他們相信自己的判斷，敵人就算常聚黑谷，能够暗中見物，但一樣的無法看透黑霧。

這等濃重的霧氣，混入了黑暗中，是一種自然的障碍、限制，那不是一個人內功所能突破的條件，至少，金長久和田榮，都還沒有這種突破的功力。

黑谷中一片寧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習武人講究耳目並用，這時間、這處境，顯然是耳聞重過目視。

突然間，金長久聽到了一陣步履之聲。他倏地停下了脚步，凝神傾聽。

但那步履聲又復消逝不聞，耳際間却響起了一個少女的聲響，帶着冷峻的意味說道：「你們聽着，我們巳經知道了你們停身之處，這黑谷中步步凶危，我們隨時可以把你們置於死地，所以遲遲不下手的原因，那是我們不願諸位就這樣地無辜死了……」

金長久忍了又忍，還是忍耐不住，冷冷說道：「金某人經過了不少的大風大浪，我不相信會在陰溝裏翻了船，不錯，這黑谷中很兇險，目力難見一丈外的景物，但老夫相信你們也是一樣……」

那女子聲音接道：「不一樣，我們熟悉這谷中景物，谷中佈置，閉上眼睛也可以來去自如。」

金長久聽聲辨位，巳發覺那女子的停身之處，暗中凝神提氣，手握刀柄，準備突撲施襲。

但他還未來得及發動，突覺火光一閃，呼的一聲，身前不足半尺處，閃起了一團藍焰，着地生花，立刻熊熊燃燒了起來了。

那是一種燃燒力十分强勁的毒火，落地之後，化作小碗大小一團藍色火光。

在濃重的黑霧中，照亮了兩尺方圓一片地方。

金長久疾快的一閃身，避了入暗中，冷冷的說道：「臭丫頭，只有這一點能耐麼?」

那女子聲音又傳了過來，冷冷說道：「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了，你們如若還不肯束手就縛，那就別怪我們心狠手辣了。」

金長久道：「老夫見的多了，妳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

說話間，一條人影疾飛而起，撲向女子聲音傳來之處。

是金劍銀衫客田榮。

他借金長久和那女子對話之中，突然飛身而起，連人帶劍攻了過去。

緊接着響起了一聲慘叫。

那是一聲尖厲的慘叫，一聽就知是女子聲音。

伍明珠低聲道：「金塘主，請他快些回來。」

金長久微微一笑，高聲說道：「田兄弟，請回來吧！」

步履聲中，田榮緩緩而歸。

劍已回入鞘中，神情間一片冷肅。

伍明珠道：「你殺了她?」

田榮冷冷說道：「嗯！我殺了他，一

劍正中心臟，一呼而絕。」

金長久道：「姑娘，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只聽江玉南叫道：「快些讓開！」

羣豪聞聲而散，同時各自揮掌拍出。

但見十餘點火光，劃破黑霧而來，落在了羣豪的停身之處。

那是一種毒火彈，破空襲來，並且來勢甚疾，只見數十點光芒，劈劈拍拍，落在地上，爆裂出一團團的火花。

羣豪之中，雖然沒有被火燒中，但一個個都心頭震動不已。

這些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只一眼，已瞧出那毒火彈的厲害。

只要被那毒火沾染到身上，就很難熄去。

羣豪雖然沒有人被這一陣毒火襲來燒中，但他們停身的地方，都已經被十餘堆毒火照明。

每一個人，都在毒火的照耀之下。

只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冷冷說道：「放箭！」

立刻間，弓弦聲響，箭如飛蝗般，直射過來。

田榮大喝了一聲，金劍揮動，飛身而起。

但見寒芒如幕，響起了一陣陣卜卜之聲。

那如雨密集的長箭，竟被一片光幕所阻。

伍明珠回顧了身側的井望天一眼，低聲道：「這是什麼劍法？」

井望天道：「後起三秀之士，自非小可，目下咱們已知其二，還有一人，聽說是後起三秀之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但却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江湖上很少有人認識他。」

伍明珠道：「小花龍高泰，也是其中之一麼？」

井望天道：「是。」

田榮炫露了驚世駭俗的劍法，身在空中，手中之劍運成了一片光幕，一陣箭雨，全給擋住。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劈劈拍拍之聲，數十支長箭，都被擊落。劍光收斂，田榮重又現出身來，手執金劍，肅然而立。

伍明珠高聲說道：「諸位，咱們站在火光照耀之處不行，想法子摸過去。」

田榮突然俯身撿起了地上幾支長箭，扣在手中，向發箭之處投擲過去，人也跟着向前撲了過去。

金長久道：「老弟，等等我，不可孤身涉險。」

緊緊追在田榮的身後。

小蛇女也放步追踪。

閻五低聲道：「小叫化子，咱們困守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倒不如涉險和他們一拚。」

突然舉步向前追去。

江玉南、伍明珠，也隨着一路跟上。

這黑谷的範圍，相當的大，一口氣行出了數十丈，既未遇抵抗之人，也未見什麼可以存身之處。

伍明珠低聲說道：「停一停，這樣追法，追不出什麼來。」

羣豪停下脚步，圍了過來。

閻五首先開口說道：「伍姑娘，他們地形熟悉，咱們追，她們跑，永遠追不上她們。」

伍明珠道：「這追法不行。」

金長久道：「明珠姑娘有什麼新鮮的辦法？」

伍明珠道：「她們一定有個住的地方，那地方可點起燈火，可以煮食用之物，咱們先找出那個地方，才能在黑谷中長久的住下來……」

金長久接着立卽問道：「長久的住下來……」

伍明珠笑一笑道：「我說的長久住下來，可能是三天，也許是十日，咱們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摸出她們的底細。」

金長久道：「原來如此！」

伍明珠道：「人是活的，可以跑，但東西是死的，不會跑，咱們追不上她們的人，可以找出她們住的地方。」

小蛇女李青青道：「她們不會在谷中搭建一座房子，定然是住在天然的石洞中，咱們只要找出一面山壁，就不難找到她們的住處……」

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接道：「不用那麼費事了。」

伍明珠道：「妳是誰？」

那人應道：「你們身在何處？」

伍明珠道：「黑谷。」

那人道：「老身就是這裏的主人。」

伍明珠道：「黑谷谷主？」

那人道：「不錯，老身就是谷主。」

金長久很想接口，但他却輕輕咳了一聲，又強自忍了下去。

伍明珠道：「谷主親自現身，和我們相見，那是最好不過，……」

黑谷谷主冷冷接道：「老身現身，你們就死定了，對你們有什麼好？」

伍明珠笑道：「至少，我們會死得明明白白，妳是一谷之主的身份，總不能和她們一般的暗施算計吧！」

黑谷谷主冷冷說道：「你們想死得清楚明白？」

伍明珠道：「是！咱們希望死在目能見物的地方。」

黑谷谷主說道：「好吧！老身成全你們。」

閻五低聲道：「明珠姑娘，想法子叫她見見咱們，老叫化要瞧瞧她究竟是何方神聖。」

伍明珠高聲說道：「谷主準備在那裏接見我們？」

黑谷谷主一怔，道：「接見你們，老身爲什麼要接見你們？」

伍明珠笑一笑道：「谷主隱此潛修，有不少年代了吧？」

黑谷谷主說道：「老身居此巳三十餘年。」

伍明珠道：「三十餘年之中，咱們只怕是第一次進入貴谷的客人。」

黑谷谷主道：「如不是老身有意引你們進來，你們決到不了此處。」

伍明珠道：「可惜的是，我們巳經傳出了信息，大批人手，即將找來黑谷。」

黑谷谷主道：「這地方形勢險要，一夫當關，萬夫難入，就算你們有千軍萬馬趕來，也無法進入黑谷。」

伍明珠說道：「晚進相信谷主之言是對的……」

黑谷谷主哈哈一笑，接說道：「聽說你們之中，有不少都是江湖上很有名氣的人。」

兩人交談，金長久和閻五，却在暗中計算她和羣豪之間的距離，準備發動。

伍明珠道：「不錯啊！我們之中，確然都是很有名氣的人，如七刀塘的金塘主，號稱一品刀，還有鐵面神丐閻五、井望天井二堡主……」

黑谷谷主冷冷一笑，接道：「這些人，都巳經老了，老身想知道什麼後起三秀，是不是都在這裏？」

伍明珠心頭一震，道：「看來，妳谷主常在江湖之上走動？」

黑谷谷主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老身三年未離黑谷，對江湖中事，一樣瞭如指掌。」

伍明珠道：「那眞是難得的很……」

黑谷谷主道：「妳還沒有回答老身說話，號稱江湖上後起三秀的人，是否在這裏？」

伍明珠道：「在……」

黑谷谷主放聲而笑，道：「那很好，銀瓶，亮燈，引他們到客室中去。」

但見火光一閃，濃濃夜霧中，亮起了一盞黃燈。

黃色的燈光，在濃重的黑霧中，似是白色的燈光，更具照明的作用，羣豪立刻可以看清楚了附近的大略景物。

在燈光的導引之下，羣豪行入了一座石室之中。

但老練的金長久和閻五，都防範到了突然的變化，兩人留在門口，不肯先行入內。

直等到執着燈火的銀瓶，帶着黑谷谷主等先行入內，兩人才隨後而入。

衆人進去之後，兩扇石門立刻關上。

石門關上之後，石室的光亮增强了很多。室中的景物，也逐漸清晰。

這一座石室不大，但也不太小，擺了二十多張小木椅。

靠上首，一張虎皮椅上，坐着一個全身黑衣的老婦人，頭髮巳白，臉色也不見紅潤，但却不見皺紋。

只看她坐的位置，大概巳可確定她的身份，是這黑谷的谷主了。

在那黑衣老婦人兩側，分坐着兩個半老徐娘，四十左右的年紀，也穿着一身黑衣，但却完全沒有半老徐娘那種風韻，臉色冷漠，似乎是天下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她。

六個佩劍的黑衣女婢，一字排開，站在谷主身後。

執燈的銀瓶，和另一個年輕少女，分列在老婦人的左右。

只見居中而坐的黑衣老婦人道：「老身就是黑谷谷主，你們請坐吧！」

伍明珠道：「謝坐了。」

和羣豪依序落座，接道：「谷主準備如何發落咱們？」

黑谷谷主淡淡一笑，道：「談不上發落，至少，目前諸位都是我的貴賓。」

伍明珠道：「也許片刻之後，咱們就成了谷主的階下囚了。」

黑谷谷主說道：「那是以後的事情，如是咱們談得投機，各位就可以平安離開了。」

伍明珠道：「谷主請說吧！」

黑谷谷主說道：「你們傷了我不少人，我可以既往不究，只要你們答應我一件事。」

伍明珠道：「谷主很大方，但我還得先聽聽，那是什麼事情。」

黑谷谷主道：「我想聘你們作本谷的護法。」

伍明珠道：「這個，只怕，我們力難勝任。」

金長久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就憑妳這一處不見天日的黑谷……」

黑谷谷主接道：「還有我一身不同凡响的武功，不答應的只有一個字：死！」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谷主，想處死我們？」

黑谷谷主冷冷地，說道：「我要用武功殺你們，使你們見識一下，什麼叫眞實的武功，也讓你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她的口氣太大，大到令人難以置信。

金長久哈哈大笑，說道：「好大的口氣……」

笑聲和話聲，同時止住。

原來，他忽然想到，數十年來，從未聽過這麼狂妄的口氣，見過這樣狂妄的人，一個老婦人，敢在閻五和自己面前講出這種話。

敢在自己和閻五面前講出這種話的人，不是活膩了，就是瘋子。

但黑谷谷主沒有瘋，也不像活膩的樣子。

太大的口氣，反使金長久心中動了懷疑。

停住了笑聲，回頭望了閻五一眼，道：「叫化子，你相不相信她的話？」

閻五道：「我聽到了。」

這句話有些答非所問，但金長久明白，閻五這樣答覆，有着弦外之音，他不願承認這老婦人的話，但心中又覺着，她並非完全是在吹牛。

這就使金長久更震動了，閻五怎會有這種想法？

其實，他也應該懷疑自己，自己又怎會有這種想法。

其實，那黑谷谷主說出「殺你們」三個字，一種殺氣巳由她身上散發出來。

這也是金長久突然停下笑聲的原因。

一種習武人的本能，使金長久感受到那股無形的殺氣。

黑谷谷主冷然一笑，道：「金長久，你不信老身的話？」

就算金長久眞的信了，也不能承認，他搖搖頭，道：「是不大相信。」

黑谷谷主緩緩站起身子，道：「好，那咱們就試試看！」

這時，坐在兩側的中年婦人，忽然都站了起來，道：「殺鷄焉用牛刀，由弟子等出手就是。」

黑谷谷主道：「都坐下。」

四個中年婦人依言坐了下去，不敢再多接口。

未見她帶兵刃，赤手空拳的由座上行

了下來，道：「老身再給你一個便宜佔佔，咱們動手一百招，你能接下我一百招，老身就下令，恭送你出谷。」

金長久道：「哦！谷主的口氣越來越大了。」

黑衣婦人已然逼近了金長久，道：「再讓你先機，出手吧！」

伍明珠突然喝道：「且慢！」

黑衣婦人道：「小丫頭，可是想爭先赴死？」

伍明珠道：「晚進自知非前輩之敵，自然不會出手。」

黑衣婦人道：「那妳要幹什麼？」

伍明珠道：「谷主要殺光我們？」

黑衣婦人道：「不錯，除非你們願束手就縛。」

伍明珠道：「即使咱們有這個意思，也希望在未死之前，問明幾件事情。」

黑衣婦人道：「嗯！妳問吧！」

伍明珠道：「帶咱們來此的絕情谷主，現在何處？」

黑衣婦人道：「什麼絕情谷主？」

伍明珠一怔，道：「妳不認識絕情谷主？」

黑衣婦人道：「老身自然是認識，但她沒有來。」

伍明珠說道：「千眞萬確的，她帶我們進入貴谷，要不然，我們怎知此谷的門戶？……」

語聲一頓，接道：「她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

黑衣婦人哦了一聲，卽回頭說道：「金花，銀瓶，妳們見過一個穿紫衣的丫頭麼？」

銀瓶一欠身，道：「回谷主的話，小婢見過。」

黑谷谷主說道：「見過，她到那裏去了？」

銀瓶道：「借黑霧掩護，似是溜入後谷去了。」

黑衣婦人道：「溜入後谷幹什麼？」

銀瓶搖首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黑衣婦人沉吟了一陣，道：「量她也跑不了。」

目光轉到伍明珠的身上，緩緩說道：「有這麼一個人混入本谷，但她不是絕情谷主。」

伍明珠楞住了。

其實，閻五、金長久、高泰、江玉南等，全都聽得怔住了。

難道那位紫衣姑娘，眞的不是絕情谷主？

還是這黑衣婦人故意隱瞞她的身份？

但聽黑衣婦人冷冷說道：「小丫頭，妳的事，老身已經回答了。」

伍明珠道：「眞是叫人難信啊！」

黑谷谷主道：「信不信是妳們的事了，與老身何干？」

目光一掠閻五、高泰，轉注在金長久的身上，道：「你如心中害怕，可以要他們換一個人。」

金長久笑一笑，道：「老夫不吃這個，也不願佔妳先機，你出手吧！」

他經過這一陣沉思，覺着不見得眞的會敗，就算敗了，閻五等也不會坐視不管，何況還有田榮在側。

自然，如是由別人先出手，使他能看清楚對方的拳路，那就更好了。

可惜的是，黑谷谷主，第一個就選中了他。

黑谷谷主冷笑一陣，道：「你聽着，老身就要用一雙空手勝你，你可以不受限制，兵刃暗器，隨便出手。」

金長久道：「老夫號稱一品刀……」

黑谷谷主道：「那你是以刀法見長？你可以用刀……」

金長久究竟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見那黑谷谷主口氣愈來愈大，心中暗生震駭，呆了一呆，接着問道：「妳還是不用兵刃？」

黑谷谷主道：「是！我已經說過了，我要用赤手空拳，對付你兵刃、暗器，你用刀用劍，悉憑尊便。」

金長久手握刀柄，刷的一聲，抽出了紅毛寶刀，冷冷說道：「金某人混了幾十年，手中這把刀，也會過不少高人，但像妳谷主這樣狂妄的人，在下確也沒有見過，恭敬不如從命，金某人亮刀了。」

他在黑谷谷主，再三逼迫之下，不禁激起了怒火。

黑衣婦人淡淡一笑，道：「好刀，我要在百招之內勝你……」

金長久冷笑一聲，接道：「妳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黑衣婦人道：「現在，咱們該談談條件了？」

金長久道：「條件！什麼條件？」

黑衣婦人道：「我敗了，恭送你們出谷，而且，任你們取走任何需要之物？」

金長久想了起來道：「包括那一條千年白鱔？」

黑衣婦人道：「是！那條白鱔，好好的放在一個玉鉢之中。」

江玉南突然接口說道：「陰陽刀訣，是否也在這裏？」

黑衣婦人道：「你就是要追查那份陰陽刀訣的人。」

江玉南道：「是！」

黑衣婦人道：「你能勝過老身，老身就交出陰陽刀訣。」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從命，不過，在下還是希望先知道，那刀訣是否在此？」

黑衣婦人道：「在！」

金長久退後一步，未再接口，他希望江玉南能接過去，先自己出手。

但江玉南似是早已洞悉了他的用心，竟然不再接言。

黑衣婦人目光轉到了長金久的臉上，接道：「你敗了，就留在黑谷？」

金長久道：「作什麼？」

黑衣婦人說道：「作本谷的護法，老身久在這座黑谷中，已經住了數十年，靜極思動，準備出而逐鹿江湖，我黑谷中，雖然有些好手，但他們見識不多，閱歷太淺，很需要像你金塘主這樣的人，輔助老身。」

金長久笑一笑，道：「老夫之後，還有七刀塘。……」

黑衣婦人接道：「這也是老身特別重視你的地方？」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聽你口氣，似是已經吃定金某了？」

黑衣老婦人道：「所以，我們要先行談好條件，勝負已分，立刻履行，終生不渝。」

金長久未置可否，這黑谷谷主的口氣越來越大，大到連金長久這樣的人，也生出了畏懼。

不聞金長久回答之言，那黑衣婦人臉色立刻冷了下來，緩緩的說道：「一個人，如若願意死，什麼事，都不會放在心上了。」

突然一側身子，右手疾探，向金長久抓了過來。

金長久身軀晃動，閃電一般的避開五尺，右手紅毛寶刀，向上撩出，快如電光石火。

這一刀，談不上什麼奇異的變化，只是順勢出刀，快速無匹，是很難閃避的一刀。

但那黑谷谷主根本就不閃避，右手向下一壓，竟然用右腕硬向力上撞去。

金長久的紅毛寶刀，雖非切金斷玉的寶刃名劍，但它的鋒利，却勝過一般的刀劍，握在金長久這樣人物的手中，更是威勢倍增。

就是一根堅木，一根鐵條，在金長久的刀下，也要被劈成兩斷。

何況，黑谷谷主的血肉之軀。

只聽拍的一聲，黑谷谷主的右腕，竟然是完好無傷。

金長久呆了一呆，忖道：這是什麼武功，就算練成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擋不住我這一擊才對。

但他究竟是江湖閱歷極爲豐富的人，立刻知道上當，那黑谷谷主的右腕之上，定然戴有極爲堅硬之物。

他明白上當時，已經晚了一步，黑谷谷主右手五指，已經抓住了刀身。

一品刀金長久，縱橫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

他暗提眞氣，用力一掙，竟然未能掙脫。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金長久，這是第二招。」

左手一揮，直拍過來。

金長久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棄刀而逃，一條是：揮掌硬接對方的攻勢。

他金長久選擇了後者，左手一揚，硬接下了黑谷谷主的掌力。

他心中雖然十分震驚，但却又有些不服。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金長久竟然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形勢迫人，他只好棄刀而退。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金長久，我要用你自己的刀殺了你。」

欺身而上，紅毛刀疾揮斬出。

一片冷森刀氣，掠着金長久的頂門而過。

金長久和對方硬拚了一掌之後，血氣還未平復，這一刀來勢又快如飄風，雖然避開一刀，但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活的很舒適，實在不願意死。但黑衣婦人的第二刀跟着劈了過來。

看不出她用的什麼招術，但出刀如迅雷電光一般，只佔了一個快字，快的金長久吸氣後退，勉勉強強避開了第二刀。

人雖然沒有傷着，但前胸的衣服，却被劃了一道口子。

森寒的刀氣，直透肌膚。

不但金長久嚇的變了臉色，在場之人，一個個都爲之心中生寒。

一品刀在江湖上是何等的聲譽，何等的風光，但竟被黑衣婦人逼的團團亂轉。

第三刀還未攻出，一個熟銅棍橫裏伸了過來，封住了刀勢。

是閻五，他擋住了黑衣婦人的攻勢，道：「谷主好高明的刀法。」

黑衣婦人道：「你閃開！老身說出口的話，非要作到不可。他不投入黑谷，老身就殺了他，除非他能接下我一百招。」

閻五道：「谷主別忘了，我們是一起來的。」

黑谷谷主道：「你要替他架樑子？」

閻五道：「談不上架樑子，咱們既是同入黑谷，自然要患難與共。」

黑谷谷主道：「就老身所知，你們不是同時進入黑谷的。」

閻五道：「雖有先後之別，但我們此刻却是合於一處了。」

黑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你聽着，你和金長久一樣條件，要動手，就要接下老身一百招，否則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投入黑谷，一條是死於黑谷。」

閻五道：「這兩條路，老叫化都不想走！」

黑衣婦人道：「你可以不降，但死却由不得你，老身要用你的銅杖打死你。」

回頭叫道：「金花接刀。」

右手輕揮，紅毛刀飛了過去。

一個年輕女婢，伸手接住。

閻五走了數十年江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強悍的人，吸一口氣，凝神戒備。

伍明珠緩步行到了江玉南的身側，低聲道：「江兄，你能勝過她麼？」

江玉南搖搖頭，道：「不能，她的武功造詣，已經到了隨手揮洒皆成文章的境界，已經破去招式的限制了。」

伍明珠道：「哦！」

江玉南道：「恐怕咱們在場之人，都不是他的敵手。」

伍明珠道：「這麼說來，我們是全無機會了？」

江玉南道：「全無機會，只有敗死的先後順序不同罷了。」

伍明珠道：「如若咱們聯手拒抗？」

江玉南道：「有一半保命機會。」

伍明珠點了點頭，高聲喝止道：「住手！」

黑衣婦人正想出手，聞言而住，冷冷說道：「妳這小丫頭，鬼叫鬼叫，等一會老身要撕開妳一張嘴巴。」

伍明珠道：「老前輩武功高強，晚輩生平僅見。」

黑衣婦人道：「老身在這黑谷之中，冥思武功招術變化三十年，終於突破招術變化的界限，自己還不太相信，今日試來，倒還有點用處。」

伍明珠道：「妳武功太強了，我們一個個的和妳動手，誰也不是妳的敵手。」

黑衣婦人口裏雖然不吃這個，但心內之中，却被伍明珠這番話捧的十分高興，哦了一聲，道：「妳的意思是？……」

伍明珠接道：「我們要聯手合戰妳一個。」

黑谷谷主道：「妳？還有誰？」

伍明珠說道：「我不算數，他們四個人。」

黑谷谷主道：「那四個人？」

伍明珠一指江玉南、田榮、高泰他們三個，加上閻老前輩。

其實，高泰、田榮，都看出了今日之戰的情勢，唯一的保命之道，就是合幾人之力一戰。

但誰也說不出口。

伍明珠一語道破，三個人都爲之心中一鬆。

現在，要看那黑谷谷主的回答了。

自然，如情形必要，四人就自行合手，不必等對方同意，有了伍明珠這一句話，好像主意不是自己出的，衝破三人心中一層自傲的藩離。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小丫頭，妳要他們四人聯手對付老身？」

伍明珠道：「是！不知道老前輩是否同意？」

黑谷谷主點點頭，道：「小丫頭，妳很胆大，也很聰明。」

伍明珠道：「老前輩誇獎。」

黑谷谷主道：「老身可以答應，不過，他們也得先答應老身的條件。」

伍明珠道：「老前輩請說。」

黑谷谷主道：「老身準備正式出現江湖，逐鹿武林，需要一批人手，這幾個人還不錯，所以老身手下留情，沒有殺了他們，只要他們答允：聯手一戰，仍敗於老身手下時，那就請他們答允留此，作老身的護法從衞。」

伍明珠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黑谷谷主道：「妳這女娃兒，主意很多，也要一併留下。」

伍明珠道：「好！晚輩答允？」

黑谷谷主道：「他們呢？要他們許下諾言，就可以聯手出戰了。」

伍明珠沉吟了一陣，回顧江玉南、高泰、田榮一眼道：「三位意下如何？」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只要江兄、田兄同意，小叫化樂於從命。」

田榮道：「在下答應。」

江玉南道：「兩位都願一賭，兄弟也只好從命了。」

閻五長歎一聲道：「好吧！老叫化行走江湖三十年，從來沒有過和人聯手拒敵的事，今日只好破例了。」

江玉南、田榮都緩緩向前行了兩步。

高泰亮出了一對如意金環。

田榮也亮出了金劍，只有江玉南未亮兵刃。

黑谷谷主道：「你怎麼不亮兵刃？」

江玉南道：「谷主不用兵刃麼？」

黑谷谷主道：「老身已練成了無堅不摧的神功，用不着兵刃了。」

江玉南笑笑道：「在下暫時不用兵刃，如若願亮兵刃的時候，在下自會及時出劍。」

黑谷谷主雙目盯在江玉南身上，打量了一陣，笑道：「很好，年輕人是該有點傲氣。」

目光環掃了羣豪一眼，接道：「你們聽着，老身答允你們聯手一戰，也是給你們一個離開黑谷的機會，如是你們勝了，固然可以帶走失去之物，老身也可能就此老死黑谷，不再作重出江湖的打算，如是你們敗了，必須要遵守約言，忠心不二的追隨老身，老身一旦霸業有成，你們都是老身的開山功臣；如有那一個不守諾，休怪老身掌下無情，把他擊斃當場，而且，牽連所及，還要累及他的家人、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老身話已至此，諸位要再給老身一個明確的答覆。」

別的人都還好，伍明珠却聽得心頭一震。

她剛剛喪兄不久，深深的體會到了悲哀和傷痛，如若這位黑谷谷主，眞的能够牽涉到家人，連累到父母，這威脅實在太大了。

撇開這些不談，單是江湖中那種一諾千金的信義約束，就構成每個人很大的負担。

羣豪無人接言。

黑谷谷主似乎是非要逼出每一個人的承諾不可，目光轉到閻五的身上，道：「你叫閻五，人稱鐵面神丐？」

閻五點點頭，道：「不錯。」

黑谷谷主道：「聽說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氣。」

閻五道：「不敢，不敢，浪得虛名而已。」

黑谷谷主道：「老身的話，你都聽到了，告訴我，你有什麼想法？」

閻五道：「我，我看這一場賭約，咱們只有撐下去了。」

黑谷谷主道：「好！那你是遵守咱的的約定了？」

閻五長長呼一口氣，點點頭。

黑谷谷主目光又轉到了江玉南的臉上，道：「你怎麼說？」

江玉南道：「如是約定了賭約，咱們自然遵守。」

黑谷谷主目光一掠高泰和田榮，道：「你們兩位如何？」

高泰、田榮相互望了一眼，點點頭。

黑谷谷主格格一笑，緩緩說道：「你們都是男子漢，一言如山，老身也相信你們……。」

目光又轉到金長久的臉上，接道：「金塘主，你已經輸了，要不要再參加一份，賭上你整座的七刀塘？」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妳一定能勝過了我們五人聯手？」

黑谷谷主道：「老身沒有把握，你們才有博的機會，對麼？」

哈哈一笑，接道：「金長久，你自己決定吧！等老身和他們四個人分過了勝負之後，你再作決定也好。」

金長久口齒啓動，却未接言。

黑谷谷主笑一笑，接道：「老身的話已說完，諸位可以出手了。」

閻五和高泰常年在江湖上走動，彼此之間，很有默契，相互望了一眼，突然揮杖攻出。

高泰的如意金環，緊隨着閻五的銅杖

之後，連環攻出。

金環後應先至，分擊在黑谷谷主的雙臂。

閻五的熟銅杖，捲着一股强勁疾風，迎頭碰下。

田榮的金劍，刺向前胸。

三大武林高手，三般不同的兵刃，同時攻向完全不同的部位。

三個人不是合搏，但出手一擊，却是封死黑谷谷主的還擊。

只有江玉南沒有動手。

但見黑谷谷主身子一閃，身子突然間横裏閃開了五步，脫出了三般兵刃的合擊圈子。閻五雙臂一伸，熟銅棍施展凌風八打。

但見一片棍影，挾着呼呼的勁風，當頭罩下。

這是閻五的絕技之一。

幻化的棍影，籠罩了七八尺方圓。

黑谷谷主完全被罩在一片棍影之中。

但見黑谷谷雙手一揮，忽然間響起了一陣乒乓乒乓之聲，那漫天的棍影，竟然完全彼封閉開去。

沒有人看清楚黑谷谷主用的什麼招術，但聞一陣響聲過後，閻五的熟銅棍，已然被黑谷谷主抓住。

高泰突然大喝一聲，一雙如意金環，忽然間分擊黑谷谷主的雙腕。

田榮的金劍也隨着出手，一下橫斬，攔腰擊去。

金環、金劍，同時攻到。

黑谷谷主冷冷說道：「好劍法！」

左手一揮，擋開金劍，右手一伸，抓了金環。

這等快速的出手和準確的計算，實已到了天衣無縫之境。

高泰暗運內力，猛然向後一帶，希望能掙脫被黑谷谷主扣住的金環。

那知黑谷谷主緊扣金環的五指，忽然一鬆，同時有一股暗勁，直向高泰撞了過去。

暗勁反推金環，擊向高泰前胸。

這是武林搏鬥中從未有過的事，但竟然發生了。

高泰竟無法控制住那反推金環的暗勁，竟被金環撞擊在前胸之上。

頓然間心頭一震，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這一擊竟然不輕。

但覺眼前金星亂冒，一時間失去了再戰之能。

這不過一剎間事，幾乎在同時，閻五的熟銅棍，挾雷霆萬鈞之勢，擊向黑谷谷主的右臂。

就算那黑谷谷主一條手臂是鐵打銅鑄，這一棍也可以把她擊成兩斷。

田榮的金劍再攻出手，刺向黑谷谷主的小腹。

初是電光石火般的快速攻勢，生死存亡之變，間不容髮。

但見黑谷谷主的身軀，忽然間向後暴退五尺，閻五下擊的銅棍正擊向田榮的金劍劍身之上。

田榮發覺了，閻五也發覺了，但雙方勢道都極快速，一時間，竟然收勢不住。

幸好這兩人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武功已到了收發隨心之之境，在銅棍，金劍將要觸接的剎那之間，收住了力道。

兩人都爲此分去了心神。

却不料暴退五尺的黑谷谷主，倏忽間已到了身前，雙手齊出，快如閃電。

右手食、姆二指，揑住田榮的金劍劍身，左手却抓住了閻五的銅棍。

田榮冷哼一聲，首先發難，腕力驟發，金劍突然間推了出去。

閻五却大喝一聲，全力擧棍，想仗憑神力，把黑谷谷主的身軀拋甩出去。

田榮全力推劍之時，忽覺一股吸力，向後一帶，連人帶劍，向一側撞。

這是四兩接千斤的手法，再加那一股特異的吸力，田榮竟然無法控制自己。

黑谷谷主却突然放開右手，輕輕一掌，拍在田榮的後背之上。

那正是背脊上關節大穴，田榮只覺全身一麻，軟癱在地上。

黑谷谷主心分二用，右手對付田榮，左手却發出內力，隨着閻五向上擧棍的力量順勢加勁。

閻五本身的强大內力，再加上黑谷谷主的力道，閻五竟然無法把握着手中銅棍，脫手而出，遽然一聲大震，擊在洞頂上，閃起了一串火星。

他行走江湖數十年，身經百戰，從未遇上過此等事情，兵刄脫手飛出，不禁爲之一呆。

黑谷谷主已到了他的身前，擧手一指，點中了他的穴道。

這是不該有的疏忽，尤其是像閻五這樣的老江湖，竟把身側敵人忘去，被人如此輕易的點了穴道。

黑谷谷主的動作實在太快，閻五的穴道被點中之後，那擊在石洞頂上的銅棍才落了下來，鏘然有聲。

井望天呆住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世上會有人練成這樣的武功。

伍明珠也呆住了，她心中盤算着，這黑谷谷主，已經制住了三位高手，餘下的力量，只怕是無法和他抗拒了。

金長久也呆住了，豪氣全消，望着黑谷谷主出神。但他在驚呆中，却有着一絲安慰，不是他金長久一個人，不堪黑谷谷主一擊，閻五、高泰、田榮，都是一樣。

黑谷谷主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臉上，冷冷說道：「年輕人，剛才你爲什麼不和他們聯手，莫非要獨自和老身一搏麼？」

江玉南淒涼一笑，道：「一搏總是難免……」

黑谷谷主接道：「那你爲什麼不和他們同時出手？」

江玉南道：「我在看。」

黑谷谷主道：「你看出什麼沒有？」

江玉南道：「看出來，谷主練成了接引神功，能够用敵之力攻敵。」

黑谷谷主道：「瞧不出！你還眞有點名堂，既能瞧出老身用的接引神功，想必你已有制勝之機了？」

江玉南抱抱拳道：「沒有，在下也非谷主之敵。」

黑谷谷主道：「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咱們一戰免了。」

江玉南又搖搖頭，道：「那也不是，在下雖然明知非敵，也要奮力一戰。」

（未完．十二）

珠緣佛劫龍鳳配

策略有偏差　主兇謀滅口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才院變成了正、邪兩派的聚居地點，邪派以梁丘皇爲主，正派則以葉一龍、狄雲鳳居首，于冰帶來定慧禪師，捎函給梁丘皇，說韓仲屏與桑逸波同行，得知他們聚居成都浣花村內，請梁丘皇先發制人，免得韓仲屏找上門來當衆將他妻兒慘殺等語……梁丘皇聽信所言，召集羣邪趕去成都。于冰見計得售，唆使眞的韓仲屏趕去浣花村與梁丘皇火併，韓仲屏得匡散解除本身毒性，恢復武功，欣然答應而去，來到浣花村，按照于冰授計而爲，將羣邪殺得血肉横飛，梁丘皇在匡散擺佈之下，見狀怒從心起誓將叛徒斬殺，清理門戶，韓仲屏一見梁丘皇，雖然心怯，回憶遭遇，火上添油，非殺之不可……

「大胆！」梁丘皇目眥欲裂，忿極大喝道：「你罪大惡極，背師叛逆，還不俯首認罪！」

韓仲屏哈哈狂笑道：「我有何罪？屢次遣人追殺，你既不仁在先，我爲何不可不義，廢話少說，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劍式倏改，一劍直指梁丘皇前胸。

梁丘皇面色微變，只覺韓仲屏劍勢所指，周身重穴無不俱在籠罩之下，幻奇不測，暗道：「他方才展出的劍招委實凌厲萬鈞，詭異神奇，似未竟全力，不然，卅六天罡無一可活命，而且他那狐羣狗黨亦可倖存，難道他尚未悟徹神奧麼？」繼又轉念道：「匡散言他習自五行院內，看來未必，莫非佛門三寶內那本『散花摩訶眞卷』，昔年在北天山爲人無意獲得一紙散頁……這謎團無法可解，只有生擒韓仲屏，一切均可水落石出。」

此刻，韓仲屏也緊張已極，知一劍擊出，立判生死，决無僥倖之理，忽聞于冰蟻語傳聲道：「老弟，這是你生死關頭，兩招半劍法應反覆連環，能發揮到多少威力就讓它發揮，但不可超越極限，愼防反震之危，記住，老賊不動你也不動。」

但見韓仲屏額角微微沁出汗漬，不言而知他外表鎭靜內心却無比緊張。

樹上隱身的搜魂閻羅匡散及紫膛臉瘦小老者聚精滙神凝視着此一畢生罕睹的生死拚搏。

那高踞樹梢的黑袍老叟亦未離去，雖亟於前往瞿塘峽口削壁，却亟欲一觀究竟，若梁丘皇死在韓仲屏劍下，則此行可免，更要瞧瞧韓仲屏劍招來歷路數。

忽聞紫膛臉老者問匡散道：「老爺子猜猜看誰勝誰負？」

「不是勝負而是生死！」匡散道：「老朽尚未知梁丘皇功候深淺，但知韓仲屏劍法委實奇絕凌厲，超越了中原武林劍法範圍。」

「聽韓少俠說劍法實出自五行院，怎麼梁丘皇這麼多年來竟懞若無覺。」

匡散微哂一聲道：「昔年北天山老朽未曾親眼目睹，事實全然不知，據說佛門三寶並非放置一處，當時時機稍縱即失，分由三人攫奪，梁丘皇就是其中一人，防止聞風而來能手搶去……」

「主使人是誰？老爺子知道麼？」

「不知，眼前恐只有梁丘皇一人知道，梁丘皇那時雖將那本武功秘笈到手，却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但挨了一掌，而且秘笈亦爲人搶去，梁丘皇僅扯下一頁。」

紫膛臉老者聽得入神，似欲知究竟，道：「那搶去秘笈的人是誰？」

「梁丘皇不知，老朽更不知，但梁丘皇却瞧出身影似是同黨，當時却幪面黑衣莫辨彼此眞實來歷，那人得手後立即騰空掠去，又爲主兇一掌撞下萬丈深淵之下，秘笈沾手之際，却被强勁山風刮離指外，亦向無底壑谷翻飛落去……」

「老爺子何從得知？」

「老朽也是隱約得自韓仲屏談及，其實韓仲屏所知只是一鱗半爪而已，梁丘皇扯下的一頁秘笈却是一張空白。」

紫膛臉老者神情困惑，詫道：「老爺子越說越使小的糊塗了！」

匡散道：「你不明白難道老朽就明白麼？那册武功秘笈全是無字天書，沒有返魂珠無法顯露字跡，韓仲屏幸遇得珠人之助……」

語聲突然頓住，目光凝向梁丘皇、韓仲屏兩人。

原來石破天荒生死拚搏已然展開，只見一團劍飈隱沒梁丘皇、韓仲屏兩人身影，但聞急如驟雨一片金鐵交擊之聲隨風四溢。

驀地，眩目劍飈突斂，梁丘皇身形踉蹌退了數步，長衫被割破十數處口子，面

色蒼白無神。

只見韓仲屏渾身血污，兩目圓睜，面色慘厲，獰笑道：「我恨未能覓獲一柄寶劍利刄，不然你何能逃去一死？」言畢口中噴出泉湧鮮血，仰身轟然倒地不起。

搜魂閻羅匡散疾如鷹隼飛落，拱拱手，道：「恭賀梁院主親手誅戮得以清除門戶。」

梁丘皇苦笑了笑道：「不瞞匡老，孽障說得不錯，他如有一柄寶刀利劍，在下早喪命他那劍下了。」

匡散知梁丘皇爲制死韓仲屏不惜施展邪惡武功，雖幸得逞但也受了極重的內傷，而內傷係因邪惡武功反擊之力所致，遂微笑道：「梁院主，你我急速趕往瞿塘峽口，了却老朽諾言。」

此刻，梁丘皇要緊的是擇一隱處調息歸元，無奈不願被匡散瞧破，更不容啓齒，頷首應允。

途中匡散發現梁丘皇步履緩慢，似在沉思，知梁丘皇爲掩飾身受內傷，故意裝着，暗暗冷笑一聲，道：「梁院主在想什麼？」

梁丘皇嘆息一聲，道：「在下後悔殺死了叛徒，有許多事必須在他身上找出答案！」

「那麼院主何以不將他生擒活捉？」

「在下施展的乃曠絕奇學乾坤逆轉神功，一經施展威力無匹，猶若五丁開山當者必死無疑。」說着微微一笑道：「逆徒已死，拙荊犬子必可接出，前途尚有屬下相候，容在下略作安排，何况今日也未必能趕至瞿塘峽口。」

匡散道：「但憑梁院主定奪！」

只見前路現出七條迅快身影，如飛奔來。

來人正是翟羽率領六名殺手，翟羽已將斷臂接好，外敷內服靈藥，以黃柏皮夾妥，裹紮吊懸肘腕在胸前，只是失血過多，臉色蒼白無神。

搜魂閻羅匡散知梁丘皇有事吩咐屬下，自動閃身開去。

梁丘皇低聲問道：「翟堂主傷勢無碍麼？」

翟羽躬身道：「幸及時接好，諒可復原！」

梁丘皇走前一步，附耳相囑速趕回三才院，監視葉楚雄等人不得離去及各項安排。

翟羽等領命離去。

梁丘皇轉面向匡散含笑道：「匡老，咱們可以走了，有勞匡老久候，在下心甚不安。」

匡散哈哈大笑，說道：「梁院主太見外了，你我相交雖淺，這點小事老朽定能置懷，只待瞿塘事了，老朽便可還我自由之身，不過梁院主前路維艱，尚須謹愼小心。」

梁丘皇面色微變，道：「匡老隱有所指，不知可否明言？」

匡散略一沉吟，說道：「北天山往事，梁丘皇院主心中諒甚明白，毋庸老朽贅言。」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匡老，當年在下亦是受害人，你我邊走邊談如何？」

匡散自然要聽，也知梁丘皇決不會吐實情，但却可在謊言中找出一點眞情，更知梁丘皇受了極重的逆震內傷，今晚假客棧歇息時須調息歸元，料出他必遣翟羽在前途安排歇息之處後，繞道返回三才院，當即允諾所言。

兩人並肩飄然行去。

× 　　×　　×

浣花村外地上孤另另横陳着韓仲屏軀體，一息奄奄，距死不遠。

一條龐大身影疾如飛鳥般掠落在韓仲屏身前，現出奪命閻羅桑逸波，目注韓仲屏嘆息出聲，五指一把抓起，快步如風帶回一幢破敗民宅。

宅內已有丐幫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獮霍元揆、少林耆宿奇行大師及葉一龍等數人。

田非吾道：「韓仲屏是否有救？」

桑逸波道：「這要問葉賢侄了！」

葉一龍忙診扶韓仲屏脈象，太息地道：「命尚可保全，但此生此世永無學習武功之能了。」說着取出一顆丹藥卸脫下顎喂服而下，接道：「俟藥力化開，血行轉順才可施救。」逐伸指點了睡穴，移住另室。

霍元揆冷笑道：「此人惡根天生，百死莫蔽其辜，留得命在已算是他的大造化了。」

奇行大師合掌高喧了一聲佛號，宏聲道：「我佛慈悲，如非葉少施主代他力贖前愆，豈可活命，這也是孽，韓少施主餘生之年倘不多積功德，恐無法超生。」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老禪師你又來了，像我邱某昔年雙手血腥，豈不是永墮阿鼻地獄，也無法超生的了。」

辛鐵涵道：「兩位且莫說此題外文章，看來梁丘皇並非易與之輩，功力不同尋常，我等前料韓仲屏兩招半劍法奇詭奧絕，威力無匹，雖未必勝，至少也須給梁丘皇重創，想不到竟大出意料之外。」

薛海濤道：「梁丘皇施展的似是一種極爲邪惡武功，另闢蹊徑，不然韓仲屏亦不致遭此重傷。」

桑逸波道：「我等原欲梁丘皇在韓仲屏下劍後，逼使其投向主兇，如今非改弦易轍不可。」

廳外突魚貫掠入三條身影，現出黎環、郝元霸、蘋兒三人。

黎環首先稟道：「弟子藏身村外奇門中，目睹梁丘皇與匡前輩偕同前往瞿塘峽口後，正待躡踪其後，忽發現樹頂一條龐大身影如鳥曳空飛去，倘弟子料測不差，此人似是摩雲絕頂崖洞內主兇。」

桑逸波忽轉喜容道：「看來匡老早知他在樹下藏身了，此人必是窺察梁丘皇眞實武功深淺，未來情勢發展只有待匡老回來再說。」

郝元霸接着稟道：「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等幾位似望三才院而去。」

桑逸波面色一變，頓足長嘆道：「他們爲何不及時回頭，自投羅網！」

葉一龍聞言大急，忙道：「晚輩立即追阻，以免家父罹受不測。」

蘋兒嬌笑道：「公子別急，婢子已傳郡主，葉堡主當可無虞，令堂與令師均命婢子帶來密緘，命公子謹遵行事，令師業

已趕往三才院而去。」說時，取出兩封密緘。

葉一龍聞得其師巳去三才院，不由憂心大寬，從蘋兒手中接過密緘，一一拆閱，不禁面色微變。

辛鐵涵對葉一龍極爲憐愛，見狀問道：「老弟神色憂急，莫非外間情勢又起了變化？」

葉一龍答道：「不瞞老前輩，家母並未說什麼？且待主兇授首之前趕至三才院，不過家師見梁丘皇適才擊傷韓仲屏乃乾坤逆轉神功，無堅不摧，但功力不純者必遭反震之力成傷，命晚輩勤習那散花秘譜最後三章，可尅制主兇束雲指及梁丘皇的乾坤逆轉神功……」

「以老弟資質稟賦，不難在短短時日內悟徹玄奧。」辛鐵涵微笑道：「老弟因爲憂煩？」

「家師說巳瞧出主兇來歷，似是當年在天目絕頂月池屠戮三十七名武林高手的雪山人魔武鉞戈……」

羣雄不禁駭然變色，田非吾失色驚道：「原來是他！」

只聽葉一龍說下去，道：「家師原意諸位前輩用心一般，罪不及孥，不論方才梁丘皇是勝是敗，他家小無辜容其救出或釋放，不料武鉞戈探悉，似欲搶在梁丘皇之前刦走，若此必激起梁丘皇兇殘之性，只恐掀起一場滔天浩刦，更恐武鉞戈殺之滅口。」

桑逸波長嘆一聲道：「令師用意老朽明白，我等志在探明當年北天山眞象，梁丘皇如遭滅口，當年死者豈非含恨九泉，我等立即動身，全力相護梁丘皇，逼使武鉞戈吐露眞情。」

當下說走就走，僅留下葉一龍、蘋兒、郝元霸四人……

×　×　×

三峽天下險，瞿塘峽口灩（水旁）預堆尤爲著名，堆在奉節（夔州）下游附近屹立長江中流，諺云：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澗峽容一葦。」有夔門天下雄之稱，其時春江水漲，波濤洶湧，急流澎湃，駭心怵目。

江濱一株老柳之下站着五行院主梁丘皇與搜魂閻羅匡散，柳絲籠烟，細雨靡靡，兩人衣袖飄拂，宛然人在圖畫。

一條人影電疾風飄飛掠而至，正是那紫膛臉老者，道：「老爺子，小的守候半日，洞中並無動靜，亦無人出洞。」

匡散望了梁丘皇一眼，道：「走！」

兩人疾奔如風掠上峽岸巉壁危崖。

崖壁不但險峻，而且林木森翳，尤其峭壁上除樹木枝葉密茂外，尚有籐蘿翳蔽，難見天日。

洞穴下臨百丈，江流洶湧，非預知有洞穴在，決難發現，匡散與梁丘皇攀附籐蘿掠上洞口，小心翼翼先後蹋入，只覺洞腹幽暗如漆，雖窮極目力，僅隱約可見近身三尺景物。洞徑深蹋曲折，約莫深入百丈，梁丘皇鼻中只覺嗅有血腥氣味，不禁一怔。

匡散亦察覺有異，伸手入懷取出夜行火摺，叭嗟一聲，暗中燃起了一道熊熊火焰。

只見立身之處正是一間石室，地面上躺着三具屍體，個個頸骨擰折、瞪目張口，死後餘悸猶存。

這石室一連三間，梁丘皇面色大變，搜覓其餘兩間，發現衣物仍留，妻兒却無影踪，不禁心如刀絞。

匡散詫道：「此乃何人所爲？」

梁丘皇沉聲道：「這就要問你了。」語氣甚是不善。

匡散不禁面色一寒，冷笑道：「院主也發現那具屍體距氣絕才不過半個時辰，難道是老朽所爲麼？老朽爲何還將院主引來此處，豈非多此一舉。」

梁丘皇暗道：「不錯，顯然並非他所爲。」目光疑惑的道：「莫非匡老屬下洩漏？」

匡散搖首道：「他乃老朽義僕，忠心不二，決不會走漏機密，此事決非一人所爲，帶走院主家小，山路崎嶇，去之必不遠，你我不如分頭追踪如何？」

梁丘皇略一思忖，頷首應允。

兩人出得洞口掠上崖頂，分向覓踪。

梁丘皇走出未及一里，發現身側枝葉斷折痕跡，料知必是扶負妻兒奔行無意碰折，不禁精神一振，循跡追踪。

驀地！！

身後突隨風傳來語聲道：「梁丘皇賢弟！」

梁丘皇聞聲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倏地止步旋身，只見是那摩雲絕頂崖洞藏身的黑衫高大老叟武鉞戈。

武鉞戈來歷只有桑逸波一人知情，而且梁丘皇並不知道武鉞戈江湖匪號雪山人魔。

梁丘皇淡淡一笑，說道：「原來是武兄！」

武鉞戈微微一笑道：「愚兄在此現身却是好教賢弟寬心，弟妹及二位令郎均被愚兄遣人救出移居安全之處侍奉無缺。」

梁丘皇暗暗大驚，却故裝歡喜之容道：「原來是武兄所救，此恩此德定當報答，敢請武兄容小弟一見。」

武鉞戈仍自微笑道：「賢弟，你又來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難道賢弟忘了費盡艱辛在呼延罕手中救出又爲叛徒刦走麼？」說着面色一冷道：「愚兄相求賢弟一事，但不知賢弟可否應允？」

梁丘皇道：「武兄所命只要力之所及，敢不盡力以赴。」心中却暗下決心，知此人手狠心辣，妻兒落在他手該當數盡，此刻雖不妨虛與委蛇，到時自己不能受他挾制。

武鉞戈道：「當年北天山只有你我兩人主謀，其餘僅奉命行事，隱秘面目，彼此互不相識，故而十數年來尚是謎團疑案，但如今則情勢對你我不利，惟恐夜長夢多，請賢弟回三才院後，將丘玄璣等人殺之滅口。」

「小弟一定遵命辦到。」

「第二件事，賢弟務必將匡散生擒活捉，愚兄猜想匡散必知返魂珠及翠玉佛下落，至於散花降魔秘譜一定仍在賢弟手中，愚兄不用把話說明，賢弟諒知愚兄用意了。」

話落人起，只見武鉞戈冲霄奔空，去勢如電，眨眼無踪。

梁丘皇臉色變得鐵青，對武鉞戈怨毒入骨，仇如深海，猛一轉念，但覺武鉞戈的話也未必沒有道理，死去的韓仲屏劍法委實不同尋常，所幸他未能悟徹玄奧，發揮全部威力，不然自己無法得逞，所以聯想到搜魂閻羅匡散。

因爲他斷定韓仲屏並非無師自通之學，莫非匡散巳取得返魂珠？竟是愈想愈有道理，遂轉返原分手之處。

竚候搜魂閻羅匡散差不多兩個時辰，匡散迄未返轉，梁丘皇思忖良久，心意一轉，決返回三才院將丘玄璣等人滅口再說，動身望三才院奔去……

×　×　×

長沙金府令主金萬森等人自到達三才院不久，即見翟羽裹着斷臂返回，笑道：「叛門逆徒韓仲屏小賊爲院主掌傷斃命，梁丘皇院主不日趕返，囑翟某轉告諸位，尚須共商大計，請諸位務必相候！」

鄧元超詢問經過詳情。

翟羽亦未親眼目擊，只信口胡謅，繪聲繪影，煞有介事，羣邪居然不疑。

入晚，雙燕堡主葉楚雄獨處一室，拈杯愁飲，思忖桑逸波勸他回頭是岸言語，無如被梁丘皇暗中察覺傳聲恫嚇，此刻進退兩難，無法自全，不禁愁緒千結，暗吁短嘆。

驀地——

東面忽由窗外投下了一紙團，落向桌面。

葉楚雄不禁一怔，情知有異，忙舒展詳閱，不由自主地面色大變，將紙重又揉成一團吞入腹中。

窗外夜空雲際突隨風傳來先後兩聲嗥嘯，嗥聲凄厲，飄迴繚繞，入耳心悸。

但聞隣室葉玉蓉發出一聲尖叫，葉楚雄面色一變，開門竄出，震開隣室室門，只見葉玉蓉、程映雪二女巳無影踪，一扇窗櫺啟開，不言而知，二女由此窗掠出無疑。

這時巳驚動了翟羽，丘玄璣等人，紛紛掠入葉玉蓉二女室中。

金萬森詫道：「難道三才院竟有鬼魅麼？方才兩聲嗥嘯，分明不類生人發出，葉姑娘必有所見，才與程姑娘由窗外追出去！」

翟羽神色困惑道：「窗外夜園，往昔狄院主愛女曾在園內居住，未聞有鬼魅情事，翟某不信其有。」即命殺手入園四處搜覓。

葉楚雄等人亦紛紛撲入園內。

冷月當空，亭園景物凄迷。

驀然園中又騰起一聲凄厲慘嗥，嗥聲由强轉弱，漸至杳不可聞。

一泓碧波如鏡水池畔老柳横枝上，吊懸着一名殺手，四肢仍在掙扎顫抖，却雙眼努凸，口張伸舌，猙獰恐怖。

待翟羽等人趕至池畔，那殺手巳然氣絕斃命。

翟羽不禁大駭，仔細觀察，只是一根柳枝纏繞在脖子上，柳枝仍是連結在樹。

這道理委實令人難解，死者生前未有與人發生拚搏，亦未被點穴道，難道是糊裏糊塗讓人把柳枝繫繞在脖上嗎？

諸人相顧失色。

翟羽面色一變，厲喝道：「嚴密搜截，格殺無論！」

殺手們四散，三三兩兩紛紛撲出。

葉楚雄因二女不見影踪，憂形於色，與丘玄璣二人當先撲向一重高閣，追尋而去。

鄧元超、金萬森父子四人正在猶疑之際，金萬森忽覺園中霧氣漸升，詫道：「鄧兄，我看此事必有蹊蹺，而且我等亦陷身奇門禁制中，莫非三才院主狄洛仍在此處麼？」

金獨白道：「爹，孩兒看來未必，三才院外由翟羽薦引投來的江湖元惡兇殘之徒不下弍百餘人守護着，梁丘皇臨行之際將內外埋伏禁制悉數更動，防範嚴密，那有侵入者不被發現示警，除非那弍百餘人死盡喪絕。」

金萬森只覺有理，答道：「不錯，我兒言之有理，其中必有蹊蹺，依爲父之見，不妨靜觀其變，暫不妄動爲是。」

鄧元超深以爲是，道：「金兄之言甚是，我等不如返回賓舍。」

忽聞一個陰寒澈骨低沉語聲傳來道：「你等仍不知悔悟，爲虎作倀，恐將遭梁丘皇殺之滅口。」

金萬森等四人聞聲駭然色變。

鄧雅集循聲望去，大喝道：「鬼祟行藏，爲何不現身露面。」

原來夜霧轉濃，不有何影踪，只是白茫茫一片。

險峭寒冷語聲又起，道：「大胆，竟敢在我三才院中喝叱狂妄，你眞不要命了麼？」

鄧元超聞言神色一驚道：「尊駕竟是狄院主麼？梁丘皇爲何要殺我等滅口。」

「我非狄院主，但亦是三才院中的人，當年北天山之事閣下等均曾參預，豈不聞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語麼？」

鄧元超哈哈大笑道：「鄧某未去過北天山，從未參預其事，尊駕未免白費心機了！」只聽遠處傳來一聲漫長的太息道：「至死不悟，蠢材！」說到材字，餘音裊裊，此人巳走至甚遠。

鄧雅飛似察知此人身在何處，趁着其父說話時暗中向金獨白示了一眼色，雙雙電射掠去。

金萬森大驚失色，喝道：「不可造次，回來！」

但巳無及，金獨白與鄧雅飛兩人巳隱入夜霧深濃中，只聽隱隱傳來兩聲悶嗥。

不言而知，鄧雅飛、金獨白二人不死必傷。

鄧元超、金萬森不由胆寒魂落，先後騰起撲向嗥聲傳來之處，撲至近處，發現金獨白、鄧雅飛二人全身顫震，面色慘白如紙。

金萬概驚道：「我兒怎麼了？」伸手一扶金獨白。

那知指光才觸及金獨白身上，只覺一縷奇寒澈骨之氣循指襲臂，慌不迭地鬆開五指。

突聞陰寒澈首語聲又傳來道：「蠢材無知，我也不傷他們性命，速回至賓舍靜候梁丘皇回來殺人滅口，一個對時後自會酷寒盡除。」

鄧元超亦發覺其子中了奇寒冰罡，駭

然望了金萬森一眼，道：「金兄，現在該如何？」

金萬森長嘆一聲道：「也只好遵他之言了。」

這時，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似覺奇寒稍減，鄧雅飛苦笑了笑道：「爹，我們走！」伸臂挽着金獨白蹣跚走去。

鄧元超、金萬森兩人神色憂惶，隨於其子身後走向賓舍。

× × ×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睜眸醒來，只覺自己並睡在於一張軟榻之上，不禁花容失色。

原來二女在賓舍中相與傾訴，忽聞窗外傳來嘯聲有異，急推窗外望，驀見一條灰白人影，面目猙獰恐怖，冉冉攫撲自己兩人，撲勢似緩實速，一片奇寒之氣逼來，夾帶有一種異香，頓感頭目暈眩，不由同聲發出一聲驚叫，隨即倒下不省人事。

程映雪察覺存身之處是一間明朗爽潔的書齋，琴劍，書畫，紙硯，擺設雅緻不俗，詫道：「此是何處？」

兩女翻身坐起，仍感微微暈眩，四肢乏力。

葉玉蓉想起前事，道：「不知是爲凶邪所擒抑或爲人相救，但我總覺得此非善地，速設法離去爲妙！」

門外忽盈盈走入七個捧劍少女，都面覆紗巾，其中一女嬌笑道：「都被葉姑娘說對了，此處並非善地，被救或擒囚都是一樣，反正不至時機，二位姑娘恐不易離開這間書齋了。」

葉玉蓉不禁一怔道：「請問姑娘是何來歷，此處是何地，方才那白色怪魅是何凶邪？」

那捧劍少女嬌笑道：「此處乃是三才院，葉姑娘當知狄院主愛女鳳郡主之名，我等均是郡主身前七婢，那白色怪魅乃粱丘皇蓄謀調教未成氣候的毒人用以尅制其平生唯一强敵，但因種種原因未能達成粱丘皇的意願。」

葉玉蓉、程映雪相顧愕然，詫道：「毒人？」

「不錯，此乃眞正毒人，往昔江湖盛傳毒人均非眞實。」

一向甚少言語的程映雪，這時也開口詢問：「風聞狄院主身罹重病，偕同愛女及屬下離開三才院不知所蹤……？」

「不瞞姑娘，狄院主迄未離開三才院，梁丘皇始終幪在鼓中茫然無知，故而將那毒人帶來。」那幪面捧劍女婢微微一笑道：「這些二位姑娘均無須知道，二位身罹奇毒尚須三日方能退盡……」語聲突然中止，兩眼凝向窗外，纖手打了一個手勢，方捧劍女婢驚鳴疾閃掠了出去。

程映雪人雖柔順，却比葉玉蓉心思縝密，說道：「姑娘莫非察覺了有什麼驚兆麼？此間情勢委實怪異詭奇，令人猜測不透，敵友莫辨，是非不明，姑娘可否明告一二。」

幪面少女搖首答道：「我只知妳我已陷在生死凶危中，原因是梁丘皇强敵已先他而至，他們目前雖是對頭，但一致意欲將令尊等人置於死地不可！」

程葉二女聞言花容失色。

葉玉蓉眸中露出惶急之色道：「這又爲什麼？」

少女答了一聲：「殺人滅口！」似聞知驚兆，轉身飛掠而出。

二女更是惶急，葉玉蓉眸中淚光瑩然欲滴。

程映雪曼嘆一聲道：「事已如此，蓉姐憂急無用。」

葉玉蓉鼻中冷哼一聲道：「恨不能手持三尺青鋒誅此妖孽！」

「就憑妳們兩人麼？」一聲蒼老宏亮笑聲中，只見一幪面葛衫老叟飄然進入室內。

二女察覺老叟銀鬢白髮，幪面黑巾露出眼孔，兩道眼神烱烱若電，懾人心神，就知是功力卓絕武林前輩人物，忙檢衽施禮道：「老前輩！」

老叟呵呵大笑道：「老前輩三字老朽當之無愧，眼下三才院情勢迷離幻變，雲詭波譎，稍一不愼，立罹殺身之禍，幸虧鳳郡主未雨綢繆，預佈下小諸天旗門禁制，諒暫可無虞，令尊與丘玄璣，已陷身禁制中，這樣也好，免得令尊身傷在凶邪之手。」

葉玉蓉道：「家父無恙麼？」

老叟呵呵笑道：「你放心，令尊只不得其門而出，毫髮無損，老朽知道妳們二人憂急，意欲帶你們出去瞧瞧如何？」

二女聞言欣喜不勝，立即允諾。

老叟轉身飄然慢步走出。

二女緩緩隨着其後而去……

× × ×

月色凄迷，雲滿林谷。

雲樹叢中不時飄忽傳來一聲聲悸厲怵耳的低嘯，令人不寒而慄。

一株古檜下突閃出金萬森、金獨白、鄧元超，鄧雅飛父子四人及嶽麓山莊澄波鄧府能手多人，神色不安左右巡視不止。

鄧雅飛道：「看來葉堡主父女及丘老莊主恐凶多吉少。」

鄧元超冷笑道：「就是你這個孽障，浣花村外爲父便看出情勢不利，意欲轉回澄波，你爲迷戀葉玉蓉這個丫頭，說什麼也要全始全終，免貽虎頭蛇尾之譏，現在好了，我等身陷維谷，進退兩難！」

鄧雅飛滿面通紅，囁嚅答道：「孩兒認爲澄波人手尚留在三才院，不應棄之不顧，梁院主返回發覺我等不告而去，那時反弄巧成拙。」

金萬森忙道：「令郎說得也是，目前暫不必爲此爭執，金某只覺其中大有蹊蹺，那白色怪魅不知是何來歷？犬子與令郎方才中了寒毒，現在經服下純陽靈丹雖已復原，但暗中那人說話莫非梁丘皇眞有傷人滅口之意麼？」

鄧元超略一沉吟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趁着梁丘皇未曾趕回時，找出門戶，離此凶危之地。」

說時林間人影紛現，瞧出是翟羽率帶多名殺手神色惶急疾奔而來。

翟羽也發現了金萬森等人，不禁大喜，道：「原來金山主鄧大俠也安然無恙在此。」

金萬森冷冷一笑道：「梁院主不是有殺人滅口之意麼？」

翟羽聞言不由心神巨震，但仍鎭靜如恒，故作笑容道：「金山主請莫胡亂猜疑

，敝院主如有加害之意，院主身懷無形不解奇毒，傷人於不知不覺之間，怎會到得現在。」

金萬森不禁望了鄧元超一眼，想想也對，有心說出那藏身暗處老者示警之事，但不知是眞是假，抑或挑撥離間，又强行忍住。

只聽翟羽長嘆一聲道：「也難怪二位，二位方才不也瞧見了那白色怪魅麼？係敝院主用來抗禦對頭凶邪，在五行院外甚遠一處山腹內指定一人訓練，無奈此人現不知其生死下落，怪魅也因此未能訓練成功，由是院主將其帶來三才院意欲親自調教，原本禁在秘室，無法任意活動，那知竟逃了出來。」

金萬森道：「他何以能逃出，莫非有人暗中縱放？」

「在下也有此疑，但三才院內外戒護森嚴，那白色怪魅藏處只有院主及在下知道……」翟羽正說之間，鄧元超已自不耐，冷笑道：「這話不提，我等現已陷身在奇門中，難道翟老師亦不知麼？」

翟羽目露惶惑之色道：「在下亦是不解，如在下所猜不差，必是院主預爲佈設以免强敵來襲，二位當知强敵是誰？」

金萬森搖首答道：「其實我等只知有這麼一個人而已，此人來歷姓名形貌全然不知，可說與翟堂主一般。」

悸耳低嘯聲愈傳愈近，游廻快速，不言而知那白色怪魅亦陷身小諸天奇門內，似凍蠅穿窗般不得其門而出。

驀地——

一條白影現出立在十餘丈外，一動不動，因霧氣籠繞，怪魅更顯得若有似無。

翟羽憂急奪口出聲道：「要糟！」

金萬森驚問其故。

翟羽道：「此人本性暴戾兇殘，除敝院主外無人能制，現已變成半具毒人，更……」猛然鋼牙一咬，沉聲道：「只有姑且一試了。」說着忙取出一塊烏黑鐵牌，兩面嵌有五粒紅珠，泛出赤紅光華。

那白色怪魅在翟羽未取出鐵牌時，即向翟羽等人冉冉飄浮而來，似緩實速，猛然發覺鐵牌珠光，立即停住。

這時，才看眞白色怪魅長相，原來怪魅銀白長髮披拂將整個面部遮住，自然不辨面目，白衣白鞋白襪，雙手亦是慘白如紙。

但，山風吹動怪魅披掩面門長髮，却逃不出金萬森，鄧元超銳利目光，可辨出面目猙獰恐怖，無異一尊惡鬼。

只聽翟羽一聲大喝道：「你胆敢私自逃出，還不速回原處，院主稍時趕回，必遭酷刑重懲。」

怪魅似無畏懼，兩臂緩緩上抬，十指倏揚，喉間發出狺狺低嘯。

翟羽面色一變，向殺手喝道：「速亂刀分屍。」

六名殺手電閃竄出，刀揮若電。

寒虹疾閃過處，六名殺手忽狂叫了聲，個個倒地翻滾不止。

白衣怪魅毫髮未損，身形已後退了一尺，喉間仍發出狺狺低嘯。

六名殺手突停止翻滾，眼耳口鼻噴出如泉紫黑毒血。

翟羽見狀不勝駭然，喝道：「速退！速退！」

林樹翳密，金萬森等人疾撤，隱匿在樹幹後。

小諸天奇門玄奧奇極，金萬森等人可瞧見白衣怪魅，但怪魅却失去對方踪影，不由激怒得發出悸耳嘯聲。

鄧元超詫道：「此人似無法言語，莫非天生瘖啞？」

翟羽搖首苦笑道：「在下委實不知，難以奉告！」

金萬森雙眉一皺，道：「似這等躲躲藏藏，終非善策，不如設法除去。」

翟羽道：「徒然喪失性命，無補於事，敝院主不久可回，只有敝院主能制伏此人。」

白衣怪魅胸頭怒火如焚，頻頻發出刺耳嘯聲，張牙舞爪，獰牙惡態。

須臾，白衣怪魅忽轉身走去，約莫走出半里之遙，忽見樹幹之前屹立着一黑衫高大老叟，正是梁丘皇强敵雪山人魔武鉞戈。

武鉞戈目注怪魅道：「老朽要你辦的事尚未做到回來做甚麼？殺了兩名殺手無濟於事，老朽要你殺却金萬森、鄧元超、葉楚雄三人，你若知恩報德，非要做到不可，老朽說話算話，必助你恢復言語，消除體內毒火之禁。」

白衣怪魅搖首，喉中發出急促狺狺之聲。

武鉞戈道：「你說失去了對方踪跡麼，不要緊，老朽已瞧出奇門奧秘，緊記左三右六，橫踏子午，河洛九轉，必可找到他們藏身所在。」

怪魅似作沉吟狀，忽地騰身拔起，半空中轉身落向來路撲去。

武鉞戈嘴角泛出冷森的笑容，忖道：「老夫還有九日即可功行圓滿，到時武林之內又見一片腥風血雨，此刻藉怪魅之手殺得一個就是一個。」雙肩微振，潛龍升天拔起，眨眼無踪。

突見狄雲鳳率領七婢紛紛現身，雲鬢低鬢，明眸皓齒，一襲淡黃羅衣披拂翻舞，宛如月宮嫦娥，清麗出塵。

只聽狄雲鳳道：「老賊委實博學淵深，竟然瞧破了小諸天奇門奧秘，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旁立一婢道：「小諸天奇門只被老鬼察破一二，未必他能破解得了，郡主何必憂心。」

狄雲鳳搖首道：「話不能這麼說，我料這老鬼明晚還要再度前來，此陣奧秘終久他可窺破玄奧，我憂心的是葉公子不知何時才可趕來！」

驀地——

林樹遠處忽隨風傳來數聲凄厲慘嗥，乍聞之下不禁毛髮筆立。

狄雲鳳忙叱道：「快走，此時此地還不能讓金萬森、鄧元超喪命！」率着七婢疾掠如風而去，只見翟羽率領殺手及擁翠山莊長沙金府雙燕堡澄波鄧府能手多人將白衣怪魅團團圍住，佈成陣式急攻猛搏，刄光電飛，破空疾嘯。

白衣怪魅凌空飛撲，十指幻起漫空指影，忽東忽西，宛如神龍翻波，威勢雷霆萬鈞。

這批殺手端的出手犀利無匹，白衣怪

魅身上現出多處刀口，却不見流出半點鮮血。

敢情怪魅刀槍不入。

地面上出現五具屍體倒臥在血泊中，七孔黑血沁溢。

金萬森、金獨白、鄧元超、鄧雅飛則置身甚遠，似隔岸觀火無動於衷。

天際遠處忽隨風傳來一聲清越長嘯，飄廻山谷，像波浪般，四散開來，裊裊不絕。

翟羽聞聲心中大喜，知院主梁丘皇已然趕回，不禁精神一振。

白衣怪魅似亦爲嘯聲所驚，突一鶴沖天而起，身在空中疾轉如輪。張臂頓足，身如流星曳空，眨眼無跡。

就此片刻之差，梁丘皇亦已趕到，目睹地上屍體狼藉，不禁一怔，目注翟羽道：「方才本座目睹一條白影冲空而去，來者是誰？」

翟羽惶悚稟明一切經過詳情。

梁丘皇面色一變，怒道：「他怎能逃出秘室外？」

翟羽道：「屬下亦不明其故，山外伏樁並無異狀，似無人侵入模樣！」

梁丘皇鼻中輕哼一聲，道：「你說三才院內外佈設了奇門禁制，怎麼本座爲何覺察不出！」

翟羽聞言大駭，四巡了一眼，那有擺設奇門禁制，一切如常，不由臉色大變。

梁丘皇面色一沉，喝道：「速搜覓老怪潛跡之處，他去之不遠，因其每日子午二時均須受毒火焚身之苦，也許丘莊主，葉堡主及兩位姑娘被他擄去。」

翟羽領命率衆奔去。

梁丘皇走向金萬森等四人身前，道：「方才翟羽已向在下稟明一切，兩位是否還有發現？」

金萬森已向鄧元超商量過，決不可吐露隱身老者之言，抱拳答道：「我等確有發現，只不過此人身形奇快，一閃即隱，臨去之際還留了一句話。」

梁丘皇神態驚愕，道：「此人是何形貌？留了一句什麼話？」

金萬森答道：「身法奇快，無法辨明形貌，但身裁高大，身着一襲黑色長衫，他言說……」似難於啓齒，囁嚅良久，仍難以出口。

梁丘皇不由心神猛凜，暗忖：「竟然是他，哼，此賊委實欺人太甚。」連想到白衣怪魅也必然是他釋放了，忙道：「他說了什麼話？」面色微微一變。

金萬森想不到隱身老者告訴自己的話竟然不假，正好說破梁丘皇的心病，淡淡一笑道：「言說梁院主意欲殺金某四人滅口！」

「金山主難道信以爲眞？」梁丘皇更是神色一變，繼而哈哈大笑道：「若梁丘皇眞有此意，也等不到現在了。」

鄧元超道：「此人是誰？」

梁丘皇心知自己失態，被金萬森、鄧元超識破胸藏隱秘，再要隱瞞更顯得欲蓋彌彰了，不禁長嘆一聲道：「並非兄弟有意隱瞞，但此事及此人來歷越少知之越好，否則有害無益，事既已至此，兄弟也無法不說，此人就是昔年北天山主兇，其實兄弟也是受害人之一，多年來兄弟處心積慮無非志在除去此人，免貽武林無窮之害，不然，武林各大門派和諸位那得多年來如此平靜無波。」

這話居然一半不假，也使金萬森、鄧元超半信半疑。

忽見翟羽慌慌張張疾奔而來，稟道：「屬下已查出那怪魅藏至兩嶺崖洞中，馬渭自恃藝高人胆大，躡至洞外擲入一把硝火彈，想把怪魅活活燒死，不料激怒怪魅竄出，將馬渭抓裂生呑活嚼，片刻間屍骨無存，掠上絕頂不見。」

梁丘皇不禁駭然色變，頓足搖首道：「這厮竟激發先天食人兇殘之性，若不嚴密戒備，我等死無噍類矣。」喝命翟羽閃去尋覓怪魅踪跡。

一聲走字出口，便與翟羽雙雙穿空而去。

金萬森望了鄧元超一眼，苦笑道：「你我恐將埋骨他鄉了。」

鄧元超無言以對，霎那間心頭蒙上一片陰雲，長長地嘆息一聲。

× × ×

山林中梁丘皇向翟羽道：「本座原以爲丘玄璣、葉楚雄及二女亦遭怪魅擄入洞中生呑活嚼，不料並無一絲痕跡，顯然未遭毒手，那麼丘玄璣等四人如今何在？」

翟羽惶悚不知所答，事實上他也不知情。

梁丘皇道：「你說三才院內外似佈有一重玄奧的無形禁制，怎麼本座竟一絲都無法察覺？」

其實翟羽答不答話都是一樣，梁丘皇宛如胸頭如山重壓，不言而知，這三才院內另隱藏得奇人異士。

這人是誰？

六合門主？三才院主狄洛？抑或另有其人？

是武鉞戈麼？金萬森之言是否可信？倘或是眞，不但葉楚雄四人性命可慮，而且自己也岌岌可危。

梁丘皇決定先尋覓葉楚雄四人下落，暫認定四人仍在三才院內，否則，金萬森、鄧元超非及早除之不可，當年之事，少一人知情對自己越有利。

於是，梁丘皇帶着翟羽在三才院內逐處搜覓，幾乎沒有將石壁磚牆拆掉，但仍是遍覓無着，懷着一腔懊喪偕同翟羽進入密室商議。

翟羽決不曾料到三才院另有奧秘，梁丘皇更未料到自己處處都墜入旁人算計中，並且牆壁有耳，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爲人窺聽無遺。

× × ×

朝陽正上，晨霧霏霏，滿山蒼翠欲滴，露水浸染，似經過了一場雨冲刷洗濯，格外清新悅目。

壑谷中忽騰起顫聲呼嘯，尖銳悸耳，令人震慄。

忽從濃枝密葉中掠出白衣怪魅，似爲顫聲呼嘯驚恐憤怒，張牙猖猖，喉間發出噍噍獰鳴。

須臾，顫聲呼嘯戛然寂滅，一株參天古柏之後轉出了梁丘皇，手持鐵牌，目光烱烱電射注視白衣怪魅面上，大喝道：「你胆敢私自逃離，行兇呑嚼老夫手下，難道眞不怕死麼？」

怪魅先還獰惡張牙舞爪，繼見梁丘皇手中鐵牌一拍，牌上迸射出三道紅光綫，頓現驚悸之容，身形緩緩退後了去。

梁丘皇冷笑道：「你不想恢復人言麼？你不想解救體內毒火焚身之苦麼？」

怪魅聞言點了點頭。

梁丘皇沉聲道：「我知你決無自解之能，一定聽了那凶邪煽惑言語，爲何他並對恢復你人言，亦未解除毒火之苦？當今之世，除了我恐無他人能夠相救於你。」

怪魅似在傾聽。

梁丘皇突大喝道：「你相信我還是相信他？如果信任我，速屈膝點首。」

怪魅躊躇了一下，兩腿一屈跪地，頻頻點首。

梁丘皇忽仰面陰陰一笑道：「兄弟早就算準大哥必須駕臨，但請當面敍話，何必躲躲藏藏！」

驀地——

一聲大笑中只見一龐大黑影疾逾大鵬展翅般電瀉落地，正是武鉞戈。

梁丘皇道：「兄弟已遵守承諾，大哥爲何不信守諾言，若兄弟橫下決心，置妻兒生死不顧，閣下又能如何？」

「老朽就是爲了梁院主天性凉薄，故而昨先梁院主而至三才院。」

梁丘皇冷笑了笑道：「天性凉薄四字愧不敢當，不過彼此一樣而已，大哥不信任我梁丘皇，而且先行趕至，非但於事無補，而且弄巧成拙。」

武鉞戈宏聲大笑道：「事實三老朽已探明了梁院主你心懷叵測。」說着望了白衣怪魅一眼，接道：「梁院主意欲使此人制伏老朽，豈非痴人說夢。」

梁丘皇立即大笑道：「閣下錯了，不知閣下聽說過我梁丘皇懷有不解奇毒之事否，一經施展，你我同歸於盡。」

武鉞戈聞言，不禁目中微現驚懼之色，冷笑道：「你不敢！」

「兄弟有什麼不敢？妻子兒女亦無非身外之物，大哥如此相遇，只好同歸於盡了！」

武鉞戈目光沉凝，頷首道：「好，希望梁院主信守承諾，老朽說話算話。」忽兩指飛出，虛空點向白衣怪魅。

白衣怪魅如中萬斤重擊，慘嗥聲中身形震飛了出去，口中噴出一股如泉鮮血。

武鉞戈指出人起，去勢宛如流星曳空，瞬眼即杳。

梁丘皇大驚，忙騰身落在白衣怪魅身前，發現怪魅傷勢沉重，不禁暗驚道：「這厮委實厲害！」取出三顆丹藥。

白衣怪魅業已昏死在地，口中仍沁出鮮血。

梁丘皇掀脫怪魅下顎，將傷藥喂服而下，與其推宮過穴，將震散氣血復導主經。良久，白衣怪魅才悠悠醒轉，翻身立起，目露愧疚之色。

梁丘皇鼻中冷哼一聲，冷笑道：「此人實非好相與，虧你居能相信於他！」

白衣怪魅突目露兇光，喉間猖猖低鳴，兩臂舞動，作欲擇人而噬。

梁丘皇道：「你欲報這一指之仇麼？好，我決成全你，不過你主人尚未返轉，死不明，你腹中毒丹迄無練成之望，與這厮爲敵，難卜勝算。」

白衣怪魅右臂攫揚，神態猙獰。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好吧，明晨這厮必再度前來，待老朽設下誘敵之計擒殺這厮。」說着喝了一聲走字，騰身而起。

白衣怪魅接踵而起，兩人一前一後，疾逾飄風投向三才院而去。

× × ×

雙燕堡主葉楚雄及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爲尋覓葉玉蓉、程映雪二女撲向一座高閣。

閣高三層，金碧輝煌，崇簷飛角，瑰麗異常。

那高閣之內竟如九曲迷宮，二人東奔西竄，掠登閣樓。到處景色佈置却是一模一樣，竟迷失了所在，不知自身存身何處，更無法出得閣樓，兩人不禁相顧駭然。

葉楚雄道：「丘兄奇門八卦，河洛九宮，武林推崇精絕獨步，竟無法悟出玄奧麼？」

丘玄璣赧然苦笑道：「丘某今天才知江湖之大，能人輩出，自己前習僅不過皮毛而已，不過丘某施展混元鈞天一炁掌法震開此樓必然出困。」

只聽傳來一聲陰沉冷笑道：「你不怕死無葬身之地麼？」

丘玄璣不禁一怔，厲聲道：「尊駕何人？請現身出見。」

「兩位自無法瞧見在下，怪得誰來，兩位闖入閣中時觸發禁制迷失方位，丘莊主若妄自逞强，更引發機關消息，則恐無法自保！」

丘玄璣聞言不由激發拗性，冷笑道：「這倒未必！」

忽聽另一個語聲起自遙遠之處，道：「大哥，這等老悖昏庸之輩，何必妄費唇舌，梁院主既有殺他們天南四霸滅口之心，天幸他們自蹈羅網，若不幸身亡，梁院主亦可推得一乾二淨。」

葉丘二人聽得清楚無遺，不禁相顧駭然失色，心知這兩人並非梁丘皇黨羽，那又是何人？

當下葉楚雄低聲道：「丘兄，這並非危言聳聽，梁丘皇實有殺我等四人意圖，當年北天山我等實參與其事，其時黑巾幪面彼此不識，但事後却已明白。」

丘玄璣詫道：「梁丘皇現已勢薄力單，急需用人之時，殺人滅口，於事何補，卽使殺却我等四人，他也難逃公道。」

葉楚雄道：「事無對證，焉能置他入罪？」

丘玄璣不禁默然。

但聽語聲又起說：「兩位最好稍安勿躁，在下等雖非梁院主之友，亦不是梁院主之敵，碍難相救走出困境，以丘莊主諳曉奇門術數，澄心靜慮，不難悟出奇門玄奧！」

葉楚雄高聲道：「尊駕何妨略加指點，日後老朽當有以報德。」

寂靜無聲，不言而知此人業已離去。

葉楚雄、丘玄璣兩人不知不覺在高閣內困住將近兩個時辰。

丘玄璣潛心靜慮默察奇門變化，突面現喜容道：「在這裏了！」

原來這座高閣名喚「九一」，寓含其數有九，號元於一之意，樑柱壁牆雕龍畫鳳，蛇豸蟲鳥，刻篆精細，無不栩栩如生

，飾金漆朱，綺麗輝煌。

丘玄璣仔細觀察一下，發現東壁雕有一幅「百鳥朝鳳」，鳳目朱睛，似是嵌裝並非木質，心中一動，脫口驚呼，兩指迅如電光石火點去。

那知壁上鳥獸口內噴出一蓬烟霧，瀰漫眼目，鼻中襲入一股異香，葉楚雄驚呼道：「不好，丘兄速摒住呼吸。」

語音方落，與丘玄璣天暈地轉雙雙倒地昏死過去。

不知多少時候，才甦醒過來，葉楚雄身旁聽其女葉玉蓉嬌脆呼聲道：「爹！」心中一怔，張目坐起，只見葉玉蓉侍立其旁，不禁面現笑容，說道：「多虧我兒相救。」

這時丘玄璣亦立了起來，他們存身之處已換了一處清淨的廳堂，亦向葉玉蓉稱謝。

葉玉蓉道：「並非侄女相救，稍後便知，爹，你知道娘來了麼？娘要與爹單獨敍話。」

葉楚雄聞言不禁一怔，詫道：「你娘也來了！現在何處？有你丘伯父在此，爲父豈可擅離？」

葉玉蓉道：「丘伯父有女兒作陪，娘現在廳後，爹逕自入內吧！」

丘玄璣道：「葉兄請速與嫂夫人相見，小弟就在此與賢侄女閒聊無妨。」

葉楚雄抱拳笑道：「小弟暫且失陪。」隨即快步轉入廳外，發覺那是一座佛堂，夫人正在佛龕默念經咒，遂快步走前抱拳笑道：「夫人別來無恙？此是何處？」

葉夫人緩緩起立，面寒如冰，道：「堡主請坐，此乃三才院內！」

葉楚雄聞言不禁目瞪口呆，詫道：「三才院！夫人，妳是如何進來的？」

葉夫人冷笑道：「堡主，難道是梁丘皇用八人大轎抬着妾身進來的麼？堡主至今爲何仍執迷不悟，爲虎作倀，看來桑大俠一番苦心俱已付之流水了。」

「夫人怎會與他相識？」

「堡主不要顧左右而言其他，不聽良言，恐悔之晚矣！梁丘皇有殺堡主滅口之意。」

葉楚雄淡淡一笑道：「在下想不通梁丘皇殺我滅什麼口？」

葉夫人冷笑道：「你還裝聾作啞，來個堅不承認，妾身暫不說破你，容妾身使堡主自已看見梁丘皇是否有殺堡主滅口之心。」言畢緩步向前廳走去。

葉楚雄內心非常震驚，他胸中有着甚多疑問，苦於無法宣出於口，默默無言隨着夫人走向前廳。

× × ×

一間秘室內四壁均是雕龍畫鳳，承塵亦是，彩飾輝煌，栩栩百態。

室內端坐梁丘皇，翟羽及白衣怪魅三人。

翟羽道：「啓稟院主，情勢險惡，本院殺手及遠道而來的依附同道，其中不少人均有求去之意？」

梁丘皇聞言目中猛迸殺氣，厲聲道：「有這等事麼？你知道是那些人，不能半

點寃誣。」

白衣怪魅閉目定神，宛如老僧入定，無聞無覺。

翟羽忙附耳密稟。

梁丘皇頻頻皺眉，面色陰晴不定。

待翟羽稟完，梁丘皇忽長嘆一聲道：「也難怪他們，這如何是好。」

翟羽道：「依屬下之見，不如殺鷄儆猴。」

梁丘皇知翟羽話中涵意，不禁一怔道：「你的意思是叫當着他們的面殺却金萬森、丘玄璣、葉楚雄、鄧元超四人麼？」

翟羽道：「屬下雖正是此意，但却非院主親自動手？」

「誰？」梁丘皇詫道：「是你麼？」

「是他！」翟羽手指白衣怪魅，接道：「既然金萬森等有離去之意，武老鬼也有殺他們滅口之話，院主何必猶豫？」

梁丘皇搖首道：「葉楚雄、丘玄璣尚不知生死下落，須知他們四人同心，必須一網打盡，打蛇不死反成仇，留下無窮禍害！」

翟羽望了白衣怪魅一眼，道：「所以屬下不知讓他出手，事成與否院主都可置身事外？」

梁丘皇乃聰明絕頂之人，恍然已明白其意，點了點頭，微笑道：「由你去辦吧！」隨低喝道：「黨湛！」

白衣怪魅倏地張目站起。

梁丘皇厲喝道：「你隨翟堂主前往聽命行事，若違忤抗命，到時如有差錯，我也救不了你！」

白衣怪魅疾隨翟羽走出秘室之外。

人死但如活

刀戈‧譯

現在，她已經死了，幹嗎每個晚上我還要回到家裏去呢？那房子是那麼的寒冷，那麼的黑暗，那麼的空虛。從前，在那亮着燈的窗子後面，她一邊弄着晚膳，一邊歡欣地等着我，但是現在，迎迓我的只是空虛和一所寂靜的房子，一所死亡的房子，我眞希望我也已經死去！

我知道必須鼓起勇氣去面對我的損失，而憑着時間的帮助，痛苦便會逐漸減弱……一般人就是這樣說了。但是，他們可知道這幾句話是誰說的？他們知否那種創傷會使人變成一條空虛的，模糊的和孤獨的影子？沒有了她，我便沒有了一切，而時間便變成了是一種永恒的痛苦，永恒的空虛和永恒的悲哀了。

現在是春天了，這是一個希望，新生和信誓的季節。但在我來說，我卻覺得它是沒有生命，沒有希望和沒有信誓的，那所房子即已經不再黑暗，但如果我從窗口望進去，我所見到的將會仍舊是空虛和寂寞。

因爲我深愛的太太綺連娜不在那裏。

他緩慢而又勉强的走向那所房子，移動着那畏懼和沉重的步伐，終於站了在廚房窗子的前面，他不願意進入那處寂靜、傷心和空虛的地方，而那處地方，他曾經管它叫做「家」的。

可是今天晚上，裏面卻是有着什麼在進行着的。有一個人站了在爐子的旁邊，而那個人的樣子，卻像……不！那是不可能的！但那裏的確是有一個人！也許是一個親戚……到來帮我料理家務，烹飪，以及安慰我？

忽然，他感到一股惱怒在心頭上升起來，逐漸地氾濫。他們爲什麼不讓他靜一靜，讓他獨個兒的靜一靜！誰人這般的大胆，以爲她可以代替他的太太，他心愛的綺連娜！他不需要別人的帮助，不需要別人代替她的地位，仿效她的步伐，做她的工作……

現在那女人轉過身來了，於是他見到她的臉孔。他的惱怒，隨即變爲困惑，懷疑，但後來卻像整個人也給快樂淹沒了。

綺連娜？她沒有死？難道他一直在做着一個惡夢，而現在他已經醒過來，一切將會和往日一樣？她的臉色看來有點蒼白了，而且愁容滿面，但那的確是她，完整無缺的在活着！

他不敢立即走到廚房裏把她看個清楚，向她示愛或者把她擁抱起來，生怕她像在他的夢裏那般，現在他卻害怕着過去的眞的是一個夢——溜走。但她卻繼續忙着她的工作。

他終於也進入那廚房裏去了。他知道這個房間由於有人在烹調一定會比較溫暖的，而那只鍋子裏面，也一定會有食物的，但是，他並不感覺到溫暖，他聞不到食物的氣味。不過他替自己解釋，這是因爲他的樂趣，全部貫注了在爐子旁邊的那個女人身上。

他叫着她的名字，並且張開雙手，準備去擁抱她。

綺連娜！

他只感覺到唇上有着她的名字的溫馨，但他的聲音卻只响在他的心裏，响在他的戰慄和駭然的靈魂中。

有些什麼一定是出錯了！她並沒聽到我的聲音，或者見到我似的。而我卻是跟她很接近的，她活像……噢，我的天啊！她是不是……會不會……是一隻幽靈呢？

他立即便把這個想法推翻了。

不！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鬼的。死亡的意義就是一去不復返了。而她卻是一個死去的人，她被困在車廂內，和車子一起跌進港灣深深的海水裏，我卻僥倖逃脫！

噢，綺連娜！我是否應該和你就在一起，和你一齊死去呢？如果當時我已經了解到沒有了你，我便沒有了一切多好！

他凝注着那個在廚房裏默不作聲和從容不迫地走動着的女人，而她的臉孔仍舊是對着他的。

綺連娜！綺連娜！

除非他不叫她的名字，一叫她便一定轉過身去背着他。

綺連娜，你轉過身來看看我，摸摸我吧！

但她卻走開了。

她一定已經是幽靈了。我跟她說話，但她卻一句也聽不到，一味自顧自的做着她的工作，生前的工作。

她一路走向門邊。

綺連娜！我鬼魂似的太太啊！我太太的鬼魂啊！留下來陪我一會吧！不要離開我吧！

但她已經走了，在他身邊擦過，彷彿他並不存在似的。廚房又是一片空虛了，他跟着她，沿途叫着她的名字。

綺連娜！綺連娜？

她沒有回答他，她已經不見了。因爲她去的地方，活人是不能夠去的。

綺連娜！回來找我啊！綺連娜，回到我這裏來吧！因爲我已經迷失了，綺連娜！這裏很黑啊！這裏很寒冷啊！這裏簡直是一處漆黑的眞空，一個死寂的潭穴，一個無人地帶……甚至我也好像不存在的！

綺連娜終於愁容滿面的回到廚房來了，只見她獨個兒回來的最初那一刹那，像是非常害怕似地，她儼如到處都發現了他的存在，到處都使她記起了他。但她不能永遠也跟朋友在一起的。她知道她必須鼓起勇氣去面對她的損失。憑着時間的帮助，痛苦便會逐漸減弱……人們就是這樣對她說了。但是犯罪感和道德觀，時間也能把它沖淡嗎？

她知道時間是沖不淡它們的。她知道她將永遠也後悔着那個晚上的堅持自已駕車，那眞是一個可怕的晚上，她知道有生一日她也不會忘記他的死亡是她的過失。

但她已經不再希望着，正如她在傷心的最初的那段日子裏一樣，被困住車廂裏面，就在他的旁邊，跟他一齊死去。因爲她求生的意志是非常堅强的，她慶幸她仍能活着。她拉開了焗爐的門，取出她的晚餐——一份奇異的晚餐。她透過如霧似烟的淚眼，盯着它看，因爲這時候她還沒有眞正哭的起來。一幕幕的回憶在困擾着她，這是他們之間的愛情的回憶，他們之間的打情罵俏，他們的笑聲，以及他們所共有的希望和理想……

她瞧瞧壁上的時鐘，淚水在憑吊着那過去了不久的創傷。這個時候他應該回來的了，打從那廚房門口回來，雖然是在回憶中，她彷彿仍舊能夠聽到他的聲音，他的俏皮話，他的笑聲，他的呼喚，以及叫着她的名字……

綺連娜？綺連娜？

她驀地抬起頭來。

綺連娜？綺連娜？

「不！不！不！」她的聲音只是她的戰慄和驚駭的心靈中的囁嚅，並沒有打破那廚房的寂靜。

一股寒冷的空氣把她包圍住，吹熄了那煤氣爐，她本能地伸手去把爐子關掉。她感覺到有些什麼在愛撫着她的手臂，一種她所熟悉的愛撫，妨礙了她關上爐子的動作。她渾身抖顫起來，在那開着煤氣爐前面無力地跪下。

煤氣繼續自爐子裏噴出來。



三人一擧一動、一言一語，不料均被隣室葉楚雄、丘玄璣窺見。

×　×　×

三才院山谷中隨風飄廻耳怪嘯，雖在大白天裏亦令人不寒而慄。

翟羽與一羣殺手及金萬森、鄧元超、金獨白、鄧雅飛等一干手下聚在一處商計若外敵來犯應如何對敵，聞得怪嘯，翟羽不由面色一變，道：「糟，院主前脚一走，怪物又來逞兇，恐無人能制！」

金萬森等人方才已聞聽翟羽說出梁丘皇妻兒尚未救出，被主兇搶先一步刼走，因而梁丘皇心亂如痲，尋覓主兇藏匿巢穴，意欲救回妻兒。

只聽翟羽道：「翟某知道諸位察覺情勢險惡，有求去之意，院主亦知，謂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是以翟某奉勸各位離開此處必須及早，主兇遲早必率黨羽來犯，怪魅兇殘，離去之人須防遇上，不可力敵。

經這麼一說，欲求去之人反而不好意思，不禁面面相覷。

翟羽忙道：「此乃翟某由衷之言，欲離及早，三才院內院主臨行之際已佈下森嚴奇門，怪魅侵人恐不容易，翟某因受院主付託之重，不容言離，諸位請吧！」

金獨白道：「既然如此，爹，葉丘兩位伯父及兩位姑娘，必遭不幸，我等留此無用，徒然碍事，不如遵從翟堂主之言返回長沙吧！」

金萬森望了鄭元超一眼，碍于爲德不終之識無法出口，沉吟不語。

翟羽暗暗冷笑道：「老匹夫，你當眞可以生離麼？豈非做夢。」突高聲道：「諸位有不願離去者速隨翟某出外佈守奇門，以防萬一。」言畢抱拳微拱，道了聲前途珍重，轉身緩緩走去。

頓時，不願離去者紛紛趨向翟羽身後，金萬森咳了一聲道：「諸位請隨老朽走吧，免得夜長夢多。」昂然邁步向三才院外走去。鄧元超疾行了兩步，與金萬森並肩而行，低聲說道：「隨行之人除了我等手下外，其餘殺手及江湖羣英均各有去處，但雙燕堡、擁翠山莊人手回去之後，必謂我倆……」

金萬森已知鄧元超話中含意，冷笑道：「只要我等胸懷坦蕩，無愧無怍，何懼那流言蜚語，這點金某已有主意，待我等一出得危境外再作計議如何？」

鄧元超點點頭不語。

一行多人疾奔如飛，片刻已遠離三才院二十餘里外，但仍在羣山綿亙，叠嶂險崖中。

驀地——

一聲刺耳尖銳長嘯冲起，飄廻山谷。

金萬森一行人等不禁臉色大變。

鄧元超道：「不好，這不是白衣怪魅嘯聲麼？他怎會跟踪而至。」

一名喚許英殺手驚道：「這怪魅名叫黨湛，他原是高黎貢山食人生苗與母狒所生，兇殘暴戾，力能生裂虎豹，不知跟誰習得一身上乘武功，後被易院主收伏，更練成鋼筋鐵骨刀槍不入，還身蘊劇毒，我等若然相遇難有活命機會。」

金萬森詫問道：「尊駕怎知道這麼清楚？」

許英道：「在下未在五行院時本出身蠻荒，對黨湛知之甚深，却未料到黨湛竟爲梁院主收伏，日前在下目睹黨湛方知，但在下却隻字不露，因梁丘皇最恨有人知其隱秘。」

鄧元超道：「不錯，幸虧尊駕神色不動，不然早被梁丘皇毒手慘害了。」

突聞怪嘯愈傳愈近，那嘯聲令人神悸欲飛。

金萬森等人，不禁面色沉肅，兵双各取在手中，足步放緩，功行兩臂，如臨大敵。

忽見許英驚叫出聲，身形倒退了數步，目露驚悸神色，低喝道：「速退！」

只見樹叢深處冉冉隱現一條白影，漸露出黨湛張牙舞爪猙獰神態。

怪魅黨湛喉中發出令人心悸，嘯聲愈來愈厲。

許英低喝道：「我等快快分散，他僅一人難以兼顧，能逃得一個就算一個，千萬不可力敵！」

諸人聞言急急分散了開來。

只見黨湛突身形一躍，疾逾狂風撲向金萬森、鄧元超二人而去。

金獨白厲喝道：「孽畜胆敢逞兇！」右腕一振，長劍綻出十數朶寒星襲向黨湛胸腹要害重穴。

鄧雅飛不知在何處弄來一柄軟索鋼鎚，一式「漫天風雲」攻向黨湛後胸，鎚影漫空撲着一片銳嘯勁風，勢若雷霆萬鈞打下。

一前一後夾攻，招式電閃雷奔，金獨白、鄧雅飛乃武林中後起之秀堪稱頂尖高手，那知竟遇上了遍體金鐵不入，人獸雜生的怪物黨湛，黨湛更最忌恨旁人叫他孽畜，不由激發了先天兇殘戾性，怒嘯起處雙臂疾張，不退反進，攫向金獨白、鄧雅飛兩人而去。

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一劍一鎚同地擊中黨湛身上，只覺右腕如受重擊，劍鎚倏地反震彈回，不禁大駭，眼前但見人影一花，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一條右臂被黨湛抓了一個正着。

只聽兩聲凄厲慘嗥騰起，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一九條右臂被黨湛生生摔斷，帶起一道噴飛血雨。

金萬森、鄧元超兩人大驚失色，雙掌猛推而出，擊出雄厲如潮的掌罡，撞上黨湛撲勢。

幸得有此一着，才算將黨湛擋住，金獨白、鄧雅飛幸能活命，長沙金府澄波鄧府人手拚死救出逃離四五丈外。

黨湛身形被阻得緩得一緩，更兇性大發，見對方四散逃走，身如離弦之弩般追出，兩臂如電般各抓着一人，雙手十指抓裂胸腔，抓出兩顆血淋淋人心吞嚼。

金萬森、鄧元超二人四掌阻住黨湛撲勢，倏地仰腰倒竄而出，發現其子被擒，喝道：「快走！」竟不擇徑掠去。

黨湛目睹衆人狼突豕奔分向逃去，咧着一張血盆嘴，吃了兩顆人心後，似覺無窮美味，目中神光忽轉注金萬森、鄧元超去向，怪叫一聲，身形追撲而去。

金萬森、鄧元超兩人正逃之際，猛感腦後腥風襲來，知怪魅黨湛撲至，暗道：「我命休矣！」

（未完・卅四）